

王德威主編

當代小說家珍藏版

19

黃錦樹

Ng Kin-Chew



由島至島

*Dari Pulau Ke Pulau*

FROM ISLAND  
TO ISLAND

由島至島

黃錦樹

■ 王德威主編

當代小說家 19

當代小說家19  
由島至島

作者／黃錦樹  
主編／王德威  
責任編輯／林秀梅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5號6樓  
電話：886-2-23517776 傳真：886-2-23519179  
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1樓

電話：886-2-23965698 傳真：886-2-23570954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Cite(M) Sdn. Bhd. (458372 LD)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E-mail: citekl@cite.com.tw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一日  
二版一刷／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五日  
售價／三四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957-469-681-2 (平裝)  
ISBN/986-7895-42-8 (精裝)

*From Island to Island*

Copyright © 2002 by Ng Kin-Chew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Edited by David D. W. W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Group)

11F, No. 213, Sec. 2, Hsin-Yi Rd., Taipei, Taiwan.

【當代小說家】

## 編輯前言

王德威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的文學相繼綻放新意，而且互動頻仍。其中尤以小說的變化，最為多彩多姿。或由於毛文毛語的衰竭，或由於解嚴精神的亢揚，新一代的作者反思家國歷史的變化，觀察欲望意識的流轉，深刻動人處，較前輩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回顧前此現代小說的創作環境，我們還真找不出一個時期，能容許如此眾聲喧嘩的場面。政治依然是多數小說家念之寫之的對象，但「感時憂國」以外，性別、情色、族羣、生態等議題，無不引發種種筆下交鋒。更不提文字、形式實驗本身所隱含的頡頏玩忽姿態。宋澤萊、張承志從小說見證意識形態的真理，王文興、李永平則由文字找到美學極致的依歸。共產烏托邦裏興出了莫言、賈平凹的《酒國》與《廢都》，而白先勇、朱天文的孽子荒人正要建立同志烏托邦。蘇童《妻妾成群》，李昂《暗夜》、《殺夫》。尤有甚者，平路的國父會戀愛，張大春的總統專撒謊。歷史流散，主義量產。彼岸要說這是「新時期」的亂象，我們不妨稱之為「世紀末的華麗」。

二十世紀雖自名為「現代」，但在建構文學史觀時，貴古薄今的氣息何曾稍歇？魯迅曾被神化為絕世宗師，彷彿新文學自他首開其端後，走的就是下坡路。而寫實主義萬應萬靈，從當年的為人生為革命，到今天的為土地為建國，正是一脈相承。所幸作家的想像力遠超過評者史家。他（她）們不但勇於創新，而且還教我們「溫新」而「知故」。阿城、韓少功的「尋根」小說，使沈

從文的風采重見天日；林耀德、張啟疆的臺北都會掃描，竟似向半世紀前的海派作家致敬。而張愛玲傳奇的歷久彌新，不正來自張迷作家的活學活用？文學史的傳承其實是由無數斷層所組合。當代小說家的成就未必呼應任何前之來者。但也正因此，他（她）們所形成的錯綜關係更凸顯新文學的傳統，原就應當如此曲折多姿。

然而反諷的是，小說家如今文路廣開的局面，也可能是一種反高潮。從魯迅到戴厚英，從吳濁流到陳映真，小說家曾與國族的文化想像息息相關。他（她）們作品的流傳或查抄，無不成為社會象徵活動的焦點。影響所及，甚至金庸或瓊瑤的風行或禁刊，也可作如是觀。但曾幾何時，小說家發現他（她）們越能言所欲言，他（她）們在家國「大敘述」中的地位反而每下愈況。經過半世紀的磨鍊，現代中國小說的可讀性與日俱增，昔日的讀者卻不可復求。二十世紀末影音文化的風靡騷動，不過是問題的一端而已。

一種文類的興盛與消亡，在過往的文學史裏所在多有。中國「現代」小說，果不其然要隨著二十世紀成為過去？有能耐的作家，早已伺機多角經營。他（她）們或為未來的作品累積經驗，或藉已有的文名隨波逐流，是非功過，都還言之過早。與此同時，就有一批作者寧願獨處一隅，以千言萬語博取有數讀者的讚彈。寫作或正如朱天文所謂，已成一種「奢靡的實踐」。彼岸的王安憶更以一本《紀實與虛構》，道盡小說家無中生有、又由有而無的寓言。從自我創造，到自我抹銷，滿紙是辛酸淚，還是荒唐言？兩百五十多年前曹雪芹孤獨的身影，依稀重到眼前。而我們記得，《紅樓夢》寫了原是為一二知音看的。

這大約是當代中文小說最大的弔詭了。小說世紀的繁華看似方才降臨，卻又要忽焉散盡。以時間的觀念而言，當代意味浮光掠影的剎那，但放大眼光，（文學）歷史正是無數當代光影的投

射。「當代小說家」系列的推出，即是基於這樣的自覺。以往全集、大系的編輯講究回顧總結、成其大統。這套系列既名為當代，注定首尾開放，而且與時俱變。所介紹的作者都是以其精鍊風格或實驗精神，在近年廣被看好。世紀之交，夾處新舊，這羣當代小說家也許只能捕捉一時光芒——他（她）們甚至可能是羣末代小說家。但只要說故事仍是我們文化中重要的象徵表義活動，二十一世紀的中文小說風景，應由他（她）們首開其端。

在編輯體例上，這套系列將維持多樣的面貌。除了精選作品外，也收入評論文字及作者創作年表。作為專業讀者，我對每位作者各有看法，也有話要說。這些話將見諸每集序論部分。評者的讚彈，當然是見仁見智之舉。以一己之（偏）見與作家對話，我毋寧更願藉此機會表示對他（她）們的敬意：寫小說不容易，但閱讀好小說，真是件快樂的事。

王德威，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及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



# 目次

編輯前言

序論

王德威

11 3

導言：敘事

41

不信道的人們

85

訴求

111

不可觸的

113

支那人：后土

119



全權代表的祕密檔案

老虎的屎

雞公

支那人

支那人：故鄉

黑河之水

天國之門

慢船到中國

沉淪

烏鴉港上黃昏

鑿痕

325 291 267 245 229 209 207 183 175 167 145

選集的困擾

反居所浪遊

——讀黃錦樹的《夢與豬與黎明》

林建國

黃錦樹創作年表

黃錦樹作品評論索引

381 375

367 361



# 壞孩子黃錦樹

王德威

## ——黃錦樹的馬華論述與敘述

以小說創作經歷而言，黃錦樹出道算是早的。一九九〇年當他那篇〈M的失蹤〉引起馬華文學圈一片嘩然時，黃還是台大中文系的學生。之後他創作、評論雙管齊下，十年間贏得多項文學獎項，並且出版了兩本小說創作及兩本評論集<sup>①</sup>。與此同時，他又在清大拿了個中國文學博士。比起許多大張旗鼓寫作治學，嚷嚷了半輩子（或一輩子），而猶不見所成的同行，黃可算是後生可畏了。

但「後生可畏」一辭可能嫌輕描淡寫了些；在不少人心目，黃錦樹簡直是後生可恨。這個馬來西亞來的僑生還沒有出師，就得罪了不少師長同道——像他那樣，博士論文裏非但不感恩戴德，反而直指中文系傳統偽善僵化的學生，可真還不多見。而面向家鄉，他批評馬華文學界關起門來自我陶醉，加官進爵，早已引來眾多撻伐之聲。不只如此，黃對當代兩岸四地（大陸、台灣、香港、星馬）的文學表現，也保持一貫高標準。能入得了他法眼的作品，實在屈指可數。

黃錦樹的小說與文論，厚實敏銳，在在顯得少年老成。但另一方面，他顯然不夠世故。他洞悉學界文壇的詭譎腐敗，卻又如此輕易的亮出自己的底牌，成為眾矢之的。他的批判針針見血，

但驚人之語下，難掩一絲惡作劇式的痛快。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黃的少作《夢與豬與黎明》開頭就大談「恐怖主義」之必要<sup>②</sup>。他的偏執、他的天真、還有他煽風點火能耐，使他成為中文學界的「壞孩子」(enfant terrible)，並不讓人意外。

壞孩子有理取鬧，令我們頭痛之餘，不得不正視他所占的「理」字，到底是些什麼。這是本文的重點。黃錦樹對馬華文壇的固步自封，有不能己於言者的義憤，這一姿態引來他對馬華文學／政治主體性的思考，及對留台馬華作者何去何從的關注。除此，他也有意檢討，馬中文及中國文學教育的盲點，重理當代台灣文學創作的譜系。而追根究柢，他的問題又必須置諸他對中國現代性論述中，有關國學及國家想像的脈絡，才談得明白。議論不及之處，黃錦樹以小說現身說法。佳作如〈烏暗暝〉、〈魚骸〉等果然顯現其人言情敘事的才華。就這樣環環相扣，黃儼然要把一百年的問題趕在十年裏一次出清，野心不可謂不大。因此顯現的過猶不及之處，也難怪引人側目了。

### 一、「三民」主義，無黨所宗

黃錦樹來自馬來西亞南部的柔佛州。那裏膠園林立，是馬華移民墾殖謀生的寄託所在，也曾是馬共出沒的地盤<sup>③</sup>。膠林內外的所聞所見，自然成為他日後小說的場景。就如許多馬華留學生一樣，黃錦樹高中後來台灣就學深造，一方面抱著親炙華語文化的憧憬，一方面也是馬來西亞崇巫抑華的政教體制下，迫不得已的選擇。也如許多「鄉土」作家一樣，一旦離鄉背井，那裏的一

景一物都激起了黃回憶與書寫的衝動。一篇篇色彩斑斕，卻充滿憂鬱暴烈的文字，於是展現開來。

我在他處已經提過，馬華旅台或留台學生所生成的文學傳統，從六〇年代末以來未曾中斷，而且成績傲人<sup>4</sup>。論現代台灣及大馬文學的流變，都不能不提。但現實環境裏，「馬華文學在台灣」這一現象，只能算是聊備一格。黃錦樹嶄露頭角已是九〇年的事，論個人生活及寫作經驗，他其實比前輩安穩得多。馬來亞獨立前的殖民統治，於他應是遙遠的過去；六九年五一三事件爆發時，他還是小孩子。但既為馬華知識分子作家，這些往事是他不能規避的題目。負笈台灣後，異國（或母國？）的文化衝擊想來更讓他反思自身尷尬的位置。然而當他翻檢史料、回溯馬華文學傳統時，他驚覺此一傳統的貧瘠保守，恰與檯面上的自吹自擂，形成強烈對比。他於是有話要說，而且說得一發不可收拾。

對黃而言，馬華傳統恆以中國性的追求為前提。但在緬懷神州文化，遙想唐山遺產的過程中，「中國」早已被物化成為一個著毋庸議符號。這一「中國」符號內蘊兩極的召喚：一方面將古老的文明無限上綱為神祕幽遠的粹粹，一方面又將其簡化為充滿表演性的儀式材料。「中國」既縈不可及卻又一蹴可幾，既是圖騰又是商標；折衝其間，馬華傳統的主體性往往被忽略了。而黃認為，此一中國想像的癥結之一可以見諸於馬華作家對中文——優美的中州正韻——的戀物崇拜。如何體認中文及中國在馬華族群想像中的**歷史權宜性**<sup>5</sup>，善加操作，從而確立馬華文化本身的活力及多元面向，成為當務之急。

黃錦樹的立論言詞激切，在相當意義上理論化了海外華人面對「三民」主義的洞見與不見。

我這裏所謂的「三民」主義，指的是移民、遺民、及夷民論述間的消長互動。唐山子民，渡海南行，是近二百年來華族遷徙史的重要轉折。因為政治或經濟的理由，移民遠走他鄉，意味著文化政治命脈的連根拔起，以及語言、敘事機能的另起爐灶。弔詭的是，行走天涯海角，移民逐客遙念故國母語，每每生出更強烈的追本溯源的動機。其極至處，當故國的一切已經改朝換代，海外的追隨者反而因為時空睽違，成為有意或無意的（文化與政治）遺民。他（她）們對中國的摩娑懷想，那怕再與現實脫節，也必化為永恆真實的底蘊。

問題是「遺民」不世襲，移民也不世襲。當移民者的子孫權把他鄉化作己鄉，失語及失根的恐懼隨之而來。時移事往，再固執的遺民也必須面對淪為夷民的可能。從懷鄉者到異鄉人，他們被中國的大歷史「包括在外」。一種離散（*dispora*）的命運週期於焉完成。

周旋在這三者不同身分間，黃錦樹明白其間的玩忽性。移民如果不能重找安身立命之地，勢將處於無家的漂流狀態。文化或政治遺民遙奉正朔，久而久之，把愛戀思念的對像僵化屍化，更有固步自封的危險。但被歸為夷民的威脅才是情何以堪。唐山子孫一朝成為「化外之民」，成為襯托華夏之光的異國情調，所有的一往情深只能看作是表錯情罷了。

黃錦樹看出馬華族群想像這「三民」主義的支絀，並以文字表述作為切入的面向。他在文論中攻擊前輩懼患「南方失語」症，強調試煉華文而非中文的必要。在小說操作中，他也不斷敷衍其間的糾結。現實／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對抗，是他評論中經常出現的主題。前者代表「文學反映人生」式的素樸寫作姿態，強調藉文字通透現實／真理／道的可能；後者則呼應二十世紀文學「語言的轉向」，探勘文字、現實與敘事再現間無休止的美學規則消長及其歷史動機<sup>6</sup>。黃對

現代主義的強烈支持，已到了矯往過正的地步。而他批評馬華語言文字的「墮落」時又（在某種程度上）一廂情願的預設中原語言的深厚活力，也引來識者的批評<sup>7</sup>。這都是值得持續思辯的問題。

黃錦樹的「三民」主義，可以見諸他熱中述說郁達夫的南洋流亡故事，如〈死在南方〉及〈補遺〉等。作為政治難民式移民，郁達夫所代表的五四正統飄流海外，花果飄零的宿命無可避免。如何存亡續絕，只能在紙上見功夫。但郁達夫本人的文字或敘述郁達夫的文字可靠麼？從何時起，郁的流亡變成了一則神話？黃錦樹對抱殘守缺，不知今世何世的遺民型創作心態，感慨兼嘲諷不遺餘力。〈膠林深處〉，猛翻《辭海》的「現實主義」寫手，或〈M的失蹤〉裏查無此人的馬華經典作家，都是例子。到了新作〈大河的水聲〉裏，偉大的大河作家如茅芭（茅盾＋巴金？）等，生前如行屍，死後成標本。黃錦樹謹而且虐，以此為最。

但失語的恐懼，遺民淪為夷民的詛咒，終將成為「阿拉的旨意」吧？在同名小說裏，被放逐荒島的馬華革命者，苟且偷生，自毀身分，改奉回教，與土著通婚。不過幾十年間，他原來執著的一切，包括華文華語，都煙消雲散。一切必得重新來過。而在〈開往中國的慢船〉裏，那追逐（鄭和下西洋時留下的）中國船舶的小孩，尋尋覓覓，流落海濱，居然被回教土著收養而改名換姓，從鐵牛成為鴨都拉了。名與實已經不符，時空已經離散。開往中國的航期何在？六百年後的華裔子弟還趕得上麼？



## 二、小說病理與小說倫理

黃錦樹與馬華前輩的爭執，說穿了，聚焦在「離散」(diaspora)與敘事(narrativity)的弔詭上。如上所述，離散是棄離故土，肇生「三民」主義的危機。而敘事，作為廣義的記憶、銘刻、串聯、傳播「意義」的手段，總已預設一深厚的言說基礎，政教機制。離散者被迫或自願放棄故土母語，因此架空了敘事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相對的，離散者獨立蒼茫，反而有了更多不能「已於言者」的衝動。如何在失語的陰影下，述說塊壘，付諸後之來者，永遠是艱難的挑戰。

另一方面，敘事行為隨時間、空間推衍展開，本身就包含或武斷、或隨機的因素。語言象形擬聲、重現真實、真理的運作，總有後設的立場。從一個意義的停泊點到另一個意義的停泊點，語言及敘事的離心力與向心力因此形成辯證關係。由是觀之，離散者的發言位置雖遠離中原，卻不必妄自菲薄，因為它恰恰體現了敘事機制中游移多義的面向<sup>3</sup>。

黃錦樹企圖用激烈手法教育他的前輩「離散」與「語言／敘事」的弔詭關係。他的小說大量使用後設敘述，影涉典故、拆解名作、穿鑿附會，令人眼花撩亂。比如〈死在南方〉典出龍瑛宗，寫的卻是郁達夫；〈少女病〉取自花田山袋，卻改寫川端康成的創作執念。〈開往中國的慢船〉則遙擬村上春樹同名小說。馬華(或是中華)文學傳統的寫實／現實主義以「文學反映人生」為能事，按照時間線性發展，務求言文合一，再現真實。黃卻反其道而行。兩肇相對，衝突自然難免。黃的批評者謂其現學現賣，猛捨西方「後設」、「解構」牙慧。黃則強調他的後設其實是

有「預設」的。他同樣對玩弄語言、解構意義的小說作家嗤之以鼻。「後設形式本身始終不是我的目的，它是讓某些事物得以存在、顯現的一種權宜方便。」<sup>9</sup>見佛殺佛，黃的立場居然有了一層明心見性的層次。這裏暗含的證道、原道立場，下文將再論及。

黃錦樹對馬華文學的辯論及寫作策略，由他自己及學者如林建國等，已經作了相當細膩的闡述。我所要強調的，是他更把馬華的問題，納入廣義的中國現代性的語境中思考。黃學術研究的專長是近代國學之起源。他的博士論文綜論清末民初之際從康有為、章太炎、劉師培、到王國維等學者所建立的「國故」、「國學」體系，並從中推出中國現代性久為人所忽視的線索。對黃而言，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證，以及章太炎的「古之經學」研究，並不僅止於故紙堆的辯證，而更在詮釋學及方法論上，開立新猷。在這些清末民初的學者手下，由經學所代表的傳統學術典範，以及其所內蘊的廣袤知識、意識形態被置於時間流程中，加以重構。從清初以來章學誠等人醞釀的「六經皆史」觀至此大底完成<sup>10</sup>。

黃尤其有興趣的是，這一學術方法的轉換，如何與方興未艾的國家論述及想像掛鉤。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力倡尊重國粹、重建國學。他們的呼聲也許聽來保守，卻已然間接迴應了「現代」「中國」的時間與地理意識。不僅此也，當「國粹」變為「國故」，甚至與「國性」、「國魂」互為因果時，以往為士大夫耳浸目潤、居之不疑的道德文章，已被異化為「學」的對象。一種新的學術方法因此建立，一套時代思維譜系因之托出。而語言的鑽研成為與國粹接軌的符碼。藉此黃錦樹想要說明中國之進入「現代」意識，除了維新革命、啟蒙的除魅工程外，更以向過去召魂的方式來達成。這是一場否定辯證的演出。歷史被架空後，反而不斷「回來」，挑動原欲與過去畫

清界限的現代心靈。「現代」的「當下真實」性，因此成為可疑的構造<sup>11</sup>。

但黃心繫大馬，他的國學考察引導他將現代馬華族群想像的困境與清末民初中國想像的困境，合而觀之。他甚至暗示，馬華對中國性的追逐，不妨就看作是康梁到王國維那一輩人具體而微的縮影。中國進入現代語境後漂泊無所屬的狀態，因此竟然在海外離散者的移／遺／夷民情結中落實，也在這層意義上，現代中國人才有了共同的命運<sup>12</sup>。這是相當有野心的看法，黃「感時憂族」之思也躍然紙上<sup>13</sup>。黃的立論打著紅旗反紅旗，也要再一次讓我們重思他與他批判的前輩間的爭議。如果馬華父老切切要以模擬方式，千里之外再現他們與華夏正統的複製關係；黃則採取「否定的否定」策略，間接說明兩者相互參差之處。如果前輩著重華夏正統音容宛在，黃則要強調陰魂不散。

我們現在可以重回「為什麼是小說」的問題了。如黃所言，現代華人不論海內海外，「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承繼大體而言是一種『正文缺席』下的『述』：對空白正文的盲目引用，」<sup>14</sup>那理由是觀之又有什麼樣的「述」比小說——虛構的敘述——更能表現「述」的語言離散特質？稗官野史、巷議街談，小說塑造、傳播小道消息，與道統文章形成對壘。而黃看到「小說是一種彈性很大的文類，可以走向詩，也可以侵入論文；可以很輕，也可以十分沉重。它的特徵是諧擬、模仿、似真的演出，且具有無可抵禦的腐蝕性和侵略性。」<sup>15</sup>

從盧卡契（Lukács）到巴赫汀（Bakhtin），從塞凡提斯（Cervantes）到昆德拉（Kundera），西方有關小說及敘事虛構的省思，不知凡幾，黃錦樹的看法並不突出。倒是將他與梁啟超一輩學者

並讀，我們可以得見百年來「小說學」在華文文學中的流變。梁啟超也採取了反文章經典的姿態，力倡小說「不可思議的」提振民心、鼓舞國魂的功能。後生小子黃錦樹雖也誇張小說的功能，卻要說小說之所以為小說，在於其渙散民心、顛覆國魂的可能。黃的理論推向極致，是將小說學等同於一種時代病癥，一種病理的剖白。

我們都還記得魯迅棄醫從文，首選的文類是小說。魯迅創作的動機是拯治中國人的心靈<sup>16</sup>。然而他日後的作品只透露事與願違的兩難：他越真實的描寫社會的弊病，越暴露了改造的無效，中國人心「病」的無可救藥<sup>17</sup>。到了黃錦樹這一代，則堂而皇之的將小說與病搭上關係。他告訴我們，馬華知識分子與晚清知識分子「分享了同一個病理結構」，兩者對「國性」及「中國性」的嚮往難掩戀屍的癡候羣<sup>18</sup>。康有為一輩的「貢獻」是在既有的傳統內製造一個類似「腫瘤」的存在物，一個不可分割的，內在於傳統同時又指向外在的它者<sup>19</sup>。而小說，二十世紀「中國敘述」的帶原者，批判也示範了癥結所在。小說是「異形」，是「不斷增殖的病原體」，或更可怕的，就像「癌細胞式的，恐怖的再生產。」<sup>20</sup>寫小說無異於植毒放蠱。而作家如張大春等的創作最大的弱點竟是「免疫」性太強——而「『免疫』或許正是一種病徵」<sup>21</sup>。

追求文學真善美的作者讀者，必然要向黃錦樹這樣的真情告白怒目以視。但黃的小說病理只是他立論的一部分。他最終要說的應是，他的病理其實飽含倫理意義。這裏出現一個信仰的大跳躍，在不同的場合裏黃頻頻指出，在西方小說作為一種文類，有其「精神象徵」，也必訴諸公眾性的協商。因此在技術層面之上，「剩下的便交付價值和信仰」<sup>22</sup>。在讀與寫的過程中，小說的作者與讀者分享了一種「契約」，藉以使我們對虛構信以為真。「契約延續下來是閱讀的倫理學

問題，基本的認識世界的問題。」<sup>22</sup>不只如此，認為可以任意操弄語言的人，「最終必然遭到語詞無聲的報復。」<sup>23</sup>以毒攻毒，莫此為甚。

在我們這個眾聲喧嘩、不知所云的文壇裏，黃叩問小說倫理，值得我們深思。他對敘事與倫理詮釋等量齊觀，呼應了利科（Ricoeur）的倫理敘事學<sup>24</sup>：「倫理學和道德形式已包含在故事的想像形式中了……文學故事中出現的關於美好的生活的想像變樣，構成了倫理道德大廈的基石。」<sup>25</sup>但細讀黃錦樹的小說倫理，「信仰」、「價值」、「契約」、「報復」等字眼的出現，畢竟要讓我們感到不安。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像〈M的失蹤〉、〈大河的水聲〉等作中，不負責任的作家都沒有好下場，豈僅偶然？

從小說病理到倫理，從文字後設到預設，黃錦樹的操練如此生猛，難怪患得患失。他在新作序裏自謂雖「玩笑之作，實憂患之書」，點明了鬱積胸中的塊壘。林建國說得對，黃錦樹玩弄敘事技巧，把「倫理推到極致，整個（敘述）行動關係到倫理之可能與不可能」。「處身這個臨界，我們一方面看見他後設裝置勇猛的操演，另一方面也看到這個裝置發揮到極限。」<sup>26</sup>閱讀黃錦樹因此是閱讀不安的經驗：形式的不安，內容的不安。他的小說倫理與小說病理間的緊張關係，還有待他未來作品來抒解。

### 三、玩笑之作，憂患之書

黃錦樹的小說至少有兩個面向值得注意。他對文壇陳陳相關陋習的不耐，對現實主義公式的

厭惡，以及對後設書寫幻化衍生的迷戀，使他寫出一系列嬉笑怒罵的文字。〈M的失蹤〉、〈大河的水聲〉不諱是重寫了錢鍾書當年有名的〈靈感〉。諾貝爾獎的光環，不論是真是假，照出文壇老少原來就是一群牛鬼蛇神。庸俗的、投機取巧的作家文人只宜打下十八層地獄，或權充作家工廠的標本，或乾脆讓老虎吃了變成大便。又如〈傷逝〉改寫魯迅同名原作，老去的消生懺悔傷逝，但他最大的詛咒是不成功的書寫：「我發覺我越來越不能控制自己。那短篇，在我寫完後還一直不斷的在生長、繁衍、增殖，我對他完全無能為力……好恐怖，好像某種異形寄生在我身上。」<sup>20</sup>這是直指黃錦樹小說病理的核心了。

黃又經營了另一系列作品，在其中他回首家鄉人事，爬梳歷史傷痕。前輩的墾殖經驗，日軍蹂躪馬華村莊的血淚（〈色魔〉、〈說故事者〉），馬共興衰始末（〈魚骸〉），以及八〇年代印尼非法移民所造成的治安恐怖（〈非法移民〉），都成為筆下素材。膠林小鎮總是他構思的始原場景。潮濕凝膩的氛圍，簡陋質樸的市井人物，陰鷲淒迷，而且時泛凶機。面對他的題材，黃錦樹是憂鬱的，但他「非寫不可」。就像沈從文訴說他的湘西故事：「我老不安定，因為我常常要記起那些過去事情……有些過去的事情永遠咬著我的心，我說出來，你們卻以為是個故事，沒有人能夠瞭解一個人生活裏被這種上百個故事壓住時，他用的是一種如何心情過日子。」<sup>21</sup>

但黃錦樹不是沈從文。沈從文面對天地不仁，卻能經營一種抒情視野；他把書寫與現實的差距逼到極點，懸崖撒手，反而成就一種意外的美學救贖——文字的魅力，可以若是。黃錦樹的作品隱有殺氣。不論諷刺白描或鄉愁小品，你都感覺字裏行間濺著血光。大馬華人的一頁頁歷史，充滿殺伐暴力，當然讓年輕的作家輕鬆不起來。而我也以為他躁鬱偏執的傾向，必得在文字間找

出路。這倒令我們想起了魯迅的風格。「我以我血薦軒輊」，寫作是拼命的事業，閒人最好莫近。我們的文壇假情假義慣了，突然來了個拼命三郎，當然讓人瞠目結舌。而我們不曾忘記魯迅帶來的另一層教訓：太多的義憤及譏諷應是他提早叫停小說創作的原因之一。黃錦樹如果要繼續寫小說，套句大陸的辭兒，就得悠著點兒。

殺氣與亂離和死亡分不開。黃錦樹的作品大量處理失蹤、離散、凶死的題材，不是偶然。〈說故事者〉、〈色魔〉、〈山俎〉、〈血崩〉等作，分別處理了殖民時期，日軍侵犯馬華家園的暴行，及馬共起義的血腥結果。黃顯然體認傷痕書寫，不再能訴諸號稱一清二楚的寫實原則。他筆下的場景四下斷裂，人物的情緒與記憶分崩離析。歷史的見證不能像錄影般倒帶重播，作家的立場因此變得曖昧游移起來。〈血崩〉結尾日軍攻堅後，那逃走的馬共是誰？新生的嬰兒又是誰？〈說故事者〉裏舊時日軍重返馬來半島，如何面對自己曾主使的殺戮戰場？他所強暴的女人，或因之生下的後代，如今在那裏？血腥的行徑與血緣的關係混為一處。罪的痕跡，生殖的本能，混血的必然。黃錦樹把敘事與倫理的糾結，作了複雜的推衍。〈色魔〉裏的華裔少婦被強暴，因此引出了兩代四個種族（華人、馬來人、日本人、印度人）間的欲望與怨恨循環。而女性的身體成為欲望角力的場地。這個故事結尾暗示了一個溫馨的轉折。在黃錦樹非死即傷的世界裏，即便是暗示，也算是難能可貴了。

然而失蹤、離散與死亡並不能代表故事的完結。當失蹤者、離散者，甚至死者「回來」的時候，敘述才更有看頭。〈錯誤〉、〈獏〉及〈烏暗曠〉、〈舊家的火〉都處理遊子返鄉的故事。更

深夜靜，廢園舊鎮，離家的遊子僕僕風塵的回來。車上路上，多少煙塵舊夢浮上心頭，而老家中的親人安在？小屋裏一燈如豆，那個穹穹身影是母親麼？溫柔與感傷似夢似幻——這一切是「真的麼？還是個陰陽交錯的「錯誤」，是個夜遊症者的夢魘？月暗星疏，這是要鬧鬼的時分吧。《烏暗暝》的高潮乾脆有了兩種平行結局，字裏行間，魅影幢幢，血水、死亡已在蔓延著。「近鄉情怯」式的故事我們看多了，但少有作者能把遊子心中的迷離恐懼寫得如此寒意襲人。

而黃錦樹經營遊子孤魂、輾轉歸來的情境，其實與他的後設敘事倫理息息相關。前面已經提過，黃認為馬華（或中華）文學的現代意識，從來籠罩在一種召魂論述中。果如此，寫作無他，總已祭起了魂兮歸來的法事。「我們回不去了」，張愛玲的名言，豈只是曠男怨女的陳辭濫調？跨越時空，那是有關我們對「失其所以」的現代情境的啟悟。林建國對黃錦樹《夢與豬與黎明》一書的討論，提醒我們黃筆下憂傷的特質，以及「悼亡」的工程。林的立論大抵出於近年西方學界的悼亡論述，尤其是德希達（Derrida）有名的《馬克斯幽靈》（*Spéres de Marx*）。如德希達所言，存在論（ontology）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都生活在魂在論（hauntology）的魅影中，與似已擺脫、但又幽幽回來的魂靈長相左右。哀悼是嗒然若喪，也是體認還魂附身（possess）的必<sup>30</sup>要。

我在他處曾企圖將世紀末中文小說納入一廣義的中國鬼魅敘述中加以討論。廿世紀的中國文學文化既然自詡為（胡適所謂）的「捉妖打鬼」，迎向光明的歷程，何以在世紀將盡時分，港台、大陸、馬華創作中新魂舊鬼，紛紛現身？爾雅有言，「鬼之為言，歸也」。所謂的「歸」，原意謂歸向大化、眾生所來之處，而在現代語境中，「歸」也可解釋為回歸，回到依依難捨的人



間。鬼因此占有一模糊空間，在其中傷逝與召魂、已知與不知、記憶與幻象，相互交錯。而一種傳統靈異想像的重現「現代」世紀末，尤其耐人尋味<sup>①</sup>。

黃錦樹應是這一波鬼魅寫作的好手之一。經此，他召喚文學史與歷史的亡靈，以為自己的位置作安頓。在〈新柳〉中，黃錦樹講述了個迷離曲折的《聊齋》式故事：書生鞠藥如夢中來到一神祕境界，受託於一位瞎眼老者探就人生命運。鞠驚醒，卻發覺自己名叫劉子固，娶妻阿繡；但他也證得在別的前世中他曾名喚彭玉桂、宮夢弼、陳弼教、韓光祿、馬子才等。熟悉《聊齋》的讀者當然會體認出來，這都是蒲松齡筆下的人物<sup>②</sup>。黃錦樹積累這些不同故事中的人物，創造了一個無限延伸的虛構之虛構，啼笑恩怨，糾纏不已。小說最後，劉子固回到鞠藥如的現實裏，而他又遇到一位名叫蒲松齡的老者。

〈新柳〉出虛入實，既似向《聊齋》致敬，也似對前人的諧仿。黃錦樹安排鞠藥如與蒲松齡相見，也托出自己的創作心事。他的蒲松齡力陳筆下角色雖然玄奇，卻也無非是歷史人物的反照，他幾乎像是在呼應卡爾維諾（Calvino）或博赫斯（Borges）的創作觀。真正令人感動的是，（黃的）蒲松齡自述創作動機有如鬼神相尋，不能自己，而且前有來者。溯源而上，蒲松齡其實刻畫了一個「異史」的譜系學。這一異史譜系與正史相互對應。「披蘿帶荔，三閩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白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sup>③</sup>小說終了，蒲松齡遞給鞠藥如一支筆，囑他「以獨特的筆跡，填滿臆下的所有空白。」<sup>④</sup>

我們可以看出黃錦樹的用心所在。拋開令人目眩的後設小說技巧，他有意重開幻魅歷史的敘事學，作為賡續「異史」的最新傳人。而在廿世紀末寫異史，黃發現真正令人魂牽夢縈的題材不在大陸或台灣，而在他的故鄉，東南亞的華人群聚處。這些早期華人移民的子孫注定是正統中土以外的飄流者。儘管他們心向故土，在海外遙擬唐山手采，竟至今古不分，他們畢竟去國離家日久，漸成化外之人。時空的乖違，使這些華族裔宛若流盪的孤魂。當他們落籍的新祖國厲行歸化認同政策時，他們非彼非此的曖昧身分更二度凸顯出來。

因此在他得到大獎的短篇小說〈魚骸〉裏，黃敘述了個年輕旅台馬華學者的尋根奇譚。這位馬華主人翁落籍、任教於台灣，一心要追求華族文化的源頭。然而從馬來西亞到台灣，從一個（中華政治地理）的邊緣到另一個邊緣，他豈能實踐他的情懷？這位學者專治上古甲骨文字學，治學之餘，他自己居然效法殷商祖先，殺龜食肉取甲，焚爻以窺休咎。他甚至考證出四千年以前，僅出產於馬來半島的一種大龜即已進貢中土。當「深更人定之時，他就可以如嗜毒者那般獨自享用私密的樂趣，食龜，靜聆龜語，暗自為熟識者卜，以驗證這一門神祕的方術。刻畫甲骨文，追上古之體驗。」<sup>55</sup>

我們還記得，現代中文裏的「龜」音同「歸」。如果「鬼之為言歸也」，那麼黃錦樹的「歸」去之鬼可是已化成歸去唐山之「龜」？如此，主人翁寅夜殺龜卜巫之舉在在令人深思。在焚爻龜甲的縷縷青煙中，他重演殷人召喚亡靈的儀式。而他最難忘懷的是他哥哥的鬼魅；多年前在馬共暴動中，哥哥為了遙遠的唐山「祖國」犧牲一切，最後在圍剿中失蹤死亡。故事中的主角撫摸魚骸，也是餘骸之際，可曾有如下之嘆：世紀末在台灣籍華裔可仍在夢想那無從歸去的故

士？黃的主人翁企圖重演三千年前的召魂式，其時光錯亂處，竟至色授魂予。悼亡的悲愴可以成為色相自為（與自慰）的誘惑，與性的亢奮合為一種強大的原欲驅力。其極至處，主角以龜殼「套在他裸身上兀自勃起的陽具，竟而達至前所未有的亢奮，脹紅的龜頭吐出白濁的汁液。」<sup>36</sup>

請鬼容易送鬼難。黃的主角刻畫龜甲，廢然的追求神祕的天啟神喻。而黃自己呢？客居台灣，寫作一篇又一篇迴想故土不再，神諭消失的故事，他對自己的離散身分，能不有所感觸？這一銘刻龜甲／書寫小說的努力，最後會變成一種戀物、自瀆儀式——就像〈魚骸〉中的那個自閉的學者？或是一種超越的幻想——就像黃的〈新柳〉中的蒲松齡一樣？中原與海外，文化命脈與歷史流變，千百年來的華族精魂，何去何從？

#### 四、壞孩子VS.野孩子

在以上三節裏，我從三個方向討論黃錦樹的馬華書寫策略：一、他對馬華作為移民、遺民、或夷民的多重身分，心有戚戚焉。這一身分的曖昧引發他對「離散」與「敘述」的弔詭思考。以華文書寫不只反映馬華存在的困境，也成為演示書寫本身「不可為而為之」的手段；二、他視馬華文學之長懷「中國」為一種病癥，而他的病理觀察必須置諸現代中國「國故」「國性」論述中參看；馬華與中原畢竟是「同病相憐」。黃認為經史「大說」不再後，小說當道。小說既體現中國現代性的病癥，也投射祛除病癥的可能。小說的存在因此有其倫理學的前提；三、準此，黃的作品不以玩忽形式為能事；形式本身總已負戴**想像**真實的方法及辯證。截至目前，黃的鬼魅故事

結合了他的歷史感喟與形式實驗，最為引人注意。

黃錦樹是相當自覺的小說創作者。因為明白別人及自己的路數，拆招出招都看得出經營的痕跡。在自剖私淑的對象時，黃指出兩位有台灣淵源作家，郭松棻與宋澤萊，對他的影響<sup>⑦</sup>。這是令人驚喜的告白。郭松棻旅居美國多年，恐怕早為多數讀者淡忘。但他不折不扣是六、七〇年代海外現代主義大將。郭的筆鋒簡約凌厲，名作〈月印〉、〈月嘯〉等處理人間不義與荒謬，肅煞荒涼，在在托出彼時歷史環境的困頓，而又不損失美學精義。宋澤萊以極具現代色彩的心理小說（如〈紅樓舊事〉）起家，卻轉向鄉土寫實創作。即便如此，在他最好的作品（如《蓬萊誌異》）中，宋能見人所不能見，點染傷痕、敷衍怪誕，創造陰森淒麗的抒情風格。晚近的他在《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及《天國列車》中，想像恐怖天啟場景，集安思譎語之大成，堪稱獨樹一格。

由郭、宋兩人的作品來看，黃錦樹確是有所心得。像〈獏〉那樣的切割、拼湊敘事蒙太奇，間接透露傷痕意識流動，就頗有與郭松棻作品（如〈雪盲〉）相通之處。但黃無意塑造荒謬英雄或反英雄式的角色，畢竟顯示他與當年現代派想像的距離。至於宋澤萊式的憂鬱或妄想症狀，或得見於黃的鄉土小說如〈烏暗暝〉、或得見新作如〈天國的後門〉、〈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等。

有趣的是，黃錦樹將後設、拼貼、諧擬等把戲玩得不亦樂乎，對檯面上的前衛作家卻殊少好評。他與張大春間的關係，尤其值得注意。黃與張都是右手寫小說，左手寫小說批評的能手，在〈台灣文壇絕不多見。兩人對歷史與虛構撲塑迷離的關係，對當代（台灣或馬來西亞）的政治荒謬現象，以及對敘事技術的刻意操作，也都有值得類比之處。當然，兩人所投諸大眾想像的寫作姿

態，也絕不能忽視。張大春以「野孩子」系列走紅，他自己肆無忌憚，潑皮刁鑽的野孩子形象，早就不脛而走。黃錦樹如前所述，恃才傲物，嘲弄同道，顛覆現況而不計後果。素以輩分門系為重的中文學界視他為「壞孩子」，也已登記有案。

野孩子加上壞孩子，唯恐天下不亂。但在興風作浪的同時，我總覺得兩人都有強烈不安全的、易受傷害的一面——到底是「孩子」嘛。張黃在扮演他們的角色時，畢竟是有自知之明的。也正因此，兩人雖時常針鋒相對，卻也不乏惺惺相惜之處。他們最大的分野在於對小說技術與寄託間的看法。對張而言，小說推陳出新，誘得讀者進入虛構世界，就是它自別與其他敘述（如歷史、哲學）的法寶。張的評論集《小說稗類》一再申論此一觀點，而像《偽知識》及《本事》這樣的小說集書名，擺明了騙死不償命，就是小說家的天職。黃基本同意張對技術的琢磨，但他認為技術層面問題解決後，小說還是得面對「為什麼」的詮釋學挑戰。「小說並沒有獨立在哲學問題之外，還是必須包含在人的基本認識論問題之下。」<sup>38</sup>換句話說，小說倫理的關口，我們無從迴避。

我以為張黃對峙，是當代台灣小說論述可喜的現象。兩人的基本立場也許都不新鮮，但至少都再次提醒我們作為現代文類，小說為什麼可以是我們思考其他人文面向的起始點。黃回應了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將敘事作為啟蒙工具的得失，而張反倒迴溯明清之前的傳統，視說部為「稗類」，視小說家為「大說謊家」。說得更淺白淺些，相對於張，黃錦樹斤斤計較原道負擔的必要——不論他的道是從多麼否定批判的方法下手。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黃錦樹縱然天生反骨，卻反而是晚清、五四傳統的意外傳人。

這也是為什麼當野孩子大跑野馬，《城邦暴力團》寫得樂不可支、不知伊於胡底時，壞孩子還在他那艘〈開往中國的慢船上〉，橫眉冷眼，盤算下一批整肅的對象。黃的新小說集《Dari Pulau Ke Pulau 由島至島》裏，除了前已討論的〈大河的水聲〉外，〈烏鴉巷上黃昏〉、〈天國的後門〉、〈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等影射時政、批評人物、諷世憤世姿態溢於言表。〈烏鴉巷〉揉合馬華政治愛情於一爐，頭緒太多，反而失了準頭。〈天國的後門〉直寫馬來西亞政治史，以現任總理馬哈迪與政敵安華的相互傾軋為高潮。黃以一座名為「天國」的監獄作為一個高壓政權的隱喻。天國密不通風，唯一一扇後門開向可疑的過去與未來；門的材料可能來自中國。黃的用心不言可喻。小說最後安排《啟示錄》式的大水，沖毀一切。此作的嘲諷已經可以對號入座，未免太「寫實主義」些。黃如果能自宋澤萊作品再多攫取妄想，更誇張現實的可怕，讓人「真的」匪夷所思，應有較佳成績。

〈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與〈天國的後門〉異曲同工，卻是精彩之作。小說諷刺李光耀的功業彪炳，將他的政敵放逐荒島，因而發展出一場一場各方爭逐「回憶」所有權的好戲。層層推衍，越出越奇，竟至人獸雜交。黃錦樹左右開弓，極盡調侃挖苦之能事。小說高潮，當披著猴皮的日本記者步步走向王子，「自薦枕席」時，我彷彿聽到黃錦樹詭異猙獰的笑聲。

〈阿拉的旨意〉與〈補遺〉都假設了一種華人孤絕的境況，思考語言存續的可能。這是黃錦樹一向關心的話題。在〈阿拉的旨意〉裏，被放逐荒島的華人政客既然簽了魔鬼般的契約，不再作華人，因此幾乎永世不得翻身。此作上綱上線到宗教的律令，黃錦樹對華族語言文化存亡絕續

的憂慮，再次可以得見。〈補遺〉則延續他前此〈死在南方〉對郁達夫神話的書寫。黃對郁所代表的「三民」主義位置，還有郁海外文字的失落與尋覓，寫來得心應手。唯小說後半段加添郁生死之謎，甚至與南洋海盜搭上關係，情節轉變太快，人物突兀，未免前後不能銜接。

黃錦樹〈舊家的火〉則呼應〈烏暗暝〉式返鄉小說的模式。父親不在了，母親株守舊家家園，難以割捨，但究竟時不我予。回鄉的遊子百感交集，又能如之何。魯迅〈故鄉〉式的情境，這回搬到馬華膠林又演義了一次。〈稿〉與〈公雞〉則寫男性家長——父親或祖父——的死亡。林建國早已指出「父」的缺席、失蹤、死亡，是黃錦樹南洋想像的深層結構<sup>95</sup>。此二新作確可依此作出解讀。唯兩作都顯示黃希望注入風俗劇式的喜感。寫家人「等待」死亡發生的怪現狀，或逝者大去之前惆悵的反應，尚稱討好。我唯獨注意〈公雞〉的前言與後語：「二歲的兒子睡前的口頭禪：『明天公雞叫太陽起來。』及『給可名』。這是一篇兒子悼念父親之作，也是一為人父的兒子寫給自己兒子之作。新的傳承已經開始，故事還是得說下去。但說什麼呢？曾祖母不肯正視祖父的死，寧可「認雞作子」，多作了幾年天倫白日夢。但該死的雞還是死了。這真是個給小朋友的童話麼？還是黃錦樹又寫了個家族崩散的寓言，也同時兼向張大春當年的〈雞翎圖〉致敬？

黃錦樹也有意開拓他的風格，寫了向王禎和致敬的〈老虎屎與萬字票〉，但止於不過不失而已。本集中最可讓讀者動容的，應是〈未竟之渡〉與〈開往中國的慢船〉。前者寫一個日軍侵馬時流落下的被征台籍老兵。日久天長，當年失落南洋的孤獨戰士已是「最晚的一批中國移民」，而且是垂老的一家之主了。女兒失蹤，老父出尋，大雨滂沱，往事洶湧如氾濫的河水而來。在歷

史的渡口上，他只能孤單的迎向彼岸。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小說的意外結局，包括自己的與女兒的，畢竟是意料中的事了。

而在〈開往中國的慢船〉裏，黃錦樹到底試著實踐自我期許，訴說了個簡單的故事。他回歸敘事的基本面，講述一個追尋的與回歸旅程。夸父逐日，奧底修斯回家。敘述的終點是意義歸宿的所在。故事中的孩子鐵牛聽說了鄭和下西洋時殘留的大船，因緣際會離家出走，開始了他的追尋之旅。傳說中的大船來往緩慢，故國與異鄉的線索若續若斷。行行復行行，我們的孩子在路上遍歷風霜，終於看到那艘朝思暮念的船。

到了港口，風更大也更涼，黃昏更深，只有鴉的形聲依然。突然，他看到了，或者說他覺得自己看到了，雖然看起來沉沒已久但仍可以見它的巨大，它讓整個港猶如一片死地。堵塞在港口、傾斜著，桅杆已歪斜或斷裂，朝天伸出屍骸的手臂，褪色破爛的帆已經看不出原來是甚麼顏色。有的破布上還可以見著殘缺的漢字，殘缺的部首或殘剩的局部，在風中髒兮兮的呼呼抖動不已。風吹過船骸發出巨大的呼吼聲。上頭密密的棲滿了烏鴉，墨點般的，哀哀不已。他感到整個頭顱一陣天旋地轉的劇痛。好像那群埋伏的人突然割走了他的頭顱似的。

然後呢？回家吧，但是回那個家呢？到中國的慢船就要啟航，或永不啟航。未竟之渡要怎樣完成？回過頭去，舊家的火可曾熄滅？永劫迴歸，永劫不歸！

而離散者的敘事還是得下去。寫著寫著，壞孩子猛然驚覺時光如水，自己怎麼都有了孩子，



心情也已微近中年了。

- ① 黃錦樹已出版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台北：九歌，一九九四），《烏暗暝》（台北：九歌，一九九七）；評論集《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一九九六），《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遠流，一九九八）。另編有馬華短篇小說集《一水天涯：馬華當代小說選》（台北：九歌，一九九七）。
- ② 黃錦樹〈再生產的恐怖主義〉，《夢與豬與黎明》序，頁一一五。
- ③ 黃錦樹〈非寫不可的理由〉，《烏暗暝》序，頁五。
- ④ 見拙作〈在群象與猴黨的家鄉〉，張貴興《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台北：麥田，二〇〇一）。
- ⑤ 見黃於《馬華文學與中國性》的討論，尤其〈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向度〉，及〈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諸章。

⑥ 黃將二十世紀馬華文學論述簡化為現實／現代主義的對抗，當然難免抽刀斷水之弊。評者林建國於《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序中削切指出美學考量外，黃的二分法更富涵政治動機。現實與現代主義修辭學因此不只是「紙上文章」而已，也直指詮釋馬華歷史能动性（agency）的關鍵。

⑦ 黃於描述海外華裔失語症狀時，又隱隱標舉大陸文學語言上的活力與自足，雖然有其實證立足點，但理論上未必站得住腳。語言隨環境而改變其結構已是老生常談，更不論貌似封閉的結構內，巴赫汀（Bakhtin）式眾聲喧嘩的可能。大陸敘事的「言文合一」因此也是「修辭」的特徵之一而已。唯黃的另一層議論：「大馬華文的問題不在於它過於技術化，而是技術化得並不夠。」技術化／書面化的方向和途徑並不只一種。「中文只是其中

的一種」則充滿辯證潛力。見黃〈華文／中文：「失語的南方」與語言再造〉，收於《馬華文學與中國性》，頁五三—九二。

8 亦見林建國的辯論，序《馬華文學與現代性》，頁七。

9 見〈再生產的恐怖主義〉，頁三。

10 見黃錦樹的博士論文《近代國學之起源（一九九一—一九二七）——相關個案研究》，清華大學中文系，一九九八年。亦見黃進興對近代史學變遷的觀察〈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聖賢與聖徒》（台北：允晨，二〇〇一），頁九—四八。

11 見〈近代國學之起源〉，第六章。

12 見黃錦樹論文〈魂在：論中國性的近代起源〉，頁一。

13 見顏建富的論文〈感時憂族的道德書寫——試論黃錦樹的小說〉。但顏刻意將黃與五四小說作者「感時憂國」精神作類比，可能忽略黃的否定辯證策略。作為現實主義的批判者，黃的論證及創作與其說是重現原貌，不如說是玩弄魂兮歸來的「魂在」(hauntology)的修辭倫理學。

14 黃錦樹〈魂在〉，頁一。

15 黃錦樹〈再生產的恐怖主義〉，頁一。

16 見魯迅《吶喊》自序（北京：人民，一九八〇），頁二。

17 Mast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1990), Chapter 2.

18 黃錦樹〈魂在〉，頁一。

19 黃錦樹《近代國學之起源》，頁五九。

20 黃錦樹〈再生產的恐怖主義〉。

21 黃錦樹〈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收於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二〇〇〇），頁二五四。

22 黃錦樹〈再生產的恐怖主義〉，頁二。

23 黃錦樹〈艾柯的小說初體驗〉發言，《中國時報》〈開卷〉專刊。二〇〇一年一月十四日十五版。

24 黃錦樹〈再生產的恐怖主義〉，頁一。

25 Paul Ricoeur,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Fort Worth, TX: The Texas Christian UP, 1976; "Life in Quest of Narrative," on David Wood, ed., *On Paul Ricoeur*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20-33. 又見 Tobin Siebers, *The Ethics of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p, 1988)。

26 引自李幼蒸《倫理學危機》（台北：唐山，一九九七），頁一一二。

27 林建國〈反居所浪遊：讀黃錦樹的《夢與豬與黎明》〉，原載馬來西亞《南洋商報》，頁二。

28 黃錦樹〈傷逝〉，《夢與豬與黎明》，頁一五。

29 沈從文〈三個男子和一個女人〉，彭小妍編《沈從文小說選Ⅱ》（台北：洪範，一九九五），頁五七七。

30 有關此書的中文討論，可見林建國〈有關婆羅州森林的兩種說法〉，《中外文學》，廿七卷六期，頁一〇—一一〇。  
二〇。「魂在」論為林的譯法。

31 見拙作"Second Haunting: Phantasmagoric Realism in Late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 in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to come)。

32 如，《聊齋誌異》卷十二〈鞠藥如〉；劉子固出現於卷九〈阿繡〉。

- 35 蒲松齡〈聊齋自誌〉，引自〈新柳〉，《烏暗暝》，頁一五四。
- 34 同上，頁一五七。
- 35 〈魚骸〉，《烏暗暝》，頁二六二。
- 36 同上，頁二七二。
- 37 黃錦樹〈再生產的恐怖主義〉，頁六。
- 38 黃錦樹〈艾柯的小說初體驗〉發言。
- 39 林建國，頁六四。



# 給亡父



由島至島

---





# 大河的水聲

(日本)馬野 矢博士<sup>①</sup>注

關鍵詞：老虎、老虎、老虎、老虎、

笑盡英雄呵

——一頁書

## 一、馬來西亞之虎

以三部乏人問津的「大河小說」《芭場與血汗》(三卷，約四〇萬字，出版日期分別是一九四七／一九五〇／一九五五，是為「苦力三部曲」)、《華教風雲》(三卷，約三〇萬字，出版日期分別是一九六〇／一九六二／一九六四；是為「華教三部曲」)、《兩隻老虎》(三卷，五〇萬字，出版日期分別為一九七二／一九七五／一九九一，是為「愛國三部曲」)的簡介和厚度而為讀者所熟知、因作品中常有老虎出沒咬人而被稱為「馬來亞之虎」的茅芭(因仰慕中國作家茅盾巴金而取此筆名)的猝死頗引起華社一陣騷動。按理，已達「老熟」之齡的人瑞級老作家隨時向

陰間報到也不致引起甚麼驚動，可是他是濕淋淋的被人從池塘裏撈起，四肢蜷曲著死都不肯張開。年邁的馬來警察勘察踩滿好事者鞋印的現場後迅速結案，研判是自殺，像開交通罰單似的立即開立死亡證明書給家屬，吩咐趕緊抬回去埋了。隨行剛從警校畢業的一位員警倒是對茅芭濕漉漉的屁股上的一枚鞋印好奇不已。面對警員小聲的詢問，茅芭的年過八旬的妻子漠然地說：「老糊塗了，喜歡隨處坐，八成是坐到人家的鞋底上去了。」

《星洲日報》、《南洋商報》這兩大華文報以頭版紅色大字聳動的標題登了好幾天，諸如「八旬老作家離奇溺斃水塘，家屬哀慟」、「警方研判係失足落水，無他殺嫌疑」、「著作等身，讀者稀少，因此想不開？」……頗引起各界一陣猜想。因那是一處廢棄的荷塘，很少人會到那兒去，即使是附近人家愛捉打架魚的青少年，也會畏懼塘裏污泥太深。那麼老的人為甚麼偷偷跑到那種地方去呢，況且又是在晚上。家屬也說不出甚麼所以然，由於受不了各方關心及好奇的詢問，只好草擬了一份公開聲明，以全版廣告的方式在兩大華文報登出「以正視聽」，「我們最親愛的爸爸因為夜色昏暗迷路不慎墜落池塘不幸窒息……事情十分單純，望各界勿胡亂猜測，以免冒瀆逝者，增加家屬的苦惱」。雖然各方還有一些猜測，但只有小報還在炒作。另一方面則有消息指出，茅芭是因為身罹癌症，難忍痛苦而尋短的。

幾天後，在一場為華文教育公開募款的餐會上本地最著名的華教鬥士在例常性的登高一呼中沉重的哀悼了茅芭之逝：「我們華教的堡壘，又倒了一座。」也幾乎同時，在報館內有識之士（資深報人）的主導下，報紙轉向哀悼他的死亡。彷彿想開了，怎麼死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已經死了這一事實。認識到已死作家的特別價值——活著時感受不到的。其實近年中國三流評論家對馬華文學的無節制溢美之下，茅芭的聲譽早已水漲船高；加上茅芭在本地藝文界的輩份原就

不低（年歲比馬華文學史還大些），竟成了喧騰一時的盛事。雖然茅芭已高齡八十有幾，除了片斷、自相矛盾、筆跡悽漫的回憶錄之外，也多年沒有發表甚麼作品，也很少在文藝營之類的場合指導後進如何寫作了。

一如往常的華社大團結運動，一發不可收拾。諸如「嶙峋傲骨／赫赫聲名」——「痛失國寶」、「馬華文學第一人」、「百萬書翁駕鶴西歸」——「馬華文學史上鉅大的損失」、「馬華文壇後繼無人」，巴掌大的黑白照片醒目搶眼，彷彿是甚麼重大的社會政治案件。兩大報照例惡性競爭，作家不同年齡不同場合的照片早已被透過不同的私人關係從家屬那裏成批的搶購過去，以備不時之需。於是從作家死亡的第二天開始，作家的樣貌便被倒溯著連番刊出，只有第一張是雷同的：靈堂前的照片，然後便交錯開往前——作家八十歲時接受諾貝爾文學獎委員馬悅然教授拜會時的合照（甲報搶得——這張經典性的合照其實不知道是第幾次刊出了，彼時也曾轟動一時：「第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會是馬華作家嗎」讓整個藝文界爽了好一陣子）、七十八歲時接受中華民國在台灣救國團頒發「傑出海外華文作家國光獎」時和一位因性騷擾案而名噪一時的官員的合照（乙報）、獲馬華文學獎時的照片（七十五歲）、和王蒙、陳映真的合照……鬥了將近一個月，雖然照片的尺寸明顯有默契的不斷偷偷的縮小，以讓位給愛發表愚蠢言論的官僚，與及重大慘案的社會現場。到最後，不止作家青年時代剪「共產頭」的照片被刊出，乙報更赫然刊出一張宣稱是「最有價值的，作家有生以來的第一張照片」坐在搖椅上的嬰兒照（後來被某相館檢舉其實茅芭某個兒子剛會坐時在該相館拍的照片）。

然而，競爭的場域其實遍及頭版、副刊迄訃聞版，副刊上，評論家們異口同聲的讚嘆茅芭的傑出貢獻，「他像中國文學史上的杜甫一樣偉大」，「他是馬華文學黎明的燈塔」其中兩位擅於

製造雞皮疙瘩免疫的「評論家」如此寫道。此外是潮水一般的回憶文章，沒有讀者、總是自己貼錢出書然後擺在自家倉庫餵白蟻的作家們紛紛歷歷指出茅芭對他們創作上的深刻啟發，「我們偉大的導師」「教導我們」不要唱大戲般的文字、西化的奇淫巧技，只需要老老實實的「像我」說話一樣的反映現實，就是了不起的作家」。一個月內，倒讓這些平時沒甚麼題材可寫而靠打扯淡筆仗賺早餐的三流作家們結結實實的撈了大筆稿費。

另一方面，訃聞版上則是各「儒商」們和宣稱「代表五百萬華人」的政客們相互抄襲的輓辭和剪貼的越來越大的茅芭的照片，不只在兩大報間，各商業團體、宗親會、政黨甚至企業家個人間也在「比大」——比版面大小。至於老人的歲數和死亡日期等，更嘉惠不少熱中萬字票的升斗小民和小知識分子。總而言之，整個華社著實沸騰了好一陣子，「熱鬧過華教鬥士釘佐」一份小報嘲諷的寫道。

由於逝者屬於非凡的公眾人物，在媒體推波助瀾下，儘管熱帶地區極不利屍體的保存，還是應廣大社會的需求，遺體停靈了將近一個月，供各方人士瞻仰。出殯時，做為整個劇目的大結局，除了來自各方有頭有臉和有頭沒臉的華社各界菁英外，在逝者長年居住的城市，幾乎每一戶的華人家裡都派了代表出來，匯集成浩大的隊伍，陪伴茅芭走向荒涼的中華義山。同樣為了表示對茅芭的敬意，鎮上兩所各擁有近兩千名學生的華文獨中在校長及全校教師的率領下，浩浩蕩蕩一式白色校服、綿延數哩的隊伍頂著黑色的頭顱長城式的蠕動著，在不同制服的各界代表的隊伍及旗幟之後。記憶力不壞的老人們都感慨而竊竊耳語：只有一九六九年那場大選後的勝利遊行可以比美，甚至華教鬥士林連玉先生的葬禮，相比之下都要遜色三分。

靈堂布置得十分氣派，遠遠的沿道路的兩旁是各界送來的花圈旗樣的列隊歡迎；然後是古中

國城門狀的木造牌坊門面，正中央由本地華教領袖、名書法家親筆寫的「華教之光」——因為茅芭的「正業」其實是三十幾年的華小中文教師，而華教是民族的堡壘，華文作家又是華教的舵手和精神導師。從各界送來的輓聯——幾乎匯齊了全馬所有知名的書法家——可以清楚的看出這一點。許多華教鬥士、「代表五百萬華人」的百公斤體重的政客、華文作家協會的代表、「儒商」等在冗長的、相互抄襲的致詞中反覆強調了這一點，甚至慨嘆：要不是華文作家不被國家承認，否則該是要覆蓋國旗的吧。儘管如此，出殯時茅芭的棺木上還是一層層的蓋上馬華公會的黨旗、中華總商會、全面華校教師總會、作家協會、作家服務的小學等諸多民間團體的旗子。一家小報尖酸的嘲諷說「有旗蓋好過沒有」。

就在整個華社處於狂歡狀態時，一支由隸屬於南方的某所學院的「馬華文學館」的代表團悄悄的來到死者靈前。他們是第一時間接到茅芭家屬的通知，言茅芭有遺言交代在他死後把他畢生所收藏的書及書信、手稿、獎牌獎盃等數十箱遺物無條件（唯一的條件也許是『妥善保存、開放使用』）捐贈，以供後人研究，「以為我們的社會樹立一個良好的榜樣」家屬們強調說。因而曾經花上馬幣近百千向一位本地學者買下一批號稱是「無價之寶」的泛黃的馬華文學舊書的該院深知事情的嚴重性，召開緊急會議，火速組成代表團，連夜開車趕向北方，第二天一早就殺到目的地，以免被他的文友弟子們等關心馬華文學的人士假慰問之名捷足先登竊取，以後又吊高價到處求售。

在各方喧騰時，南方的工作人員（都是在籍的學生，在有老師的帶領下）兵分兩路，一組人馬負責除了蒐集、整理了完整的各報資料之外，還向當地華商就近要求贊助器材把整個過程做

了完整的影像記錄，同時也配合感性的旁白，回顧了茅芭的一生，訪問了他的親友，借葬禮之便，十分順利的做成完整的茅芭影像檔案。另一組人馬則是靜悄悄的清點捐贈的遺物。先到郵局去買了幾十個箱子，也趕刻了「先生贈書」的木頭章及購齊了必需的文具和用品。所有物件一一詳細登錄，尤其是書本，每一本的書名、作者、出版社都詳細載錄，手稿和書信等文件過於繁瑣龐雜，只有先分類裝箱，預備回去後再做全面的整理。幾個工作人員分成兩個小組，一面清點一面封箱，再貼上封條、載明內容物及件數。在整個工作期間，工作的地方（茅芭的書房兼儲藏室）都嚴禁閒雜人等闖入，只有和茅芭長年同住的長子陪伴做遺物說明；廿四小時內都有工作人員留守，吃飯、如廁自也不例外，晚間睡覺也在那兒打地舖，以防有甚麼意外發生。偶爾倚門觀望的作家年邁的妻子總是神情木然，偶爾沙啞的喃喃咕咕。有一回忍不住對工作人員開口說：「這些垃圾還好有你們來幫忙清理，要不我和□□、□□幾個孖仔不知道要把它清到那裏去。」老是喃喃地叨唸著：「老番顛，整世人寫寫寫，唔知寫寫碗糕，也沒人要看，賺也賺沒三餐吃。」「買那麼多冊有啥路用？他自己一個愛看，厝內沒別人有興趣，捐出去也好，要不放著飼老鼠。……」最離譜的是，最後工作人員將捐贈物清冊的副本呈交給家屬時，家屬竟表示不要，老婦人甚至反問說：「你們平時倒垃圾有寫這款『清冊』麼？」可見傳聞是真的：老婦人曾在一次口角後發狠燒過一大批作家因長年嚴重滯銷而庫存的作品，像座小（小的垃圾）山，據小報報導，最後是出動了消防車才勉強撲滅這場河東獅噴發的火引起的災難——也難怪遺物中作家自己的作品並不多，只有八十幾套，四十餘箱而已。

除了娶了頭母老虎之外，比較有趣的是在茅芭的書房裏還發現數十瓶中國進口熊貓牌虎骨酒的空瓶，及數瓶虎鞭酒喝剩的浸泡物，大大條很噁心的浮腫在空瓶裏。

每天十多個小時，整理工作花了近半個月才大體完工，學院的某些課因此而停擺，但卻也整理出兩百多箱的遺物。租了輛貨櫃車，學生和老師共同歡呼著押著回去。預估全面的整理可能要花上數年之久。

兩個多月後，本地已經沒有人再緬懷茅芭了，只有反應遲鈍的中國專家陸續還寄一些阿諛文章來賺稿費<sup>②</sup>。館方工作人員都別有正職，所以資料整理的速度頗為牛步。一天，文學館突然收到一個小包裏，看郵戳是從馬六甲寄來的，寄件人署名「有良心的賊」。拆開一看，厚厚的一冊黑色精裝封面的三三開筆記本及一張髒兮兮的字條，好像是以擦屁股沒擦乾淨的手寫著密密麻麻細小而歪斜的蟻字，說明緣由：

各位文學館的老兄：

說來話長，我在報紙上看到報導你們，所以把這本東西寄來。

我是一個無名小賊，這本東西是作案時不小心發現的，上面有作家的大名茅芭，我想是他的遺物沒錯。是這樣的，有天我到一個胖子家裏借東西，聽到他和老婆兩個人賊頭賊腦的在商量說到底是要整理了用自己的名字出版出名好呢，還是高價賣給國外的行家，手裏拿的就是現在寄上的這本東西。那時我就想，甚麼東西那麼值錢又不用放保險箱。說來也氣人，這家人甚麼都放保險箱，姑寒到卵毛掉了都要黏回去。本來借不到東西正想找個地方大個便做紀念再回去，還好有這本我以為很值錢的簿子，因為之前我剛在別家拉過，也實在拉不太出來，正煩惱不拉的話會不會更衰。

不過做賊還是要有良心，我剛好不久前擦屁股用的舊報紙上有這位作家的大名，登得很大，大便時無聊用手電筒照著看了一下。所以免費寄給你們，讓你們知道賊也有好的，愛護華教的。



檢視筆記本，稍稍比對筆跡，一看就知道錯不了——茅芭的字，筆劃與筆劃之間總是不完全密合的，總存在著些微的縫隙；即使是直線，也寫得像虛線，整個字（或整頁的文字），總予人一種支離破碎、肝腸寸斷的枯竭之感。這一方面當然和茅芭節省的习惯有關——原子筆用到沒甚麼水了還捨不得丟棄。遺物中就有好幾大籮用過的原子筆。

筆記的扉頁寫下茅芭的原名、筆名和啟用日期（今年一月一日）；再翻過去，一行力透紙背而墨水不足的字，寫著「計劃：馬華小說選」旁邊括弧小字：「目的：反映馬華文學史的整體面貌」。令人納悶的是，並沒有聽說他受了那個單位的委託編一部這樣的選集，況且依本地的選集文化，都是在某種企圖之下主編發出公開招募令，有志者（覺得自己有代表性的人）可以逕自把「代表作」寄過去；在這種情況下，已死的作家當然就不具任何「代表性」了。難道是受中國相關單位的委託？可是他們的作業方式其實也並無不同。

然而詢問作家的家屬，含糊的表示彷彿有這麼一回事，卻也並不十分確定，死前數月好像有看到茅芭在忙著甚麼，半夜常常爬起來寫等等；好像是有那麼樣的一本黑色簿子，不過不確定有沒有在遺物裏。作家的日記在作家死後已被家屬以保護隱私為由銷毀<sup>③</sup>，也難以查證。

然而收到包裹的工作人員，卻直覺這東西也許和茅芭真正的死因有關——也許可以解開一些謎團。因而得到特別的關注，好像是這件遲來的遺物最有話要說。

考察小冊子，往後數頁是不同的暫定篇目和考量的動機和一些眉批等。譬如說這樣的一頁：

## 馬華小說選集

- a 〈蠻花慘果〉(一九二五) 李西浪 (蠻荒期)
- b 〈濃煙〉( ) 林參天 (南洋色彩)
- c 〈白蟻〉( ) 鐵抗 (新興文學)
- d 〈峇峇與娘惹〉( ) 丘士珍 (南洋色彩)
- e 〈爛泥河的嗚咽〉(一九五六) 方天 (批判現實主義)
- f 〈不可觸的〉( ) 牧鈴奴 (現代派)
- g 〈烏鴉港上黃昏〉( ) 韋暈 (現實主義)
- h 〈膠林深處〉( ) 雨川 (現實主義)
- i 〈拉子婦〉( ) 李永平 (現代派)
- j 〈東谷歲月〉 潘雨桐 (現實主義)
- k 〈鑿痕〉( ) 溫瑞安 (現代派)
- l 〈不朽〉 傅承得 (現代派)

這是劃掉的一頁，打了許多感嘆號及大字註明「死活參半」，大概是指已故的和仍在世的作家各居其半吧。許多作品的年份沒有去查，但篇目、作者都耳熟能詳，都是本地華文文學史上有名的作家和作品，比較稀奇的倒是他對「現代派」作品的青睞，這和一般上對他的認知有頗大的出入。

接下來的一頁是一張半島的地圖，以紅、藍、黑三色標出重要的河流。註明：已雇人實地考

察。再下來又是一張目錄：

小說選集

- |              |       |
|--------------|-------|
| 一、〈濃濃的煙〉     | 左腳人   |
| 二、〈不可觸的〉     | 金戈    |
| 三、〈孤獨者〉      | 曲原    |
| 四、〈五百壹拾參種忍讓〉 | 老黑    |
| 五、〈神聖家族〉     | 老鰻    |
| 六、〈流浪的子孫〉    | 安東尼·華 |
| 七、〈老虎的金黃〉    | 波黑    |
| 八、〈魚的骨頭〉     | 慕斯希淡  |
| 九、〈荷塘月色〉     | 峇峇    |

未載明作者等相關資料，而且大部分與文學史常識搭不上線。空白頁面上還以極費力的虛線筆跡註明著：全殤。已逝作家，慘死。翻檢號稱是有關馬華作家資料剪貼、蒐羅、掃瞄得最為齊全的《新馬華文作家徹底掃瞄》（齒輪著）<sup>①</sup>也沒有這些人的資料，只有一些是和某些作家筆名諧聲、旁轉、對轉、換喻的——譬如老鰻之於小曼、左腳人之於左手人。往後數頁是小字殘缺或完整詳略不一的作者及作品簡介。把兩部分的資料整合在一起，如以下的圖表：

一、〈濃濃的煙〉（在一個無人知悉終年冒出濃濃的煙的荒島上，一個白淨、有著極端種族主義及大漢沙文主義思想的漢子，從一艘來自中國的汪洋中的破船上，被當地的巫師所救，激烈的種族思想引起巫師動怒，施以巫術將其變為女性，並逼姦得逞，生了八個黑孩子的故事。）左腳人（祖籍福建同安，一九一三年生於鼓浪嶼。一九三五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法學院經濟系。一九三六年到新加坡，在華僑中學教文史。同時發表大量的作品於文藝副刊，同時秘密的參與左翼活動，曾任地下黨執委。著有《黑白》、《紅藍》、《烏青》等系列小說。一九四九年在新加坡迎動物園時為脫逃的母老虎咬傷右腳，同年併發肉毒症死亡。享年三十七歲。一說虎傷人是英殖民政府的陰謀。）

二、〈不可觸的〉（一個愛國知識青年觸犯國家機密法令被流放孤島，多年以後，不料他的存在卻是最大的國家機密，也即是最最不可觸的……）金戈（一九一三年生於廣東潮陽，一九三六年南渡新加坡，任教於民眾學校，並主編星洲日報服務版及總匯報文藝副刊。一九四一年在新加坡日軍的虎狼大檢證下遭殺害，享年二十九歲，為戰前馬華作家中少數真正有才氣者。著有《試煉時代》、《馬華文藝叢談》等。）

三、〈孤獨者〉（有關兩個愛好文學的兄弟從相互勉勵到反目成讎，而後各自陷入被迫害妄想、互相寫小說「處死」對方的故事。）曲原（一九四一年生於霹靂金寶，廣東惠安人。自學成功，擅度曲、武術、命相、風水等，長年為中學英文老師，作育英才無數。著有現代詩集《精緻的粽子》、《羅盤》及評論集《流浪者之歌》等。九〇年代某中秋因興奮過度喝過量的三三啤酒慘遭溺斃。）

四、〈神聖家族〉（一個革命家族的故事。每一代男主人都是死於盛年，子嗣都是遺腹，且種源不明。最後一代死於在革命藏身的叢林中誤食老虎屎。）老鰻（一九五〇年生於柔佛阿依淡，居鑾中華中學畢業，後留學台灣攻讀歷史。畢業後回母校任教，筆名有黑牛等。一九八九年在哈利毛河（sungai hariman）遭電鰻電斃。著有《小說馬華》、

五、〈五百壹拾參種忍讓〉老黑（身平不詳，極端重視隱私，著有《黑》、《真的很黑》等小說集及評論集《馬華文學的黑暗面》。一九八五年騎電單車撞及一輛國產老虎牌汽車不治。）」

六、〈流浪的子孫〉安東尼·華（一九四七年生，巫華混血兒，長期任動物園飼養員，身平不詳，九〇年代因雞姦病虎罪入獄，疑畏罪自殺。著有長篇小說《我們的土地》及《我們的子孫》系列。）」

七、〈老虎的金黃〉（一隻沒有條紋的老虎，一天闖進了首都漢都巷亞街，像一個沒有穿褲的男人。」 波

黑（一九六〇年出生於金寶，祖籍廣東，八〇年代留學阿根廷，九〇年代初期遭虎咬於巴西旅次。著有《南方》、《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热情》等詩歌小說集。）」

八、〈魚的骨頭〉（一個華人高官宴請國家領導人，客人吃魚頭咖哩時不慎遭魚刺所傷。而導致主人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關上三〇年的故事。」 慕斯希淡（資料不詳，疑即老黑。）」

九、〈荷塘月色〉（一個不斷的撈到屍體，冒著綠色氣泡的池塘，荷花卻開得臉盆般大，一位白衣華裔少女恆常徘徊在水邊……）」 峇峇（一九四〇年生於浙江，十九歲南下檳榔嶼，南洋大學畢業，長期在獨立中學任教。曾任副校長、校長、校董等職。愛崇戲，一九九一年於某獨中募款會上演武松打虎時不幸遭虎牙刮傷，感染，不治。著有長篇小說《在馬六甲海峽》、《在柔佛海峽》和《在南中國海》及評論集《馬華文學的未來》等。）」

這一部分則與文學史常識有極大的出入。這是怎麼回事？難道目前習見的馬華文學史圖象（至少小說方面）有很大的問題？作家死前不久為甚麼把精力投入這本莫須有的「選集」？對他而言有甚麼意義？和他的死，又有甚麼關係？

筆記本再往後，竟是一頁頁工整娟秀的小字（不類茅芭的筆跡，似乎是年輕女性的字跡）抄錄著一篇篇還未曾見過的小說，篇名大多和目錄及簡介歧出。仔細檢查，筆記本封套中還藏了幾

封薄薄的信，看看回郵地址，都寄自國內某地。負責研究的工作人員對那幾封信都滿懷期待。其中一張箋上寫著：

茅芭老前輩：

您要的各條大河的水聲的錄音已陸續寄上，應該都已收到了吧？還喜歡嗎？半島的部分已經全部完成，最後一卷日內會寄上。希望您會喜歡。

我即將動身往東馬，會先到拉讓江畔。

再聯絡。祝

健康 快樂

6 / 5 方塊

另一封似乎是稍早前的：

老前輩：

很高興知悉以您的高齡（恕直言）還有那麼大的雄心想要再寫一部以大河為主題的大河小說。

很高興您那麼信任我，委以重任，我就算拼了命也要把它完成！

學校即將放假，再過兩個禮拜就可以出發。

會儘快寄上。祝

健康 快樂

1 / 3 方塊

同樣的筆跡還有一封，裏頭卻有兩張不同的信箋，其一是：

茅老前輩：

我以非常悲傷沉痛的心情向您報告，根據警方的通知有目擊者報案，我最親愛的哥哥不幸於一週前失足落水於河水暴漲的拉讓江中，警方研判生還的機會渺茫。可是一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屍體，當地的人告訴我們，撈不到屍體是很平常的，江邊、江口有那麼多鱷魚。我們全家以悲痛的心情仍在祈禱奇蹟的發生。

據目擊者說，他落水前的許多天都曾在河畔暴雨中狂奔，精神狀態並不穩定。

在哥哥的遺物中發現一封寫好給您的信和一卷指明要給您的錄音帶，分別寄上。同時告知這個不幸的消息。祝您

萬事如意

1 / 6 方圓

另一紙是：

老前輩：

您猜我現在在哪裏？對了，正在拉讓江畔！正值雨季，之前連續下了大半個月的暴雨，水勢十分壯觀，令人心曠神怡。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浩大的水，幾乎望不到岸！水聲沉穩壯闊，好像已經在那

兒很久，而且也會一直那樣下去，令人不禁想投到它的懷抱裏頭去。像面對文化歷史的感覺。如今我才稍稍了解為甚麼您會選擇以大河為題材。大河哭泣著流過土地……。

令人著迷的無岸的河。

沮喪的是，我仍在寫著平庸的小說。令人無法忍受的平庸。還不如雨聲。

現在雨也還下著，錄音機開著，可是河水的聲音似乎被雨聲覆蓋了。錄來錄去，只錄到雨聲。即使那是大河的雨聲。感覺像是那令人懷念的舊式中文打字機的聲音，想像每一滴雨便是一個方塊字，多麼浩大的篇幅！

煙水茫茫令人沉醉不思歸。

問過許多個船夫，卻沒有人敢載我到河上去，蠻遺憾的。

好想繼續待下去。可是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沒有署名、日期和問候語。

經查證，幾個月前確實有一位馬大中文系的學生離奇溺斃於拉讓江，屍體迄今下落不明。據聞他的畢業論文預備討論茅芭最後一部大河小說，可能因此和茅芭有過接觸。家屬說常有學生登門請益，也不太記得誰是誰。館方透過留下的地址詳細查證，向家屬和他的同學要來照片及必要的資料，順便為那位年輕人做了個詳細的檔案，作為茅芭檔案的附檔而保存在館內<sup>⑤</sup>。

然而問題並沒有解決。沒有證據顯示茅芭的死和青年人的溺斃有關。是巧合，還是有著某種看不出的關聯。另外的問題是：那些錄音帶呢？這迫使館方召開會議檢查茅芭遺物中的錄音資料。三十六卷錄音帶，都是演講、座談、訪問。沒有水聲。家屬的反應是不耐煩，「不要因為這



些有的和沒有的來煩我們。」

就在事情陷入膠著時，館方突然收到一封由家屬轉來的寄自日本的函件，署名山下奉，是新近冒起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東京大學文學部講師，兼治馬華文學，一向主張馬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也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據聞曾為奧姆真理教低級幹部，曾撰寫多篇文章苛評過茅芭的大河小說，認為「均為無必要的長，或說是為長而長的吧。」提出一個有名的論斷：「即使認為都可以壓縮成短篇也不算過分。不一定非要大河不可，如果條件還不成熟，小溪也有小溪的長處，水井也有水井的優勢，即使是水溝也不壞。」且措詞尖刻：「均茅盾、巴金之拙劣模仿，還好並沒有自命是金盾。」（《馬華大河小說論》）文章翻譯成中文後，引起軒然大波，令華教鬥士憶起三年八個月悲慘的日治，因而一度被華社列為不受歡迎人仕。因而他的來函頗受重視，從不曾有人知悉他們之間有聯繫。信以工整的中文書寫，函中言剛獲悉茅芭過世的消息，不勝悲痛云云。接下來才是重點：

之前曾蒙茅芭先生的厚愛，委以重任，嘗試將先生的三部大河小說壓縮成九篇精簡的短篇，以實踐晚輩在過去那篇不成熟的論文中不夠慎重的論斷。半年來文章陸續寄上，唯一沒有收到任何回音，不知何故？遽聞先生駕歸道山，九篇小說想必仍在？最近仔細想想，這九篇恐怕不能看做是那三部三部曲的縮寫，字數緊密的關聯著面貌，以創作視之可能更為妥當。因此我斗膽要求各位將它從茅芭先生的遺物中取回。

家屬將信轉來的原因是：茅芭從來不曾交代這麼一件事。如果遺物中真有這樣的一份東西，

請館方代為寄還。館方不得已開箱，仔細檢查過所有茅芭的手稿（順便列出清冊），卻並沒有發現那樣的一份稿子<sup>6</sup>。

經館方聯絡，告知山下奉茅芭遺物中並沒有發現他所謂的九個短篇，並將茅芭筆記中的文章影印傳真。不料收到傳真後的山下奉卻表示：「不是這幾篇，我寫的、我的風格不是這樣子的。不過，似乎有著頗深的關係。不會是改寫本吧。或者……是翻譯過程中出的差錯？」並透露他所寄的原稿是日文，因為茅芭說他懂日文，「那三年八個月在牢裏學會的吧。」最糟的是他沒有留底稿，「想說不是自己的東西，而且也覺得寫了不甚理想。」最後的決定是：「我想，如果追不回也就算了。也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東西……就當做是、給貴地華文文學的……遺失……的贈禮罷。」山下奉在電話中突然像被電到屁股那樣支支吾吾起來。

就在事情再度陷入膠著、一切轉歸無頭緒時，文壇突然盛傳本坡知名文學史料家鄔添財，同時經營葬儀社殯儀館連鎖店<sup>7</sup>、椰子加工品、從動物園承包老虎養殖及死虎屍體處理及老虎大便加工<sup>8</sup>、出版中學華文教科書，在地方上被稱為「經營之魔」，文壇人稱「烏炭」的文化人，從茅芭那裏「大大的撈了一批好貨」。鄔某因擅於「廢物利用」及「垃圾分類」而頗負盛名。已自願代家屬「處理」過多宗已逝作家遺留的「垃圾」，每每大有斬獲，常有國外的研究機構向他接洽定貨。鄔某頗擅於交際、做關係，也頗能投合這些年茅芭缺乏聽眾的寂寞心態，往往不吝於付出他的關愛，勤於接觸，故而往往可以得到老作家及其家屬們的信任。

館方詢問家屬，茅芭身亡前不久是否和哪些文友接觸過，證實鄔某人是老作家死前最勤於走訪的人士之一，落水前兩天確曾造訪，和茅芭闢室密談了將近一個鐘頭，之後「臉臭臭的離去」，似乎有過一場爭執，不確定是否有順手牽羊帶走甚麼。鄔走後，茅芭氣得發抖，好久也說

不出話來，臉色十分難看。「問他發生甚麼事情卻又不肯說」。之後便交代兒子，他的「文學遺產」要全部交給馬華文學館。家屬回想起來，茅芭死後，烏炭確曾來電關切，主動說要贈送一副上好的棺木。電話是作家的兒子接的，問及茅芭遺留的東西是否需要代為清理，告知茅芭已安排妥當方支吾著說「如果有甚麼需要我幫忙的話……」。

館方決定派人以接洽資料的名義親臨造訪——因為之前烏炭也曾主動向文學館接觸，表示非常「願意幫忙把國寶留在國內，……只是……只是……」。

就在同一年內，有幾位作家離奇的失蹤了，屍體都沒找到。同樣離奇的是，該年老虎咬傷人的新聞也特別多。

## 二、老虎！老虎！

被譽為「磚頭詩人」——因著有兩部磚頭厚的詩集《萬里長城》、《空心磚》——的留美博士馬華文學館館長納西勒罵（nasi lemak，筆名）及助理知名馬華文化評論家卡尖不爹（Kacam puth，筆名）在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後造訪座落於私人椰園中的鄔氏別墅，一棟英殖民時代的洋樓，三層，三大排窗。椰子樹的影子裏一群群工人在剝椰纖，遠遠的有幾頭水牛，數十畝的椰園，一望無際。空氣中有些許鹹味腥氣，馬六甲海峽應該就在不遠的地方。

剛從一路顛簸的霸王車搖下來，腳還沒站穩，一團黑影猛地從椰子樹後撲了出來，納西勒罵閃避不及，慘叫一聲，彈了起來。原來是隻毛色混雜黑白不分如染壞了的舊抹布的雜種狗，狼獾著館長的左小腿，猶嗶嗶作響，口水飛濺。

就在不知所措間，中氣十足的吼聲如雷貫耳，「駛你娘、丟你阿媽、幹你老母、死狗，冇左牙種要『殺』人？」飛沙走石中一陣騷風撲面，「鏗」的一聲狗頭被狠蹴一腳哀叫著彈開。兀自勃起著狗尾巴以漏風的口音狂吠，猛趴著沙，作勢又要撲上。

膚色不輸印度人的烏炭熟練的拋了只舊鞋過去，那隻看門狗一張口便接了過去，喉頭嘶嘶響著，甩著頭，四隻腳並用的撕扯著，很快便被牠自己揚起的塵沙所淹沒，塵沙後隱隱然是一群狗在打架的聲音。

「失禮、失禮、烏某有失遠迎、請原諒小犬冒犯！」

觀察一下納西勒罵館長的傷勢，左脛處長褲濕了一片，但似乎並沒有褲襠嚴重，掀開一看，瘀青出狗牙床的形狀。烏炭重重的嘆了一氣，目光投向越來越遠激戰中的沙暴。

「那隻死狗叫『非詩』，是一個已故的詩人朋友託孤的。詩人朋友收養牠時剛好暴發『是詩？非詩？』的論戰，朋友無辜被捲入，所以替牠取了這個富有深意的名字。」

烏炭一身酒氣，兩頰紫紅，腳步並不十分平穩。熱情的擁著納西勒罵往豪宅內走，接著大聲接著介紹他的愛犬：「沒想到死狗天生愛咬人吠人，半歲大時，就咬過一個賣雪糕的，把主人差點氣瘋了。牠的資歷很豐富，後來咬過郵差、賣水果的、教師、妓女、建築工人、碼頭工人……簡直是各行各業，就像我們那些好稱人生經驗很豐富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各行各業都接觸過。牠的主人怎麼教都教不聽，最後發狠把牠閹了——」

納西勒罵被烏炭孔武有力的手夾得「啊」的大叫一聲。

「還是沒有用。牛就是牛。更糟的是，有一次還狠狠的咬傷了主人『謬思的右手』，害得我的詩人朋友此後沒法再用右手寫詩，只好改用左手。說也奇怪，換手後寫出來的詩卻像是散

文。」

「真慘！真係衰狗！」卡尖不爹陪笑插嘴。

「不過說也奇怪，此後牠似乎變得專注些了，也不咬郵差了，甚至對賊來也不吠，還對人家搖尾巴，就愛吠咬寫作人。你說奇怪不奇怪？」

「是嘛，哪有這種狗。」推開玻璃門，卡尖不爹搶著打屁。

「防彈的，」烏炭沒忘了敲一敲，補充。

空調撲面寒，一位空中小姐模樣穿著的馬來少女伺候他倆在旅店大廳常見的舒適沙發椅上坐下，隨著遞上熱毛巾、青椰子一顆，更特地為納西勒罵奉上正骨水，且半蹲，為他捲上褲管，側首溫柔的揉搓。

「她很熟練的，呵呵。」烏炭陪笑。越笑越開心，使勁猛拍卡尖不爹的肩膀，說：「你們來得正是時候，小弟今天心情特別好——」然後小聲的說：「昨天中了一條萬字，不小哦！」同時用左右手食指和中指比出很大一條的樣子。

「反正時間還早，先帶你們去看看我的產業好了。」

剝製椰乾的巨大鐵皮廠房，清一色是黑皮的工人，無聲的勞動著。烏炭嘿嘿笑說，「之前用的都是印尼仔，最近查得比較緊，所以用回吉靈仔、山番和馬來仔。你們這些坐冷氣房的不知民間疾苦，全國的老闆都一樣啦。」接著到了一個規模大得驚人極目望去比一列火車還長的廠房，數不清的華人在刨整木頭，或往返開者堆高機整理物品。卡尖不爹眼尖，發出驚嘆聲：「這麼大的棺材加工廠？」烏炭得意的說：「當然囉，兩代經營的家族企業。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如果不是全亞洲最大的。至少也是全東南亞最大的。謙虛一點說，至少是全馬最大的。」牆邊整齊

齊的堆滿了顏色深淺不一的棺材，水泥地上則四下散放著各式的半成品和拆散的舊棺材。烏炭解釋說，「棺材是必需品，所以我們因應不同的需求生產各式各樣的產品，有的好燒，有的耐埋，看客戶的需求。有的客戶用甚麼都喜歡有人用過的，所以我們也回收舊棺材來加工，最近印尼那邊在亂，亂挖華人的棺材，所以我們一船一船的用便宜的價錢買了很多舊貨，有的裏面還很臭，要花很多工來處理。之前長期從中國以舊木材的名義回收舊棺材，有的材料實在好。文化大革命那時候的好貨最多，常常還附送有名歷史人物的骨頭。很多樟木槐木楠木酸枝花梨木棺材都外銷到台灣、菲律賓給那些有錢的華人了。」轉過頭來不懷好意的對他倆笑：「要不要送你們每人一副？」

兩人很客氣的辭謝了。

還沒走完兩人都腳軟了，委婉的提醒烏炭說此行主要是——

「那帶你們參觀我的收藏吧。」烏炭識趣的說。

「你們想看甚麼，儘管說。」好一會，烏炭拎了數公斤重一串鑰匙，帶領他們走過一個燈光黯淡昏黃的長廊，灰黑色微微不平的地板，像是老舊的英殖民辦公廳，層層疊疊的是往昔來來往往的人的汗水和足跡。好一會，拐個彎，一扇精鋼豪華門，按了一長串密碼，還對手模、腳模、視網膜，才十分龜毛的自動開了，赫然還有一扇門。是扇頗有歷史似的掛著銅扣的厚重大門，一側留有個幽幽的洞。「中國進口的，」烏炭臉露得色的敲一敲，「中國門。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聽說。」停了數秒，誇張的猛力嗅吸，「你們聞聞看，有歷史文化的香氣。」而突然哈哈哈哈大笑起來，「我很有品味吧？」惡臭的嘴巴靠近納西勒罵無辜的大耳朵，放低聲音囁說：

「你老兄跟人打工做一世人也買不起咧，比賓士還貴！」

兩人仰首，見上頭掛著「閒雜人等不得進入」的警告標語，挑了根青牙蕉大小黃金製陽具型鑰匙，對準洞口戮入，使勁轉動，發出一陣陣刺耳的刮磨聲及難聞的臭屁似的味道後，門發出阻塞的馬桶被倒入通樂後的聲音被推開。只見又一個長廊過去微明裏數十個房間，一路走過去，每個房間都是一個獨立的檔案室，分別以奇醜的大閩蟹體字（大概是他自己的墨寶）標為「三〇年代館」、「五〇年代館」、「詩及詩評館」、「小說館」、「論戰館」、「雜文館」、「手稿館」、「影像館」等，也為馬華多得數不清的許多個別作家建立了完整的著作（結集的及在報章雜誌上發表的散篇）、評論，看得出費了極大的本錢。此外文學雜誌、報紙副刊等，也有齊備的蒐集。「茅芭館」赫然在焉。資料果然頗具規模，可以直追茅的遺贈。厚重的防火門及全套火龍消防設備，「很少企業家像我這麼愛文化的。」他自豪的說。三個人看得嘖嘖稱奇。「這些東西向來不對外開放——開一次對我的寶貝門傷害很大——一般只對國外的買主——尤其是資金雄厚的日本人。你們賺到了——」他刻意提高了聲調。「讓你們開開眼界——這才是名副其實的馬華文學館，你們學院那個叫做馬華文學館的小房間，書沒幾本，規模還不如我這裏一個別間。倒是鄭良樹寫的那個館區可能還值幾毛錢。怎麼樣，願不願意割愛？我可以用好東西和你們交換。」沒有人答腔，他繼續一間間介紹。其中有幾間空了，他指著說：「剛賣出去。」小聲的說：「不過都留有副本。只是不能讓國外的買主知道，不然價錢就差多了。」

「你們電話中說對手稿有興趣？」他轉頭問。「手稿的價錢比較高一點。」然後忍不住又補充了一句：「偷偷告訴你們，報館副刊的編輯，一向是一籮籮送來，我的員工再仔細分類。很多工咧。」

「你們要找茅芭那老傢伙的手稿？他不是都捐給你們了嗎？」

「聽說還有一些留落在外？」

「是沒錯。我這裏就有幾籬，不過不是精品。老頭子年輕時寫太多了。」抿著肥唇搖頭。

他們要求先看看貨色。並沒有日文的手稿，也沒有相關的譯本。大家流露出失望的表情，「那有沒有相關的錄音帶？」有人衝口而出。

烏炭露出神祕的、「我知道你們要甚麼」的神情，緊盯著眾人看，似乎在猶豫著要不要說。

好一會，他噓口氣說：「算了，你們又不是外人。」

蹣跚著步伐帶大家到影像館，從壁間抽屜裏掏出一包錄音帶來。「只可以在這裏聽，不能帶走。我留著做紀念的，非賣品。頂多轉錄一份送給你們小館。」抽出一卷播放，鳥叫聲大過水聲。再抽出一卷，猴子叫聲大過水聲。又一卷，都是滂沱的雨聲。「只有一卷比較完整。」水聲，流過市集：車聲、喇叭聲、叫賣聲。賣冰淇淋的老鐵馬過橋。孩童的歡呼聲。……（舢舨上）槳在划水。沙的一聲網落水面。……（回教堂）誦經聲悠揚。……消防車、救傷車。……火車輾過鐵橋洗銀洗銀。汽笛。漸漸遠去的。蛙鳴。野鳥的呼叫。寂靜。重物激烈的落水聲。

現場一片寂靜。那是回憶的聲音哪……沿著故鄉的河？人、事、物、時間……？

「要怪就怪老傢伙太固執。他其實已經老到甚麼都寫不出來了——寫自己的名字都會出汗。還去錄這些幹甚麼！這些錄音帶只能讓他夜裏睡不好覺，所以有一次我就趁他打瞌睡——他已經老到經常說話說到一半就睡著了，醒來以為又過了一天——把它帶走。還跟我爭說是甚麼『觀念藝術』！」說話的聲音有點哽咽。「都幾十年的老朋友了。怎麼忍心看他這樣。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壞人。那些妒嫉我的人一整天在外面造謠，我們這裏的文化界就是這樣。」憤憤不平地，眼眶



竟有點紅了。「哪有人像我這樣全面、持久、大規模的蒐集馬華文學資料？你們搞研究的人把它當垃圾時我早就開始蒐集了。國家不要，華社也不要。多少年了你們知不知道？三十年！整整三十年！」他突然露出華教鬥士似的義憤口吻。「華社誰關心過我？」敲桌子：「我敢說，沒有我就沒有馬華文學！」

關於山下奉……？

「山下奉文？」烏炭牙垢間磨擦出難聞的聲音。「那隻死日本鬼仔馬來亞之虎不是早就槍斃掉了？」

是呀是呀。

關於日文手稿？

他猛搖頭。「怎麼可能？不是開玩笑吧？那些死日本仔不是只關心馬來文學嗎？況且老傢伙怎麼會懂日文？」（被偷走了還是燒掉了？）

關於那本黑色小冊子……。

他表示「從來沒見過」。「有那樣的一本東西我一定知道。我們都幾十年的好朋友了。」「不會是有人造假吧？」他的表情越來越古怪，五官像豬腸那樣都擠在一起。「不過，各種選集是本廠重點業務之一，尤其是提供給大中小學當教科書用的，一定好賺過收黑萬字……」

關於那位「有良心的賊」……

「不是我車大炮，我這裏的防盜設備，別說是錦毛鼠，就算是展昭進來也一樣被當老鼠捉了殺來吃。」

關於茅芭的死因……？（自殺還是他殺？）

他突然站起身，丟下一句「等我一下」，球狀的身軀匆匆滾了出去，幾分鐘後又喘著氣出現，拿來一本雜誌，亮了下題目（〈大河水聲〉），再翻開其中一頁（「荷塘月色」節），只見上頭寫著：

幾度以為睡著了，又被激耳的水聲給吵醒。不是一般的水聲——不是那條臭水溝，那只有大雨後才有響聲；也不是沒關緊的水喉，不是那種老年男子小便似的滴滴答答聲；仔細聽，也不是細雨的細碎，或暴雨的嘩然。一次又一次醒來後，在昏暈間，用僅有的意識詳審細嚼，只怕是和記憶有關罷，龐大的資料庫裏哪一段過往被啟動而重播，如沾塵的舊唱碟……眼角總是有一絲黏稠的淚。長眠於黃土的妻，只怕是開始腐敗了。翻來覆去，那水聲彷彿卻從夢裏跟隨了來，盤旋在耳殼裏。老人慢動作翻身下床，以免驚醒隔房的兒子，披衣。把腳套進鞋子，一步一步放慢了速度，一點一滴的拉開門，再輕輕的揀上。仰望，深深嘆了一口氣。

水聲沒有更清晰也沒有更含混。清朗的夜色，一團銀白明鏡高懸，鏡沿有一絲水濕朦朧，好似給水溶開了。瓦棱隱約可見抖擻著寒芒，窗子在簷影裏沉著半張臉。小路教月光給收拾得十分明淨，被腳步聲驚醒的狗見鬼似的慌張的夾著尾巴逃竄，霧正待命出發，戶戶儼然熟睡。再往前，是向左方傾斜的階梯，循環往復，直下到燈火闌珊的市街；右邊，是多月影的荒郊。略略考慮一會，他揹著手撿拾著塊狀的月光，沒入樹蔭裏。樹的暗影裏，飄盪出如煙的霧。循著水聲的方向，下意識的伸手撥開迷霧，徐徐往那被涼意化為陌生地的樹林裏頭鑽去。

好一會，水聲嘩嘩，眼前霍然開闊，一股好聞的刺鼻燒焦味，是野火肆虐過的芭地，被燒成炭的灌木猶挺立著，茅草卻只剩下幾吋高的焦屍刺向鬼祟的夜空。再往前走，竟是一方荷塘，彷彿有黯

淡的背影錯覺似的匆匆一閃而逝。明淨如水的夜色裏，不自禁的往前走，當腳尖覺察到水濕之際，突然一陣睡意，身子前傾，屁股後頭一股強大的推力，令他不由自主的倒向他所聽到的大河的水聲，「撲通」。

沉落之際，他夢到一片無際的金黃，溫柔的老虎的斑斕。

「一個留學生寫的，去年就發表了，在台灣一份反正本地沒有人會去看的甚麼《大蕃薯》雜誌。你們說奇怪不奇怪？」

「作者現在在幫我工作，我帶你們去見見。」

從密室出來，再經長廊，一拐，不斷向下的階梯，往地下室。靠近些，便聽到熟悉的兒歌：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入口處赫然以打翻了墨水般的惡札寫著巨大的「馬華文學廠」。他嘿嘿笑著。「剛成立的。空間不夠，暫時性的。」門推開，一亮，是間以木板隔開的大辦公室，七、八個男女各自埋頭忙著甚麼，歌聲遁入壁間，響徹著紙和筆磨擦的巨大的刷刷聲，像牛羊在猛吃著乾草。再遠些，是老式打字機滴滴嗒嗒簷下的流水聲。

「都是國內外中文文科班出身的。最近工作難找，很便宜就請到了，幾百塊買一個月。等行情再壞下去我還打算去請幾個給本地大學踢出去的講師、教授，來幫我研發。他們平時幫我剪剪報、整理資料幹甚麼的。我也在提供就業機會喇。」

指著一個披著長髮矮小的青年十分委瑣的背影，「就是他，我們的代理廠長，餓暈在附近河邊給我撿回來的。」嚷道：「喂，告訴兩位前輩，你是怎麼殺死他的？」青年人低著頭，以雙手

遮臉，像電視新聞上那些面對鏡頭的囚犯，怕被認出來似的不敢轉過身來，十分小聲咕嚕幾聲，誰也聽不清楚他口中說甚麼，渾身濕漉漉的好似剛從水裏被撈起來似的。烏炭不耐煩的飛身上前踢了年青一屁股一腳，道：「算啦算啦，去做工去做工！一見到客人就像賊見到警察，在我這裏工作很丟臉嗎？這可是文化事業喇！」

「不久的將來，我打算將工廠全面電腦化。」從密室出來，烏炭又有精神了，大談文化理想。

「關於馬華文學，我們也接受訂做。這是最先進的觀念。我們最近正準備出一批目錄上有記載、有人引用過的已經亡失（佚）的書給日本人，當然，舊的紙、舊的印刷機器我一直都大量在收。放長線釣大魚嘛。最近考慮先出一本最早的《馬華文學過眼錄》，這是某位中文系退休大學教授的好點子，大概會託名許雲樵吧。」臉上的橫肉於是一丘一丘的拱起來。「有沒有興趣訂一些貨？」又小聲吹著氣說：「為了回應馬華文學『經典缺席』的論爭，不久的將來，本廠將完成一部『馬華文學經典』，你們就有得研究了。員工們都覺得本地作品反正技術要求並不高，其實不難作。」忽而語重心長：「時代不同了，不只要蒐集資料，更要生產有價值的資料。不要管甚麼水聲了。我判斷你們的館將是我們在國內最大的貿易伙伴。應該多多合作。」忽而把聲音壓得很低：「除了籌備一套權威的《馬華文學大系》之外，本廠目前正和留台某位知名的退休教授在編纂《馬華文學史》咧，合作對象包括中國的社會科學院、台灣的國家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央研究院及蔣經國基金會等等。美國哥倫比亞大亞大學的 David Wang 也是我們的顧問哦，他已經答應要幫我們寫序論，很可能幫我們找人翻譯成英文哦。國際化是遲早要走的路嘛。David Wang 相信你們都認識吧？當然資料都是我們這裏提供的。」壓抑不住的笑聲：「我個人就占了厚厚的

兩章哦。好爽好爽！」笑到口水亂噴。「沒辦法，人重要就是那樣。我的苦力正拼命幫我寫各種文類的經典之作，當然都是我自己的構思，我太忙了，那有那種美國時間寫？花錢請文學系的畢業生來寫就好了嘛，不然他們唸文學幹甚麼？又不能當飯吃。評論也早就寫好了，有一個很會拍馬屁的傢伙寫了篇文章論證說我是當代馬華文壇的祭酒咧！我本來也不知道甚麼是祭酒，啤酒、XO、五加皮、養命酒那些我是比較懂啦，後來聽我中文系畢業的苦力解釋才明白，爽！這個馬屁拍得好，不愧是唸過大學的，有學問！我準備高薪請他做我的專屬評論員，我的愛才是有名的，有聽過吧？」用力往兩人肩上各拍了一掌，兩人頓時站不穩，退了幾步。

「如果有人寫文章罵你呢？」涉世未深且常在報章上寫文章罵人的卡尖不爹不知是呆還是故意問了這麼一句。

「嘿嘿嘿，去年□□□突然失蹤，前年▽▽□大便時被砍死，今年△△△突然中風、○○○被砍斷手，這些都是寫評論的，你知道為甚麼？」烏炭瞪大了眼睛，雙手握拳，「你不要以為我們寫作人手無寸鐵，我們可是有尊嚴有力量的，我們絕不會任人宰割！」抖了會，語氣又放軟「評論可以好好寫嘛，多給作家一些贊美和鼓勵，自己又不會少一塊肉，為甚麼要罵人呢？這裏治安又不是很好，被砍了要怪誰？」拉著卡尖不爹兩隻手臂又揉又搓，骨節咯咯作響。

又擠著臉橫肉道：「這些都是極機密，希望兩位不要洩露出去，不然，嘿嘿……」不懷好意的笑，露出吃人的目光「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這個……每天都有人朦朧眈眈被人砍死。不然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哦。」他露出兩排金黑交錯的板牙作勢朝兩人惡狠狠的咬了一口。兩人抖了一下，後退一步。

「好啦，暫時到這裏為止。」他拍拍大腿。

「你們來的時機很好，我安排了一些特別節目。」神祕兮兮的小聲說。「首都剛好有一場馬華文學國際研討會——你們都沒有被邀請——？有一些國外學者想順道過來訪問我，畢竟我是本地作家協會的會長嘛，又是古城中華商會的主席，所以我做了些特別的安排。其他客人應該已經到安排好的旅館，我要先過去打個招呼。樓上有客房，跟著小姐走，你們先休息一下，沖個涼，」乜了納西勒罵一眼，「換條褲子，時間到了會有小姐帶你們過去吃飯的地方。今晚就由我請客，輕鬆一下，正事明天其他客人走了再仔細談。」

窗外一陣陣涼風貫進來，遠方漁火稀疏，紅日緩緩沉下泥沙淤積的沒落海港，烏鴉哀哀的叫著，古城馬六甲便沉落在靜穆的夜氣裏。

梳洗罷的兩人，一個兀自用正骨水使勁搓揉，嘴裏幹幹有聲；一個放開嗓子大唱（歸來吧），引起一陣陣狗吠，和不知名猛獸的吼聲。小姐事前十分鄭重的交代不能自己亂走，否則會有「預料不到的可怕後果」，嚐過苦頭的納西勒罵更是膽戰心驚，單是一隻沒齒牙的「非詩」已經把他攪成這樣，如果再來隻甚麼「非人」的，豈不是連命都給他收拾去了？悶著把房裏的一大壺白開水喝完，唯一提供的兩包椰子餅都啃光後，便餓著肚子苦等，窮極無聊，反覆研究那張寫在椰皮上的節目表。

而六時半早已過去。接著七時半又過去了。納西勒罵已忍不住寫了幾首歌誦椰子樹、烏鴉和蚊子的詩，好容易挨到八時，終於有人來招呼了，是位傭兵似的大鬍子孟加里，領著他們上了輛吉普車，在夜色中一路彈跳，出了椰林，進了鎮子，很快便到了目的地。果如預料，遠方的客人遲到，一千人都是熟面孔，文化活動的常客——即是所謂的國外學者，大多也都是本地出去讀書的。一進門坐定，早已準備好要致詞的官員已經臉臭臭的在那裏講話，不外乎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其實是多麼的愛護華文華教以及華文文學，也拜讀過偉大中國作家魯迅的《紅樓夢》（? ? ?），而政府更是開明的不得了，不會像中國皇帝那樣動不動就搞文字獄殺人頭，那還是中國人自己人殺

### 馬華文學節目表

時間	節目
6:30	拿督旦士里哈利冒、黃副部長致詞
7:30	古城中華商會會長兼華人、華文、華育中小學董事主席（本人）致詞
8:00	晚餐（精緻娘惹菜＋一種湯）
8:30	動地吟
9:00	舞蹈表演
9:30	散會

自己人咧！可能是肚子餓和肚子裏有火的關係，發言出乎預料的短；然後是穿了白西裝反而像猩猩的烏炭冗長的發言（可能因為自己早已偷偷飽的關係），從他去年在新山因為文化事業被盜匪砍傷講起——幸虧還算有良心，他的話一開始晚餐也就同時開始了——也幸虧在安排上出了些差錯，當他講了半個多小時的和沒有的而大家都在喝一種很酸的湯並且越喝越餓時，突然飯店原木地板像地震般碰撞降的震動起來，桌椅、桌上的碗盤杯子也都戰抖，許多（尤其是來自大地震的國家的）來客驀地起身正想奪門而出逃命時，被烏炭用麥克風高聲喝住，說：「別怕別怕，這是本地最有名的文學表演『動地吟』——」

舞台上各個幽黯的角落鼓聲暴響，幽暗燈光下突然竄出一窩窩的白衣男女，蝴蝶似的衣裙飄飄，跳起，著地時卻猛踩地板，然後不知道哪個有蚊子的角落響起蒼老落魄的中年男人的聲音：

流放是一種瘡

長在最不欲人知的部位

會痛會癢且不易根治

而我只是一個無名的歌者

在廉價的客棧裏也唱

在熱鬧的街角也唱

我的歌詞是那麼古老

像一闕闕失傳了的

唐代樂府



……

然而我還得走我的路，唱我的歌

我只是個獨來獨往的歌者

偶爾也幫人算算命

歌著、流放著、衰老著……

……疲倦，且受傷著

流放是一種湯

很酸很鹹三毛錢一碗⑨

一面吟台上的人一面跳一面使命頓足，詩吟到最後聲音越來越低沉，鼓聲趨密變小，而台上的白衣男女開始甩頭，猛力甩出長髮，且動作越來越遲緩凝滯，像是從清湯變成濃湯，吟聲歇矣，最後動作終於變成了膏湯。

一束光投照在舞台上，一個白髮蒼蒼枯瘦的男子仰起愁苦的臉容，緩緩的一個字一個字咬牙切齒的吐出：「我——溫——老——狼——正——式——宣——佈——復——出!!!」  
暗處有聲音吟頌：

狼來了。

狼來了。

狼真的來了。

一聲聲相傳是狗夜裏看到鬼時才會發出的淒厲嚎叫聲之後，再從暗處變出一條不知甚麼爛泥江，白衣男女沿江披髮作嗚咽之聲，如喪禮上的孝男孝女，在用紙牌標誌著「黃河」的爛泥巴上亂爬，令人果汁都喝不下更別說吃飯；突然滿室掛起大小白色燈籠，台上不知從哪裏翻出那麼多槳，白衣半蹲齊揮手划著巨大的槳，且唱：

所以舟不是船我們兀自在江上靜泊

（亂曰：不是粥不是粥不是粥難道又係叉燒包）

從這兒望過去萬家的燈火無不落拓

（亂曰：最明亮的是你爸家裏的大光燈）

千年萬載的潮淚光紛飛的浪湧來湧來

（亂曰：小姐妳那個再也不來了我也沒辦法）

昔年岸上急馳而過的是五陵年少

（亂曰：而今颯車隨意砍人最雄風）

君啊君，兩岸的燭都燃起各自的燈籠

（亂曰：錢啊錢我就算榨乾了汁最愛的還是您）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亂曰：雙黃月餅好吃到死）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亂口：肚子最餓最難挨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亂口：我們神州姊姊弟兄的青春像鹹菜）⑩

伴隨著青年男女合唱的是河水流瀉之聲，一直到歌歇，錯亂的腳步依舊猛踩，泥漿亂飛，好像有幾千幾萬隻腳，燈漸漸暗下，燈籠也熄了。水聲卻越來越大，如巨浪淘洗著岸邊。節目終了，送上粽子做點心。只見空盪盪的舞台上卻胡亂的堆著許多鞋子，而白衣人光著腳像剛挖完水溝那樣一頭一臉的泥，到各座去推銷他們自己出版印刷的成籬的智慧財產，於是現場一片混亂。

「媽的，要不是看在他們是本廠重要股東的份上，才不會讓他們來胡搞，那兩隻狼媽的，你爸的演講還只進行了三分之一，都還沒講到重點——」

席後烏炭親自開車送他倆回住處，一路呱呱叫。掏出手帕不斷來回擦著頭上臉上身上被濺到的泥漿，所以一路上賓士車走得比蟒蛇散步還離譜。

兩人也狼狽的擦拭大便似的泥漿，卡尖不爹忍不住又發表意見：「動地吟我參加多了，沒見過這麼夠力的，泥水滿天飛。」

「就算是地震，也有不同的級數……」納西勒罵搖晃著解釋。烏炭在駕駛座上也一直上上下下搖個不停。

回到他的別墅，意猶未盡，沖過涼換過衣服還灑上印度人擦屁股的香水後，扛了兩箱大支的老虎啤酒，硬拉他倆到後院吃烤鳥，還吹噓說是從西伯利亞專程飛來給他吃的。酒跟鳥一下肚，

三個人都放開了膽吹噓，從文學經驗到性經驗，八分醉時竟有幾分 *adang* *adiki* 了。三個人眼皮都快要掉下來了，烏炭黑到發亮的臉上突然迸出一陣異樣的紅光，悄悄往二人耳邊噴水氣，「你爸心情好，帶你們到我的密室開開眼界。」從腰間掏出情趣用品似的鑰匙，往架上取了手電筒，向他倆招招手，步伐蹣跚的走向內裏。兩人心裏一陣暗爽，乘著酒興，以為有甚麼全裸美女或至少養眼的春宮收藏可以大飽眼福，便吞著口水緊跟著。

下了一層樓，更下一層樓，要看好東西，就要更下一層樓。越走越窄，穿過一個極其冗長且潮濕到滴著水且多皺摺的窄道，好像有好幾哩那麼遠。兩人走到胯下都要裂開了，終於又再度往上，一層、兩層，快沒氣時，烏炭推開一扇門，開了燈。眼前突然大亮，一條明淨的長廊，兩側皆玻璃櫥窗，如置身商店街。

「這才是你爸真正得意的收藏！」烏炭忍不住泌出淫笑。

女性內衣、內褲、性感睡衣、……黑、白、花、紅、綠、藍、紫、透明的、丁字的，每一件都扣了個小紙片註明物主、取得之時間與地點，二人貼著玻璃仔細端詳，也都是熟知的名人，不禁嘖嘖稱奇。烏炭口水都快流出來了「這才是真正的珍藏哦！這都是我們的女作家穿過的，都沒洗過，『原味』的。」

「花了不少錢吧？」納西勒罵打屁說。

「怎麼弄來的？」卡尖不爹十分感興趣的盯著其中一件內褲「她是我多年來的偶像喲。」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烏炭得意的嘿了許久。「業務機密，業務機密。」摩拳擦掌，「每次睡不著我就來這裏，拿出來摸摸、嗅嗅，嘻嘻

嘻嘻」口水真的流下來了。「恕不能割愛哦，再多的錢我也不賣，這些都是無價之寶。」好一會，才催著他們繼續前進，直說「還有更精彩的，還有更精彩的。」

一個放滿各種不同得獎者、各個文學獎盃獎狀的櫥窗；長褲、外套、鞋子、……一盒剪下的指甲。拔下的齒牙。……還有一面牆，厚紙板上竟貼滿了毛，每一根下方都有小紙條說明來歷。兩人不禁驚叫「精彩吧？來源你爸可以稍微說明。每次我們的文學獎頒獎典禮或研討會或作家大聚會等等，不是都要安排住旅館嗎？只要花點錢，請服務生換床單時幫忙收集一下，或者乘她們不在時借一下鑰匙進去……」

兩人恍然大悟，前不久研討會上女作家內衣褲失竊事件原來是……。

再往前，廢物似的，作家用過的電扇、雨傘、桌椅、馬桶、保險套、衛生綿、枕頭、腳踏車、機車、車輪、……

卡尖不爹忍不住又卡尖不爹了一下：「你老兄興趣蠻廣的嘛。還蠻有品味的，像這件……」盡頭處，紅布罩著一個大櫥窗，烏炭三步當做兩步趨前，輕手輕腳把布罩掀開，只見櫥窗前擱了個銅質古舊香爐，裏頭插著稀疏的香腳；介紹的聲音：「柔佛古廟丟出來的」隔著玻璃後頭壁龕中，人立著枯乾的一具甚麼腊肉樣的軀體，眼耳口鼻依稀有點熟悉，好像在哪裏見過的，只是顏色舊了些，乾了些。嘴齜張，齒牙外露如笑。一襲白色粗布衣，灰藍色褲子，「乾屍？」兩人用黑體字尖叫，兩側是一幅熟悉的對聯，上頭寫著：

空手硬搏虎狼豬

赤腳踩爆龜殼花 ①

「族魂？」<sup>⑫</sup>

兩人不禁發出顫抖的聲音，字也自然變大，一副眼珠都要掉下來的樣子。

「不會吧？」「不會是真的吧？」

「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烏炭笑到牙齒都快掉光了，良久，深深吸了一口氣，得意的翹起大拇指讚道：「這才是本·館·真·正的鎮館之寶！」

「不是早就埋了嗎？」

「嘿嘿，沒有甚麼是挖不到的，只要你有決心、毅力。」

「上香，上香。」抓過一把香，掏出打火機，點著，遞給二人。

「你爸對華教鬥士最尊敬了。」

兩人酒被嚇醒了大半。好像做了場惡夢。盯著「鎮館之寶」直發愣。而隱約又可以聽到流暢沖瀉的水流聲了。

「不會是假的吧？」卡尖不爹不識趣的自語。

「你的卵石才是假的！」烏炭文化人的涵養畢露，狠狠捏了卡尖不爹要害一把，出手又快又準，好像常幹這種事，根本沒得躲。卡尖不爹慘叫一聲。

「不如，我們回去吧？」納西勒罵罵惱惱不安的打圓場。

「還沒看完就要走？」烏炭鼻子噴出一股易燃氣體，領著他倆開了左邊的密室，掀亮燈，類似的壁龕，同樣有置香爐，也有幅對聯，然而中間卻立著副一望可知是人的骸骨，對聯上書：「曾因寶劍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烏炭不自禁的吟了起來：「曾因寶劍鞭名馬，生怕情多累」

美人」。兩人見烏炭吟得順暢自然且富於感情，也不敢有異議。只多看了那個因字跡模糊而偏旁部首有爭議的字幾眼。

好一會，畢竟是見過世面也教過中國現代文學的納西勒罵終於想起來了，不禁脫口而出：「郁郁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達夫?!」

「這仙可靈了，簡直是你爸的財神。萬字都不知道給我中了多少條了。早晚要請和尚來給他貼金身。『族魂』死古板，連一條屎尿也不給你爸，虧我花那麼多錢在上面。來，上香上香！保佑兩位長命百歲。」烏炭心平氣和，看來酒也醒得差不多了。

「哪裏弄來的？」卡尖不爹小心翼翼的陪笑著問，不敢再質疑真假。

「還用說，當然是跟日本人買的。好像叫做甚麼鈴木榴槤糕<sup>16</sup>的，大概是化名。媽的，死矮蘿蔔獅子開大口，害我賣掉幾十依格的樹膠園<sup>17</sup>，還好後來中了幾條大萬字，差不多補回來了。」

三人憑吊了好一會，烏炭乘機又跪又拜的求了幾個字，才鄭重的用那刺進鑰匙孔時會發出啊的一聲及閃閃紅光如玩具死光鎗的大蓮蓬龜頭鑰匙鎖上密室的門。兩人尾隨著，經過一個在門外就可以聞到撲鼻惡臭的房間，兩人捏著鼻子快步走過甚麼也不敢問。到了右邊又有一個密室，門上有個銅製尺許見方的M字符號。開了鎖進去，一張巨大的狼皮釘在牆上，像大型超級商場那樣寬敞明亮的空間，是一排排巨大的玻璃樽，大部份是空的。兩人靠近了看，裏頭赫然是一個個露出驚訝表情、全身赤裸、浮腫凸睛的泡在淺綠色液體中的不同年齡的人體。底座上貼著的名牌令人觸目驚心——稍後他們才發現，即使是空瓶，也都貼好同一樣式講究字體材質的銅片說明板——都是馬華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少部分是失蹤者，大部分明明都還在世。兩人一路提心

吊膽的瀏覽過去，那些名字都是熟人，被收藏的也不乏認識的失蹤者。其中一個十七八歲，方額大頭十分面熟，一旁掛著幅對聯，上書：「接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問有蟲無」<sup>15</sup>一人忍不住說：「這不就是……一直都在香港混得很紅的那個？」烏炭嘿嘿怪笑：「不怕跟你們講，香港那個是假的，這個才是真的！真的早就成為我的收藏了。」兩人面面相覷，同時不自禁的發出一陣陣冷顫。再走沒幾步，見到瓶中一具表皮乾厚多皺褶如死掉的四腳蛇那樣張開四肢和大口飄浮在液體中，名牌上赫然寫著「茅芭」。再往下看，果不其然，找到寫著他們兩人名字的名牌和空玻璃瓶，納西勒罵正想到甚麼，轉過頭，卻突然腳下一鬆，來不及慘叫，身體便往下直墜。

納西勒罵最後聽到的聲音是：「留下來吧，幫幫忙，多隆多隆，增加我的收藏。」然後掉入異味的水中，一陣甜甜的氣味讓他失去了自己。

卡尖不爹畢竟年輕，反應快，腦子還沒想到腳就先想到了，拔腿就跑，馬上就衝了出去，可是到底是喝了許多酒，又不是在自己的地盤，就像蒼蠅掉進瓶子裏，跑了一身汗也找不到出路。正當他渾身淌著汗靠著走廊潮濕的牆喘著氣時，突然身體一輕，掉進一個臭溼味的滑道，只聽到一陣大叫「哎呀代誌大條」，便直溜進奔瀉的流水中。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雄雞聲裏卡尖不爹醒來，驚訝的發覺自己還活著，慶幸自己命大沒有變成魚大便。躺在一處水邊枯枝敗葉和半掀的龜殼上，手腳都沒少，頭也還在，背上瞧不見的傷口怪疼。除了龜殼，周遭還有幾副巨魚留下的骨刺，難怪背會那麼疼。身體半濕乾，水聲在不遠的地方衝盪。四顧不見納西勒罵。撐持著起身，大聲叫喚，走了沒多遠，便是一片不久前剛被火燒過的茅草坡。這才發覺渾身骨肉都快散了。正開始想要胡思亂想時，忽然颳起一陣腥風，還沒會意過來，便瞧見左前方樹叢裏有一對銅鈴似的大眼睛，正泛著幽幽藍光。很想哭，褲襠突然舒服



的一股熱流漫開。「兩隻老虎。」他最後不自禁的吟唱著那首懷念的兒歌，想到即將變成老虎大，便不禁認真的悲傷起來，淚流滿面：

兩隻老虎，兩隻老虎：

嗚嗚嗚嗚嗚

跑得快，嗚嗚嗚，跑得快；

一隻沒有這個嗚嗚嗚，一隻沒有那個；

嗚嗚嗚嗚嗚

真奇怪，——啊啊——

哎喲

〔加巴勒峇林二十六日訊〕

老虎再度出沒吃人！馬華作家慘遭虎噬！

今日凌晨，老虎幾次吃人的現場被當地居民發現。記者和獵虎隊在一段往椰園的紅泥路上發現了五個老虎腳印，長十四公分，寬十四公分。還有一坨很臭的老虎大便。在被火燒過的茅草坡上又發現被吃剩的頭髮、咬碎的頭骨和咬壞的鞋子、被扯成布條的衣服。獵虎隊形容「吃得很乾淨」。據有關單位證實，死者是任職於馬華文學館的青年文化評論家卡尖不爹，推斷是在一次接洽業務回家途中不幸遇到該隻飢餓的馬來西亞虎。至於與卡尖不爹同行的伙伴納西勒罵，迄今下落不明，判斷凶多吉少。（南洋商報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A十四版）

〔加巴勒峇株二十八日訊〕

殺人虎伏誅！

獵虎隊今晨埋伏總共至少開了五百多鎗才把肆虐已久的大母老虎格斃。可是只有兩鎗打中老虎，一在牙齒，一在尾巴。專家解剖老虎屍體時發現這隻母老虎原來有心臟病！原來牠是被亂飛的子彈嚇死的！從腹中還沒消化及消化不了的東西，研判這大蟲一個月內至少已吃掉了十個人，其中至少有兩位是文化人。另外還有一項重大的發現！在老虎伏屍附近草叢中一坨老虎大便中發現數片疑似前不久失蹤的納西勒罵的衣物碎片，竟然還有一張殘缺的字條不畏老虎的利齒與胃中強酸被保存下來，上頭的文字經證實是馬華著名詩人納西勒罵的筆跡，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馬華文學堅忍不拔、不畏強權的抗議精神。這首不完整的遺作相信還未曾發表，馬華文學館已證實將予以永久典藏。本報經已向納西勒罵家屬取得獨家發表權，破天荒的於今日之社會版和文藝副刊同步刊出。詩如下：

所有行動皆敗露於環伺的風

沒有陰謀能倖免

沒有心機可隱瞞

亡靈竟如此

衝著宗教的靜電

踩著魔鬼的胎盤 16

①（主編按）是繼在婆羅洲進行田野考察而懷疑被食人生番做成殺希米或鹿野燒吃掉的鹿野忠雄（一九一八—一九四五）之後在馬來西亞進行歷史人類學考察而失蹤的——疑為虎所啖——第二位日本學者，生卒年一九三九—一九九九。

②應指潘亞吞的〈茅芭與屈原、杜甫、李白作品之偉大人格情操及美學意涵之廣泛而綜合比較之初步研究〉及〈再研究〉、〈又再研究〉（《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特刊一、二、三、四、五、一九九八年八月六日及同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日，及二十五、二十六日）。

③經筆者田野考察，住在附近的民眾曾經在某些包油炸鬼的廢紙上見到部分疑似日記，不過也不確定，也可能是中學生廢棄的作業簿。

④舊版為《馬華作家盡情掃瞄》（馬六甲：自費出版，一九八六）。

⑤此處描述錯誤，檔案中的筆跡和死者的筆跡並不一致（經日本東京犯罪鑑識中心比對），經鄙人查證，這些信的撰寫者其實還活得好好的，是一名還不太有名氣的年輕小說作者，現在大概仍然獨自徘徊於全馬各大小河川上下游，聆聽及蒐集河水之聲，以作為「一部真正的大河小說」的準備。鄙人是在去年端午前後在某個被大河穿過的小鎮進行另一項研究工作的查訪時與披頭散髮的那位年輕人相遇，因那一帶郊區剛好有老虎出沒，他和我恰好同時寄居的會館管理人建議他和我那幾天乖乖留在會館不要亂跑，等那隻飢餓的老虎抓到了再說。因此我們有機會聊聊，鄙人大膽的猜想那許多文字會不會只是他構思的小說中的片斷……他不願透露姓名，也不想曝光，只想「窮此生青春，寫一部好小說」，不想捲入無謂的口角風波。同樣在那地方也遇到位叫雨川的小說家，正在河邊一邊吃納希羅曼一邊修改他的長篇小說《河誌》。

⑥經鄙人小心考察及大膽推斷，一心希望擠進芥川獎的山上奉君，曾經有把他的研究對象寫進小說裏（參山上奉

（把他也寫進小說裏），《文學界》一二卷二期，一九九五）的前料，這回是故技重施，同時妄想症再度發作（參《朝日新聞》一九九七年八月七日第二二版左下角的社會新聞「小學者精神病大發作！自以為是已故的中國作家郁達夫！」及同年九月六日「小學者精神病又大發作！以為自己是老虎！」以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之虎。

⑦ 據查證，此君的殯儀館連鎖店遍布全馬，不論本店分店長年都播放有名的老歌（總有一天等到你），令人印象深刻；而他也和所有大馬成功的華商一樣，對華文教育的支持不遺餘力，長年報效精美的楫木給各大華文學。

⑧ 知名的成品包括虎標中藥、茶、化妝品和餅乾、蜜餞等多種。

⑨ 溫任平〈流放是一種傷〉，《天狼星出版社，一九七八》，頁一四一—一四三。

⑩ 溫瑞安〈盈〉，《山河錄》（時報出版，一九七八），頁一八二—一八四。

⑪ 據考證，原詩應做：「橫揮鐵腕批龍甲，怒奮空拳搏虎頭。海外孤雛孤苦甚，欲憑隻掌挽狂流。」係已故華教精神領袖林連玉先生名作。編者受有關方面的要求，特用黑體大字表達對林先生的敬意，並轉達大馬全體五百萬愛護華校的炎黃子弟對污衊醜化林先生的萬惡的作者們的強烈抗議！！！！

⑫ 詳參丘光耀的恐怖漫畫《族魂》（怡保：霹靂華校校友會聯合出版，一九八八）。

⑬ 日本有位研究郁達夫的專家鈴木正夫，曾造訪過殺害下手郁達夫的憲兵，見其《蘇門答臘的郁達夫》（講談社，一九七八）。疑「鈴木」典出於此。日本又有位女小說家筆名叫吉本芭娜娜，意譯應為「吉本香蕉」。

⑭ 住在膠林深處的作家因此被趕出去，變成都市流浪漢。詳情參雨川（膠林深處），《南洋商報》（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三日）。

⑮ 根據一九七七年由神州詩社出版的《虎山行》，這句口頭禪應係「結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問有仇無」，

頁三八。據判斷，該受害者應係遇害於該次虎山之行中。

⑬部分字句出於陳大為〈明鬼始末〉，《星洲日報·文藝春秋》（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八日），唯並無「踩著魔鬼的胎盤」。

## 阿拉的旨意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名：

你說：「不信道的人們啊！我不崇拜你們所崇拜的，你們也不崇拜我所崇拜的；我不會崇拜你們所崇拜的，你們也不會崇拜我所崇拜的；你們有你們的報應，我也有我的報應。」

——《可蘭經》第一〇九章。《不信道的人們》（卡斐倫）

（原文為馬來文）

我清楚的知道，以下所講述的故事如果被披露於世，將會引起多大的風波。

不論對於我的妻、子女、孫兒，斷絕音訊的親族，「我最尊貴的朋友」，我居住的島，我的國家，以及國民們。

此事說來話長，我也不知道該從那裏開始。一提起筆，思緒就十分混亂。尤其，將近三十年沒寫中文字，許多字的形體要嘛記不全（少一筆或多幾筆，或記成別的形體，或竟只是個朦朧的印象，或只記得它的聲音……），不管怎樣，非不得已我絕不用馬來拼音替代，而寧願用同音之字。既然已違反當初簽下的生死之約定（後文我會說明），不如乾脆違反到底。

假使這篇白白書有朝一日有幸公諸於世（如果不幸因天災或人禍而銷毀，或因政治因素而永遠封禁於機密檔案中，那也是真主阿拉的旨意），我想那時我一定已不在人世，我僅向我最尊貴

的朋友，我的恩人（恕我不能公布他尊貴的名字）致以萬二分的謝意及歉意，感謝您賜給我這多出來的三十多年生命；也為我的違反約定而致歉。對於可能給妻子兒女造成的麻煩，也請他們原諒，但願他們能體諒一個長年囚禁於孤島的老人的心境罷。

多年以來無時無刻不想以中文字寫些東西。這兩年也許由於衰老明顯加速的緣故，越發感受到書寫的迫切。再不寫，可能永遠也沒有機會了。

握筆時手指雖然發著抖，卻還算如工匠般的有勁；趕緊為自己留下一點記錄吧。此刻外頭正下著綿綿的象徵喜悅的雨。

是哪一年來到這島上的？我清楚的記得：一九五七年十月二日。為甚麼我會記得那麼清楚？那原是我做為死囚被執行鎗決的日子。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因擁有鎗械和幾位朋友一道被捕，九月十五日全部被判以意圖謀反，判國罪名成立，被要求說明「不該被鎗決的理由」。摯友五人在聆聽判決之後，臉色蒼白。也許是年輕的緣故吧，竟相視大笑，那種勉強撐出來的灑脫，以及笑聲中隱隱的抖顫揉搓成的恐怖，猶歷歷如昨。看到自己的鮮紅的血即將在空中濺灑的那種感覺。有一點點茫然，一點點的不在乎，一點點失控的笑意。

最難忍受的卻是和家人訣別。不是孝不孝的問題，選擇走這條路之前，已和同儕討論過無數次，革命總得要有人流血，我們早已做了最壞的打算。困難在於，這一切都是瞞著信賴我的父母去做的——信賴我的會讀書及懂事——可說是違背了他倆的信賴吧。他們絕望的目光令我無言以對。遵循「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古訓，只求平安度日、子女無恙的父母，和其他大多數群眾一樣，是不可能了解我們的行為和心情的。那時我們都相信，我們的血，是時代的印泥，為的

是讓那方圖章上的陽文顯示。

父母兩張臉皺成一塊，滿頭白髮，大概自我被捕之後就沒睡過好覺吧。妹妹五歲左右，有點不知所措，送我一隻眨著淡藍色光芒的螢火蟲。由於在白天見面，牠瞌睡著。伊小聲的說：「蚊帳裏還有很多。」

出乎意料的，我那最尊貴的朋友竟然也來見我最後一面。那時他因為先天的血統及本身的才智，早已身居高位。況且在政治立場上我站在他的對立面，對他而言，我不只背叛了剛成立的國家，更背叛了他所屬的皇室、種族及那麼多年來他對我的信任，我們過去的友誼。他蓄了小八字鬚，衣著整齊光鮮，像個高級公務員，只是滿臉憤憤的怒氣。

一看到我就指著我鼻子破口大罵：

「笨蛋！豬！豬！笨蛋！支那豬！大大的笨蛋！」

「我們哪裏對不起你？我哪裏對不起你？你要去做這種找死的事?!」

馬來文夾雜著英文，又是跺腳、拍桌子，大聲喘氣，連連「該死！該死！活該鎗斃！」說來說去，仍是那幾句重複再重複的話。從他那種前所未見的暴怒情狀，叫嚷幾至沙啞看來，他是極端在乎我們的友誼吧。我不禁有些許惘然。

見我低頭默不作聲，暴跳了十來分鐘之後，他紅著眼瞪著我指著跪在一旁的父母及妹妹大聲連連說：

「有沒有替他們想想！你這隻豬！」

自他出現之後，父母即拉著妹妹跪下，不斷的磕頭請求他幫忙。

「只要不鎗斃，關多久都可以……」



「你們是自小玩到大的朋友呵……」

「小妹快快求端（先生）多隆（幫忙）……」

他慌慌張張的扶起母親，待伸手去扶父親時，母親又磕的跪下，此起彼落，連連哀求。看他扶來扶去，忙個沒完。最後不得已只好出動警衛，強制攙扶著父母。他無奈的對他們說：

「他犯的可是死罪啊，我又能怎樣？他又不是……」

好一陣子，場面才逐漸平靜下來。父母捂著紅腫烏青的額。

他低著頭，沉思了一會，令守衛摒退我的親人，他說他「想單獨和我聊聊」。他掏出墨鏡，悠閒的擦拭，戴上。

恢復冷靜後的他，再度顯露出貴族的節制，和若有若無的冷漠。他淡淡的說：

「有甚麼要求？」

我僵笑了數秒。凝視著眼鏡片上反映出的憔悴的臉容。

「還把我當朋友？」

他不語，扶一扶鏡框。

「這要求可能有點過分……請不要因為我們的行動而報復我們的種族。」

他重重的哼了一聲。

「……有機會，請給我家人一點幫忙……」

他摸摸金色的鏡框。

「你自己呢？」他啞啞的說。

「可以的話，幫我燒成灰吧。我不想死後全身長蟲……」我開玩笑似的說。

「祝福你長命百歲。」我笑著說。

他默默坐了會，摘下墨鏡，遞了給我，示意戴上；揉一揉人中，起身，不再回頭，大踏步離去。空蕩蕩的腳步聲，好似響過了千百年。

十月二日凌晨，雞還沒啼，不遠處可蘭經的頌聲已高亢的響徹。我們被喚醒。我把墨鏡留贈獄卒，他不敢收，怕「衰」吧。囑交還我最尊貴的朋友。簡單的梳洗，大便，毫不遲疑的吃下一頓豐盛的咖哩雞腿飯。

被帶到刑場，下著毛毛雨。雙眼蒙上黑布，雙手反綁於刑柱。

監刑官誦讀判決書，一一確認名字。

行刑隊各就各位。鎗支上膛，爽脆好聽的聲響。

一、二、三，鎗聲大作。我失去意識。

醒來時眼不見物，耳際都是水聲。好一會，搞不清楚情況，以為在夢中——或死後。

眼睛上的布仍蒙著。好冷。

扯下，撫摸胸口，毫無受傷的跡象。

從船艙裏爬出來，撲面是風雨，船身顛簸。吵鬧的馬達聲，簡陋的漁船。一位官員模樣的男子，灰藍色卡其制服，墨鏡，似笑非笑的說了聲「午安」。挨擠著兩位荷鎗的士兵。

遼望四周，茫茫海水，烏雲無盡。

此後二十年內一直到他退休為止每月定期和我接觸一次的這位官員——我一直都稱他為「端」(Tuan, 先生)——從黑色的公事包內抽出幾張紙，條列式的打了密密麻麻的字，遞給我。「你先看一看，然後在這裏、這裏，和這裏簽名。」掏出肥大的鋼筆，指著幾個空白的地方。

條文鉅細靡遺，其中最重要的是：

(1) 免你一死，條件是此後必須以新的身分在新的環境下生活，並且接受給予的任何安排。賜名文西·鴨都拉（Musyi Abdulah）。

(2) 永遠不許和受刑前的親友聯絡，不論是在怎樣的情況下，也不論世局如何轉變。

(3) 即使將來有了妻子兒女，也不許向他們透露你真實的過去。有關當局會給你安排一個合理、適用的過去。務必背誦熟讀之。舊的身分永遠撤除，當做昔日已死。

(4) 永遠不再使用及傳授中文，說中國話——即使是自言自語。

(5) 儘快改信回教。在島上娶妻生子，開荒墾植。

(6) 除非島嶼沉沒，或者有關當局有另外的安排，否則一直到死為止都不許離開規定居住的島嶼。

……

條約一式兩份，二者唯一的差別是：一份是以「你」為主詞；一份是以「我」為主詞。其餘的細微差距都僅僅是由於配合主詞的差異而做的調整。寒風把條約吹得簌簌響。

仔細的讀了兩遍之後，注視著等待被簽名的空白，思緒起伏。再也不能見人，甚至連活著的訊息也不能通知父母，和所有的過去切斷，以「不是我」的身分活下去。這樣有意義嗎？

「還需要考慮嗎？」「端」冷冷的說。

「『端』交代說，你的骨灰今天黃昏就會派人送去給你父母。」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簽。」他以拇指指著後面的士兵：「我們將負責把你的屍體送到島上去埋葬。」

心頭有股說不出的難過。這豈不是背叛了已被鎗斃的、及倖存的戰友們？腦中一片空白。只要活著的一天，總還有希望吧。迷迷糊糊中顫抖著手簽了，簽完後一看，是亂一團的中文字。

遞給端，他看了看，鼻腔重重的哼了一聲。小心翼翼的收進皮箱。

「從今以後我再也不是我。我是他人。是另外一個人。」

他給我一紙身分證明。照片是入獄時的檔案照，穿著條紋衣服；手模也是那時蓋的。囑我珍重收藏。還有那幅墨鏡。

「『端』實在很夠意思，他說他答應過送你一個島，雖然你做了那樣不可原諒的事，他還是遵守諾言。那島現在雖有村長，不過以後你將是島主。」說罷使勁拍著我的肩膀：「忘掉過去，重新做人，別再讓『端』失望。」

確實，我尊貴的朋友答應過送我一座島，然而那時我們幾歲啊？七、八歲吧……

原先誰也不知道他擁有尊貴的血統。也許是庶出吧，自小送到我們一道居住的村莊，和其他鄉村小孩一道生活，撈魚、釣魚、爬樹、抓鳥、採紅毛丹、泳浴於溪河。也許是有緣，我們特別要好，可以共享彼此的收穫。有一回，他興來突發豪語：

「如果有一天我成為拉惹（*Raja*，王者），你希望我賞賜你甚麼？」

「一座小島吧。」我隨口胡說。

「為甚麼？」他有點訝異。「你們唐人都喜歡大片土地、原始森林，砍了可以發大財。一座小島有甚麼作用？」我搖搖頭，勉強找個理由：

「我父母來自於中國南方的一座小島。」

還記得，當我開玩笑的拿他的問題來反問他時，他的表情突然嚴肅得有點難看，有幾分怒意：

「那不可能。」他猛搖頭「那怎麼可能？」

「只是『如果』……」

「如果，那我會要你把它還給我！」他握緊拳頭咬著牙，對準胸膛揮了我一拳，憤憤的說。

「這土地是我們的！」

「以後不許你開這種玩笑！」

在灰濛濛的海上飄了不知多久，大概幾個小時吧，在一座潮濕的小島登岸。此後我便在島上住下，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端」都會特地跑一趟島上，例行公事的問我一些話，包括適應上的問題，及許可範圍內的要求。確實，二十年中他幫了我不少忙，而且我們之間也成為很好的朋友。退休之後，他常帶孫子來島上渡假，往往一住三五天，也都住我家。不過他始終避談國家大事，一些基本的管制，仍毫不放鬆。他的口頭禪是「我不便表明立場。」

「端」退休後換了一個年輕人，名叫「曼」。對我頗為禮遇，口風卻一樣緊，可見我最尊貴的朋友對屬下管教之嚴。

這座島並非全然無名，和其他的島一樣，有人住，就會有名字——雖然「端」強調說，在地圖上找不到它。從兒子帶回來的地圖上，還是找不到它的位置。往後從島民口中探得，本島處在南中國海上，大約是處在我最尊貴朋友領地的邊界。島民稱之為Pulau Jelaga，意為「黑煙之

島」。據年長者說，這座島上最高處數百年來一直在冒黑煙，是以得名。也許是活火山的緣故吧。近百年來它突然不冒煙了，才有人敢定居於此。

島不寬，幾個平方哩罷了。島民集中於西側，我初來時，他們不過五、六十戶，種族上屬於原始馬來族的一支，俗稱為「海人」(Orang Laut)。顧名思義，他們世代都是討海人，慣於搬遷，在海島與海島之間。然而不管怎麼搬遷，都不會遷往內陸，也不會特別眷戀哪一座島，隨著季節和島嶼的狀態。這樣的民族，他們的土地概念和中國人完全不一樣。

海人的村子建築於海邊紅樹林上，干欄式建築（高腳屋），漲潮時屋子下方是一片海水。船都不大，均為自製，可容納十數人，通常有一方牛皮或魚皮製成的帆。一般而言都是健壯的男人出海，老弱婦孺留在村子裏，修船、補網、曬魚乾、丁香魚、蝦米、小螃蟹等等。十月至三月間東北季風驟起，無法出海，全部都留在村裏，藉著旱季的囤積，過著清苦卻充滿笑聲的日子。講著世代流傳的故事。

我抵達島上時，雨季剛開始。沒有任何歡迎儀式，端簡單的把我介紹給所有村民，也請村長為我安排住處。當端在簡述我的「生平」時，我清楚的聽到笑嘻嘻的婦女響出「支那人！支那人！」(orang cina-orang cina-)的呼聲。端解釋說，我不是支那人，只是因為從小被支那人養大，所以才長得像支那人。也因為這樣，一直還沒有舉行割禮，皈依真主。也因為過去誤吃了不少豬肉，所以自願來到這島上洗心革面，服務群眾，重新做人。

端當眾請村長暨當地宗教司近期內為我舉行割禮，並請他儘快為我安排一門親事。並宣布我的「職責」：

為島民示範

- (1) 在島上低窪濕地中種植稻米；
  - (2) 在可耕種的乾地，種植蔬菜、水果及其他糧食作物；
  - (3) 豢養除了豬以外的家畜及家禽；
- 並強調我是這座及這片海域的擁有者特別委派的「官員」。

割禮兩天後舉行。這個年齡才舉行割禮，在島上一時成為老少咸宜的笑話，尤其是還未出嫁的女孩，更是笑得直在地上打滾。

沒有麻醉，只喝了口椰花酒。洗乾淨那部位，村長掏出一把小刀（和父親所用的閩豬刀類似），一手拉著，另一手俐落的揮動。一陣劇痛，手術完成。傷口糊了煙絲、煙灰和甚麼胡亂雜物混成的止血膏。那股氣味，也和父親闖完小豬後傷口止血所用的土方近似。

在手術完成之前之後，甚至在手術中，一直憶起父母親自小灌輸的觀念：唐人就是唐人，番仔就是番仔，可以一起玩，一起念書，可是唐人不能變成番仔，番仔也不能變成唐人。除非番仔從小給唐人收養，或唐人自細給番仔收養。「吃甚麼飯，就變成甚麼人。」

「一旦入番，就無法回頭，就不能再拜自己的祖先。」

母親的告誡。

傷口癒合得比別人慢得多。半個月後才完全收口。其間有好多天我都發著高燒，意識模糊的做著許多雜亂多色彩的夢。只確定沒有夢到馬克思和毛主席。螢光閃爍中，在糊成一團的夢境裏，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不斷重演而變奏的夢：我被昔日的同志擄獲，多位身上的彈孔還泉湧著血，面目猙獰的厲聲責問我為何背叛了主義、同志和民族。我試圖大聲爭辯，可是喉頭灼熱，發

不出聲音。到處都在噴血，血花滿天，連地面都不安靜。他們把我綑綁在樹幹上，剝光我的衣服，褪去我褲子，各自掏出明晃晃的刀。「闖了這沒種的叛徒！」一個人尖叫著。許多隻強有力的手使勁按著我激烈扭動的四肢，一把刀刃往我膀間戳去，一陣難以形容的痛楚令我渾身激戰。突然心口一陣冰涼，才逐漸平靜下來。

後來才知道是島上那位有著三隻腳的瞎眼巫醫，伸出他那救活過許多人的掌，平放在我胸膛。

「他吃過太多污穢的豬肉，所以阿拉給他比別人稍多的考驗。」他告訴群眾。

「我們必須以島上的方式，以水神的名義幫他渡過這一關。」

神智清醒後，確曾神經質的仔細檢查是否因傷口惡化而損失了甚麼。

傷癒後的一週內，我下身圍著紗籠，撐著傘，戴著墨鏡，緩步到島上各處勘察，調整思緒，計劃未來。

島上有不少野生的椰子、香蕉、棕櫚、酸酸的野果、麵包樹。猴子、四腳蛇及諸多野生鳥類。那不是本文重點，倒也不必詳敘。

又約莫兩週後——那時我已決定放棄往昔的時間觀念——端隨軍用船前來，一些基本的農具如鋤頭、圓鋤、鏈子、犁、鋸子等等；果苗、菜種、稻穀；小雞、小鴨、鵝、火雞、小牛及小羊，還有兩箱英文的農業書籍，且留下兩位士兵當我的助手——也為了監視我罷。一直到十個月後才撤除。

端走前拋下一句：



「這確實是很好的安排，你們支那人就是會『開發』。」

不知怎的當時聽了確實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以致迄今仍然牢記在心。不是不讓我做支那人了，又何必再刺激我？也許他是無心的，可是往後的年裏，他常會說溜嘴。也許，「你們支那人」他早已慣於掛在嘴上。只是越到後來，他越會有所警覺，而頻頻致歉。

我知道我那尊貴朋友的意圖：希望藉我之力改善島人雨季清苦的宿命，也藉此機會嘲諷我「無產階級革命」、「為弱小人民服務」的主張。從鎗械到鋤頭，我被迫回到起點。從一種行動到另一種行動，從一種實踐到另一種實踐。那樣的雨季，冒著雨，能種的也許是稻子、芋頭及蓮花。

剷除原有的植物，規劃排水及灌溉系統，建立易於回收糞便的場所（這涉及島民「直接拉到水中」的生活習慣之改變）等等工作耗盡了無數的精力，「勞動是人的本質」，無暇回憶往昔。也企圖借由肉體的極度疲乏，讓自己忘掉過去及面對不可測的未來。除了看不見手腳的大雨時收工，細雨及陰天都全力投入工作。

唯有在夢裏。若不是回到家裏與父母歡聚，就是和同志們祕密行動，讀書，唱抗戰歌曲。再不然，則是童年，和我尊貴的朋友……。幾乎，在夢裏，我都活在過去。前十年尤其如此，中間的十年，對島上的生活全心全意的投入，近幾年，卻又返回剛來時那種貪戀舊夢的情況。

差不多每年，我都寫信央求的尊貴的朋友告知我父母我仍活著，平安的，有了家庭兒女。即使不讓我們見面也無妨，只要知道我還活著，他們就會活得更有希望。

要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收到一張公文，聊聊兩行螃蟹字：

「別忘了你的宣誓！不要再做非份的要求！」

蓋上個方形的州政府官印。我看完，端便取回，燒去。

我甚至懷疑，我尊貴的朋友也許從來都沒有機會看到我的陳情書。他的祕書會權衝輕重。要是我還活著（一個已被執行鎗決的人！）的消息讓媒體披露，一定會造成很大的政治波動，我尊貴的朋友雖處高位，也難免廣受責難。端一再的勸我「算了，現在這樣也沒甚麼不好。」「為『端』想想，也為你自己想想。如果被社會大眾知道了，『端』會有麻煩，你會被重新執行鎗決。多為老婆孩子想想。」他甚至假設：「如果你表現完全接受改造，說不定端有一天會讓你和過去的家人見面。」

三十年了，我已幾近放棄希望。

半年後，示範用的菜園、果園已小有規模；雞鴨鵝皆已長大，下蛋，幼雛孵出，長大，又下蛋……羊犢子也長大了。四月，旱季來臨，捕魚的時節。村長為我安排了婚禮。幾乎可以說是人贅，對象是他十六歲的小女兒，米娜。長得不怎麼樣，黝黑而矮胖，只是脾氣很好，不會像其他女人，經常胡亂的笑。

聘禮是我最尊貴的朋友送的，兩頭成牛，三頭羊，商請懂得廚事的村民幫忙殺了，煮成咖喱，分食於所有村人。是夜，向想像中家鄉的方向遙拜，默告父母祖先。不孝子孫……。

我把那被島人看做是不祥之物的墨鏡贈予島上那位幫我渡過難關的巫醫，只有他認為那是神聖之物，戴上後，可以讓他見著不可思議的光。其實透過他，我才認識了阿拉，「祂就在你可以見到的所有的光裏，從星光到螢光」，他鄭重指出。然而這是另外的故事了，這裏來不及去談它。

唯獨每回見著螢光，都會止不住心底的哀傷，數十年如一日。

示範菜園等等漸有規模之後，按約定需逐步移轉給村民，挨家挨戶，依家丁多寡按大略的比率均分。除了我自己的那一份之外，還須負監督及指導之責。看今天之綠意蔥蔥，倒是不易體會當年開墾之艱辛。最困難的倒不是開荒，而是改變他們世代居於海上，靠海吃飯的習性。往昔雨季或魚荒時，他們也擇機兼作海盜，洗劫倒霉的商船（因避狂風暴雨而靠近的），對他們而言，那和漁獲一樣，都是「天賜（阿拉的旨意）」。而我之流放（天啊，我竟還記得這感傷的詞！），對他們而言也是某種「阿拉的旨意」。

有一年，我發明了一種很酸（用了大量的酸野果）的魚湯，非常受島民的歡迎，我自嘲式的將它命名為Litau（「流放」）。於是在我們的島上，「流放」是一種湯。

往昔，除了野果和椰子，其他無法免費採摘的陸生食物都得拿魚穫去其他島上物物交換。示範農場的初步作用是，讓他們和我進行在地物物交換，按他們和其他島進行交換的「價格」（他們不用貨幣，也幾乎沒有「價格」的概念，一般而言是以重量或體積為判準）和我進行交換，交換的結果是：我獲得的魚足以讓我吃上大半年，而耕作面積不過是兩畝地。如此，漸漸的有的島民被吸引，而接受我的建議。因而，三年內，逐漸的，在島的中央非鹹土地，開闢出一片綠原。許多年後從舊報紙中我才知道，在半島自某年開始國家也推行了類似的政策，似乎是甚麼「新經濟政策」中所謂的「墾殖區計畫」。

三年後計劃告一段落，除給我保留一小塊地作為生計來源之外，端又帶來我最尊貴的朋友新的安排：教導當地的學齡兒童唸書識字——從最簡單的a、b、c、d教起，科目還包括數學、

地理、歷史、公民、科學、美術等小學的正規課程。教科書、作業簿、文具、黑板、粉筆等等所有的工具一應俱全，還特別為我準備了字典及參考書。孩子們的「束脩」一直是魚、蝦或貝殼。端誦讀我最尊貴的朋友的信說：

「聽說墾殖計畫推行得相當成功，如果每個支那人都能像你那樣，國家就不會有種族衝突了。特地為你在國家銀行開了個戶口，以後你的兒女要受高等教育或創業時可以用上。存摺暫時由我們代為保管。

給你一個新的任務：在黑煙島上建一所小學，當老師兼校長，有甚麼特別的需要可以向你的『監護人』提出。希望不久的將來有一些島上的年輕人可以通過國家的檢定考試，而到西馬來唸初級中學。當然，包括你的子女在內。……」

唸完，點根煙，用剩下的火把紙給燒了。

其時，長子已兩歲多，名為阿支（Aci）。

於是我當上老師，一直到現在。有時不免感慨，我尊貴的朋友倒真懂得「廢物利用」。多年來，雖然島上的孩子大多好動不耐枯作，每年卻都有一至三位申請到西馬去唸中學。其中包含了我和娜生的十七位子女。在一封化為煙的信中，他稱讚道：「這是國家教育的一項勝利。」

當長子即將離島之際，有一股難以抑制的衝動，想叫他找個機會到我的家鄉去看看雙親日子過得如何。心底也許有著難以解釋的慾望——想讓他們見見那除了膚色較黑、身材較矮，至少有五、六分像我的他們的孫子。

但我開不了口。

直到上個月，么女阿那（Ana）離島，我仍無法啟齒。

我知道我一直被監視著。

阿支及其他的子女後都曾告訴我，到西馬後，校方替他們做了非常妥善的安排，同時領了州政府的獎學金和蘇丹頒發的優渥獎學金，令他們的生活相當寬裕，「尤其和那些來自鄉鎮農村的印度人、馬來人和支那人比較上來」。甚至父母親是否有託他們買甚麼、找甚麼、帶什麼都問得一清二楚。他們的行動，也受到嚴密的保護，「和部長的子女沒兩樣。」

我確曾考慮請他們回島時為我帶回一份中文報紙，或者任何一本中文書。幸虧我沒敢開口。我曾申請要一本中文佛經，「端」送來一冊阿拉伯原版的可蘭經。扉頁上有他誇張的簽名，和一行工整的字：「牢記阿拉的旨意」。

我牢牢記得：「若有任何違約的舉動，隨時取消赦免。」

甚至孩子的畢業典禮，我都不能親自前往。而我的「監護人」，同時也是他們當然的共同監護人。他自然的代表了我。

迄今四個孩子的嫁娶，我都無法離島。我申請過，但被駁回。若非監護人代我出席，就是請對方家長到島上來。我找不到可以讓子女信服的「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唯一的原因就只能是「孤僻的個性使然」了。

甚至連妻子也無法理解及諒解。她比誰都想親自去分享子女的喜悅。每次都幫著兒女說我：「離開島幾天有甚麼關係？你又不是這座島生的！」或者：「你還不是從外面來的！」後面兩句話深深的刺傷了我，往往要心痛好幾天。然而那卻被他們理解為我在「生悶氣」。沒有人可以理解我的孤僻，除了「他們」，以及阿拉。

除了默默承受，我又能怎樣呢？

類似的事情一再、再而三，我也清楚的感覺到子女漸漸因不諒解而有著些許的疏遠，他們或多或少也會懷疑父親對他們的愛吧。每封婉拒的信中都隱含著一句說不出的話：「但願有一天你們會明白——然而也或許永遠不」。

而後島上的有心人開始為我的「孤僻」、「冷漠」尋找理由：「因為他是支那人養大的。」尤其是那些信仰巫師，堅決不信道的人們。

陰差陽錯的，那些人猜對了——只是他們並不知道對在哪裏，及為甚麼對。然而畢竟還是猜對了。

我曾因此而在雨中對著「黑煙小學」的牌匾痛哭失聲。

支那人……。然而甚麼是支那人？

三十年來不說中國話、不寫中國字、不看中國字；說馬來話，教馬來文，不吃豬肉，吃馬來菜，娶馬來妹，生馬來囡。可是心中那一點支那之火，仍舊無法熄滅。這是甚麼緣故？

我也常在想，為甚麼不能做個徹徹底底的馬來人——既然無法做一個徹徹底的支那人？是因為那不可磨滅的過去？

成長的年代，革命的火在燒。

我和我尊貴的朋友，從玩伴逐漸分道。他狂熱的擁抱他自己的語言、民族，而我也。剛步入青春期，就投入憂國的躁鬱之中。和那個時代所有熱血青年一樣，都相信自己並非凡物，必有一番作為。

龍非池中物。是龍鱗一片，藉時代之火以鍛鑄之。

語言、民族、文化。堅持「華文成為官方語言之一」是馬來亞獨立建國的必要條件之一，絕對不能讓步。然而，它卻在政治協商中搓掉了。龍失其血，其魂安在？那時我們是真誠的悲憤著。

做為必須提早長大的智識青年，我們決定發動一次也許無效卻不得不去做的革命：一系列的暗殺行動，出賣華人利益的英殖民官員、漢奸部長、妥協者、異族排華論者。

某次祕密行動的前一天，還應我最尊貴的朋友之邀參加一場足球賽，幫他的隊伍射進了兩粒致勝的球。（上初中以後，足球這殖民帝國的玩意是我們之間唯一的情感橋樑。）第二天，沒來得及行動就被逮捕——依情況判斷，沒被「當場格斃」已屬萬幸。或許警方早已掌握了線索？是那場足球賽救了我？

足球之外，往往，一談及國家大事，我們總是話不投機，臉紅耳赤。我已逐漸清楚他那「高貴」的身分。礙於尊卑情面，只得給他指著鼻子痛訓：

「你們這些支那人，哪一個不是外來者？竟敢爭這爭那，想做主人？是不是太過分？」

「要不是我們寬宏大量，早就把你全部趕回支那去了！」他吹鬍子瞪眼睛吼叫。

是的，那時我想，要是當年鄭和有眼光，也許不會有今天這些問題。支那人，一再的錯過了時機。就因為他是太監的緣故？

而我們也許捉對了時機，卻生錯了時代。

我知道我那最尊貴的朋友之所以赦免我，是為了對我進行一項表面上看不出殘酷實際卻非常殘忍的實驗。文化換血。我一再的反省自己當初為甚麼選擇活著而非乾脆投海一死——是貪生怕死，還是為保存一絲「火種」，做最後的掙扎？是對實驗本身也感到好奇？而今，我卻感到莫名

的畏懼。

畏懼死亡。畏懼該以甚麼身分被埋進土裏。最令我感到恐懼的是，為免造成子女一輩子的困擾，我竟考慮以馬來人的身分死去。一旦如此，我就徹徹底底的認輸了。

而另一個自我頑抗著。

最近，我物色了幾塊石頭，準備銘刻一些痕跡。

刻漢字太顯眼，一下子就被識破，而惹上大麻煩。

我想起古漢字都是象形的，然而我並不識篆文，只能憑想像而會意。刻一些圖案或圖象，並不算違約。

先刻上一隻扭曲的豬——我的生肖。

句號之後接著是姓名……畫了幾枚通寶和貝殼，島民偶爾會在海邊撿著。姓劉，諧音為「牛」。名財——和許多妄想發財的父母的子女擁有一樣的名字。也因為在出生前夕，父親碰巧在園中檢到幾角銀幣之故。娜問我畫甚麼，我請她猜，她說了十幾種海洋生物的名字，被我連連否定之後，範圍逐漸縮小，再給她些暗示，終於猜中：「牛」和島上沒有的生物——豬。

「可是牛角上為甚麼長葉子？」

我編了些理由：為了紀念我對於島上農事的貢獻。也正式請她在我死後將石頭立於墓前。接著，也出示那塊墾地時偶然掘得的斷碑，只剩兩個不完全的字：「壺」。我並不確定是否就是我想的那兩個字。不管怎樣，仍交代妻將它接於我畫的符號之後，面天。向她解釋說：「那是矮樹和草。」

整地的過程中，曾陸續挖到一些碎裂的骨頭或青花瓷碗細微的斷片，及那方殘碑。這些蛛絲



馬跡讓我斷定：曾經有支那人居住在這島上，吃飯、生活、拉屎，埋骨於斯。我到處搜索上半截殘碑，吁請島民代為留意，終不獲。

搜羅所有找得到的瓷碗碎片，耐心的淘洗乾淨、晾乾，動員一家大小共同研究，仍舊拼不出一個完整的碗。處處是致命的失落的環節。

因發現疑似支那人的遺跡而向長者詢問支那人的事。

「確實，幾百年來支那人的商船就經常在這一帶的海域出沒。他們甚麼都有，甚麼都要，從最珍貴的金、銀、犀角到井水、女人。和葡萄牙人的船一樣，對甚麼東西都有興趣。……他們和我們一樣，有的有時是海盜。根據傳說，支那人有兩種，一種是有辮子的，一種是沒有辮子的。祖先們最先遇見的支那人是沒有辮子的，就和你一樣，只是身上有可怕的五彩花紋。」

（「就和我一樣？」）

包括岳父在內的長者露出殘齒黑牙微笑。

「別擔心，我們沒甚麼特別的意思。對我們來說，所有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價值。甚至海藻、石頭、風，也都有它們的靈魂。」

我曾要求出海，到其他的島上去看看。

長者們商量了好一陣子，才答應我的要求。同時慎重的對我說：「千萬別讓『端』知道我們讓你出海。他再三交代，根據阿拉的旨意，千萬別讓你離開這島嶼。」

而所謂的「出海」也不過是到附近的小島上看看，稍微遠些仍舊不讓我去。原因是「長老說海上有不歡迎你的惡靈。」而我看不到支那人的蹤影，有一回倒是看到巡邏的馬來西亞軍艇。

定居斯島十餘年後，有一陣子經常出現大量的難民船，一張張驚惶的臉，像是洪水中挨擠於

一片飄浮的枯葉上的螞蟻群。無疑的，那是支那人。我悲慟失聲，以為故土發生了可怕的事，而極目搜尋是否那上頭有熟悉的臉孔。他們往往來不及靠岸，就被及時趕到的我方軍艇拖走，而不知所蹤。動作迅速，神出鬼沒。

後來是「端」安慰我：「別擔心，那並不是我們國家的支那人，是越南人。」

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沒有報紙。對於世界發生的事，像個白痴似的一無所知。我抗議過無數次。後來學乖了，送雞、送鴨、魚乾、貝殼給端，他來時我全天候陪他釣魚、游泳，讓他的例行公事過得像渡假。

不惜把他的出差日列為島上學校的公共假期。

果然，他為我帶來開滿天窗的舊馬來報《每日新聞》(Berita Harian)，一直到數年前官方對我的「報禁」解除為止(當然，仍僅限於閱讀馬來文報)。不管怎樣，至少可以大概知道這世界發生了甚麼事。報上清楚的年月，讓我在這沒有日曆、沒有時鐘、沒有手錶，一切作息全憑自然節拍的島上，重新感受到時間的確切性。同時，也經常看到關於我最尊貴的朋友的報導。

每條新聞讀兩次。第二次試著在腦中把它翻譯成中文，卻常常找不到對應的字。天啊，我急切的需要一部中文字典，哪怕只是小學生用的也好。

寫到這裏，幾乎已耗掉我整個雨季的所有閒暇。

妻數度起了疑心，看我不時席地正坐，抖顫著手費勁的畫出一個個塊狀的字，以為是著了魔或者中了邪。面對她不安、關懷、疑慮的眼神，我只好安慰她：我在寫一篇〈關於雨季的祈禱文〉。因為之前的大半年，老天都不下雨，我們的作物遭到了致命的損害，連喝的水都要向端請

求從半島用船載送。作物歉收，魚穫也大減，要不是從半島運來救濟品，島民幾乎要挨餓了。端在他的來函中說，半島也是一片愁雲慘霧。「整個婆羅洲都著火了。」也難怪，半年來島上常陷在一遍濃煙裏，可是卻找不著究竟是哪裏著了火。其時，島上用上了許多方法祈雨，一開始是禱告誦經，試了大半個月；無效，後來連島上遠古流傳的，以為被忘卻的水神祭也被挖出來了——甚至我也偷偷的祭拜了記憶中的海龍王。迎得的，也只是灰燼而已。然後有一天，看到天上堆積出一層又一層厚厚的雲；突然，雨就下來了。可是也就在那時候，島上又開始冒出一陣陣的黑煙。

讓我為這個島的平安祈福

因為旱季越來越長，雨天越來越少

莊稼將受到嚴重損害

越來越多年輕人離島，在城市求學，在大城市討生活

他們很少回來。他們的子孫不再降生於島上

子孫們的童年裏不再有島，潮水，海洋，島上的雨季

與及聆聽海的宏壯的聲音

不再吟唱世代相傳的〈海人之歌〉

多年來我日日虔誠的做五次禮拜

而如今島上卻再次冒出了黑煙

願火神不再發怒

雨如常來

依著阿拉的旨意

我撫著她，凝視著紙上的文字，立即「翻譯」為她的語言，以她熟悉的韻律吟唱。像一首催眠曲。稿子太長，唱了數頁，她已幾乎快睡去。

「我們都老了。」她不好意思的笑笑。目光回到文字：「那是甚麼文字？」

「一種神祕的禱文。我小時候學過的。」

「支那文字？」她笑得更年輕嫵媚了些。

「嗯？」我一時愣住。「嗯，不是，只是有點類似。」我強做鎮定。「為甚麼會這麼想？」

「所有的人都知道啊，你在支那人的家裏長大。」

輕撫著她那生過小孩之後我特地以支那人餵養產後媳婦的方式養得更胖的身軀。當年，在知道她懷孕之後，憑著過去的印象，特別養了三、四十隻的雞，種一片十餘畦的薑；請「監護人」幫我到華人的雜貨店去買一箱麻油，二十斤糯米，一些酵母，菌塊，酸菜甕。首先嘗試用母親的方式釀米酒，經過數次的失敗（製成了醋）之後，方步上了成功之路。吃麻油雞，忌碰冷水等等，都與他們原有的習俗大異其趣。他們的婦女產後不盈週便洗冷水浴，做家事、粗活，負重物，以致早早的衰老。

長子誕生不久，我尊貴的朋友特地請人送來一份禮，一顆嵌著州旗紋樣的足球。一把吉利斯短劍。一行螃蟹：「恭喜生下島上的孩子。」

然而我也一再的婉拒了他為我的孩子命名的好意，算是最低限度的堅持吧。

每回產後，我都替她做月子。補得胖胖的。

而我尊貴的朋友也都不會忘了送禮。

有一回是匹小馬。有一回是一艘三板。一株無花果樹。

生命一個接一個的降生，令我驚惶失措。第三個孩子誕生後，曾懇求「端」為我送來避孕用品，卻被當成笑話傳播。「有多少孩子，那是阿拉的旨意。」一轉眼，依阿拉的旨意，單單是男丁已足以組成一個足球隊。依照島上為每個降生的孩子種上一棵椰子樹的習俗，屋子周遭如今已是一大片椰林。若非島嶼生活單純，還真不敢想像如何把他們養大。

我對降生的生命感到既興奮又恐懼。

如何去為諸多的生命負責？

我尊貴的朋友持續送禮。筷子、燈籠、月餅、紀念金幣、國旗……。有一回還送了串鞭炮。有一回是塊淺綠色的玉墜。一盒象棋。

無法摒除性慾，尤其在綿綿的雨季，和漲潮滿月的夜。無法控制生命的誕生。

肥胖貪眠的妻輕輕打著鼾沉沉睡去，過度開發的……。

不遠處又響起了誦經聲，作為導師的我，在尊貴的朋友的命令下，規劃創建了本島最大的回教堂，可是我從沒想過要到麥加朝聖。因為麥加並不在這座島上。所以在政府資助下（約十五年前開始，每年五個名額）到過麥加朝聖的那些哈芝中，有的比較愛開玩笑的，就在背地裏戲稱我是「那個不信道的人」。因為每年名單上都有我的第二個身分，可是端清楚的私下吩咐：「你必須自己找理由拒絕——並且把那理由當真。」他解釋：「名單上不能沒有你，因為你是導師；可是你不能接受，因為這也是項重要的考驗。」

是的，不論是宗教還是教育，我都是這島上名副其實的導師。然而我竟是不信道的人，並且只能那樣。我尊貴的朋友或許畏懼我擁有可以和阿拉親近的魔鬼才能，而成為真正的聖徒吧。那原是我翻本的賭注。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聰明，他把我的所有賭本都扣注了。讓我只能滯留在世俗，修我戴著黑松谷帽（songkok）的苦薩道。

於是彷彿唯有讓妻不斷的懷孕生產，才能證明我還有所堅持。也曾動念廣納妻妾……然而那或竟也是虛妄。因為他們都將是島上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即使離島而去，也都是被豢養的國民，而非如我一般刻苦克難的族民。

有時不免動惡念咀咒：「讓這座島沉沒吧！讓火山爆發吧！」終究繼而悔恨，眾生何辜，那畢竟只是我的私怨啊！

而如今，即使下著令人懷念的雨，島上還是冒著令人不安的滾滾濃煙。是因為我的咀咒已然降臨？

所以，是否該在這雨季終了前，把這份被咀咒的文稿燒去——以斷絕這痛苦的譜系？  
究竟何者才是我應得的報應？



# 訴求

YÄx:YZYX<sup>40</sup>l<sup>3</sup>π@Ó|aπé<sup>13</sup>«n<sup>40</sup>çù;r."\$A<sup>40</sup>μ<sup>2</sup>»y"ĩšÚl<sup>13</sup>hšx"Á<sup>3</sup>μ"\$A<sup>40</sup>μ<sup>2</sup>¼l"ĩšÚl<sup>13</sup>hšx".-O<sup>41</sup>½±μ<sup>1</sup>^Á<sup>3</sup>«Ø ç<sup>3</sup>l  
¶}©l<sup>40</sup>π@«ππ<sup>40</sup>,Ú:"πèx<sup>40</sup>π@YN-O"Š<sup>13</sup>çl<sup>13</sup>kπF,Yu· Q»\ Ä½xÇw«c:â:âYLl<sup>40</sup>Yç±μ<sup>2</sup>¼l".<sup>3</sup>o! :Ó|aπè\$Aπ\$«çl  
<sup>3</sup>-dÄÒ, O±ošÚπ|ç½T»{. NÓπHYB<sup>3</sup>ó"Ó»i,šÚl<sup>13</sup>é|bπ£Á@· N"£"i«^"μOπa¼Ç<sup>40</sup>šx<sup>1</sup>Ó."Yi"á-O»{ÄN½x<sup>41</sup>  
«YÄD»· πj©óπHÄp¼Ç<sup>40</sup>çj<sup>40</sup>nπ"Y"i"μOπa¼ÁπWπ@"ÇμL<sup>2</sup>á½L<sup>40</sup>½l½! :x©l<sup>1</sup>πl<sup>1</sup>Á<sup>3</sup>.Ëπ& pound.Y<sup>23</sup>"  
«ÇπHπ£<sup>3</sup>o¶i,|U|Ú μ<sup>1</sup>nY:π<sup>40</sup>»Æ\$πa.πlYç"i"áπj@πlY<sup>2</sup>¶· ±<sup>1</sup>¼úYπ<sup>40</sup>μó" M.Yπ@πç±π}YiYH<sup>2</sup>M· j<sup>40</sup>-Y"  
i|bπÓ¼Æ<sup>3</sup>Bπl<sup>40</sup>šVπOπUπ@|~Ó"μOπa¼Çμú½x<sup>40</sup>YÁl<sup>1</sup>¼ó."O»áYOπH|w¼c<sup>40</sup>.Yl<sup>3</sup>o.! ÄA¼4ð

















## 舊家的火

一、

深更的路和夜溶成一片，只有燈火可以將它勉強離析。深濃的霧氣，如雲一般渾渾沌沌，水濕冰涼。鬼祟的膠樹，落葉時節，平日茂密墨濃的灑的黑，臍枝極亂舞的寒慘高瘦，集體傾斜的主幹，指出了長年的風向。新月的微光中，彷彿經過一場災劫，不可思議的荒涼。沒想到那麼快。

沿路的每一片膠林中，每一條岔小徑的盡頭，往昔日落以後必會見著一盞昏黃的油燈微暖的守著那一戶人家，孤伶的守著夜——而今觸目盡是嘿然，老一輩的泰半已過世，每一趟回鄉都會聽到熟人的死訊；園子大概早已易手。有時還可以瞧見廢棄的鐵皮屋頂勉強反射一點微光。

這裏真安靜。

不敢騎太快，不是因為夜的關係；路像久別的故友，彼此在時間中都已變了很多，不再無話不談。



一如往昔，因為交通阻隔的關係，每次從另一個島回到家鄉都已是深夜。下了火車，先去找住在離車站不遠的鎮上的兄長，照例是把他從睡夢中吵醒，免不了一陣惺忪著眼的驚奇和抱怨。因我素來沒有事先通知的習慣，也不愛打電話，總是如鬼魅一般突然出現在眼前。「有收到我的信嗎？」我點點頭，「借摩托（車）用一用。」立即向他道明來意。「半暝了，阿母早就睏囉，明早起還早再進去。」他示意我到屋裏坐。我搖搖頭。「我沒有時間。時間不早了，（即然）回到了就（該立即）讓她看到人。」他定定的看了我數秒，然後大步抄起掛在椅背上的衣，回頭對甫步出房門搓揉著眼睛的嫂子說，「我帶他出去吃一點燒的。」強挽著我的胳膊，「肚子餓了吧，至少先去吃點東西。」我略略遲疑了一會，「差沒那幾分鐘。」他便關上了門。「還有幾個吉靈仔攤還沒收（攤）。辣的還有吃吧？」

猜想他定是憋了一肚子話要說。

暗黑的街邊，露天的攤子，發電機價響，日光燈亮著。幾個印度青年有的在洗盤子，有的在收垃圾，有的把空著的桌子豎起，人客稀疏，時時露出殷勤的白雪雪的齒牙。胡亂的叫了盤炒麵，他把雙肘擱在油膩膩的桌面，愁著臉，十分低沉的說：「唔是我唔和伊鬥陣住。本來攏好好，阿爸的忌日剛過，有一天吃飯時，伊突然間小小聲和我講，『阿（啊），我有話備和你講，你聽了莫生氣。』我問伊啥麼代誌？只要我做得到，一定照辦。哪知道伊會講『我想備要搬回到芭裏去。』」他十分激動的說。「搬回芭裏去？我目睷馬上大粒起來。住我這裏不好？」講到「搬回芭裏去」聲音變得很大，雙目圓睜，且略略喘著氣。「伊要吃甚麼，用甚麼，去哪裏，只要開口，我絕對不會講第二句。」「為了這，你嫂和我唔知冤過多少次，聽到伊講備搬進去，我心都涼了。」「看伊的樣（子）不像是耍笑。『你莫生氣。』伊牽著我的手。『你和你某攏真孝

順，我想念那塊芭。我想了幾個月，決定把你爸的神位也暫時移進去，一個人住那，有狗有你爸陪，也不壞，平時也可以加減照顧你爸種的東西。」他有點哽咽的說，「阿呢辛苦把兩個老的勸出來，一個蹺去，一個備再入芭。我平時備做生意，哪有時間進去照顧？也不可能搬到芭裏和伊鬥陣。你講備安怎好？」他睜大了眼睛盯著狼吞著火辣辣的麵的我。「伊一個人，年紀那麼大了，萬一出了代誌，安怎好？」

「你冊讀較多，較曉講，伊也可能較會聽入去。僮攏有嘴講到無涎。」  
這便是我此趟回鄉的「重大使命」。

半個月前，突然收到從來不寫信的哥哥的來函，只有一句話：「媽媽自己一定要搬回芭裏去，我頭很大，沒有辦法，有空回來幫忙想想辦法。」哥哥沒唸多少書，一筆一劃寫得非常誠懇。

「誰去勸伊攏沒用。幾個阿兄阿姐也有勸也有罵，伊只是笑笑，不講話。」額頭上的三道皺紋非常焦慮，說話中不時瞪大了眼睛看著我。「時代不同了，不可能叫我人『派』一個細漢的進去陪伊，太小的沒用，自己都無法照顧自己，何況沒人的老母願意自己的囡仔細細漢入芭去飼蚊。稍大的又備讀冊，除非拜六禮拜，要不只有假期。但是伊人的老母又不會放心囡仔留在芭內過暝。」

## 二、

在雞、鴨眾鳥的叫喚聲中醒來。吹熄桌上油盡的燈。憑記憶在該彎的地方轉彎，切入小徑

時，兩旁掠過的草聳人的高。流螢在林中劃出幾道線狀的微光，小獸緊張逃竄的腳步聲。然後便看到那一盞燈，昏黃，微晃著。大門早已打開，霧在外頭漫遊。當路與舊家成一直線，所有的狗都瘋也似的衝了上來。熟悉的聲音在鳴止，大門開了，光瀉出。母親倚在門邊，惺惺著眼，一張臉堆滿了笑意。人似乎變黑也變瘦了，滿頭白髮。父親的靈位前，三柱香各已燒到盡頭，我取了香，點了，插上。「我想說是誰，三更半暝走來大芭，原來是你這隻貓頭鷹。」拉著我的手到父親靈前，取了三支香，點燃了，遞給我，「先和你爸講一下。」「阿？啊，你困？回來看咱囉。」語調之親暱為往昔所未見。白日看得更清楚，粗糙的相片中的父親一臉病容，是預感大限將至時趕緊去拍的，自己也清楚的知道那是遺照，目光略顯猙獰無助，按下快門的一剎那，勉力打起精神瞪著鏡頭的吧。因癌細胞的蠶食而左右臉不對稱，嘴也歪了。望之令人鼻酸。據稱早已被母親丟棄的父親的幾管煙斗不知怎的好好的擱在香案上，旁邊是數盒嶄新的父親生前常抽、母親常詛咒的紅煙絲。

踱到廚房。灶上爐裏的柴火還燒著，半截柴露在外頭，水壺嘴滋滋的急吐著白煙，伊笑嘻嘻的說，「其實這幾日來灶內火撲撲笑，我就跟你爸講有人備從很遠的地方回來看咱囉。」我把燒臘的柴和炭移開。輕聲叫喚母親，廁所那頭只有火雞胡亂回應。幾隻狗奔過來搖尾探看。也不在大廳。當然更不可能在房間，整齊疊好的被子，大黃貓在床腳蜷曲著。窗外幾棵斜樹，橫幹垂直抽長出好長的一截新芽。

被喚為「新厝」的那間後來因子女眾多而新建的鐵皮木板屋，在一個風雨夜，被粗大的橡膠樹攔腰壓下，像一隻被踩扁的甲蟲，鐵皮外掀，板牆迸裂，兀自攤在那裏。「好采那時我們沒住在裏頭，要不就慘囉。」反而因「新厝」而被喚做「舊厝」的這一間，還好端端的挺立。

舊家沒甚麼變化，父親和那在我出生那一年過世的祖父攜手搭建的老屋，骨架依舊完好；其時所有的樑柱都親自向附近的熱帶雨林向大自然借取，而今原始森林早已消失。屋樑間疊了厚紙皮，是父親自鎮上檢來紙箱，攤平了鋪上去的。屋頂、牆腳等地，都容易結蛛絲，因而夜裏著貼身短褲，拿著燒得明晃晃的竹腳燭，低頭匍匐或爬上高處搜尋蛛網的父親形象，和母親斥罵的配音，是延續了極為久遠的日常，貫徹了所有他們在這裏的日子吧。

扣除那段因搬離而荒棄的日子，眼前的一切大體和更早的記憶吻合，打掃得乾乾淨淨。地也掃過了。牆上的鐵絲籃子又裝滿了雞蛋鴨蛋鵝蛋。

### 三、

母親終於從霧裏回來了，後頭不遠處，幾隻狗跟著。穿過疏松的膠樹。那一身裝扮，著實令人吃驚。套著天藍色頭巾，粗花布工作服，膠鞋，手上握了把膠刀，腰背繫了個五斤裝的珍子。經過鴿子籠時，俯身把鴿籠的栓子轉開，撲撲的逐一斜飛出來，捲起一陣帶著鴿糞味的風。而後停落在較低的枝椏上，排成長長的一列。

伊大聲喚我到客廳大門後去杓一勺飼料來。

「東西都放在原來的地方。」

飼料未入槽，鴿子都撲打著羽翅靠近，使勁撲翅，在我們的身周暫留，像直升機那樣。

「以前攏是你爸飼。」母親著皺眉頭揮動頭巾，揮去飛鴿的絨羽。倒了飼料後立即往回走。「搬出去兩年，第二年你爸就破病囉。人破病，自己都照顧不到，畜生更加免講。沒辦法進來

飼，鴿擺走了了。」嘆了口氣，走到門邊。轉頭露出微笑。

「這幾天，有十幾隻鴿回來了。」腳底的泥在門外舊枕木上使勁擦去。「畜生講是畜生，你飼伊伊還會認人。主人回來，伊也會知（道）。」

瞥見不遠處高大蔽天的榴槿樹下，一隻舢舨長的黑皮豬在那兒專注的用鼻子拱著土。一身沙皮狗似的皺皮，懸著許多乾癟下垂的奶子。

「那是——？」

「不知啥人丟棄的豬母，那些飼豬母生豬仔的，豬母生到不會生仔就送去殺掉，這隻我看是逃掉的。有一天我在割膠，自己走來找我討吃。」隨即補充：「真乖哦，像狗那樣，會聽話。儂種的東西牠也不會亂挖。剛來時，狗會欺負牠，現在習慣了。伊也不敢太靠近屋子。那棵榴槿是伊的厝。落雨時有寮子給伊避。」

養豬的那些歲月……。

「妳還有割膠——不是落葉了嗎？」我忍不住岔開話題。伊笑嘻嘻的說，「我人的樹膠還未落葉」，「不過得病死得差不多了，只剩百多棵可以割。」頓一頓，「割淡薄膠果。」

「閒著也是閒著，有事做日子比較容易過。」許多年前我們紛紛遠離，或工作或求學，每次回家伊都說伊就是用這種方法打發日子的。用伊的話是「腳尻坐未燒就又再起來作工，日頭出來摸到日頭落山」。

「飲咖啡麼？」我點點頭。「生這麼多子女，就是你較愛飲咖啡。你爸也不愛飲。」伊找出咖啡粉，打開洋鐵罐，杓出幾湯匙於攔著濾網的鋼杯上，我幫忙提起水沸騰騰的壺，竟然很輕，愕了一愕。「我的手已經沒啥力，唔敢燒太多。」

水一沖下去，一屋子都是咖啡味。加糖，略略攪拌，倒出兩大杯。伊從碗櫥裏拿出一長條型紅色的包裝，是豆沙餅。

「來，偕母仔來飲。」

屋樑上一陣窸窣，是兩隻體型長長的頗為肥大的黃貓。

「喵喵」母親向樑上叫喚著，貓也回應。「早上我看到你舖頂有一隻（貓），原來還有一隻。」

「那隻是那隻，這兩隻是這兩隻。」母親又露出悅然微笑。「搬出遠時，只有那隻卡乖留下來顧厝，掠老鼠。這兩隻攏走去別的所在，找別人去討吃。上個禮拜才回來。好似特地回來陪我的。」然後自言自語似的望向遠方，目光一片空茫，喃喃唸著：「貓也回來鴿也回來豬也……。」

一隻惺忪的貓出現在通往房間的走道口，眯眯眼抬頭看著我們。

「學堂放假？怎麼會有時間回來？」

「剛好到首都開幾天會，會還在開，偷跑回來看看，只能留一天。」

「唔是專程回來就好，了錢。」

「聽講妳突然間搬倒轉芭內……。」

#### 四、

嬰仔好麼？身體健康——有飼母奶沒？你好麼？工作……

屋旁的鐵皮寮子，灶裏的灰還是熱的。掀開木蓋子，溢出一陣香氣。「你阿兄每日下午會加減載一些人客吃剩的，或賣剩的，給我摻香蕉頭煮給畜生吃。」盛了滿滿兩個十公斤裝的珍子，我幫伊提著，向著合奏已有好一陣的家禽緩步走去。

「還有飼這樣多？」

「除了一隻新雞母剛剛孵出一巢九隻，其他攏是老的。四隻老鵝，還剩一隻母的會生蛋。二十幾隻雞鴨，三隻火雞，大半攏總老得殺了都沒有人嚼得動。放掉覺得可憐，也沒所在可以去。便宜了那些四腳蛇啊、野狗、山貓啊。留著也是好，跟我鬥陣。」

井邊種了一盆盆的蔥、韭菜、油菜心，一小畦黃瓜正開著數朵黃澄澄的花。一小畦羊角豆，茄子，人高的木瓜累累結實。一棵麵包果樹已經高大得足以單獨供給樹下的魚池一日濃蔭。半尺深、有半個廳子寬的水池，水十分清澈，看得出不久前剛換過水。上頭罩著大格子鐵絲網。十來隻黃澄澄的金魚。母親駐步，指著池中的魚，「我叫你阿兄幫我忙的，好看哦。」母親喜孜孜的說。伊一直獨愛金澄澄的金魚。只見多腫瘤的巨頭遲鈍的前移，破塑膠袋般的尾巴顫晃著。而只喜歡自己從河中撈得的魚，尤其是土生鬥魚。

「半暝不會給貓頭鷹咬去？」

「你烏鴉嘴。」倒也並無怒意。

井的另一邊長滿短短的不知名的綠草，茵茵可喜。

家裏從用水桶汲水進化到用手動的抽水泵，也沒有多少年。此後井就覆蓋起來，避免落葉造成阻塞。而我終究懷念潮濕的井壁爬滿鮮嫩羊齒植物的情狀，以及大雨後見著水滿時的喜悅。

雞舍也蓋得像屋子，除了向屋子的這一邊外，也都是薄木板牆。為的是防堵諸多可能的來自叢林的獵食者。

「搬出去那瞬，本來是你爸每日來餵，你爸病後，去了後，交給你那阿兄，三天兩餐，餓不死，又沒給東西咬走算好命。」

鵝、火雞與公鴨都非常不友善。絨黃絨黃一坨坨雞雛，可可樹上幾顆殘果；四周是巨大的香蕉葉影。幾步遠，陽光明亮之處，那棵連葉脈、枝幹都是刺的植物，原產於台灣地理中心，已長成一棵堂堂的樹，靠近就可以聞到它的香氣。肥大的刺像細微的瘤，一身的釘子。那年回鄉探病，千里迢迢偷偷夾帶一株小苗過海關，給父親，他皺眉頭說：「是啥芭樹仔？全身刺，有啥路用？」這是特別的植物，和咖哩葉一樣，是一種香料。後來就擱置在鎮上的家門口花盆之下，一直到父親過世那天，才發現它已被安置在這明亮的一角。「這欖臭樹比酸柑卡多刺。」母親不經意的說。盯著樹梢的嫩芽，「安呢臭還有蟲愛吃。」

「你爸蘋果也種過。龍眼也種過。和伊講伊不會聽，『沒種種看哪知會種不會種。』每次攏是安呢。看到發芽伊就歡喜。人（家）種果子伊專種樹頭。」

父親種植的觀念十分原始，以為種籽埋入土地，會發芽就表示它被土地接受，也接受了這異鄉的土地。

樹長高了，則每天走過時都會張望它有沒有開花、結果。最高紀錄是十多年——他自己也數不清——那棵長成熱帶巨木的不育龍眼，最後還是忍痛被憤怒的斧頭給處斬了。

那一年對岸的印尼除了森林大火，還處處燒起排華的狼煙。

另一處明亮地帶，兩棵黃椰子只人高，幹粗大，結實累累。



父親囁氣那一天，要求哥哥載他進來，除了和他的愛犬話別。一個聲音說：要不要和你的狗說幾句話？他點點頭。白狗抱來了，乖馴的趴在他膝上，他伸出枯乾的掌撫摸牠的頭，嘴角抽動著。眼角淌下大顆的淚。之外，就是指揮我們把這兩棵椰子種在他指定的所在。之前他走不動了，便叫哥哥幫他種。哥說，幫他種了他還不放心，仔仔細細的問了許多次。最後還是不放心。媽嘆口氣說，伊還是放不下這塊芭啊。

母親嘆口氣說，「伊還是放不下這塊芭啊。」沒想到那麼快。

到了走不動了，整天趕我入芭去鋤草、趕猴子、摘酸柑……。

我的腳風濕，不可以做粗重的，入芭做半天，第二天就走不動囉。

搬出去後，每天一早自己騎腳踏車進芭，摸草摸整天，中午你阿兄拿進去給他吃，伊傍晚才出來。

落雨天也同款，雨稍停，馬上雨衣披著，入芭去。煮給他的狗吃，驚伊的心肝寶貝狗會餓死。

落雨沒事做，躺著晒整天也甘願。病到頭暈腳軟，只要走得動，照樣進去。全身無力，躺在床上，哎整天也甘願。狗陪在窗口下。

到了真正沒辦法了，人倒了，不會進芭，狗整日在半路等。我進去餵，跟我入去吃，吃飽了又到半路去等。等到天暗了，才回去。

淡藍色的繡球花開了一片。那時還只有一棵。那年回鄉結婚，為了節省開支，妻剪下唯一的一朵大繡球做她的新娘捧花。而今遍植在微涼的樹蔭裏。

父親過世的第二年，我們的孩子在他鄉誕生。受斯地的陳舊國籍法限定，他不能擁有該國身分。生為當地之人，一出生即為當地之外國人。

走到哪裏都有幾隻狗跟著，搖頭搖尾伸舌，處處都是狗蹄印子。

壓在新厝的那棵樹，伸到屋外的較細的枝幹都被整齊的鋸下了，鋸成兩尺來長的一截，堆了好大的一堆在屋旁。沒料到它竟然已默默的腐朽到這個程度。

搬出去幾個月後曾回來探視，並不覺得有多大的變化。只覺屋內有一股很重的霉味，板隙和所有樑柱周邊，層層疊疊的蛛網。不同種類及大小的螞蟻，成行成列的殷勤搬運著甚麼。其時也有那種感覺，失去了內在的光與熱，廢棄的屋子恐怕無力獨自抗拒那無聲的摧殘，只怕很快的就會被大自然回收。

往年雨季來臨時，父親忙著燒被雨水困在窩裏的紅螞蟻。長長的竹竿梢頭裹了麻布，蘸了火水，伸向樹梢頭，連串細密的爆響聲，和一陣酸澀的焦味。

母親在屋裏屋外搜尋蟻群鑽出砂石的顆粒及香腳大小的孔洞，灌入滾燙燙的沸水。

教誨：不論是眼鏡蛇、蜈蚣、蝎子……凡在視域內出現的，格殺勿論。不然，不知道何時會被咬著。

草也不許靠近屋子。一律清除。疊在火堆上燒出濃煙，好燻蚊子。

「好采當時沒人住……」母親自語似地說。沒想到那麼快。

被壓著的鐵皮稜角反射出皎白的日光，霧不知何時已失去了影蹤。四周漸漸的熱起來了。

這裏真安靜。

## 五、

父親一直不願意離開這裏，這是他退無可退的最後立足之地。

孩子漸漸長大，一個個各自為前程離去。很快的，必將沒有人陪伴兩老，尤其在叫天天不應的森森的膠林的夜。

「這裏太安靜了。」即使住在鎮上，兄長們也沒有意願回到膠林。「朋友聯絡不方便，生意做不動。」類似的理由。

「暝時靜得像死的。」或者如此抱怨。

要不是這塊土地，怎麼把你們這麼一大群養活？每張嘴都是要吃的。

沒有電話，沒有政府的電，若有猝然的事故，必將不可收拾。

輪流勸說抱怨了許多年。

母親早早的就答應了。伊一向尊重兒子的意見，甚於丈夫。

「伊人有讀冊，要不有在外面和人交往，不像你，一世人關在芭裏，像一隻山龜。你想備把仔關在芭內一世——像你？」母親經常這麼唸著。

有一天——就在難得的家族聚會，他六十大壽之後的閒談中吧——他突然點頭答應了。他說，住外面可以，白天他要回來照顧他的種植。不可以讓草長起來。

在沒有樹可以遮陽的鎮上住了沒多久，他晚上經常失眠。雨季除外。然而雨季起來起短。

「熱。」他抱怨。「快熱死了。」常常夜裏起來四處走動。

夜裏在樹林中四處走動。沒有方向。沒有燈火。

然後是牙痛。然後是頭痛。「熱。」他說。「芭內足涼，不會像這樣熱到要死。備燒起來囉。」

「牙爛光了。」一個兒子說。「一天到晚煙吸不停，又喝茶，又吃辣，牙齒又沒刷乾淨——一隻牙刷用了幾十年，牙刷毛都掉光了，還不甘心丟。」

「刷得有感情了——牙齒不爛光才怪。」

然後是喉嚨痛。醫生說，長了瘤。煙沒斷過。

開刀。還是痛。

腫大。開始無法清楚的說話。

西醫、中醫、馬來巫醫、印度巫醫。和尚廟、尼姑庵、基督教堂、天主堂、回教堂、土地公廟、關公廟、觀音廟、天帝廟、閻王廟……

一天天的瘦了下去。只剩下骨頭、皮、血管和遲滯的血。煙也吸不動了。

「要死了。」他一天到晚喃喃自語，皺著眉頭，撫腮踱步，或者攤在沙發椅上。說話時嘴角散發出漸漸加深的死屍氣味。「沒搬不會死，搬出來現死。」無法入睡，所有人入睡後的夜裏，獨自在門前撫腮蹲著。或者偷偷回到樹林，獨自摸黑在自己的園地中胡亂的走動，裸著上身，往返時驚嚇過不少夜歸或早出的人。「爸，莫去嚇人，好麼。」「我去捉蟲。」消瘦的速度越來越快。頭也漸漸縮小。手掌和腳板明顯變大。然後走不動了。

沒想到那麼快。

然後便躺成一具屍體。沒想到那麼快。死也要死在芭裏。

## 六、

幫著母親把被壓垮的屋子底下的木板、木方等等用鐵撬、鐵槌等緩慢的清出，分門別類的疊好。「壞的撿來燒火煮飯，好的撿起來可以補舊厝，要不補雞寮也不錯。」母親坐在舊家門檻上，脹紅著臉，汗流未歇。捲起褲管，使勁搓揉著小腿。身旁備了壺涼開水。太久沒做粗活，半個鐘頭左右，便喘吁吁的，淌了一身大汗。來來回回大杯的喝水。

「每個人攏沒閒，厝倒了就等它給白蟻吃成一堆土。」

我也懷疑這麼短的時間內，自己可以幫伊整理多少。

「老了，做不動囉。」臉上有一股淡淡的哀悽。那年，預感無力供我留學時，也是這副表情。你自己要想辦法。挖老本送你飛出去，你自己想辦法去找蟲吃。

「拿筆的……」看著我笨拙的行動，不禁感嘆。

狗、貓各自鑽進倒屋的空洞中探險。自己要想辦法。

釘子從木板中拔出來的聲音十分的刺耳鑽腦，牙根也跟著發麻。自己要想辦法。

一直做到日頭赤豔豔，汗水也淡薄了。

很低的屋頂，陽光也很低很低，熱氣絲絲蒸騰上升，即使是鐵鏽也折射出淒厲而耀眼的光芒。自己要想辦法。

午飯前哥哥進來了，提著煮好的飯菜。

燠熱的廚房，一面淌著汗水一面吃著最容易買到的海南雞飯。

「很久沒吃囉？試試看，這攤做的不壞吃。」

從來沒有這麼冷清過。

「以前嫌吵，整間厝攏是囡仔，罵來罵去，打來打去，安怎喊攏喊不會聽。現在是靜得……」母親又露出那種空茫的神情。哥哥乜了我一眼，大聲打斷：「吃吃吃，那些有的沒有的不用想那麼多。」靜得像鬼屋。

沒想到那麼快。「鳥仔大隻了，每隻都要離巢，不然哪有蟲吃？」一面大口吃飯，一面向我打眼色，虛聲道：「講得安怎了？」

我搖搖頭。自己要想辦法。

「阿母啊，」他對母親大聲說道，「這裏沒電視沒朋友，暝時靜清清，不如出去陪子孫。」母親一語不發，默默的、徐緩的咀嚼著。

「查某人……」哥欲言又止。

「發電機拿去修理好，將晚進來幫伊發動，伊講不要。嫌吵。一個人不需要用電。驚伊無聊想三想四，電視機搬一台來，伊也不要。小台的電子遊戲機，用電土的，我也去找一台來，伊也沒興趣。」自己要想辦法。哥哥自顧自的說著。母親突然沒有了聲音。「收錄音機也不要。」啄木鳥遠遠近近鑿鑿不休。「又不識字，又不看公仔書。唔知想甚麼。」

母親突然沒有了聲音。

「住裏面多麻煩咧，我一天拿一次進來給伊吃，有時拿一點魚肉給伊自己煮糜。暝時就沒閒囉。暝時靜得像甚麼，唔知伊怎樣過？」

## 七、

疲憊而躺在昔日父親午睡的木板床上，很快的就昏昏沉沉的，窗外是淹沒一切的暴亮。貓在樑上睡。堅持不午睡的母親，不知道哪裏去了。彷彿可以聽見伊的腳步伴隨著鍋碗瓢盆輕微的碰觸之聲，或遠或近的，塑膠袋的窸窣。

風過竹隙，健壯的枝節磨括出喉頭盡處的嘶聲。一根乾透了的細枝墜落，斷成三截。許多風在驅趕著落葉。草叢中四腳蛇遲疑的抬起第三隻腳，因有所猶豫而變了一半顏色的蜥蜴，青澀瓜瓢裏甦醒過來的米狀幼蟲第一次蠕動，一朵矮雲被快速蒸發。

一顆黃梨突然熟了，自千百只眼中迸射出惹涎的香氣，蜜蜂眩暈亂舞。  
番石榴微微脹大，枝梢徐徐下垂，指天椒紅了，一顆石榴迸裂。

壁虎在笑。牆上掛著幾年前沒撕到盡頭的蒙塵日曆。一箱箱昔日的舊衣，壁虎蟑螂已經第幾代了？

母親突然沒有了聲音。

在極其熟悉的，濃郁的印度煙味中醒來。腰酸背痛，張開眼，四肢還熟睡著，好似與情人過度纏綿後的那種疲憊疏懶。我也老了。懷念的煙味。

自有記憶，父親就已經老了。枯瘦，髮半白，恆啣著煙斗，大口大口的吐著白煙，一種相仿

於熱帶咖啡的濃香。

天未亮就在膠林裏，忙半天。午睡後光著腳荷著專用的鋤頭再到那瓜果混雜的一小片地，烈日下，鋤草捉蟲填土搭瓜架等等，下午茶時間回來喝杯涼水，喊聲熱，吃幾片餅乾；或者取出口袋中的鐵盒子裏，將煙絲添滿。或者帶一盒新的火柴。然後再回到園中，只有狗緊緊跟隨著。他在哪裏，就在哪裏生起火堆，焚燒雜草和泥土；墳起的土堆吐出白煙，口裏也吐出白煙。煙在哪裏，他就在哪裏。一直到天暗了，腳趾頭與土地的分際已不分明，方再度荷著鋤頭，柄的尾端以茅草為繩，繫著一把瓜果或青菜。往往只見遠遠一點星紅細如螢火，一閃一亮的靠近。然後是一股濃嗆的煙味。他早已化成了一團印度煙。

## 八、

不見母親的蹤影。日頭仍曬，大概鋤草去了吧。

荷著把鋤頭，沿著並不分明的小路尋下去。隔沒多遠就是一兩棵高大的榴槿樹，稀疏的掛著水雷般的刺果，仿如威脅著甚麼。老木瓜樹幹上壘壘的瘤，高處低處都有分枝，也都結了奶狀的果。酸柑也結了滿樹，深綠色晶亮晶亮一顆顆，皮表油性光澤。香蕉永遠是那個樣子，有的剛開花，有的結了一大梳；紅毛丹樹上剩下幾顆殘果。一排高大的咖啡樹所有的枝桠上都綴著或紅或綠櫻桃般的果，山苦瓜密密的爬了一地，處處開著黃花。然後是蕃薯藤，幾棵零星的高樑和火把似擎天的熟果，棗紅色。黃或綠的指天椒，每走若干步就會遇上一叢。整齊的兩畦樹仔菜。走了一陣子，見著某個地方升起白煙。果然，被一頂大草帽遮去大半個身體的母親拄著鋤頭，蹲著，



低著頭在畦旁拔草。火堆不遠的樹蔭下，幾隻狗伸著舌頭，一個鋁壺和藍布包裹。

聽到腳步聲，母親手裏捏著一把草，抬頭問：「睏醒啦？」起身，走到樹蔭下，臉色脹紅，一頭一臉是汗。喘著，招呼我過去和伊一道坐在樹頭，從鋁壺裏倒出涼水，用壺蓋承著，自己喝了大半，再遞給我。一切好像回到了從前。「做一陣，就得休息一陣。」伊苦笑。「人卡輸給草。」好一會，才恢復正常的呼吸頻率。解開藍布包裹，那年我們從國外帶回來的中型鋼杯，裏頭是濾網，濾網裏頭是咖啡粉和砂糖；兩個有耳小鋼杯，另外還有一個小布包。

「喝咖啡麼？」伊問。

原來我一睡已是下午茶時間。取兩塊石頭墊著，折來一些榴槤的枯枝，鋼杯裏頭盛了半滿的水，生起了火。「偕母仔來野餐。」母親笑嘻嘻的說。微微有一些風，燒了許久水才滾。放入咖啡粉和砂糖的濾網，折一小根酸柑枝，沖了水，攪拌一番。咖啡味又溢開來了，只是燙得不能馬上入口。解開另一個小包，是兩塊豆沙餅。「幾十年攏不曾在芭裏野餐。」

「時間過了足快。所有的囡仔聲攏消失了。」

鄰園有猴子的啼聲。

喝著咖啡，伊突然表情認真的看著我問道：「我看你這次回來，好似有話要和我講？」

「是這樣……妳突然間搬進來，大家攏不放心。以前你兩個老的鬥陣住芭內，偕已經唔放心，現在一個人，唔是……」

「專程回來勸我？」

「也唔是。聽講新厝給大樹壓扁，也想念以前住的所在。」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然後伊自顧自的說：

「住外邊，方便是方便，就是太閒。你阿兄甚麼攞叫我別做，整天日頭出來坐到日頭落山，坐到全身酸疼。也不會餓，也不啥想吃。過一日，就像過一年。租一堆錄影帶備給我，看到頭暈目眩，整天坐著打哈欠。伊某又……」馬上轉移，「回來自己的芭較自由，也較自在。整世人住這，安怎講也較熟悉，每日有做不完的事情。不會坐到腳尻疼，人也較有精神，心情較好，較吃得落。」

沉默了幾秒，有點哽咽的說：「你爸病重時，一直講要是沒搬出去，就不會死。」盯著我問：「你看，要是那時聽伊的話，不要搬，你講你爸今日是唔是還好好的活著？」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醫生診斷，父親的癌症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芭內涼。日時就算熱，曬整天，暝時那麼涼也不要緊。你爸驚熱，每天天暗才沖涼，沖的攞是水井的冷水，就算是落雨天也同款。」日光漸漸又陷入空茫，喃喃地說著。

「早知道伊沒幾年可以吃，是不要搬較好。伊根本不想離開這塊芭。順伊的意不是好？子女大家聯合起來逼伊，連我也……」

語斷。淚珠大顆大顆的滾下，大聲的抽泣，急急的呼吸和喘氣。輕輕拍著伊的背，重複的細聲勸說，年歲是注定的……。

忍不住又訴怨。

「愛喫煙。喫了一世人的煙。才會得彼款病……從少年勸到老，就是唔聽我的話。喫煙又不是喫普通的，是喫伊款吉靈仔喫的，尚臭彼種。」

「知道伊沒通救了，想給伊喫，卻不會吞囉。」

誰也沒料到事情會發生得那麼快。

以前父親還健康時，每回返鄉，都要花上不少時間陪著母親做伊的日常性工作，聆聽伊對父親的連綿抱怨。新的連串不是，加上數不清的所有的陳年舊債，使得長久以來信任母親的我們都認為父親有著種種的缺失，諸如不體貼，不疼老婆，「從來不曾問我吃過了沒有」，可是你們合作生了那麼多孩子，不疼自己的孩子，連抱小孩都不會，每回去鎮上買菜，他經常從遙遠的地方帶花花綠綠的糖果回來。孩子比他的狗還不如父親常擁著他的狗說親暱的話，問牠們「吃飽沒？」仔細的為牠們捉寄生蟲。父親聽到了也從不爭辯。頂多是尷尬的露齒笑笑。「沒才調。」母親經常如此論斷父親。然而，他可以鋤出最平直豐美的畦。那年我們一塊種植，他的瓜果都特別的大。他會挖水井，蓋房子。

父親不會唱歌。

父親病後，母親的抱怨頓時減少。

突然也就不再抱怨了。

好一陣，漸漸的止住。眼眶略略紅腫。靜默了一會。

「這芭內，到處攏是你爸的腳印和汗水。數十年走來走去，至少也有數十萬遍。在這做伊那時做的工，燒一堆火煙，伊種的東西都還在收成，開花，感覺伊好像還在這芭內。……伊到備去還放不下，叫我要替伊照顧，伊種的那些會生果子的不會生果子的，會開花不會發芽的。當時我唔敢答應伊，我老實和伊講，我老囉，沒那個能力囉。」

而後伊含著淚發了好一陣子愣。少年人才有辦法呀。工作粗重，又賺沒得吃，誰願意留著，一輩子讓妻子埋怨？

確實，父親沒有其他的技能。一輩子在樹林裏，只懂得一些基本的種植技術。不識字。一張

政府的公文就會讓他驚慌失措。和大多數人一樣，生平瑣屑，乏善可陳。所有重大的歷史事件，包括那些年的排華風潮，於封閉園林裏的他，如一陣騷風，最多不過是略略撩動衣角。沒有野心，也不曾冒險。這是他唯一的舞台，有著清楚的界域，明確的物質表徵。而他終於也必需失去他的舞台。沒有子女敢於繼承他的事業。這樣的事業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也必將失去我們記憶之最初的舞台。兩代的絨言：找土討吃，莫要找人討吃。

樹的時代已經結束，而今是鳥的時代。

然後各自低頭除草。

不斷的在將熄的火堆上增添柴枝與草。

隨著人的移動，就近生起其他的火堆。生起濃煙。

一直到日西斜。

荷鋤歸家途中，母親突然說：

「帶你看一個所在。」

沿著園的邊界走。長方形的園子，園與園間的淺溝都是父親挖的。為的是不讓鄰園的樹根或茅草根蔓延過來。好一陣子，到了處榴槿樹較密集的所在，樹旁有座黃土堆成的小丘，樹的中央地帶蓋著幾片和屋頂上所蓋的一樣的鐵皮。

「就是這。」

母親蹲下來，示意我幫忙掀開覆蓋。

是一個八尺左右長、五尺來寬、五尺左右深的長方形坑，有一些黃濁濁的積水。整個坑子泛

出森森之氣。

「還沒人注意到。」伊淡淡的說。「我搬入來時巡芭才發現的。」

「阿爸挖的？」我直覺的感到毛骨悚然。腳底被黃土吸著，感覺怪不自在。

「要不還有誰？」

「甚麼時候……？」

沒有相當健壯的身體，怎能挖出這麼樣的坑？是的，在他還健康的時候，難道他想……。

「知道就好，不要講出去。」

## 九、

到墓地時，那早已僱人挖好的墳坑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也只不過是一個空洞的黃土坑。草搭了塑膠遮雨棚，隨風作響。

一塊毫無情感依據的土地。從來沒走過。所有的植物了無關涉。與記憶無關。大家都一樣。往下一尺左右深處，四壁都鑿出一個方型小洞，裏頭各明亮著一盞油燈。

所有一身黑服的孝子孝女一臉的漠然。堆在一旁的黃土吸吮著行者的腳，每一張鞋底黏滿了墳地的泥土。

那是一片新開發的墳地，原來也是小園主私有膠林。二十來個新墳，一逕俗麗。左鄰的已埋好，黃土略墳起，毫無遮蔽，一任雨水灑落。右鄰趕工舖水泥。像個垃圾場似的。握著手提電話，脖子戴著條狗鍊般粗的金鍊的肥胖年輕人過來兜生意。「保證用唐山進口的石頭。福州的。」

微微的下著雨。漫天的蒼蠅。祭拜所用的雞肉豬肉糕果等等，一揭開覆蓋即被蒼蠅著成晶亮晶亮的黑色。

俗麗的棺木放下時，我們被命令轉過頭去。

被穿上戲服般的長袍馬褂，一層層裏裏外外的套上，從頭到腳，瓜皮帽子，黑布鞋。生平第一次做規定的中國人的打扮，遠離了世俗的日常，躺成一具中國人的屍體。俗麗的衣裳。

灑一把象徵的泥土。上香。燒成堆的紙錢。

我們掉頭離去。你安心的在這兒長眠吧。

原諒我們無法將你還給你所選定的自然，那記得你的土地。

因為它不是墳地。

它是被遺棄的家園。

離開不情願離開的，去不願意去的。

## 十、

爐灶裏火依舊撲撲作響。水壺嘖吐著白煙。天已全黑了，不遠處高大的榴槤樹下朦朧的黑影蠢動。所有的家畜都餓飽了。飯桌和客廳都點上了油燈。

「要點大光燈麼？」

母親搖頭。「看得到路就好，不用那麼亮。一個人沒用到那麼多的火。」

舊家燈的進化史，最原始的便是蠟燭和油燈，後來進化為大光燈，八〇年代以後買了小型發

電機，就有了日光燈和電視。進化都屬於新唐。而舊家一成不變。當年我們讀書，都親身經歷了這不同的進化。發電機只能發動若干個小時，大光燈耗油，考試前開夜車或趕功課，都只好用燭光或油燈。

「明天早上幾點的火車？」太快了。

四方的夜無窮無盡的，讓微明的燈火陷入微芥的零丁。

「下一次回來看我唔知是啥時？」伊感傷的說。下次……

「仔大了，年節大日子也只是三幾個輪流返來。」有人過世才回得齊全。

貓頭鷹咕咕的報著牠的時刻，回教堂的誦經聲突然在高音喇叭的放送之下，凌厲的劃過夜之靜謐與微吟。

「仔仔好帶麼？你某沒經驗……」

戶外錯亂的踩著狗的脚步聲。貓兒摸黑抓老鼠去了。

「幾時帶返來給我看一下？」

「明年吧，」我回過神來「等他再大一點。太小出遠門……」伊點點頭。「住太遠，見一面都不容易。」然後極其輕微的說：「只怕我等不到。」又快速稍微提高聲量，掩飾似地說：「帶回來給你爸點幾支香，給他看看，生得有像你麼。」

母親突然沒有了聲音。

伊早早入睡。

客廳的油燈將火焰調小，廚房的吹熄了。

伊的房裏牆上也掛著盞油燈，燈光只有米粒大的一線細焰，仕女身材婀娜的玻璃燈罩。還是伊當年的嫁妝。一切照舊。

我睡的這間原來也點了盞燈。

為了讓夜氣流通，讓霧進來，我把窗打開。

在微明的燈下趕著會議的講稿。一會雙眼就疲乏了。需閉目養好一陣子神。再繼續，再休息。可是很快的，眼睛就刺痛得不能再看文字了。

阿母啊，平時在這樣靜悄悄的夜裏，妳都在做甚麼？

我早早入睡。

可是離我慣常的睡覺時間還很遠。只好斜躺著，聽聽蟲聲。而後，倒有點迷迷糊糊了。而後陷入沉沉的夜裏。有一股印度煙絲燃燒的氣味。

隔著板壁，廚房傳來許多說話的聲音。

板隙穿來一片片薄薄的光的明亮。

一群白衣少年圍坐在燈光裏，說著、笑著。

公雞持續啼叫，回教堂的誦經聲。

父親頭上戴著煤油燈，在膠林深處割膠。

驚醒，緊盯著窗外。確切無疑：在黑暗中那棵樹幹後頭，清楚的飄出一陣濃濁的白煙。有一股印度煙絲燃燒的氣味。

夜裏在樹林中四處走動。沒有方向。沒有燈火。踏著枯葉的沙沙聲。

有人在說話。



有人在小聲的說話。

濃郁的，一股刺鼻的腐臭，突然從所有的縫隙滲出，幾縷螢光如哀思。

## 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

這裏的土著還沒有進化成人類。

——達爾文《小獵犬號環球旅行記》

定居著許多漂泊者的這座島嶼我已經來過許多次了，也為它寫過不少文章。畢竟是個中國人居住的地方呵。雖同樣是受邀，然而此行卻是前所未有的沉重。因為這回是長者的邀約。也許你會問說「誰是長者」？然而在這座島上這完全是個不必問的問題，這就像在離它一水之隔的那座半島上問「誰是AGONG」一樣。長者的邀約也今我有著受AGONG邀請般深覺受寵若驚。他畢竟是我們的英雄。而我們的英雄，在當代（一九四九以後）除了「數英雄人物，還看今朝」的那位射鵰英雄大毛之外，幾乎也就只有他了。單是論身高，他就比小平同志高上不知若干華尺，比許多洋總理洋首相還高得多。這幾十年來，能同時穿梭海峽兩岸和兩地最高領導人一塊打高爾夫球裸泳的，也是並世無兩。看我這麼囉嗦，你就知道我有多興奮多麼「情不自禁」了。和我好賣的內歛的抒散文風格是多麼的不同啊！

再回到我自己，之前幾乎都只是文化團體的邀請，演講、座談、文藝營或新書簽名會，眾所周知（要是不知道你就落伍了），我的幾本關於中國文化的散文集在此間都賣得很好（當然不止

是此間，直可說是「海內外中文世界」，雖然我事實上挺懷疑在這中華文化的存在如仙人掌那般艱難而多刺的島上那些買書的人到底讀不讀得懂我在寫些甚麼（我曾在〈華語情結〉和〈這裏真安靜〉中委婉的吐槽過）；要麼是大學的短期講學（這裏的幣值大又很捨得給，迷人的萬惡資本主義萬歲！），單是後者，就已經有過四趟（回鄉蓋大樓自然早已不成問題），當然也都是和中國古典文化有關的課（以前是「四舊」，現在可是「大量流出」的國寶了），也頗獲好評（這可憐的島這些年來倒真的拼命想建立高層的中華文化，搞過幾間短命的研究所，租用了一些傳統文化的傳教士，卻幾乎和沙雕一樣脆弱），幾乎都可以說是蠻純粹的文化交流。

長者為甚麼邀請我呢？（唉呀，我忍不住又興奮起來了，真不像散文中那個內斂自制、深沉、老成的我啊。）原來他有一本非同小可的回憶錄要出版。忍不住再說幾句廢話。在這座島上，還有誰比他更有資格寫回憶錄？或者反過來，他不寫誰敢寫？不怕被關嗎？（啊呀呀說溜嘴了）

因為之前先到香港賺港幣，再轉台灣賺新台幣，臨時接到通知再飛到此地（大概總有些坡幣可賺吧？），時間上竟然有點晚了。據途中所見，長者的回憶錄已經熱烘烘如下午剛出爐的麵包那樣大賣，每間書店都是大排長龍，黑黑的一長列竟然有不少印度人和馬來人，黃皮膚的排隊者中有好些看起來就不像華人的，譬如說，長得像人參的韓國人，或像白蘿蔔的日本人（當地老一輩的華人叫他們做「死日本鬼仔」）的，及各種洋人，長長的隊伍令我雙眼不斷響著錢幣的聲音。原來本日發售的是他簽到手腳一起抽筋的限量親筆簽名版。據說有中文、英文、馬來文三種版本，大概將來等他被迫謚為國父後會大大增值的吧。

在機場打了通電話半個小時內就被專人限時專送到長者的面前，雖然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還是會像小姑娘被心儀的偶像約見時興奮得有數不清難以啟齒的生理反應，老想跑廁所……。

在長者儉樸的辦公室裏，他像吃過大補丸似的依然紅光滿面，目光仍然像懸崖上的掠食者那樣十分銳利，只是銀白的髮更稀疏了，紅紅的頭皮可以看到部分更多了些。十分熱情的叫我的名而不稱姓，我匆忙獻上我最近上市的一公斤散文，握手時才發現他和上回一樣手不自禁的發著抖，大概傳聞是真的，「簽名簽到手抽筋」。

「這回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拜託你呢。」他把一個淺色木盒子放到我還在抖的大腿上，說「這是酬勞，打開來看吧。」

金燦燦一片，是他回憶錄的純金光碟，上面有他漂亮的英文簽名和幾個小得幾乎看不清的字：非賣品。這正是全世界收藏家搶購的「夢幻逸品」啊（套句蘿蔔中文）非賣品賣得才貴呢。

「我特地留下來給你的，還喜歡吧。」

「為長者效勞是晚輩的榮幸，如此厚禮豈不——」我當場嚇到結巴。他那權威的手輕搖兩下中斷我的廢話。嚴肅的說：

「我要委託你做我的全權代表，幫我跑一趟，送本我的親筆簽名回憶錄給一個人。如果他要你帶回甚麼東西，你就帶回來給我。」

他略略陳述理由，這人是「上個時代的人」，是個「死腦筋」，然而曾經是長者年輕時最強大、少數可以平起平坐的「可敬復可畏的對手」，當然後來他被打敗了，其下場可想而知。「這個人到現在還不肯屈服，不肯簽字投降。他好像要跟我比誰長命。」因為長者的回憶錄其中一章寫到他，「因為我重要的事情太多，沒時間寫日記，所以常要靠報章上的報導來協助回憶。我想可能難免會有一些遺漏或失誤。他的情況剛好和我相反，這幾十年他閒得很，而且報紙也不會報導他。」長者笑著說：「聽說他寫了非常多大概都是不重要的東西，這方面我們並沒有限制他，

紙跟筆都隨他的要求提供，這方面我們是蠻人道的。當然，發表是不允許的。」長者攤開雙手很自然的說：「你來自中國，這種情況你應該很了解嘛。被打敗而且生活不像一般人那麼自由，思想一定會偏激——這人被 *huang pulau* 之前就已經很反社會了——一定會故意寫一些反社會的東西，到時我們辛苦建立起來的良好秩序很可能就被破壞。去年我們才捉了幾個甚麼『新馬』的，上個月才把一個愛亂講話的反對黨告到破產走路，你們毛主席說的，對敵人千萬不要手軟。你也知道，現在的年輕一代沒吃過苦頭，把一切我們辛苦掙得的看得理所當然，而且經常想方設法抱怨這抱怨那。也不比較一下我們那幾個鄰國的居民過的是甚麼日子——他們一個月賺多少錢？都嘛搶著要到我們這裏來賺錢，對他們來說，這裏跟美國沒兩樣。萬一被那種沒有建設性的作品毒害，再來消毒就麻煩了。再說，不重要的東西發表它幹甚麼？你說是不是？」長者突然談興大發，「我雖然退休了可是還真忙，你們中國重新學習資本主義，沒有經驗，會受白人欺負，需要我們幫忙，這些年來我出面提供了不少意見。而且兩岸的領導人都太年輕毛躁，台灣那個剛下台的長下巴日本人年紀雖然不小可是喜歡下狠棋，不知道自己幾公斤重喜歡亂將軍，搞不清楚情況竟然還用他的『賴得』(Tight) 燒我耳朵。我一隻耳殼到現在還是黑的，不信你比較一下。那麼小一顆蕃薯島打甚麼？萬一直打起來連我們這小島也會被你們中國這隻大象踩扁。這些事都要我操心。還有我讓位子給他坐的那個我們從大企業那裏挖來的總理哪……」。

聽到這裏我突然替自己的安危擔心，這些都是機密哪，再下去我的苦旅豈不是要變成苦窯？急忙屁股輕抬十五度，兩手抓著椅子，微痛狀，蚊聲呻吟道：「長者我……」

長者是聰明人，一看就明白了。

「抱歉抱歉，廢話少說。畢竟年紀大了。事情就那麼簡單，你是中國人，又是搞文化的，他

一定很想見。你們一定有很多話可以談。而且這個人比你之前那幾本散文中提到的那些人更值得寫。只是，我還是要警告你：不要亂寫。我們這裏的法律可是非常嚴格的。」長者的臉色突然變得十分可怕，劍眉直蹙。我突然發覺自己被捲進一個大麻煩裏，就像被莫名其妙的捆進麻布袋丟進海裏。

他接著答應給我一個驚喜。

我估量這大概是我文化之旅最苦的一站了。

第二天，星期五，他答應給我的驚喜竟然是把我從飛機上丟下來。

是架二次大戰時從日本手上沒收的古董飛機，震盪得很，當然也冒著大黑煙。長者的特別安排。當然，他們事先幫我綁上降落傘及附送一本英文的使用手冊。把我手指頭掰開推下機的軍人用沒有平上去入的華語無表情的說：「沒辦法，誰教我們有華語情結。」

還好，畢竟是個以效率自豪的國家，空投得相當準確。到預訂的高度，降落傘自動撐開了。我看到自己的腳往一座被椰子樹覆蓋的小島飛去。我不幸的義大利威尼斯皮鞋掉了一隻，飛向蔚藍的海。

來不及反應，就嘩的一聲掛在一棵椰子樹上。

上不得也下不得。就在我嘔嘔啊啊慘叫不休時，突然一聲哨聲，一隻猴子飛迅的爬了上來，幫我剪斷部分繩索，讓我得以勉強溜下。然後牠一溜煙逃走了。

往下溜時，才瞧見不遠處有一瘦削的中年男人，氣定神閒的坐在茅草屋外藤椅上看報紙。

到地面時兩手都已擦破了不少皮，褲襠裏頭也麻辣得很，可能免不了些難以啟齒的災情。

還好背包還好端端的揹著。我步伐蹣跚的走過去。

那人兀自坐著，兩手分開約略一幅報紙寬，腿交叉，上身中山裝，下身西裝褲，看起來都非常舊而且有許多破洞；皮鞋頗油亮，看得出下功夫保養，但是並沒有穿襪子。手和臉也都像他的皮鞋一樣黑，乍看一下會以為是馬來人。眼鏡片看起來很厚，鼻子很尖，下巴非同一般的長。頭髮十分濃密，海帶般墨綠黑油亮，明顯擦了油。鬍鬚十分稀疏，但都很長。神情十分專注。我走到他身旁了他還是沒反應，一度懷疑他是不是聾子或只是個蠟像。於是繞到他身後去，看他如此專注究竟在看些甚麼。

「你看，」他突然開口，把我嚇了一跳。「竟然有這種事。」他指著一條政府通告：

「為保障未來國民的素質，本邦有史以來智能最高的男人、未來國父在歷經痛苦的思索之後，決定犧牲小我，置死生於度外，冒著生命危險捐出個人生命中最後的一批尊貴精子。

有意改善品種低劣狀態的家庭歡迎向家庭計畫中心索取表格提出正式申請（丈夫不孕的婦女將有優先配給權）。申請資格：國民（需攜帶身份證，永久居民不得申請）。已婚婦女（需先生簽具同意書。簽具同意書之先生享有多項生活津貼，詳見《國民血統改造手冊》。高學歷、高收入婦女不在此限）不限種族、階級。

因當事人年事已高，經本坡最高醫療單位證實，存貨業已出清。故本活動只舉辦一次，向隅者將抱憾終生。

申請者將獲精美紀念品一份。

成功受孕者將獲血統保證書一份，暨政府免費代為規畫生涯。

「大驚小怪，已經是幾年前的舊聞了嘛。」

「是嘛。他們向來只肯給我投擲舊報紙。」他悵悵的說。馬上又回過神來，「稀客稀客。這四十年來他總共只給我丟過五個客人，二個在礁石上摔爛了，一個丟到海裏餓了鯊魚，他們的鞋子我都還珍惜著使用。你是第二個活著的。上回那個日本人還摔斷了一隻腳。尊姓大名？」

接著我們寒暄起來。互相自我介紹。他說他原來是當年馬來亞共產黨在獅島的全權代表，原名因久不用，舊報紙上也從沒看到，自己都忘了。不過就像彼時典型的共產黨員，為了活動方便及自身的安全，每個人都有多個代號或化名。他倒依稀記得他有一個令所有人印象深刻的化名叫做「賴得」(Lighter)。不過他強調，如果寫美妙的散文要提到名字，無妨可以簡稱他為「全權代表」，他後來最喜歡這個像日本人名字的代號。

他一面用石臼石杵磨著他自己在島上繁殖的野生咖啡豆，無限感傷的提起從舊報上看到過去戰友的消息，「他們竟一一棄守了。一個到倫敦去賣衛生棉，一個到美國唐人街賣衛生紙，一個到台北賣壯陽藥，一個在北京賣保險套。沒出息。還不如我在這島上當全權代表。和總統一樣大。」像沒有雲的雷那樣空空的笑起來。看得出他已經因為太久沒笑以致不太會笑了，那笑起來的樣子很可怕。而且他非常瘦，一笑要好久久臉上漣漪似的皺紋才會漸漸自然平撫。

「那件事後來怎麼樣？」他興致勃勃的問。

「哪件事？」我正想辦正事及送他我好賣的親筆簽名散文集。

「還有哪件事，那則捐精廣告。」

後來怎樣我並不曉得，大概已歸入國家機密吧。我倒是可以向他補充我和長者初次見面的情



形，大約是那則廣告刊出前後時間，我正在島國某大型華文書店為讀者簽名簽到腳抽筋，突然有兩個黑西裝載墨鏡神祕殺手模樣的人悄悄的一左一右夾著我，在我兩隻耳朵旁邊說：「乖乖跟我走一趟，有重要的人物想見你。」

沒一會就在一個喝下午茶的地方見著長者在那兒一邊喝大吉嶺紅茶一邊嘔喘著氣，臉脹紅，不斷淌著汗，上衣全都濕了。兩個醫生一位護士神情緊張的在一旁伺候著，手持聽筒、一個白色金屬箱、一大盤針劑和血壓計，不時趨前替他量血壓脈搏。那個禿頭的醫生看起來很資深，只聽他小聲的勸勉說——聽口音像是在北京待過：「先生，我看算了吧，您的身體要緊，不能再擠了，都擠出血來了，再擠怕要出人命的。其他的，我就由貴公子代勞吧？」話還沒說完就聽到長者大聲咆哮：「怎麼可以？我怎麼可以欺騙我的人民？再擠擠看，把那隻母的也擠出來為止！」

全權代表聽到這裏忍不住又摔頭狂笑一陣。

我納悶著見到這一幕，納悶他們為甚麼找我來看這不該看的場面。那一回，一壺紅茶喝到都變白開水了（長者一向十分節儉）他才再度十分虛弱的現身，用軟綿綿的手拍一拍我的肩膀，幾不可聞的說：「怎麼樣，比日本鬼仔的墓碑值得一寫吧？」他指的是我那篇參觀了島上日本人的墓群後寫的傑作〈這裏好安靜好安靜〉。

「這裏真的很安靜，連要聽到別人放屁的聲音都不容易。那你寫了沒？」

「我還在考慮、沉澱，根據我的理論——」

「別理論不理論了，反正他已經給了自己把你丟在礁石上的理由。」他摘下真的是用酒瓶底打磨成的眼鏡，擱在石桌上，露出七、八層眼袋說：「戴眼鏡比較像知識分子。媽的##，這裏連張擦屁股的大便紙都沒有，哪來真的眼鏡。廢話少說，那老種馬丟你來找我幹甚麼？」

這時他鑽木取火用陶罐燒的咖啡也滾了，果然濃香撲鼻。

他盛了半椰殼給我。一沾唇，竟然比檸檬還酸！

我急忙取下背包，把我五大冊聞名中文世界叫好又叫座的親筆簽名散文集及長者的回憶錄一併交給他。他接過去，鼻子哼了一聲，有點緊張的翻閱那本回憶錄。翻到某一頁停下，突然非常激動，緊咬著牙渾身戰抖。目光投向茫茫的水天。我拿過那本取名《這回與那回》的回憶錄，一看令他情緒激動的那一頁。

#### 密會馬共全權代表

我從辦事處走出來，到約會地點，依照約定尋找一個瘦長、著白襯衫、剪共產頭、戴粗黑框眼鏡、皮膚黑得像墨條的華裔男子。果然，他鬼鬼祟祟的站在一棵椰子樹下，假裝在看報紙。我們互相用方言問對方的父母（約定的暗語），然後跟著他的屁股到黑暗沒有人看到的地方去，他一直低著頭用眼角東西南北亂偷瞄，好像要幹甚麼見不得人的勾當似的。

他身上有很重的殺蟲水味，所以也沒有蚊子敢叮我們。他說他是馬共的全權代表，一直想和我見個面，看看有沒有合作的空間。突然他掏出一具黑沉沉的金屬朝我比了一下，我以為他拿鎗準備當場幹掉我，馬上往左邊的垃圾桶一撲，突然聽到噹的一聲響，然後看到他的嘴旁有一星火光，聞到熟悉的香煙味。顧不得撞到垃圾桶的我的頭，我馬上爬了起來。他冷笑著把那東西遞給我說，『別慌張，只是個Lighter』雖然我們站的不是個明亮的地方，也可以看出那鎗型的話兒很精緻，堪稱極品，絕對是出於能工巧匠之手，我掂一掂，少說有一公斤重。我雖然出身資產階級，這幾十年來所交往的也都是達官顯貴，甚至曾經做為貴客出入各國的皇室，所見到的名貴打火機之多不在話下

（我本人不抽菸，但常收到國外友人送的各式名貴打火機，但從不收藏）印象中沒有一個具有如此攝人的魅力。當我掂完還給他，他又冷冷的笑起來，把鎗管比著我說：「你相信嗎？它其實是支真鎗。而且我已經上了膛。」

奇怪的是，那一節就只有這麼一頁，不成比例的短。其他節少說也有七、八頁，十來頁。有一種沒寫完的感覺。

我想告訴他其實我的散文傑作比較好看，只是看情況還是不宜開口。誰知道他有沒有暴力傾向？這島上似乎沒有女人，萬一他被憋瘋了硬上我（我可是個文弱書生啊）發洩這幾十年的欲望，我下半生就別想像正常的男人那樣走路了。以後怎麼做人？就讓他去發呆了。我硬著頭皮啜著那像甚麼印度濃湯那樣全世界最難喝的咖啡。喝完了，他還是那樣子。我決定自己到處走走，散散步，為我下一篇散文出出外景，那是非常重要的，逮到機會就可以情景交融，往往是散文成功的關鍵；而且寫背景可以多搞上些文字，別忘了每個字都是如假包換的硬幣哪！

這島還真荒涼，確是整人的好地方。雜草和椰子樹，石頭和沙子，一條淡水小溪，很多猴子和野生香蕉，海邊都是大礁石，連個沙灘都沒有。如果有條狗搖搖尾巴的話，會感覺比較溫暖，可是連這麼基本的要求也沒有。後來他解釋說，狗不適合空投。這島上的一切都靠空投。反過來，狗罐頭非常適合空投，所以他們隔一陣子會空投一些國外慈善機構捐給狗狗吃剩過期的罐頭給他「補充營養」。食物和日常用品都要靠自己張羅，「不要以為我閒，我和原始人一樣忙。」島上無法種稻，所以他已經幾十年沒嘗過米飯的滋味，每回一想到，就懷念得不斷流眼淚，說甚麼也止不了，流到需要一直不斷的喝水。所以要見到他流淚很簡單，只要談到吃飯的事就可以

了。衣服的情況也類似，都是動物園裏的猴子嫌過時淘汰下來的。「你要知道，他們某方面比共產黨還節儉。」

這地方連令人想散步的欲望都沒有。

更別說甚麼情景交融了。

況且我只穿一隻鞋。

所以沒幾分鐘我就趕回他身旁去。

一隻母猴正在幫他在頭髮中找虱子，他竟然專注的在讀我精美的散文。

「我知道他叫來幹甚麼了。」他突然抬頭說。一把推開母猴。

「跟我來吧。」掀開屋簷檐我進他昏暗的草茅，枯椰子莖排成的床，密密麻麻被擊扁的蚊屍和血漬，被煙燻黑的一切，晚上一定很多蚊子吧？四壁一層層千百重的舊報紙糊著，舊聞如布告那樣的動人。他解釋說，這島上找不到漿糊，只好去採集某種海藻來研磨，「所以更加堅固，而且有海的氣味」。屋角如山的枯原子筆，果然積了數尺厚看起來被字爬滿的紙。這些不就可以擦屁股嗎，我心裏嘀咕。石桌上只有一本大書，很厚，已翻到脫皮，我隨手翻開一看，書頁泰半都給白蟻蛀遍了，許多字都是殘缺的空洞，詞語零斷，許多被解釋詞都只剩下肢解餘的局部，許多漢字都僅為瞎子所摸之殘象。一翻之下紙屑紛飛，字的殘肢在空中飛舞。

然而大致可以判斷是舊版的《辭海》。

「輕點，不要那麼用力！」他朝我吼叫。「那些帝國主義者幾十年來除了偶爾空投一些擦屁股用的舊報紙之外，最大的恩典就是准我帶著它。其他任何書都說有毒素。說會妨害我『流改』。我每天一無聊就讀它。它是我的賤內。它是我的聖經。」

斜照進來的側光把眼前的畫面塑造得十分有意境：幽暗如洞窖的非居所，厚眼鏡片的反光，一個堅持理想的革命浪漫主義者被流放囚禁得比曼德拉施明德還久的單削的身影，攤開巨大扁平的掌撫摸一本殘破不完整的《辭海》，眼中彷彿有淚光（這一點只要調整角度就可成功的製造出）。模糊的背景是數尺高可以想像是巨著的整齊的紙。背景音樂是從錄音機中傳出帶著沙沙聲、被刻意掩藏以致不那麼清晰的〈義勇軍進行曲〉。這不就是個現成的象徵嗎？啊啊我的靈感被啟動了。

「他們對你不錯，這麼多紙和筆。」

他重重哼了一聲。

「這是我的酬勞。他們定期吊一些不知哪些王八蛋譯的爛中文來給我潤，有時是不知道甚麼爛作家的爛文章來給我改，有時大概是他自己用中文寫的錯字連篇的文稿，我七折八扣剩下來。不要看這樣，每一張都要申報，千辛萬苦才從國家財產轉為我的私人財產。可是還要簽保證書，聲明這些東西只有在這島上才屬於我，一離開島，就自動歸屬政府。不妨告訴你一個天大的祕密，你帶來的那本回憶錄，其實是我寫的作品之一。原題《這個與那個》。」

我不禁大聲的「啊」的慘叫一聲。無鞋可穿的那隻腳踩到甚麼被扎了。原來是支銳利的魚骨頭。血迅速從骯髒襪子裏頭滲出來。他急忙幫我脫去襪子，熟練的從床上扒一把灰抹上。同時我瞥見床底下滿滿的魚骨頭，有的大到有「老人與海」中那個魚骸那麼大。

「你帶來的那本有大量的刪節，所以看起來像小說。不像小說只屬於回憶錄的部分都被刪掉了。」他自顧自說話，聲音越來越低，無限感傷。「我早該知道上回被丟下來的那個小日本漢學家有問題。說是坐某出事率最高的台灣航空遇到空難剛好降落到本島。他媽的八個耶魯虧我還請

他吃了不少現摔死在礁石上的魚切下的生魚片。託他帶部書出去就給出賣掉。」他一激動褲襠就明顯拱了起來。

「那小日本是怎麼出去的？」我小心翼翼的問。我可不想下半輩子在這裏陪這麼一個沒有內褲可穿的危險瘋子。

「有一天早上醒來就不見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後來看舊報紙才知道是給菲律賓游擊隊綁走了。我也覺得不可置信。據我所知是不可能離開這島的。海邊一層又一層的礁石，連小舢舨都近不了。我早該知道那日本人是假的，看他吃生魚片時要偷偷捏著鼻子就該知道了。」

（不會是你給他吃的那些死魚太臭吧？）

「沒想到真的是個匪諜。」重重的嘆息。

他這裏摸摸那裏掏掏，摸出個深褐色的木匣子來，推開蓋子叮叮亮亮給我看看，裏頭是寫著密密麻麻文字的紙卷，又把它封好，說：「這匣子是漂流木，泡過鹹水，不怕白蟻。另一個有幼童棺材大小的給那個小日本揹走了。這島上就是白蟻多，紙張無處可藏，寫的大部分東西一不注意就給白蟻偷偷的啃蝕掉了。有時候晚上點著椰油燈一面寫恍恍惚惚一面聽到白蟻啃噬的沙沙聲……」

我們回到石桌旁，他鄭重的把木匣子遞過我。

「交給你們的英雄。這是《那個與這個》中我保留起來的部分。這部分屬於歷史。事過境遷，也已經不重要了。這也是我對老敵人的最新答覆。至於你的散文，就留下來給我擦屁股吧。」

在憂傷的黃昏夕照中，他哼著連我都沒聽過的老舊共產歌，隨手幫呢在他胸前腿窩間的母猴子抓虱子，指著漫山遍野樹樹間歡樂戲耍的眾多猴子說：「他們當中，可能有不少多少有著我的血統呢。」眼淚縱橫於乾巴巴的臉上。

那滿山遍野的若有所思，神情確是有幾分神似。

這便是敗北的革命者難以言喻的悲傷吧。

天漸漸暗了下來。

我們的晚餐是母猴子辛苦搗來的半生熟香蕉，配著他珍藏的腥臭死魚乾，喝著一種酸到令人掉眼淚流鼻涕的湯。

生了個小火堆，全權代表揮揮手說了句「有甚麼事明天再說」，把母猴們帶到茅廬裏，很快便發出自以為勇猛的嘶吼聲。母猴子連串尖銳的吱吱叫。其聲淫穢不堪聞問。

不一會，眼見火堆將熄，我正納悶是否今夜要露宿於此，一隻小猴子領我摸黑撥草走了好一段石頭路，左拐右彎，忽而上坡忽而下坡，茅廬旁的火光漸漸看不見了，感覺好像到了另一個世界。

領我到一處巨石後隱蔽而潮濕的山洞去後，小猴子轉身躍入黑暗中。

有著刺鼻而熟悉的臭味，人的氣味。黑暗中摸索著可有引火之物，思索著是否該摸回原來的地方尋求火種，又生怕迷不知徑。山洞似乎頗寬大幽深，但我想猴子帶我來此必有用意——也許牠們知道如何離開這座島嶼？一會，眼睛稍稍熟悉了洞中的黑暗之後，果然有所發現。近山壁處有一片白色的事物，似是座拱起的平台。確實是。我在那兒竟然摸到了打火機。而且不止一個，而是成堆的——像一座小山丘！我一個一個試，試著要點起火來，但幾乎都是徒勞的，試到滿頭汗，汗都浸入眼睛了——大概有數百個吧，快要放棄去鑽木了，終於才試出一點星星之火。呵護著，在石台上殘剩的舊椰殼蒐集好的椰油裏點著了火。

山洞的另一端有微風吹來。

燈光下看得很清楚，廢棄的打火機至少有數千個。都是一般的塑膠身打火機，頭泰半皆已鏽損。

牆上依稀有壁畫，似乎是一艘龍舟似的船，似是以椰油和炭屑做的塗料，筆劃拙劣錯亂看起來遠不如已知的各個著名原始壁畫。船首塗黑填實一人影雙臂一屈一伸展擺出共產國家宣傳畫中領袖舵手的標準姿勢，伸長的左手指梢周遭畫著象徵光芒的線條，船身上密密麻麻炭狀的人影似乎在使勁划著龍舟。不言而喻，那是標準的「群眾」。而畫面的空白處歪歪斜斜的寫滿了大大小小的「人民」。

漫漫長夜裏，我忍不住還是偷偷展讀了匣中所藏。

### 革命時代的馬來亞共產黨人之祕密檔案

①全權代表。就是我。

②萊特 (Lighter)，懷特 (White)，又名黃少東 (Huang Shaodong; Hoang Thieu Dong)·黃那魯 (Huang Nalu)·老吳 (Lao Wu)·李德 (Li Tek)·亞列 (Yalie)·黃金玉·黃阿岳 (Huang A Nhac)。

萊特是革命時代馬來亞共產黨領袖人物中最具傳奇性、爭議性及恐怖性者，其傳奇性一方面由於其族裔身乎不詳，雖然化身為不同名字及方言群的華人，但不同語文的檔案（如英國殖民檔案、日本大西覺檔案、馬來西亞國家檔案、新加坡大學戰前星馬華人檔案）中都推斷他並非華人，雖然並沒有具說服力的證據。雖然萊特除流通流利的華語之外還通曉包括閩南、廣東、客家、海南各種方言。此君也精通馬來文，其皮膚黝黑近馬來人，可是華人中黑皮者也不在少數（包括後面提到的那些小



黑大黑們），且萊特酷嗜豬肉，尤熱中豬腳，足證其非馬來人。有人懷疑他其實是越南人，因為星馬華人會說越南話的非常罕見，況且此君除了英文之外還會說很難聽像傷風的烏鴉叫聲的法語。

他的傳奇性更尤其是他自稱是第三國際派到星馬的全權代表（這一點迄今並無法獲得任何可靠資料的佐證）且居然很快的就獲得那些狂熱的年輕人的信任和支持而占據了馬共的領導位子，足證此人絕頂聰明，深於謀略。不過有人懷疑他自始不過是個通曉多種語言的碼頭工人，因嚮往革命活動的刺激多姿彩而滲透進馬共。在一九四二年左右他因被黨內同志出賣而落入日本特務機關大西覺的手中。然而他並沒有被殺害，反而是巧妙的利用這個機會當起大西覺的間諜，大規模且有計畫的出賣馬共黨內同志（尤其是具有實質影響力的高級幹部，更尤其是具有中國共產黨員身分者），讓他們一一被大西覺捕獲並殺害，而把可能挑戰他的勢力徹底的清除掉。更巧妙的是，他同時也和大西覺合作創造了兩個後來普遍被接受的「馬共叛徒」，而讓自己置身事外。一九四五年當日軍敗象已呈時，連大西覺都懷疑他可能同時又成為英軍的間諜。

二次大戰後萊特突然在新加坡失蹤，此後身影在所有文獻中消失。後來有傳聞說他被某些青年馬共所狙殺分食，也有傳聞說被某官方逮捕，因其把自身所有的假身分註銷，因無身分而如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

關於萊特得名的傳說是，他對打火機有一種近乎狂熱的偏好，不少馬共倖存者在對萊特的回憶中都指出這一點，也都幾乎會提到他點菸時最常現出一個正方形金光閃閃兩個寬面一面是鏢刀一面是列寧浮雕，點火時聲音異常清脆悅耳，掂起來和子彈一樣沉，號稱是「史達林同志送的」或「胡志明同志送的」打火機；但也有人從後來疑被滅口的同志口中聽到曾看過他用上頭鑲有紅寶石太陽旗的日本間諜牌打火機。

③ 客平 (Ke ping)，又名高客平 (Gao Keping)。

一九四〇年被日軍逮捕後投降，被吸收為密探，組織附日抗英之昭南隊，慫恿抗日分子投降，一九四五年後消失無蹤。咸信或早已被知情的馬來亞共產黨人狙殺，或改名換姓從商，以他從日本人那裏獲得的大量金錢和黃金，以新的身分赫赫有名於太平盛世，甚至可能成為戰後華人領袖。

④ 小黑 (Xiao He)，又名阿黑 (Ah He)，烏皮 (OOPe)，烏炭 (OOTuer)，大黑 (Ta He)，墨水 (Bak Zue)，烏脚尻 (OOKazen)。

不論是大西覺《祕錄昭南華僑肅清事件》還是英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官方及民間檔案中，都有許多小黑出現，或者是和小黑類似和黑有關的化名和意象。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同資料來源的黑氏們只有極少數是重疊的，並不排除在資料中同時以其他的化名出現。從這一現象可以看出「小黑」是當時革命黨人鍾愛的一個親切的稱謂，事實上在赤道酷陽下不論哪一種亞洲的種族在從事革命活動時很少不被晒黑的。

不同檔案中被提及的黑氏不少是死於非命的。

⑤ 小羅 (Xiao Luo)，又名小路 (Xiao Lu)，陳培青 (Chen Peiqing)。

⑥ 小張 (Siu Cheng)，又名章傳慶 (Zhang Chuangqing)，張峰云 (Zhang Fengyun)，阿蘇 (Ah Soo)，林文 (Lin Wen)，章凌云 (Chang Lingyun)。

⑦ 陳平

⑧ 黃◎劉↑毛☆牛△羊◇□↖↗

⑨ 瓜↖↗%

⑩ # & \* +

※※※⊕

…

一陣陣離奇的吆喝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這才發覺自己不知道甚麼時候竟然睡著了。這才發現那喝聲其實在相當遠的地方。一片漆黑。然而輕風徐來處有一絲幽暗的火，在遠處輕輕搖晃。對於身處黑暗的我，不啻是一盞明燈。

許是漲潮了，山洞裏水已及膝。摸索著收拾起木匣，我向光涉水而去。

像走過長長的滑溜的腸子，撲鼻盡是酸酸的臭味。走到感覺自己似乎快要被消化成大便之久，終於來到出口處。

強風撲面，一個高台上燒著熊熊大火，照耀得四野通明。火旁高高升起一根旗桿，梢頭有旗獵獵振作，旗的樣式看不分明。在旗和火之間有一人揮舞著雙臂聲嘶力竭的吼著，好像是場極為激情的演說。講甚麼聽不太清楚，偶爾夾雜著幾句普通話和中國南方的幾種方言。罵英帝國主義時用英語。罵日本鬼仔用日語。講到「我的朋友史達林」時用俄語。另外一些奇怪的發音不知道是哪一國的話，似乎不能完全排除有外星語的可能。限於水平，我聽不懂他究竟在扯甚麼。只是那演說的姿勢很眼熟，像希特勒，又像毛澤東。不過看起來似乎沒穿衣服，胯下有一截短小的陰影。

倒是聽眾們十分捧場，隨著他的手勢高高低低的吼聲不絕。這讓他看起來倒像個指揮。不過從那些聽眾站的姿勢約略可以看出他們不是人（雖然已經排列得十分整齊），況且牠們的影子有彎彎的尾巴。

我努力要看清楚演說者的臉，而不斷想方設法的趨近。越靠近越看出那人的臉似乎很不自然

的白，彷彿上了甚麼塗料。

那面飄揚的旗也超乎估計的大，不同的色塊補綴，上頭好像有字。

正當我快要在舞台現身，突然黑影裏伸出一隻手來拉住我，把我往黑暗裏一扯，捂住我的嘴，在我耳畔吹著臭氣以平上去入錯成一團的華語說：「千萬不要叫」。原來是一隻大猴子。牠掀開蓋頭，露出一張日本國字臉。把我拉到一旁，問道：「你是誰，來這裏做甚麼？你知不知道這裏很危險？」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山本五十一，是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專業是馬共研究，已發表許多研究成果，好不容易才追查到馬共倖存者中最富神祕色彩的一號人物還活著的消息，向有關國家申請了幾年才獲准到這裏做田野調查。「沒想到他們竟然用丟的。」看他腳微跛，走路外八字，似乎頗受創傷。

我們蹲在一顆大石頭的陰影裏，他掏出煙來請我哈，竟然還帶了打火機。「我做過仔細的研究，知道這東西有用，多帶了一些。」

大概已經許久沒有傾訴的對象，他一逕的用錯亂的平上去入說著他離奇的故事。「我看那老小子已經瘋了。」他吐著氣說。「白天還像個人，要死不活的。晚上就發神經，發表就職演說或政策宣導。我來這裏將近半年了，這種場面天天上演，剛開始我還很寶貝的用收音機錄，現在嘛——」他吐了口長長的煙。

「就職演說？」

「就是嘛。你看那面旗上面寫甚麼？」

他指著兀自飄揚的旗。

太暗了看不到。我說。

「是大、南、洋、人、民、共、和、國。」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強調。

「國旗？國家就這麼一座鳥不生蛋的石頭島？」

「沒錯。對神經病來講其實都一樣。我從他的狗屋裏還摸到一張地圖咧，精彩，他的南洋不止包括越南、韓國，廣東福建海南島台灣東南亞和澳洲都在裏面。夠大了吧？他還自以為是他的人民共和國的國父。」他換了根新的菸，擰息菸蒂。「我原本想訪問這位國父。可是晚上的他非常危險。」皺著臉苦笑。

「可以去白天去訪問啊？」

「他只有晚上才是。白天他只是個可憐的被流放者。我告訴你哦，」故做神祕狀。「白天的他根本不記得自己晚上做過甚麼。他白天用寫的，晚上用表演；他的夜生活可能被他自己當成是夢了。晚上的他好像也不知道有白天的那個可憐蟲的存在。這個晚上的神經病自稱Eugene。而且他們活動的場域也不一樣，各據島的半邊。所以我也要調整我的角色，白天的工作是歷史的考察，早已完成，所以不能再出現；晚上的工作則是高難度的人類學研究，要扮猴子，而且是母猴子——才有辦法靠近他。」

「這種研究很辛苦。」我好不容易插進一句不重要的話。  
沒想到這句話令他突然變得感傷。

「你看我這副裝扮。我花了好多功夫才弄來這身衣裝，原來是他剝製來示眾用的公猴皮之一。為了裝得像母猴，你知道，這裏容不下公猴。根據我的調查，這幾十年來島上的公猴子要不是被他剝了皮就是被趕到島內深處去。他像猴王一樣獨占了所有的母猴。不知道是不是大公猴的那兩粒吃多了，那些母猴竟然肯讓他像公猴那樣幹。不過我懷疑，在母猴的發情期，那些大公猴

應該常常有偷偷出來幹那些母猴（我也遭遇過哪……），不然島上怎麼會有那麼多小猴子？不會真的是他的種吧？」他一扯又扯遠了，真是個愛講話的日本猴子。「為了裝得像母猴，我努力蒐集了許多母猴子那地方的味道抹在自己的屁股，穿這件猴皮之後熱到不能再穿衣服，這樣不設防是很危險的你知道，」他突然掉下眼淚來，「有一天晚上竟然被他捉到，我也不敢出聲告訴他我其實是人，而且是男人，他竟然，」又掉眼淚，哽咽「掐住我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我後門亂插一通，還狠狠在我直腸裏射了一泡蟲，媽媽的八格野鹿，從日本帶來的七八顆痔瘡全被幹爆了，落紅落到便血，操他奶奶的害我整整三天不能走也不能坐。到現在連放屁都會痛。我正擔心會不會有無法逆轉的後遺症。」

「好悲慘。不過，」我對他的故事提出合理的懷疑：「他竟然分不出猴子的屁股和日本人的屁股？」

「我想，這個問題可能要問達爾文吧。」他以學者的認真回答。「不過以後我就不太敢靠近他。萬一他發現我的屁股比猴子光滑玩上了癮把我闖了留下來用，就——」一臉恐怖狀。

「你知道那是用甚麼做的？」數十秒後，他搖搖頭岔開話題，指著國旗，露齒笑。「省下來捨不得穿的男用內褲拼成的。花花綠綠，熱帶風情咧。」

那場獨角戲仍在上演。抽完了兩根菸，山本便不再續根。靜靜的蹲在黑暗裏，一邊閒扯一邊導遊似的幫我解說眼前的戲碼。一會是「第七屆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一會是「第三國際第二十七屆會員國大會發言」；一會是「第十屆不結盟會員國大會發言」；「在中共第三十屆人大常委上的專題演說」……

他解釋說，那神經病白天看舊報紙晚上就親身參與過去的事。

然而夜漸漸深了。突然響起催眠曲式的低沉歌聲，「共產主義，吾黨所宗……」

「老大，這是——」

「南洋共和國的國歌。」

「跟我來吧，」他說。意味深長的往我腋下的木匣投了一眼。「在我私人的窩有很多東西可以給你看。」

帶我往一處幽暗的路徑，一面走一面又滔滔不絕，雖然走路的姿勢開胯翹屁股，步伐很慢，談話中卻充滿對研究的熱情。他說這次的田野考察他雖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譬如失去後門的貞操）可是卻有許多突破性的發現，可以大大改寫現有南洋華人史尤其是馬共研究的許多面向。不單如此，這島上的特殊遭遇更讓他在方法上有極大的突破，把人類學研究從人身上延伸到一般的靈長類，尤其是猴子身上，這陣子他不止學會了這島上猴子的語言，更經由充分的本土知識而能夠「嘗試從牠們的角度來看問題，掌握牠們的思考方式。」

不斷往高處走，抵達他宣稱藏有許多祕密的山洞時兩人都滿頭大汗。「我白天都躲在這裏睡覺，晚上才起來活動。」

他從容的掀開藤蔓披掛而成的門簾，當我們往內各走了不到三步，他嘴裏仍說著話，突然黑暗中驚心動魄的響起打火機的聲音，亮起一道光。在光閃耀的一瞬間畫面如寫真攝像：一個裸身的男人端坐在洞中深處，臉像山番那樣塗白，全身上下畫著西裝的線條，胸膛有四顆巨大的鈕釦，胯間眼鏡蛇頭紅彤彤直昂翹起，嘶嘶的吐著信，彷彿泛出一陣耀眼的紅光。一隻腳穿著黑到讓他看起來好像他少一隻腳的皮鞋。山本五十一立時披上猴頭，喉頭發出一陣母猴的吱叫聲，轉過身，翹起屁股手扶地，倒退著往那人端坐處匍匐而去。

## 老虎屎與萬字票

### 一、老雞母也會中獎

關於老雞母這個據說年輕時頗有豔名的寡婦中了兩千元萬字票<sup>①</sup>這條大代誌，很快就由多嘴的收黑萬字的拉薩傳遍了這個叫做「乾巴」(Kampat)的小鄉鎮。老雞母起先還假裝沒有甚麼事情發生，可是伊心底的興奮不是那薄薄的兩片刀片唇所能閉幕的，伊的鑲金門牙自動的洩底招風——無端端怎麼見人就笑？卒之承認中了萬字票，可是伊堅持自己只中了獎金六〇元的「尾屎」安慰獎而不是頭獎；對於鄉人而言，更重要的是伊透露說：伊之所以會中獎，是因為前一個晚上夢到踩到一大坨屎。屎，就是黃金啊。半島暢銷最廣、比《通書》還普及的中文書《包你發——萬字祕笈》裏頭是這麼標示的，用圖片的方式：夢中的大便，一坨；箭頭，黃金一堆。伊說，夢到黃金後一起床，伊就立即拿書來翻，書中都有標好夢到甚麼或看到甚麼就等於哪個號碼，果然，一買就中——而且是正字，不必花錢去「打」<sup>②</sup>。

「真是靈啊！」伊忍不住逢人便要放雞屎。

聽到的人儘管不相信伊只是中「尾屎」那麼少，卻相信伊的狗屎運一定是有夢到大坨屎。中



獎傳說後不久，伊又去鑲了五顆金牙，而且十來天晚上不敢關燈睡覺，更堅定了鄉人的猜疑。伊的鄰居，平時互相分享卻又因為受不了對方的雞、鴨、豬的大便而迭有磨擦的「沒路用的」一家——這渾名，是因為萬水嫂經常以伊那深不可測的喉嚨尖吼伊打零工賺沒幾仙錢的「沒卵用的」（伊有時是這麼叫）丈夫而得——自然是最為不平。自從老雞母中頭獎的消息走漏以來，萬水嫂對她那沒路用的丈夫更是百般釘刺。「死沒路用的，」伊經常如此嘀咕，「連一坨屎都夢無。」

手上是重複的做不完的家事。伊心裏想的是別的事，同樣是住在屎味飄香的環境，踩到屎或摸到屎是經常有的事，先別說隨處亂跑隨地拉的雞鴨每天都會偷闖進屋裏來偷拉屎，單是豬圈裏那十幾隻<sup>⑧</sup>拉下來的，一天就要去刮上好幾次；每天早上固定要去蹲的屎哈坑，裏頭大隻蛆密如淋上漿汁的大粒飯，要是拉得慢一點，有的還會涼蠕蠕的爬到腳邊來。可是，為甚麼就沒有那麼好運夢到黃金屎呢？模模糊糊的去想，或許也是夢過的，只是記憶力實在不好，白天工作又累過頭了，記不得。其實伊不願去仔細想，「真字」也不知道夢過見到過多少回了，有時是一沒注意就讓它錯過，如某一年和「死沒路用」的兩個人的年齡湊起來的號碼，剛好開了頭獎；有一年是兩個女兒的生日日期，開三獎；李小龍死的那一年，「死沒路用」的回來哎呀了半天，比他哥哥被樹桐壓死時還難過，就是笨到不會去買李小龍的歲數！第一期就開正頭獎，真是李小龍顯靈，那時多少人發達啊。那個倒大便秘的傻仔，就是那時候暴發的——把所有的積蓄——一佰塊——聽講是老婆本——倒大便存甚麼老婆本，就是母豬也不肯嫁他——竟然中了！中了獎好幾年都不敢回來，怕歹人打搶，更怕親戚借錢，現在看看他有多少地，聽說比一個新加坡還大咧。不止娶少年的水某，還不只一個呢。聽他親戚說，現在他不拜關公了，倒去拜起李小龍來。

有時是買了，手頭沒錢，一二打、六打都不敢想，至少「正走」、「倒退」五毛錢、一塊錢

的跟上一整個月，就連個屎尿都沒中過——那時恨得自責，那些錢要是拿來買米多好；可是希望總是不能放棄的。有時真的是開「跳字」，有好幾次差一個字得頭鏢喇！伊恨得牙癢癢的，有時剛剛把一個字放掉，它就開出來了；更常看到的是要不是它正正的出現在頭鏢的位置上，還真想不起許久前曾經把多少希望寄在它頭上——而它竟然到現在才開！——也不給個兆頭或甚麼的——譬如去街上買菜時剛好看見發生車禍的車子或摩托車牌上有那四個號碼，或者在政府寄來的所得稅單，在一張剛好破洞的紙鈔上，或者夢到，或者整理舊衣服時突然摸到當年的一張萬字票紙……。

自忖拜神並沒有比別人不虔誠的萬水嫂，和所有鄉鎮裏的男女一樣，所有的大廟小廟都拜遍了，聽說哪裏的土地公靈，三英哩五英哩腳踏車都照樣去。伊即使沒空親自去求字，也會派那「死沒路用的」去——通常也真的「死沒卵用」；除了在墓頭插竹那種和鬼打交道的事伊不敢做之外（驚鬼要的代價付不起——那種傳聞也很多，譬如中了馬票後不久就意外身亡），甚麼神伊沒有拜過，不管是拿督公、印度神、馬來神，只要肯出真字，照樣給祂香火。

「心情親像一坨屎」的萬水嫂，這一天已經因為一些有的沒有的分別修理過兩個因學校放假而到處亂跑的兒女；除了「卡乖」的大女兒阿扁因為一直自動自發的在伊身邊幫手幫腳和最黏媽媽的「狗跟屎」么子阿發之外，「整天唔知喫屎喫到那裏去」的其他兩位兒女，喜歡和「一群三星仔<sup>4</sup>」到樹林水澤裏捉打架魚的二兒子阿金，被咀咒「尚好給吉靈仔<sup>5</sup>掠去闖」；帶著父親不知道從哪裏偷捉回來送給她的心愛的羊到處散步尋草吃的三女兒阿銀被鄭重警告「給死番仔豬掠去脫褲，一世人嫁不出去妳才知死」。而最近因為經濟不景氣而經常閒賦在家吃某飯的萬水，照例是「閃屎風」去也，到較遠的芭尾去釣鱧魚，幸運釣上幾條好加菜，好歹可以少淋老虎婆一些

屎尿。

## 二、老虎屎有夠臭

透早，萬字票行的店門還未開，萬水嫂就在附近徘徊，假裝在買菜。一直遇到熟人好奇的問：「這麼早就出來買菜，昨暝沒落雨——唔免割樹膠？」萬水嫂支支唔唔的答不太上來，隨意脫口說「身體不舒服，出來看醫生。」然後是應付那種半真半假的關切，由於昨晚一夜沒睡好，兩眼浮腫，滿目紅絲，倒真像有病，假也沒有人起疑心。昨晚盤算了一夜，決定湊足二百元——天啊，半個月的辛苦錢，不中的話，「沒路用的」屁股就要賣給孟加里星了——大大的「貓」看看，萬一真的中了，可以買屋買地了。為了避免萬字頭走漏風聲，像老雞母那樣，增加不必要的風險，而決定不買暗的，稅給政府抽，光明正大買明的。也擔心自己費心猜出來的字剛好被許多萬字迷從不同的啟示獲得而早早的被買足了額，又不信任「死沒路用的」手氣和口風，而不惜犧牲一個早晨的工，老娘親自出馬。

用很慢的速度買好了菜，忍痛慢動作吃完一碗乾撈麵，萬字票行的窄門還是沒有開。已經有一些穿著破爛的印度人、唐人和馬來人在門外等候。在這個國家，除了政府部門、銀行和診所，能讓三大民族一塊排隊的地方並不多。伊又叫了一碗不必另外花錢的味精湯。「萬水嫂等人啊？」不識趣的小夥計不失親切的問。伊不置可否的唔了一聲，心裏的聲音說：「等我發了大財你就知道厲害。」

想起昨天傍晚，死沒路用的和往常一樣，飯菜煮得熱度剛剛好，他就算準那時候回來，只是

這回那表情有點不太一樣，臉紅紅的，像喝了酒，或者偷摸了那個番仔婆放屎沒洗清氣的黑腳撥。遠遠的看他手上除了釣竿和一掛兩條不大不小的魚之外，另一隻手提著一大包用香蕉葉紮得實實的不知道啥味屎，很有重量的樣子。人還沒到，一股惡臭遠遠的飄來，好像一輛超載的屎車靠近；同時看見平時兇得像老虎的那幾隻狗，尾巴緊緊的用狗卵夾住，颯進屋裏，渾身抖得像剛從雪樹放出來，嘴裏嗚嗚作響，狗屎狗尿胡亂的洩了一地。阿銀的羊掙斷了繩子，其他公雞母鴨也莫不簌簌抖，即使還沒學會走路的也都飛上了樹；那些豬才厲害，反應跟快要把牠們拖出去宰沒兩樣，倒唱起鄰國的國歌來了；最聰明的一隻跳了出來，猛掘地，把自己給埋了大半隻，只差沒順便做好墓碑。貓到處找老鼠洞鑽，老鼠找螞蟻洞，螞蟻只好連夜搬去老雞母家，避避屎風頭。有肛門的失禁，有聲音的失聲。伊掩鼻丟下鍋鏟，準備給那不知死活的兩掌時，卻見他仍舊不知死活的示意伊別躁動，在他靠近而伊給臭得像突然給大野狼突襲到要害的處女那樣發暈至臉紅口燥神智不清時，他在伊耳邊淫淫的吹著熱氣說：「妳猜我帶回來甚麼？妳喜歡的——」他繞過去對伊的另一隻耳朵說：「是老虎屎。」「千萬不要給別人知道。」他洋洋得意的拿出稱仔，一稱，不得了，十五斤欠一兩。在全家人轉身專心嘔吐時，他找了個醃菜用的甕，搗開香蕉葉，珍而重之的收藏起來，嘴裏自言自語的唸著說：「夢到一般的屎已經那麼巴閉，夢到老虎屎應該更加夠力，免講你爸不是做夢，撫到一大坨真的！」當晚，死沒路用的狂性大發，景氣一下子恢復到雲頂，嘴裏荷荷作響，老虎屎味的雙掌捏遍伊全身有骨沒骨地方；萬水嫂羊入虎口，自知大難臨頭，不由得楚楚可憐；最後夢見自己給掛著大卵葩的公老虎啃得連骨頭都不剩，連汁液都舐得一乾二淨，只賸下一張濕漉漉的薄餅皮，在那兒兀自哀哀抽搐。

門終於開了，萬水嫂擺動尾巴，立即展開行動。

### 三、有人中老虎尾屎獎

幾天後，萬水一家中馬票的新聞傳了出來，從萬水嫂的表情可以約略想見。伊宣稱是中尾屎而並不是傳聞中的「頭鏢」。老虎屎的故事，也由伊那好車大炮的丈夫傳了出去，蹣跚沾著乾雞屎的大腳歷歷與人分享他的智慧。同樣是根據《萬字祕笈》，可是祕笈中並沒有「老虎屎」這一項，所以聰明的他就把「老虎」和「屎」這兩條的號碼各取其半。因為虎性勇猛的緣故，所以「老虎」取頭兩個號碼；因屎從後出，所以取後兩個號碼，合成一個萬字。又因為虎性只進不退，所以只買「正走」並沒有「倒退」。換句話說，他宣稱他只買了一個號碼。事實上，根據萬字票行負責賣票的員工透露，萬水嫂實際上是買了十幾個字，而且買了不只一期，投資不可謂不大；要不是真的狗屎運中了尾屎，他們一家真的要靠舔老虎屎過日子了。即使中了，大概也只是不賺不賠罷。有好事者翻書查證，發現他們的中獎號碼也和大炮仙所說的不一致，不單是和老虎、大便等無關，反而是和男女的生殖器有關——當然也是各取其半。有人向萬水查證，他嘿嘿的笑紅了臉答不出來。一時逞雄不買「倒退」，有兩三次差一點開出來——不是跳字，就是差一個號碼，已夠他提心弔膽。反倒是「正走」，鬼影都不見，賠了不少錢。「倒退」沒開就算了，不論甚麼時候開出來，他都會遭殃——老婆一定會找他身上「最沒路用」的部分開刀罷。

關於老虎屎，在讓所有禽畜拉了幾天膽汁之後，萬水嫂忍無可忍命令沒路用的或者自己吃掉或者用放屎的地方想個法子把它處理掉。依他的個性，大概是摸黑丟進哪個馬來人的牛欄裏去了。而老虎屎的餘威，倒是在那個家庭的上空盤旋了頗長的時日。那一陣子，聽說蚊子都來得

少，即使來，也都自動的把聲音調得很小很小。

三個月後，老雞母從萬水嫂的吼聲——「死沒路用的你的啥咪老虎腳撐又害你祖孃我勿會來，再生一張嘴出來看你備給他吃啥！」——判斷伊又被沒路用的東西「種」到了，而在背後笑伊「中了老虎屎獎」。稍後，一名釣魚客在萬水撫到老虎屎那附近拉屎時被老虎叨走，吃得只剩下頭髮和幾截指甲；在獵虎隊搜查虎跡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堆新鮮老虎屎，裏頭除了一團鬚曲的毛之外，赫然還有一支滿布牙齒印的錶，竟還在滴滴答答的響。萬水給嚇得，聽說到現在「滴滴答答」時，那沒路用的部位都還會發神經，抖抖痛。

〔將訪花蓮，謹以此文向已故的王禎和先生致敬。〕

①萬字票：大馬通行的一種彩券。

②萬字票共有四個號碼，如〇九〇〇這個數字，就共有四種不同的排列方式（〇九〇〇、九〇〇〇、〇〇九〇、〇〇〇九），被稱做「四打」；而最高——如果四個號碼皆為不同的數字——則為「二四一打」。一般的萬字票迷，獲得一個數字後，通常都不會只買「正字」（「正走」），至少加買「倒退」，以增加中獎的或然率。

③馬來語，豬。

④三星仔：小流氓。

⑤新馬華人口語上對印度人的蔑稱。



## 公雞

兩歲的兒子睡前的口頭禪：「明天公雞叫太陽起來。」

那時候，父親已經病得很厲害了，肉已全被病噬盡，只剩下一層鬆垮的皮和粗大的骨骼，可是頭腦仍然清楚，偶爾還會發脾氣，或略感傷感的回憶一些往事的片斷。

仍然顫抖著手抽那味道很多煙霧彌漫的印度菸。但已很少下床，除了三餐和如廁，也總要人攙扶，軟癱癱彷彿全身的骨節沒栓緊似的。

然而有一天清早，全家中都被母親的尖叫聲吵醒，「人呢？人呢？」奔到床前，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病床上空無一人。重病的人親並不在床上。

怎麼一回事？都這個樣子了還能跑？

家裏就這幾個人，都自清說沒有人起來攙扶他去哪裏，連守夜的母親也一臉無辜狀。於是忙亂的四下搜尋。

不一會，找到了。

雞舍旁的那口大甕，甕口上露出枯草似的白髮，大家都識得。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樣偷偷從床上溜下（像大蜘蛛那樣爬行？）且是如何把自己剛剛好塞進那麼樣的一個甕裏頭，只勉強能露



出半個頭？甕口並不大，只比他的頭略大些，甕腹倒是頗寬，大概也被他的手腳塞得滿滿的吧？看到圍觀的人驚訝甚至憤怒的表情，他略帶頭皮的眨一眨疲倦的雙眼。

母親大聲的叱喝他不在床上躺著，跑到甕裏頭來幹什麼，「番癩？」好像他這樣子是為了讓伊在兒孫面前丟臉似的。他把頭沉下去，不做聲。以一蓬白花花的髮草面對所有的目光。不同的兒女或軟或硬的或問或罵，叫他起來，他一概沉默以對。和甕一樣。

大家都發洩完了。短暫的冷場。

最暴躁的那個兒子突然拔起腳，很用力的踩著落葉離去，一會便又出現，拎了把大鐵槌，氣沖沖走來。很多手伸出來攔著他，一陣掙扎爭執，鐵槌被奪下了。一直默不作聲，剛滿百歲的老祖母怒斥。

「伊是你爸，不是你囡仔。」

怎麼把他弄出來？抓住頭髮，「拔」出來？推倒甕，把他「倒」出來？子女們胡亂出主意，但均被否決了。還是那句話：「他畢竟是爸爸，不能亂來。」幾個孔武有力的兒子曾展開蟹螯式的大臂，企圖把甕搬回家去，甕裏卻發出沉悶但激烈的嗡嗡聲。

就只好讓他那樣了。反正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

兒女們輪流守在甕邊。幫他打蚊子趕蒼蠅。他不再吃東西，很久很久才吞顆半熟的蛋。隔很久喝很小口的水。偶爾狠狠吸一大口菸。常常把臉也都埋進甕裏，不去理人。

常常以為他已然斷氣了，卻又緩緩把雞窩式的頭升上來，睜開疲倦的雙眼。漸漸的，沒有人有耐心去守他，只偶爾走過時喊他一聲，等一會，看那雞窩頭會不會升上來。看看他是不是終於斷了氣。就這一點而言，卻是滿令人失望的。

但卻也可以看出他越來越虛弱。

好多天過去了，等得不耐煩，子女一一回到各自原有的生活去，有人說，「再不回去工作會被炒魷魚」，有的說「工人會跑光」，說「孩子要上學」，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沒有那麼多時間耗，跟甕和雞窩頭道別一聲就走了，「就等通知吧」。

對道別的女子，他有時沒理會，有時把頭升上來露出委靡的抱歉似的笑容。

晚上，只留了一盞油燈給他。或更常是睡不著的老祖母在一旁守著。過一陣子就對著甕問餓不餓，口渴不渴，要不要出來散散步等等。

一逕沒反應。父親身體還沒壞到這個地步時，老祖母這麼一問，他鐵定會暴怒——他也只敢對他媽大小聲——「吃！吃！吃！要死了還吃！」

有一天早上，他終於把雞窩頭整個的沉了下去。怎麼叫也沒反應。走了。子女又大團圓式的齊聚。待到那些孔武有力的兒女趕到，都已經過了好些時候，屍體看起來應該硬掉了。

「怎麼辦？」母親淚眼汪汪的趕著圍上來的蒼蠅，說伊不敢早點把甕打破是因為伊和祖母兩個老查某沒法搬動父親那麼重的身軀。

一夥人圍在甕邊七嘴八舌。

「連甕一起埋了吧。」一位平時對家人表現得非常節儉，自己的花費又非常慷慨的兒子說。「反正已經硬了。這樣子連棺材都不用買了，又不用挖太大的洞。省。」

當然有人激烈反對。然後便大吵起來。

忽然大夥聽到一聲怪叫：閃、閃、閃、閃……一團黑影，原來是人瑞祖母正風一般掄起大鐵槌，眾人急忙讓開，只聽見咣當一聲，甕就被炸開。

父親垂著頭，縮著脖子，雙腿併攏，伸展的雙手直垂到陰囊旁。就像名剎常見的「肉身成佛」的那種枯瘦的屍。兩隻大掌各承擔著一顆紅殼蛋。甕底有十數顆羊屎似的糞球，像是什麼中藥藥丸。

硬成那個樣子，後來也只好順著那樣子訂做了一口櫃子式的棺木。很快便埋了。

## 生兩粒卵在手上

至於父親，就在七手八腳把他抬起來時，左手的那顆蛋突然裂了個口子，伴隨著細微的啄啄之聲，沒一會功夫，毛絨絨灰土上一隻小雞破殼而出。當牠正一腳跨出逝者的手勢之際，被一雙蒼老如破布的手接走。

另一顆蛋也被老祖母從死者冰冷的手上接走。

「生兩粒卵在手上？」一個兒子大逆不道的見解。

「我看是從雞姆腳尻偷摸來的。」另一個發表精闢的質疑。

「金身」埋了後，成年的兒女第一時間散伙，老家又只剩下母親和老祖母兩個宿敵。

就著油燈照過影後，證實另一顆蛋已經孵不出東西，老祖母就把所有的精神放在那隻雛雞的身上。於是便常見到伊皺縮的身影在林中移動位置。像母雞一樣掀開落葉讓昆蟲現身，或用枯枝弄開泥地，尋覓蚯蚓或白蟻，且發出母雞呼喚小雞的「過過」之聲。用餐時捧著，如廁時也帶進去熏，沖涼也帶著，晚上睡覺時就在身邊擺了個木箱，還細心裝了紗網，以防被蚊子叮瞎了眼睛或跛了腳，且朝它呼叫父親的乳名。

偶爾來訪的親戚都搖頭嘆息說：「受不了刺激，頭殼壞去了。」

自父親重病以後常暗自垂淚的老祖母，如今卻笑臉常開，還經常發出呵呵呵的笑聲，比見到伊的曾孫還開心。

而那隻雞是誰也不能碰的，母親也不例外。

牠長得非常快，羽毛非常豔麗，不像一般的雞，金光閃閃，尾巴也長，差近於錦雞，也近於雉，見過的人都讚牠漂亮，都想拔牠兩根屁股毛回去做紀念。老祖母禿鷹似的守護著。

當牠開始很青澀的啼叫，且長出指頭大小的肉冠時，它的異稟便開始展露。

家裏那隻對自己的一切都很自豪的老公雞率先遭殃，沒幾個回合便鑽進鳳梨叢中，再也不肯出來。追殺年輕的公雞及沒完沒了的追著上那些母雞（最老的是已經十三歲的老太婆母雞，年輕的全都沒下過蛋）是牠白日的主要活動，因為常看到這樣的景象，追殺及被追殺的雞在樹之間兜著圈子亂竄，揚起一陣陣的慘叫聲，雞毛飛揚，一會，金光閃閃的牠便踩在另一隻的背上，啄著對方，狠狠抖了幾下，不管那是公雞還是母雞。往往被啄得血淋淋的。

母親大為生氣，根據伊數十年養雞的經驗，這種好鬥的公雞絕不能留，否則其他的雞全都會受傷，一感染就完了。依慣例，當然是殺來吃。

試著向老祖母提，老人家震怒，喝斥「你尪你也要殺？」

母親聽了自己也十分光火。對不只一次來訪的兒子抱怨說：「你阿嬤講我嫁給一隻公雞。」決心要殺，要偷偷殺。

此時公雞早已不依賴老祖母，獨來獨往，晚上自己飛上樹去睡，黎明只有牠的叫聲像公雞，其他的，像被掐脖子的鬮雞。

兒女們無不贊同，每每盯著牠流口水，好像看到的是鍋咖哩雞。有時還故意追著拔牠的羽毛取樂。

老祖母不敢對四肢發達的孫子大聲，只好一整天不吃飯低頭在水井邊走來走去，有時望著井水嘴裏唸唸有詞，把大夥嚇得半死。

母親只好軟化，保證「養到牠老死為止」。

公雞長大了，更威武，體格比一般的雞大上一半不止，充血挺拔的大紅冠兩頰長鬚，稍長的尾，一身金光閃閃，成天高昂著頭，目光炯炯，不可一世。

牠只讓老祖母靠近，老祖母常抱著牠，喚著父親的乳名，從大紅冠開始，輕輕的撫摸牠全身上下的羽毛，有說不完的話，公雞竟然不會不耐煩。

公雞和伊一起吃飯，也不用椅子，伸長了脖子，十分有教養的慢條斯理的啄食。常一塊散步聊天，堅持睡高樹。

牠且和雉一樣會飛，且叫聲越發高亢。

可是牠的同類就慘了，母火雞也遭了牠的毒手。接著是母鴨。然後是父親留下來的那一群鵝子。

有一天，不知死活的紅嘴鸚鵡又成群的到屋旁的楊桃樹挑食，母親聽到鸚鵡的慘叫聲（伊堅持說聽到一聲華語「我的媽啊！」及馬來語：「多隆！多隆！」及許多拍擊翅膀的聲音）在伊趕到楊桃樹下時，牠還不罷休的踩著隻（母？）鸚鵡渾身亂抖。

有一陣子白天不容易看到牠，但可以清楚聽到附近叢林裏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山雞遇到掠食者的驚恐叫聲，以及牠得意的狂笑式的喔喔啼。

有一天，母親遠遠的瞧見公雞繞著那棵參天老樹踱了一圈又一圈。那棵大樹頂上枝幹分岔處長滿了俗稱「鷹巢」的樹蕨，母親相信上頭有老鷹的窩。不懷好意的公雞繞了幾圈後，雙腳輪流撥一撥泥土，便拍打著翅膀飛上樹。從一棵到另一棵，然後沒入大樹的樹冠。

###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伊畢生難忘。之前最難忘的一件相關的事情是：有一回，一隻老鷹從高處飛撲向覓食的一窩小雞，已先逃到一旁的母雞竟又折回去和老鷹搏鬥，卻被抓走了。

公雞沒入樹冠後，不久便聽到激烈的禽鳥叫聲，撲翅的蓬蓬聲，然後是，公雞和老鷹現身在樹梢，飛快的接觸，然後分開，又互撞在一起。母親說，公雞像傳說中的鳳凰一樣美。

好一會後，雙雙消失於樹冠。響起熟悉的雞啼，只是有點沙啞。

老祖母拿著孫子射鳥用的彈弓在樹下發呆，張望得好像整個人都硬掉了。

終於公雞再度出現，仍然瀟灑的飛了下來。四周地上掉了許多金色和褐色的羽毛。

老祖母發現公雞的冠嚴重破損，全身上下傷痕傷口不計其數，血汨汨的直往外流。一路走回家，留下一地血跡。

老祖母淚流滿面，把家裏所有的外傷藥都搜了出來，把自己也弄到渾身是血。伊雙手激烈顫抖，不知道棉花要沾哪裏。

當晚，伊把公雞留在自己房裏。斷斷續續的啜泣聲持續了一整夜。公雞直挺挺的死了。

第二天一整天太陽都沒起來。

老祖母冒著大雨為牠找了一口甕，在林子裏親手挖了個洞埋了。母親說，看伊老人家戴著斗笠在雨中揮動鋤頭的樣子，很令人心酸。

伊老人家不久也鬱鬱而終。

若干個日子後，有人驚訝的發現，附近的許多鳥類背上都出現金色的羽毛，不只是山雞、鴿子、鴨子、鵝、火雞、啄木鳥、魚鷹、鸚鵡、犀鳥、喜鵲……甚至還有老鷹——以及貓頭鷹。

最可喜的是那在陽光下細沙堆里啁啾啄食渾身上下金光閃閃的小麻雀。

## 稿

枯坐在墳狀的土墩上，背上、衣襟、頭髮和手臂上都沾了好些黃土，剛從土裏爬出來似的，是淘去井底的汙泥而留下的痕跡嗎？

約莫已有好幾頓飯的時光，背脊都涼了吧，暗綠色的苔蘚濡濕。土墩頭再過去是一口方型、四尺見方的井，井畔用枕木圍著，多苔蘚的黏土井壁兀自晶晶的濕潤著，其餘是不斷往下沉的黑影。見不著水的平面。

不時的將油褐色的煙斗塞進扎滿青髭的嘴中，一口一口的吐出白煙，令他的面目也猶如置於濁水中似的模糊了……喉頭抽動，濃嗆的廉價印度煙絲，在一呼一吸之間瞬間燒紅，滋滋作響。飄出框外。

枯瘦乾巴，臘鴨似的半裸著上半身，呼嘯的風獵獵的吹掀著開著襟的白襯衫，各種動植物汁液的殘跡的黯淡著色。黑色及膝的短褲，褲頭褲管處厚厚的陳年積累乾涸膠汁，兩條沒有肉的腿長長的伸展，黑灰色的腳板砥著凸起的樹根，黑螞蟻、白螞蟻和紅螞蟻爬滿他邊緣龜裂的根瘤狀的腳趾。他聽到身體深處隱約的咕嚕咕嚕，猶如氣泡從深邃的沼澤穿過腐植質的層層覆蓋、穿過多水草的混水，衝破了沒有日照的水面。內裏某處陷落了，崩塌。糕狀、黏糊糊的，草綠色的汁液，稠答答的爬在堅硬的黃土地表，在枯乾的落葉下蠕動著，淹覆了幾個螞蟻窩黑洞洞的出口。



蒼蠅之聲響徹。黑壓壓的影子，聲的物質狀態。

一隻白狗遠遠的望著，露出不確定的神情，在樹林裏來回踱著。

像初產後的母狗的木瓜樹，掛著肥大豐碩的綠色奶子。

初熟的橡膠種籽，垂直下墮，碰著枝幹，剝裂，彈跳，打在地表枯葉上。

橫躺著一棵偌大的枯樹，似乎沉睡已久，枝幹上綴滿黑木耳和貓耳狀的白蕈，白蟻在它內裏大聲的啃嚙著年輪。

娘費勁的鋤著紅土，捧著放進醃中，然後灑著白花花的粗鹽，加入一小碗水，伸掌到裏頭搓揉著，而後伸出黃淨淨的掌，把鐵籃裏的骨白的鴨蛋，和著溼溼的汗水，一顆顆的塞進醃裏頭去。

盤旋著的黑蚊，已經不知道是第幾個世代了。

灶頭裏火正旺，乾柴烈火炊煙，米飯初熟的香氣。

拖著八粒木瓜奶，再度誕下一窩孽種的母狗，鬼祟的賊賊目光，覓食。

(……)

一列北上的火車急馳而過，大地震動。

屋裏屋外，一陣童駭的歡呼之聲。

午陽疲軟，天上灰濛濛的一片，時而可以見著一輪血紅的高而小顆的日頭被煙雲沖出來，薄的灰雲在它面前快速漂過，突然又湧來肥厚的一團髒雲。

樹林裏四周都是靜悄悄的，瀰漫著煙霧，有一股燃燒乾草的氣味。植物的葉片上都沾上一層薄薄的灰塵。

路的盡頭是一間鐵皮屋，陳舊的鐵皮是衰腐的赤褐色，勉強反射著凶暴的午日。鐵皮陰影裏，木板陰沉著臉。五腳基上，垂直的立著巨大的木柱，幾隻狗橫臥，一把長凳，三五輛老鐵馬，敞開的木門，大門洞開。廳堂的深處，神壇上福德正神吸吮著香；神壇下遠渡重洋而來的土地公沒有面目，橘紅的燭光。

單眼相機快門的輕響。

透光板晰下的日光，照亮了水泥地。幾條肥胖的漢子趴著翻閱香港漫畫或報紙，腰間幾乎都插著手提電話。孩童持續喧鬧。幾位婦人不規則的坐在水泥地上，東一搭西一搭的說著話。年齡都在三、四十之間，體態都屬於臃腫的類型。

門外樹的蔭影裏攔著幾輛新舊轎車，從一輛車上走下一家大小。男的竹竿高，前額微禿；女的蒼白著臉，青春期的兒女，女的略胖，男的也是竹竿瘦。甫下車的婦女邊走邊朝著大門邊另一位婦人大聲說：

「大姐，你也趕回來了？姐夫免做工啊？」

「接得電話就馬上趕回來了。阿母說要不快點就可能看不到了。」

三兩下走到門前，盡是親屬稱代的寒暄之聲。婦女繼續說道：

「我和細漢的先留下，他今暝備趕回去，明日透早還要做工。」頓一頓，又補充，「沒辦法，做一工是一工的錢。萬一有甚麼代誌，他再趕回來。」

「阿母太緊張。電話打來講得多嚴重，這幾日我每日都要來這報到一下，才會安心。」

「整天看伊在那兒按大哥哥大。舊時沒用過，貪新鮮的款。」一個二十出頭的髦毛年輕人突然插嘴。另一個年輕婦人接著說：

「我也是。每日早上都不知道今晚要不要開擋，要不要準備。有時開攤做到一半，會擔心今日不知做不得過。」

「我更加慘，一坐就是三天。」一個山羊鬍子的加重語氣插進來「我全家坐飛機趕回來，工作交代給股東的，好采仔剛好放假。」

正說得興起，路的盡頭一輛白色轎車飛快駛來，眼見就快衝入大門了，突然煞住。前門打開，各走出一肥胖的青年男女。快步進入門裏，向眾人拋了一句：

「今日安怎？還沒翹？」

「我看還有得等，」有人嘟囔了一句。「還很精神咧。還會吃。整天在喊聽到啥咪聲音。」

「我看今日還是要開工。」來人怪著臉，笑笑說。「那些東西已經來帶他，可能免等多久。」無數的蒼蠅散布在水泥地板上，妝點，梳洗。

「這款代誌艱苦講。有的趕不及，有的早早回去，等到起狂。」話頭被搶走的婦女剩隙插進話去。

「萬字有中麼？」

「尾屎攏沒。」

「再不落雨，我看又要沒夠水用了。」有人嘆著氣岔開話題。

「已經不夠用了。水井已經乾囉。」後門窺進一較年長的婦人。

「阿母。」剛進門的夫婦齊聲道。

轉角處，又閃現一輛日本進口轎車，緩緩的駛來。

人的影子鬼祟的幢幢伸入此或者彼，香蕉葉尖梢一墜一墜的，瞋著。

一個醫生模樣的人步入房屋的蔭影裏，低著頭走出來，向圍在身邊的人重重地搖搖頭，說，「可以準備辦理後事了」。

另一個醫生模樣的人墜入，一樣的搖搖頭，「典型癌症末期的症狀，最多再活三五天。」

「醫生，他老是聽到聲音，我們都聽不到的，這個……。」

「有幻聽幻視是很正常的。」胖醫生擺著頭說。「可以考慮送去醫院，有專門的護士照顧，家屬不用那麼辛苦。」醫生建議說。

「我不要去醫生樓，」一個含混的聲音從房中傳出，「我要死在家裏。」

有人上車，車子緩緩的駛去。轉彎處，一輛車徐徐駛來。

躺在鐵床上，肉身已被啃蝕殆盡，手腳交錯如枯木委地，頭顱被不可思議的惡魔之手搓揉成螳螂的猙獰，昆蟲的僵硬，肉身整體扁平成一張陳舊的照片裏頭的廢棄腳踏車。

一襲薄背輕披在胸腹間，隔著皮和布，心還在費勁的跳動著。喉頭腫大了半圈，左方領下紅腫處，黃色濃水鼻涕狀掛著。老是聽到咕嚕咕嚕的聲音，一問，沒人聽見。三五隻蒼蠅在窗口處洗洗手、擦擦腳；幾隻蚊子辛勤測量他手臂上的溫度……然後指梢微微抖動，然後是關節，然後是眼皮——他睜了睜眼，見著陽光仍好端端的透進來，悶悶的吸了一口希哩呼嚕的濁氣。乜了眼，和仰臥在身旁不遠處睡得嘴巴蛤張的兒子某，隨口問道：

「還沒轉到？」嘴裏含著甚麼似地囫圇，耳際鼾聲陣陣。

除了時鐘、心跳和重濁的呼吸，偶爾的蒼蠅聲，就是房門外孩子的喧鬧。

「子女都回來了？」尖嗓門的女人大聲問。

「還剩幾個外國讀冊的，今暝攏會趕回來。」

「囡仔夥，真夠鬧熱。」

「是啊，過年都沒那麼鬧熱。」

一夥孩童擎著紅的綠的玩具刀槍追殺過去，又一夥孩童擎著藍的紫的未來武器撲殺過來。

成人們閒散的坐在客廳裏大聲敘舊。

「印尼那個痞所在……。」有人翻著報紙嘆口氣說。

幾個人影擡出大門，中年男子輕舉著手，說「過幾天再來」，跟著幾個神情放鬆的青年，上了車子。

水井旁的那棵高壽的尖必辣，沿著枝幹掛滿了各式各樣的袋子，所有的果實都給穿上了衣服。人瑞級的老祖母瞪著大眼言之鑿鑿的在訓一隻處女下蛋的稚齡母雞，細說不可把蛋下在雞屎上的大道理，達一小時之久。

小母雞一離開人瑞的指尖，立刻被一隻忍很久的老公雞狠狠的踩上，暴虐一番。哀叫數聲，抖落幾根嫩羽。

啄木鳥暴鑽著老成的樹，五色之羽，抖醒了蟄伏過久以致忘年的蟬。鴿子成群盤旋於樹梢。菜入熱鑊之沙響，一陣香噴噴的煙竄出。

人瑞佝僂著黑布唐衫，仰頭檢視著鴿閣裏頭的鴿蛋、新孵出的雛兒，和目光炯炯的母鴿互瞪

了幾眼，交互啣咕數聲。

伊的側影裏漫起一陣白煙，是一小堆為驅蚊而生起的野火；伊底側臉內凹成蠶豆的模樣，鵝爪似的右手弓提至腰處，彎勾指爪鉗扣著隻鴿雛，兀自吱吱的叫著，腳錯開。步入框裏。機械之眼卡擦一聲。

一位不知所措的馬來稚齡少女，把她初生的天死胎兒用香蕉葉裹了，投入攔淺的河，蒼蠅羈聚著。

狗在遠方吠叫，以及雉雞，以及風。

遠遠的，一輛頂殼發亮的紅色汽車從柏油路徐徐駛進，猶豫著轉進了一條林中小徑，在木然樹立的樹樹間尋覓前方的路。車中人竊竊私語著。

物象被流蕩的光吮入茶色，一層層不同曲度，淡藍如水，薄若無物的玻璃鏡片內，而被機械框後那隻眼睛所凝視。化成億萬微芒，或者注入那扇多重葉片密合的門，一微小的暗室，有一方黑色的濡濕蠢蠢欲動，期待受孕。

然後飄來了一陣煙，和氣味。

在框裏。何年何月瞬間的光影？

兩道黑色鐵軌，中央磨亮處泛著白光，直向框外延伸。深褐色的枕木，表面有未經刨刮的粗礪，百年老樹軀體深處扯開來的蜈蚣狀事物……或白或黑的花崗石礫充塞於枕木間，銳處鋒芒畢露；猶如石器時代的一處廢墟，有鐵器時代的侵入。然後是龜裂的腳板完整的抬起，在鐵軌間，草根色的趾頭因故略顯模糊；另外一隻腳伸出軌外，小腿肚蹦緊、挺立，鶴膝的曲度，筒狀的黑色褲管，因晃動而失去邊際的衣角，臉孔五官暈成平面的色塊。背景是巨大的、迫近然而恍惚的墨黑色火車頭。

在鐵路上滴下的連串汗水，深色的痕跡，迅速淡去。

兩旁是猿猴悽厲的啼聲，松鼠歡快的彈跳，冷血爬蟲躁熱的目光，以及水澤中千百種昆蟲的鳴叫。一片雲的濃郁影子，石頭間隙中一朵初綻的蒲公英。

幾位小學高年級模樣的孩童併排坐在舊枕木權充的戶外長椅上，各自併著膝，大腿上擱著一小片三夾板，握著筆，木褐色的薄簿子，封皮上都寫著兩行大字：「假期作業／假日日記」。攤開，白底天藍色線條的內裏。一個更小的孩子好奇的問道：「你們在做甚麼？我也要。」

「討厭鬼，自己去捉螞蟻玩，我們有重要的事情做。」一位女孩嚷道。

「假期還沒過玩，怎麼現在就寫週記？」一位青春期少女插入。

「老師說，有『靈感』就要馬上寫下來。」

幾位都附和著。然後是鉛筆芯摩刮紙的沙沙之聲。

然後退向遠處，背景裏的魚缸來回巡遊著金黃色的魚，被整個的框起，機械之眼一眨。

十二月一日，陰。

聽說公公快病死了，我們全家搭飛機到西馬去。那個地方已經很多年沒去了，很小的時候去過一次，記得有很多水果吃，所以我和姊姊，和從來沒有去過的小弟都很興奮。而且坐飛機真好玩。

真的有吃不完的水果喲。有我最喜歡的紅毛丹、山竹和榴槤，都是不用錢的，而且多到吃不完。還有姊姊喜歡的木瓜和Jus。紅毛丹樹都很矮，所以可以自己採。榴槤熟了真的會自己從樹上跌下來喲，以前只是聽說。還有水溝裏有好多藍線魚、老虎魚、打架魚，沒有下雨所以水很淺，而且有大姊姊照顧，所以爹地肯讓我們下水去捉，不過那些魚真的很會跑。

比家裏好玩多了，每天被關在屋裏，怕給人綁票。還有這裏有很多蚊子，還好我們人多，蚊子不一定會咬我。

真happy，謝謝爹地媽咪，謝謝公公，給了我這麼好的假期。不過聽到他一直在喊說有聲音，大家都說是見鬼了。媽媽說不可以亂講。

我們會不會也見到鬼？

被架起，兩隻猿長的手臂低垂過他人的膝，頸脖鬆軟，拉長的身軀，深凹的腹部下方是條舊的粗布藍色短褲。過長的腳拖著，左右是粗壯的兒子各一，差堪負荷的喘著大口的氣，腳掌使勁的咬著地面。飯桌那兒已經圍坐滿了兒女各甲乙丙丁戊不等，他一被安放坐下，便響起一群人大聲咀嚼的聲音。

女人為他煮了粒半熟的蛋，打散在碗裏，再用熱水稀釋；他捧起碗，用螳螂般尖細的嘴吮吸著，唏噓有聲。



人瑞的目光從很遠的地方歪歪斜斜的投照在他嘴和碗沿之交接處，流質的蛋白和蛋黃，汨汨的自脣角淌下，被一隻手接走。

有一點昏悶的午後，灶裏柴火盛旺，火舌自壺底竄出，尖梢爆出紅色的星花。

牆上掛著盛雞蛋的鐵網藍子，一面被燻黑的掛鐘，泛黑的大大小的竹蒸籠，一大麻袋的塑膠袋，一吊籃馬鈴薯，屋樑上掛著隻熟睡的赤紋貓。

在一個裝雜物的櫃子頂上，攔著一台單眼相機，鏡頭蓋沒蓋上，對著吃飯的眾人，折射或者吸吮著茶褐幽深的光，許許多多的蒼蠅不停的探索著牠黝黑的身軀。

屋外凡是可暫容一瞥之處，孩童三三兩兩的捧著碗挨著，大聲的喫和說著話，交換所知道以及所不知道的祕密。

狗繞著屋子胡亂的走動。

又一列火車急駛而過，一節節的掠過整齊的樹幹，孩子們一陣匆侷的歡呼。

照片裏都是白煙。一個陽光很好的，典型的熱帶的午後。

漫漾的白煙，略分濃淡。依稀是竹煙斗；而後是一張蹙眉的臉，午陽深刻的蔭影，淺褐色牛仔帽邊緣倒卷，背景是曝光過度的一片白光。香蕉樹和橡膠樹，都被高熱給溶成一抹色影。

那種突然被攝取的愠怒，恰好捕捉了他對鏡頭的著力凝視，故而目光直透紙表；而因呼吸加重而噴出的大量的煙，也彷彿兀自持續著。是以那張照片一直瀾漫著熱燙的煙。白煙溶化了框界，向外漫漾開去。

那一副數十年如一日的裝扮，陳舊的走動著。帶著白煙赤腳踩近鴿宿時，群鴿習習撲翅，飄浮在他八方。食物傾倒入飼槽。

機械之眼不歇的在攝取它的影象。玩著沙砌著城堡的孩童，香蕉葉破裂的影子，閒置的黑亮老鐵馬（曾經負載老人大半生），曾經讓無數野生動物變成「野味」的獸籠（那雙手叨著煙斗用鐵線細細補綴），棄置的歪斜的甕，長出綠葉的老仙人掌，不成對的破鞋，朽餘的膠刀，斑斕的大蜘蛛和牠粗韌的網……蟻丘上密布的初生白底灰黑條紋的雞絲菇……。

一輛白色轎車緩緩拐入林子，日光打在車頭燈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午後日光曝照，灰色的木門有著時間強硬的刻痕，胸肌與肋骨，臉以及臍，都被統合成舊木的成色。他又著手望向曝光過度的大門之外，高熱的白光裏是動植物融蝕狀態的色之抽象。依稀可可樹，恰好走入框內的狗。兩界之間，是一道由光影強烈反差鏤成的門檻，一匹拖鞋翻覆其上，被磨蝕殆盡的鞋底一片白光。深濃的蔭影裏，炯炯沉思如瞳的是腳趾頭的位置。

兩位壯漢架掠拖曳著頹長的枝節，往廁所的方向走去。

一坨糞在枯葉上，蒸騰著熱氣，大紅頭蒼蠅三三兩兩的呼喚著聚攏。

黑沉沉的沃野，芋之幼莖如陽物般破土，白嫩微紅，或遠或近，紛紛抽長。細碎的浮起的聲

音。張開一面一面的綠扇，亭亭顫動。雨露在溜滑的葉表自轉，渾圓成抖顫的顆粒，無止歇的來回運動著。

在稠密潮濕的濃霧中，四方是無邊無際的膠樹，埋在黎明時刻最後的夜色中。雞還沒有啼，早起的鳥兒也都還在沉睡；妻兒熟睡的家是一盞依稀的昏黃燈火，兩隻狗跟隨在側。螢光數點，唯有唧唧的蟲是忙碌的。

額上的煤油燈吐著黑煙和難聞的氣息，隨風飄搖的火舌，勉強的照明。一手撫著潮濕的樹，撕開已凝結的膠痂，銳利的刀口斜切入甫愈合的舊創，沿著傷痕的軌跡，重新切除一層薄皮。然後白色新鮮帶著些許芬芳的膠汁像牛乳那樣汨汨的沿著舊河道，過了道鐵皮折成的槽橋，滴落厚重粗陶製的膠杯。

他常常會停下腳步來。有時為了補充煙絲，有時是為了殘殺一隻大屁股蜘蛛，或者愛撫緊緊跟隨的狗，和牠說幾句話。

撫摸過許多棵樹之後，遠方的回教堂才響起高亢的誦經聲。然後是一列長長的明亮的火車，然後是雞啼，然後是鳥鳴，然後是曙光。

在深夜中醒來，盯著桌上的鬧鐘看。涼風從板隙擠進。和許多天前一樣，感覺外頭的黑暗中有人在窺視。有腳在走動的聲音。

白蟻丘上，旭日的斜光照在，一具骨白泛青的獸之顛骨，拳頭大。不遠處，攔淺著一隻橡膠鞋，裏頭泥土餵了半滿，嫩草發芽。

新鮮的膠汁一杯杯的蒐集了，一桶桶的提拎到膠房去。赤膊，牛仔帽，脖子受力緊繃成飽滿的弓狀，挺直了手臂，垂照的日光晶晶蠕動於毛孔持續漸出的汗液。沒入曝光過度的背景，他的前方。

膠房沒有牆。直柱，橫樑，鐵皮頂。

倒入更大的桶，隔著漏斗，湧入的白色汁液一陣撲鼻的清香。然後一杓杓的勺入併排的尺許長的長方型鐵槽內，蹲下來，逐一倒入定量的稀釋的蟻酸，用厚大的鐵片來回攪勻，刮去表面浮起的氣泡。好一會，凝固個大概，逐一倒在較為寬大的鐵片上，像塊白豆腐，疊著雙手，蹲著的身子前傾，由白豆腐的中央依序向四方，許多的掌印將它壓成了厚片狀。逐一完成後，一片片挨次送入手動輾壓機，絞動齒輪，水份向兩端溢滴，滴下，膠片更平更薄了些。再移到另一架斜紋輾壓機，絞動，更薄，更乾，膠片上有整齊的斜紋。

一片片掛在竹竿上掠曬。

曬成金焦黃褐。

夢到泡在蟻酸裏，皮肉一直冒著大顆小顆的綠泡，然後整幅皮到處都穿了大大小小的孔，全身上下繼續飛快的冒泡。骨節處有一股蝕骨的痠疼，在枝節處千針萬針的扎著，漸漸的顯出針孔大小的孔隙來。糾結的肌肉從骨頭處剝落，即一絲一絲的被析開來，溶解成綠色的泡泡，滋滋的上升。腳掌率先脫離，接著是一整件衣裳似的全幅剝落，一陣大歡喜，臍一副伶仃白骨，兀自涼快的冒著泡。白髮連著頭皮，載浮載沉；大腦嗡嗡作響，胡亂的爆閃著七彩迷幻的光；眼珠脫

落，迅沖至液表，飄浮自轉著向上，白亮的天光毫不猶豫。他聽到自己大喊一聲：「我備去落！」然後眼前是一片漆黑，耳際悶悶的響起連串的鼓聲，及一聲聲女人帶著哭泣的尖叫，大聲呼喚著他的名字；哀嚎著叫他再等一等，子女都已經在途中，很快就會回到家。許許多多的聲音，繼之以激烈的搖晃，許多隻手的揉捏觸摸，好似要把一塊泥土給捏成人樣。

腳踏車叮噠的鈴聲，迴盪在樹影中崎嶇的小路。上坡，拉長了身子重心向前，後座載著好一疊褐黃色的膠片，全身的肌肉骨節緊繃著，大顆大顆的汗珠滾落，淡淡的濕印，熱烈乾枯的黃土瞬間蒸發。一道熱燙的光斜照著。

眼皮忽地掀開。

那群人有的紅腫著眼睛。靜默的凝視著。瞧見母親蒼老的眼睛猶拭著淚，稀疏白髮，眼袋腫大。

手指頭掙扎著，伸過另一邊去捏一捏手臂上的皮。

汽車聲漸漸靠近。狗吠。小孩的驚呼。而後是往外的，匆促的腳步聲。用力關上車門的聲音。又有人來了。

一列火車疾駛而過。

整進幾位衣著光鮮、平日少見面的客人。依性別、老幼、年歲而相互有不同的稱謂。一陣例常的寒暄。

「阿兄，你好麼？」一位矮而憨的婦人笑嘻嘻的向剛甦醒的他招呼。

「險險去。」他誇張的揮舞著手，含混的說。瀏覽過一張張臉孔。「剛剛差一點就去。我趕快跟他喊。」老伴插嘴說，重複一遍剛剛所喊的內容。轉頭問男人：「我叫你你有聽到麼？」他輕聲輕氣的說了聲「有」。「已經走了很遠，路很暗，聽到叫聲，又轉回頭。」

「幾時變得這麼嚴重？」憨女人問。

「早就躺這等死囉。」他兀兀的加重語氣。

「沒醫還不會死。」突然興奮起來，揮舞著手，搶著說話。「講割了會好，割了更加死，」比著自己脖子溢濃的部位。「殺一刀四千塊，有甚麼比做醫生更好賺。」他憤憤的報了個名字，「大醫生，講幾厲害到幾厲害，原來吃錢尚厲害。」精神十分振奮。

「醫生每個嘛阿呢。」憨女人附和。

「還叫我回去給他再割！」

「多割多賺。」

你一句、我一句的熱鬧著，歡騰騰的氣氛。窄小的房間裏擠滿了人，淌著汗水。遠遠的一聲蟬鳴。有的沒有的各自說了一堆之後，憨女人突然說：「大兄，你尚少再吃多幾年，阿母這麼老了，給伊送你唔是不好？」

「我備死囉。」他斬截的揮手說。

「等阿姆先老去，」老伴近乎哀求的呻吟「伊整百歲囉，還能吃多年？三冬五冬，伊好命你也好命。」

人瑞掩面，無聲的踱了出去。

一些年輕人也無聲的走了出去。

「老的又精神起來了。」不知是誰嘟囔說。

「我備死囉。」離開房間頗遠的地方，還可以聽到這麼一下頓挫。

一票子客人踱出門外，不少殷切挽留的聲音。

「留下來一起吃晚飯吧。」

客人紛紛辭謝。得在日落前趕去另一個地方。某某的某某結婚，「順路過來看一下。過兩天再過來。」

他堅持送到門口，兒子扶持著，大力的揮手。

假日日記 十二月二日，陰

……

阿公今天下午差一點死去，大家都好緊張。我沒看過人死，也很緊張，也很想看看。好采沒死成，不然我就沒有阿公了。他們說，是阿嬤硬硬把他叫回來，說還有叔叔阿嬤還沒有回來，叫他再等一等。

阿嬤叫阿公的聲音很可怕。我沒聽過這麼可怕的聲音，好像恐怖片的配音。

假日日記 十二月三日，陰

……

昨天下午吃飽大過便後聽舅舅說外公差一點賣鹹鴨蛋去，後來被喊回來，就很精神，一直要跟人講話，比手劃腳，也不知道他在講甚麼，因為我聽不懂福建話。媽媽說外公喉嚨長了可怕的東西，所以話講不清楚。

外公講話時嘴巴很臭，我們都不敢靠近。

表哥阿德說，是死人的味道。

還是沒有人看到鬼。

假日日記 十二月三日

所有在外國讀書工作的姑姑叔叔昨晚很晚很晚到我們都睡著的時候趕回到家。媽媽說阿公一直在講話，講到天都快亮了還比全部人都精神。昨晚趕回來的姑姑叔叔今天都睡到起不來。

今天還是有很多客人來，樹下停了很多車子。媽媽、阿姨、舅母、阿嬤她們一整天都在煮東西，一直有人吃飯。七叔追一隻大公雞的屁股照相，踩到雞大便跌倒了，真好笑。大人們笑著說，雞大便有甚麼好拍的。

人越來越多，床都不夠睡了，晚上很多人睡大廳。大廳裏都是火車的聲音，叔叔伯伯都很肥，睡覺時聲音都很大，媽媽阿姨她們說，大廳變成了火車頭。

假日日記 十二月四日

……

還是有好多不認識的親戚來。空氣臭臭的，大姊說是印尼那裏在燒大芭。至於為甚麼燒那麼多



天，二姊說，是因為芭很大，一下子燒不完。

昨天害七叔吃雞大便的那隻雞，今天被阿嬤捉來殺了。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一小塊，因為吃飯的人實在太多了。

我們的爸爸媽媽都特准我們到附近去捉豹虎。小強他們幾個最高興，竟然連豹虎都沒有玩過，真可憐。

傍晚我們全部被媽媽們帶到巴搖去沖涼，只有那裏的水還沒有乾。大炮表哥說，自有天地以來，那裏的水就沒有乾過。好多蚊子，我們帶了十幾片蚊香還是被叮到滿頭滿腳，不知道這裏的蚊子為甚麼永遠那麼餓。這裏水好多，只是顏色是黑褐色的，而且有臭泥味，洗了全身臭泥巴味，肥皂一點用都沒有。沼澤裏面有很多草，水也很深，看起來很危險，不過應該有很多魚。

還是沒有人看到鬼。

假日日記 十二月五日

今天沒有靈感，捉豹虎捉得好累，捉到的都是『老爺』的，不夠人家的好打。天氣好熱，每個人都開始喉嚨痛。好想回家。家裏有冷氣，不像這裏，大便都沒有抽水馬桶，糞坑裏好多嘔心的蟲。每次都怕不小心跌下去，就算沒臭死，以後也沒有臉做人了。

我跟媽媽說我想回家，媽媽說再等幾天看看。看甚麼呢，我問，媽媽說小孩子不要問這麼多。

我問他們我們在等甚麼，阿健表哥小聲的說，等阿公死掉。

如果阿公長命百歲呢？小明問，阿健表哥說不會的，如果那樣大人們不會全部趕回來，天天坐在那裏等，像在等榴槤跌。

假日日記 十二月六日

今天幾個舅舅聯合出動挖水井。原來水井裏的水已經快乾了，舅舅們天天要輪流到附近巴搖去載水。先把井底剩下的水汲（這是從六姑那裏問來的字）乾，六叔搭著梯子下到井底去，八叔在上面用水桶一桶一桶的把井底的汙泥汲上來，汙泥很重，六叔拉到滿頭大汗，拉到兩隻腳每一塊肉都腫起，我們好怕他被拉到水井裏去，也怕繩子會斷掉，那樣的話八叔一定會被壓扁，所以我們都蹲得遠遠的，不敢出聲，以免衰到。還好沒事。後來泥清完了，桶中裝了小鋤頭下去，六叔沒有力了，換五叔汲，七叔還是只顧拍照。後來聽到鋤頭鋤地的聲音，一桶一桶的紅泥汲上來，井底有怪獸那樣的嘆息聲。

後來梯子放下去，八叔爬上來，全身都沾了紅泥，連臉上都是，我們笑他變成了『土人』。他說他往下鋤了一尺深，很難鋤，都是石頭和黏土。一直到天快黑了，水都只是薄薄的，沒幾吋深。原來喝的水這麼不容易挖。看來再下去就要喝沼澤的臭水了。

我也好想回自己的家。阿公還在喊半夜有人叫他的名字。

腳踏車後座載回黑色鐵籠，籠中獸慌張的往四壁衝撞，鼻尖嘴角紅腫脫皮，淌著血。烏溜溜的眼珠，晶亮。

黑色鐵籠浸入水中，籠中小獸胡亂竄動，大顆的氣泡浮起，一會，動也不動，嘴齒牙齦張。腳著煙斗，光著上身，塑膠墊板上是一隻被剝刺光了毛的幼猴，如嬰孩那般的裸著沉睡著。被熱水燙開的毛髮一撮撮的被水沖向邊際。一隻手提著猴臂，另一隻手平穩的握著銳利的小刀，

正劃開幼雛的胸膛，血溢出……或者是一隻大公猴，或者是一隻果子狸，四腳蛇，松鼠。剖出肚腸。

鐵鍋在爐火上跳動。

驚醒。他緩緩睜開眼，在微黃的燈火裏費勁的凝視著油燈旁的鬧鐘：二時四十分。床邊躺椅上歪斜的攤著兩個肥胖的漢子，打著呼嚕，齜張著嘴。他嘆了口氣，悠悠閉目。戶外都是蟲聲。

一列火車一陣震動。

良久，復醒來，勉強睜大雙眼，搜尋鬧鐘上的數目字。

許多天前不止一次向孩子們誇張的伸出三根手指，表示「三天內一定會死」。然後，一次又一次醒來，困惑的盯著鬧鐘。

白天如此，夜裏亦復如此。不知道為甚麼，發現自己又還活著。和兒孫子女已告別多次，也預告了許多回。從「今暝十一點」、「今暝二時」、到「明早五點雞叫時」，都一一告吹。原先是所有人圍坐如等待準時上演的電視節目，到後來，再也沒有人再把他的預言當真。都只當成是玩笑。

從呼出來的氣，感覺裏面已經一吋一吋的腐敗了。屢屢聽到了疑似土壁崩塌的聲音。

骨節裏頭透出來的痠疼，沙沙作響。所有的肌肉逐漸的麻木。而氣，還在。喉頭沙沙的痛，一直喚著要水喝，卻大部分都沒法子吞下。

全身兀自響著脈搏抖顫的聲音。

一直有人守在身旁，等待那最後的時刻。

不論白天黑夜，時時有人來張望。然後默默離去。時不時聽到這裏那裏有照相機的聲音。然後是誦經聲，然後是雞啼。然後是終日擾攘的說話的聲音。

燠熱的午後，客廳水泥地板上，所有的角落都黑壓壓的坐滿了人。翻著報紙，雜誌，或者橫躺著。臉上都有幾許煩躁，眼珠也如失眠者那般的帶著血絲。

「再這樣子等下去，誰受得了啊。」一個年輕婦人抱怨。

「這件事情很艱苦講，醫生也不一定準，有的一等就是半個月，也有的一等就是兩三個月。」另一個搭腔。一搭一搭的說了下去。

「這樣等落去，做工的免賺吃，讀冊的也跟不上。」

「尤其國外趕回來的，要走又不敢走，驚一走老的又怎樣，又要趕回來。」

「就是講阿母，」一個男子搶著說「那時不要把他喊回來就好。要去給他去，順其自然。現在老的去不去了，更加痛苦。」

戶外灰濛濛的，飄浮著細微的顆粒，樹的身影影綽綽的，公雞的叫聲中也透露著嘶啞。幾個男的持續在談論股票，一如往昔每日閱報時，日常的聊著。聊著這一次的金融危機。

一個老闆模樣的說：

「我回來前早就叫股東把所有的錢轉入新加坡銀行，較穩。本土銀行，馬幣那樣跌，不用幾天，損失就驚人。」

「報紙說，政府呼籲人民這個時候要發揮愛國心，尤其是華人，不要愛錢不愛國。」年輕人翻著報紙大聲說。「吁令所有的公務員不准出國，以免增加外匯支出。」

「政黨也在呼籲華人發揮愛國心。」

「古早番仔銀行是安怎借錢給伊人的你知麼？拿居民證去，免抵押，免利息，十個有九個免還，腹內早就空了。」高瘦的男子插話。「我看那些番仔銀行隨時會倒。新加坡的報紙已經報導說有幾間銀行財務出現問題。」

老闆模樣的微笑著說：

「我看大部分銀行已經出現問題，尤其是番仔銀行。但是番仔銀行政府不會給它倒的，一倒，政府會真沒面。現在來講愛國，唐人要是沒錢，政府就不會叫你愛國囉。你欠錢用時想要跟它借，不是番仔就沒得參詳。」

「生意歹做，」有人嘆息「物件每樣起價，俗賣出去的一仙都不能起。」  
一陣怨嘆之聲。

「不如來買萬字，反正錢歹賺。」有人突然提議「看老的會給俗財氣麼。」  
一經鼓譟，四散坐著的男女老少都振奮起來，派人拿紙筆到老人的床頭，他也合作，挺起上半身，費力的劃了好些數字。

「我也要買幾塊（錢）。」他匆匆著說。指示他的錢放在甚麼地方。

假日日記 十二月六日

昨晚阿文表弟說他有看到鬼。白色的，只有骨頭，在阿公的窗外走來走去。他晚上起來小便時看到的。我們都很怕。

今天全家人都在買萬字，阿公出了很多真字。聽媽媽說，爸爸至少買了幾百塊，我們這些小的也

有公司買，一人出幾角，中了當成是拿紅包。

結果誰也沒有中，阿公自己也沒中。阿公的字一點都不靈。天也沒有下雨的跡象。我們都快乾死了。

假日日記 十二月七日

昨晚其他年紀較小的都看到鬼了，我們幾個沒有。他們看到的鬼都長得一個樣子。好可怕。全部人都喉嚨痛。

深夜，老人又自酸蝕的夢中驚醒，費力的盯著床邊鬧鐘的指針。然後又在齒輪及蛙鳴合奏般的打鼾聲中默默的閉上眼睛，憤憤的吐出一口惡濁之氣。到了這一天，一個晚上起來看時間有十數次之多，原先不過是三五次。最後一次，他突然發現鬧鐘旁多了一個黑色的事物，茶色的玻璃鏡頭反映著微光，驀然「卡擦」一聲，閉上了機械之眼深處的葉片，時間停頓。他聽到自己的瞳仁深處有近似的回聲，而不同的眼睛有著些微的擦身而過似的時差，然後是前景逐漸黯淡下去如顯影後的底片，而內在有一片視景卻快速的將色褪盡為絕對的白，滴滴答答的內在時鐘迅速的歸向時間零。停格。

遠遠響起回教堂的誦經聲，彷彿穿過了悠遠的漫漫黃沙。

一列火車疾駛而過。

甚麼聲音浮起。崩落。

穿過灰濛濛的流塵，淫黃的月光稀軟無力的灑在土墩頭，落葉上。綠色黏稠濡濕，溶溶一片，四周是萎黃的枯草，彷彿遭了毒藥。地面微小的黑影挨擠著，複眼浮光碧綠，密密如蟻，綴成隱隱騷動的夜的局部。周遭枝極上盡是晶亮晶亮的目光，黑壓壓的鐵鑄似的鴉，反射出凌厲的金屬之光。

## 蛙

餘暉在晚禱中把最後的光移交給了燈，死者於是紛紛從墳穴中吃力的爬出來，彼處乃此起彼落的爆出骨節的響聲。初生的螢光遲疑的閃爍著。當中有我們的父親。

步調徐緩多了，低垂著雙手好似十分沉重，削了肩。只有頭髮明顯的長了許多，掩覆著臉。在井邊，吃力的汲水。水桶高舉，當頭刷的沖下。然後伸展大手抹去髮上臉上的黃土，耐心的搓洗身上的泥漿，俯身，多毛的腳——水聲因而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乃有目光穿過葉隙，遲疑的、宿獸的眼睛。

夜行的火車渾身透明，照著他黃銅的瞳仁，青銅的髮膚。然後仰首向天，長長的手伸向星光燦爛的晴空，喉頭發出渾沌不明的嗚鳴之聲。高樹上入眠的猴子，聽了忍不住也要發顫。

然後蹲在黃土坡上，冥想。

一個雨後，他潛入泛濫的沼澤，匍匐在老樹的根部，像青蛙那樣用下腹產卵。銅色的卵有的隨著河水飄入河，有的在日出後接受白日的瞬照。銅色的蝌蚪孵化後，夜的晚禱一過，他便急忙滑入沼澤水中，像某些母魚那樣守護著。

往往，黎明的早禱一歇，他便匆匆爬回地穴，撥土把自己給埋了。雨季，便有另一種蛙鳴，像惡作劇者得逞後難以自抑的歡快狂笑。



有一天，他不再出現，而墳穴的口竟日開著。鬼神都不知道他的下落——那時恰好因為久別的思想，母親經由乩童靈媒問遍了故鄉大大小小的廟，也向教堂的牧師打聽過。每一回「執無菱」伊總會囁咕著怪怨說：「老的，你究竟死到哪裏去了？」

也許投胎去了吧？

只有天知道。也許某一天在水裏浸泡過久，潛得太深，錯過了早禱，也錯過了公雞的啼聲——自然也就錯過了白日漫長的睡眠。

## 未竟之渡

四月是患病的季節。

——艾略特

### 一、斜樹

患病的季節。

吋許長的白髮在風中針立，微風，有霧。老人眯著眼，啣著竹煙桿，蹣跚腳坐在長凳子上，不時移動脖子噓出白煙，驅趕不時向身體不同部位圍攻的母蚊子。外頭大雨好不容易變得小些，絲絲的下著，沿著屋頂鐵皮的凹槽掛瀉而下。白煙徐徐向雨中散去，和隱隱上升的霧氣淆混在一塊，消融入漸漸到臨的夜色中。甚麼事也沒法做的天氣。腦子裏還有點昏昏沉沉的，一日裏睡了許多趟，好像老是被叫起來吃飯。紅腫著雙眼，白眼珠裏布滿著血絲，一直做著亂糟糟的夢。

許是因為大風間歇的吹擊著衰朽的木門之故，一直夢見有人急急的拍門。拍門聲把他從睡眠的深處喚起，一直延伸到醒之邊際。年歲的老大，精神和肉體的雙重疲憊，讓他一直陷在那意識迷離的邊界，彷彿腳踩在霧氣茫茫、漫無邊際的沼澤爛泥中。清晰、使勁的拍門聲中帶著驚恐的

急迫，而在他昏饋的意識的底部有著一絲細微而清醒的聲音在遙遙呼應著那外部的召喚。拍門聲之外，緊接著是急促的腳步踩在流潦中的聲響，一樣的慌張急迫。剪接為一大片、一塊塊被分割的黃金稻穗，綿延的甘蔗園，連綿的群山起伏，和一股遙遠而熟悉的寒涼。緊接著是荒草遮蔽的墓塚，墓碑已被風雨磨平。被老妻喚醒過來後，那許多的聲音被轉換成了影像，譯為諸多久未謀面或已過世的故人的殘破的臉孔，為時光所稀釋，為殘虐的現實所撕爛，留下淡淡的血痕和久雨的土的腥氣。在那之後，是一位穿著深藍花色筒裙、皮膚白皙的少女明淨的形象。

多少年了，他瞅著把他從睡夢中喚醒的女人。依舊身著藍色花筒裙，只是早已褪色。身形依舊瘦削，只是越發的骨稜稜了。

「今日睡醒怎麼老是盯著我看？」她臊紅了耳根。多少年了，臉皮還是那樣薄。他嘆了口氣，「也許是睡多了。」

每回被喚醒，桌上都已沖好了一大壺的咖啡。濃郁的熱帶土產，有一股野性的躁氣，卻驅不走雨季的睡蟲。小屋裏瀰漫著柴煙的氣息。屋檐下靠著一輛腳踏車，紅鏽輕輕的咬嚼著鐵心。

「雨把整粒地球都浸軟了。」妻自語道。

屋外，樹影稀疏的林子裏，一棵橡膠樹緩緩傾斜，「噓」的躺下。

雞隻整群的窩縮在樹蔭下，一任雨水滴落身上。

他悶悶的嘆了口氣。

「河水滿了。」妻白語。

渾身骨節都酸疼，稍稍動動身子，就聽到一陣陣咯咯勒勒的響聲。

又一棵樹歪斜了，倚靠著另一棵樹。

妻低頭編織籃子。一地的籐籃，大大小小的堆著，大小小花色不同的貓在不同的籃子內睡覺。

注視著妻的側影，心裏的聲音說，因妳之故，我決定在著濕漉漉、軟綿綿的地方留下。夢的灰藍的殘漬，柴煙中有著遠方記憶中稻草燃燒的氣味。他取下煙桿，掏去煙燼，掰開鏽鐵盒子，塞入紅煙絲，踱到灶旁，抽了根燒著的柴枝，點上火。坐在屋前發愣。

隔了好一陣子，妻又在自語：

「阿妮差不多在路上了。」

日落和日出一樣的不明顯，一整天彷彿都處於日與夜之間的濛昧之境。四野終日浮蒸著白茫茫的霧氣，這便是以前中國人、日本人、台灣人傳聞中可怕的瘴癘之地。這是一個患病的季節。已經進入東北季風肆虐的雨季；第幾天了，有時整天綿綿細雨，有時滂沱終日，氣溫二十餘度，涼爽如秋。難得見到太陽，園地裏，到處是流潦湧泉，幾口井都滿了水，較低窪的地方，積水已及膝。平常日子裏，往高處是膠林，再往下，目光跨過高草、灌木、熱帶喬木、一小片油棕園、野蔗與縱向的溝渠，那白綠相間的半塘水便是舊河道。在二十年前黑河截彎取直後，它便剩在那兒，像個池塘。連日的暴雨也許使得新舊河道又聯結起來了，一再高漲的水抹平了低地所有差異的景觀。這一遭大水，只怕是河道截彎取直以來之最。其洶湧的態勢，直逼遙遠年歲前的那一遭。

更遠的遠方，日光窮盡之處——河的另一端——如果天氣晴朗，日光明亮，可以看清楚遮蔽

之外的微小細節。一條黑影在雨的遮蔽中悄悄潛入某家屋檐低矮、大門敞開的鐵皮屋，屋內人影擾動，間雜著幾聲悶喊，半晌，一人影快步衝出，奔入雨中。隨後，幾條人影跟著奔出，激烈的踏水之聲。

雨中的木板屋，因傾斜的雨勢而略顯得傾斜，生著血污般濃鏽的鐵皮。許多人側出身子，探出頭來。那群人快的就走到貧民區的盡頭。再過去就是因連日大雨而暴漲的黑水之河。這時，隔著雨簾，隱約見到數十尺外有一條人影，半個身子泡在水裏，正解開河邊漁人的獨木舟，登上，划入洶湧的河。

那人很快就被亂水帶入河中央，一簸一簸的往下游衝去。沿河奔跑，河水已漫上河邊的路，回頭張望，即使是上游處，兩岸之間的橋也半浸在水中，只露出欄杆數吋。

壁鐘敲了六下，年齡差距如祖孫似的小女兒還沒有來。應該快到了吧。他戴上斗笠，緩緩往山坡上踱去。兩隻狗冒著雨跟隨著，低垂著頭。走到山坡的脊處，可以望個大半公哩遠。菜園，膠林，榴槤園，一方一方的，都浸泡在霧氣中，流潦和低處的積水，倒映著天光。遠處零星的椰子樹和三五水牛，再過去有數十間高腳屋，那兒是馬來人的村莊。山脊上疏疏歪斜著一排老橡膠樹，傾斜的方向都不一致，或左或右，看不出和風向有直接的關係，也許是因為根及枝葉的走向的緣故吧。是早期用種子種的樹種，樹頭特別大，年齡大了還會長出板根；越往上延伸，樹幹越窄小，大概是本土橡膠的第一代，祖父輩，保留了不少野性。後來經過育苗的橡膠樹種，鉛筆狀的筆直往上，樹頭樹身一般大小，好像經過人手的加工。幾十年了，這坡脊的擁有者不知道是戀舊還是沒空處理，這十來棵老樹一直留著，倒成了這一帶略具特色的風景之一，偶爾會有一個半

個回鄉的年輕畫家至此枯坐大半日。

不論陰晴風雨，每天他都會蹲在這兒的樹蔭下等待女兒的歸來。鄉間的小路蜿蜒彎曲，映著水光。小路次第穿過幾座數英畝的林園，那兒是視域的死角。可是在進出林子之前一定見得著，要是發生甚麼事，快步跑去也趕得及。所以他蹲著，悠閒的抽著菸，不時揮手驅趕蚊子。

幾年前，當孩子踏出國門，他才驀然感覺到自己的異國身分而禁不住有一絲的酸楚。和許多持紅居民證的華人一樣，他無法提出出生於本地的證明。此生也不能踏出這國家的邊界。無法擁有護照。他宣稱報生紙在日本人入侵時被大火焚毀。多少年來，透過許多關係去申請藍居民證，和那同族的數十萬紅居民證者一樣，終歸徒勞。還不如那些偷渡到這塊土地上來非法打工的印尼人，他們很快的就可以變身為本地的「無米不得了」(Bumiputera「土著」)，享有一等公民的所有好處。

當獲悉長子決定遠行的去處，再三考量之後，他忍不住囑咐即將留學遠方的孩子，有機會可以到台灣中南部一個叫做「虎尾」的地方去走走，拍些照片寄回來。「爸在那地方住過許多年。」經不住孩子再三的好奇追問，他才感慨的說：「我是屬於最晚的一批中國移民，而且不是來自中國，而是來自台灣。」

面對孩子提出的許許許多的「為甚麼」，他卻不願多談，「去問問你媽」。

「那是因為戰爭的緣故……」他聽到女人的開場白。

君之代，八格野鹿。

大雨驀然狂瀉，嘩嘩的打斜了斗笠。帶起砂子的水珠，濺得他腿肚發麻。

久浸雨水的土地鬆軟，腳板陷下去了，移步到枯木段上坐下，屁股一沾到水，又立即站起來。餘光已不多，藏在雲之後的夕陽應已近完全下山。女兒的身影，該快出現在眼前才對。他心理納悶著，極目向遠方搜索。視野中盡是連綿的雨，朦朧一片。是避雨耽擱了？還是學校又有甚麼額外的活動？到同學家去？還是——因為大雨的緣故，一切都看不清楚？雖然對自己的目力深具自信，仍不免不安的來來回回的踱著步子，頻頻遠眺，踩下許多腳印。

山和林子的方向已經暗下來了。遠山罩在灰白色的雲影裏，那兒大概也是大雨狂瀉。天沉得像暴君的臉容，又一波更大的暴雨即將來臨。再這樣下去，也許會造成空前的水患也說不定。映著白亮水光的路，竟然沒見到一個行人，平靜得異乎尋常。依舊沒有女兒的身影。就快看不到路。回顧家的方向，小屋亮起了燈火。注視著燈火照映出來的影子，只有妻子和狗，妻子瘦削的身影在門口仰望他所在處。他不覺焦燥起來，大踏步往女兒理應歸來的方向走去。順著斜地，大跨步。

## 二、殘河

大雨注入了久已成為一灘死水的舊河床，銳利的雨針斜斜的刺穿了河的表面，彈跳著萬千水珠如精靈的狂歡宴，草澤中盡是蛙的怪笑聲。水畔草樹鋒銳的葉緣截斷了雨流，水位一吋吋上升，寒氣化做霧氣。水面浮著田田的蓮葉和荷葉，唧唧著搖擺於雨的暴躁。水下，堅挺的花苞一吋一吋的往上生長，隨著水位而上升。藕與藕穿插於一根根離散的白骨間，敗葉和污泥半埋著枯

骨，枯骨像枯枝布滿了河床。小魚往來其間，水泮草根垂葉拌纏著黑髮。

下著大雨，穿著黑色雨衣的少女，騎著腳踏車，腳上套著透明的塑膠袋。踩動時，一掀掀的，長袍式的雨衣襟處露出白色裙尾。從柏油路駛入雨水流瀉的黃泥路，她放慢了速度，皺了皺眉，嘟一嘟嘴。

爛泥吸吮著車輪，她費力的踩著。雨越下越大，令她覺得彷彿身陷於大水之中。也不知道耗了多少時間和氣力，才走了約莫一半的路。因為是雨天，趕路趕得急，也不確定老父是否會在坡脊上等她。

穿過一片林子。

經過幾方菜園，再進入另一片林子，到林的深處時，突然瞧見某棵樹後黑影往路中央一閃。她全身的肌肉繃緊，停下車，使勁抓著車把，冷冷的凝視著。她感到一股寒涼的風自遙遠的他方徐徐襲來，帶著一股殘虐的腥風，全身毛孔一陣戰慄。

### 三、逃亡者

一輛歪斜著攤倒在軟泥裏的腳踏車，書包和泡在污水中的書，許多雜亂的腳印。他愣了半晌。跑到最近的一家鄰人處，央求代為報警，通告老妻。那人遲疑著：「路，只怕已為大水所斷。」他來不及思索，借了把長刀，緊跟著隱約的腳印狂亂的追了下去。



大雨如瀑，很快的，可疑的腳印全給濁黃的泥水淹沒了。隨著足跡，追到了河邊，心裏頭十分慌張，也非常納悶。是誰帶走了她？誰會帶走她？只在長草中找到疑似的雨衣，慶幸沒有見到其他衣物——尤其是貼身的——也還好沒見著血跡。上游的山脈積累的雨水已讓河水淹過了河岸，河邊的路也已完全被淹沒，河的表面已擴展成一片無際的汪洋。遠遠望去，河中央除了幾段浮木之外，似乎還蕩著一葉方舟，視線雖經雨簾的篩濾，仍大致可以看得出舟上沒人。然而他仍挺直身子凝視著，唯恐有人帶著女兒冒著大水窮渡，唯恐自己看漏了眼。確實，是一葉空舟。是因為渡水者已然落水？

他沒有多餘的時間揣想。站立的地方，水已過了膝部，微微可以感受到亂水的拉扯之力，而且水位節節升高。天已全黑，他胡亂的在周遭的油棕樹間搜索著，半游半爬的一一拉開為工人歇息而建的寮子，因水患而遭馬來人暫時遺棄的高腳屋。一無所獲。或者，難道追錯了方向？

無精打彩的爬到一座未被水淹沒的土墩上，向四方白茫茫的黑暗中極目搜尋。耳際只聽到不斷拍擊在斗笠上的雨聲，隱約的夜鳥與蛙的鳴叫。腦中卻不斷交錯浮現女兒青春甜美的笑顏，和因無助的極度驚恐而扭曲的神情。在這非法移民肆虐的年頭，女兒這一去，只怕是凶多吉少。不知所措的他猛地把刀插入地，合掌，悲慟的站立在雨聲中，不禁默默祈禱起來。

這一帶，是他定居斯土那麼多年以來始終避免踏足的地方。有太多不願回想的往事被掩埋在這裏。就像這個土墩，及其他更矮、被水淹沒的小土丘，大概都埋葬著無名的屍骨吧。這是一片他心中的禁忌之地，一向也禁止兒女到這一帶嬉戲。

就在他冥想的時候突然聽到一陣喊叫聲，轉過頭，臉被許多柱昏黃的燈火打中，下意識的伸出手掌去阻擋，在指縫間見著幾條人影在及腰的水中滑稽的移動身子，緩緩向他而來。是穿著黑

色雨衣荷著鎗涉水趕來的警察。

「你是失蹤女人的父親？」冰冷的馬來語。

「你確定你跟隨的腳印是兩個人的？」他機械的點點頭。「不會是你女兒自己跟人跑了？」他白了他一眼。警員連續吐了幾口煙，抱怨道：「這種鬼天氣，又不是甚麼重大案件，還要我們加班。」吐了口氣，「還好有更重要的事要辦。」。轉換話題：

「這麼大的雨，你說他們能去哪裏？」他在老人的耳邊說。「想想看，附近有沒有甚麼不受洪水影響、又不太容易被發現的藏身地？雨和水那麼大，他們和我們一樣走不遠，這種沒有岸的河一般的小船也已經不可能渡過。可能還來得及救你女兒。」

「你不是不知道，這一帶都是河邊爛芭，只有幾戶馬來人。水都淹過了高腳樓，還有甚麼地方可以躲？……過了河才有——」他沙啞著說道，突然住了口，仰頭傾聽。

有直升機的聲音，而且還不只一部。他留意它們飛行的方向，知道那是來緊急援救馬來居民的，大概爬到屋頂上去了吧。直升機上有馬來語的大聲廣播，叫村民們別為了死守那破房子及財物而不肯撤離。直升機上強烈的燈光來來回往各處探照及緊張的人聲、機械聲，令他不禁有點錯覺回到了戰時。所有的人都藉燈光張望四野，看看是否有失蹤者的蹤跡。

他突然從土墩上躍下，向東邊半爬半游而去。警員們在土墩上一動也不動，一個勁的叫嚷著，他頭也不回。站起，水深及腰，他把上衣脫下當繩子用，將刀、手電筒纏在背上。斗笠阻礙行動，將它往預定的前方拋去，再縱身往前游去。高草、灌木的梢間、浮木及飄浮的油棕梗葉阻擾他的行動，令他游得頗為費力。聽到一兩下跳水聲，回頭一看，只見他們正爬上土墩去，大概是這裏水較深且障礙較多的緣故。所以他們只在後頭喊他別再往前，可是一個也沒敢跟上。嘩嘩

嗒嗒的直升機飛越他的上方，把前方照得更為明亮，在他身上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彷彿在身後停頓了一會，他轉過頭，正瞧見土墩上的警員們一個接一個的從繩梯爬上飛機。見前方有一片在洪水中仍拔起數十尺高的雨林老樹，他快速的鑽到樹影下，蹲立在枝幹上稍事歇息。直升機在樹的上空盤旋了一會，有人大聲喊他上去，他緊抱著樹幹，一動也不動。

「窩囊吉拉！」（瘋子！）最後他聽到一聲巨大的馬來話咆哮。

幾分鐘後，直升機翹著屁股頭也不回的遠去。

水高漲的河面，一艘繫於河畔木樁上的獨木舟，因岸的消失而讓它位處於河中央，水流的力道終於鬆開了它的繫繩。歪斜的，它打了個轉……。

#### 四、舟渡

望著遠去的光影喧囂他深深的嘆了口氣，自語道：

「接下來，就是我自己的戰爭了。」

爬上樹梢，大水幾乎已一統大地，幸虧雨勢明顯的變小，雨雲也似乎泰半耗盡，微雨的天空有放晴的趨勢，已可以見著三兩夥微茫的星。雨雖停歇，可是上游的水還足以讓這一帶的水再持續好一陣子才退。水中的樹成了各種小動物、螞蟻、昆蟲、蜈蚣、蜘蛛甚至蟒蛇、青竹絲、眼鏡蛇的避難所。方才攀上樹幹時就已十分留意是否會撞著了蛇，螞蟻和其他昆蟲卻是無法避免。他

使勁搖晃手電筒，把滲入的水倒出來，以濕衣費力的抹著，弄了好一會，才勉強可以發出昏黃的亮光。一照，鄰近的樹幹上除了層層疊疊的螞蟻之外，有的果然盤附著眼鏡蛇、賊眼溜溜的四腳蛇、石虎，顫抖著的鼠鹿、松鼠、果子狸。左鄰有一棵樹滿滿的倒掛著大蝙蝠，其餘的據滿佛佛、猴子。他倒抽了一口涼氣。盡可能的往遠處照去——就是沒見樹上還有其他人。瞭望遠方，半哩外坡脊上的那排老樹隱約可見，家的所在有燈火亮著，水大概還不致侵犯到那裏。其他地方，三五間高腳屋水淹及窗，一些零星的樹露出或高或矮的一截，有的匯聚為叢。他專注的凝視著燈火標出的家的位置。女人的身影在火光中搖晃如燈蕊。除了他的家之外，附近哪裏還有甚麼最近的可避水避雨的地方？當初選擇那裏落戶，就是看中它高不致遭雷劈、低不致淹水的地勢。她還活著，還是已遇害？為甚麼今日女兒竟然逃離了他的視線，是大雨的緣故，還是甚麼冥冥的意志的驅使？現場只留下腳踏車、腳印和書包，命運究竟還暗示了甚麼？

那年，這一帶確實是戰場。對他而言，在這半島上，是他最初，也是最後的戰爭。

做為帝國真誠的子民，他真的把南方視為實踐遠大抱負的憧憬之地，在八紘一宇、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前景下，離開昏饋而沉悶的故鄉，身為自幼失怙的孤兒，告別了沒有建立起特別深厚情感的養父母，倒近乎無牽無掛的參與了天皇意志貫徹者的行列而遠來清洗這塊被西方帝國主義所玷污的處女地。所以在台灣人日本兵中，他是極少數隨著日本軍騎著腳踏車在黑皮帶路下當導路先鋒部隊的，所以有幸率先進入這一片陌生地，有緣目睹了一場又一場最為凶狠的掠奪和殺戮，體味了戰爭赤裸的面目。

英國人在不沉的航空母艦被擊沉之後，節節敗退，紛紛棄守，半島的守備猶如一座空寨，只

留下不知所措的華裔居民和全心和入侵者合作的當地黑皮，他們負責帶路。在憲兵還沒來之前，手握武器的他們便是擁有生殺大權的主人，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拿走。每到一個新地方，都發生相同的事：搶奪財物，強姦女人，和斬殺任何可疑者。

這一帶因處於河的中下游，在那時也有不少屍體從上游流下，浮泡在沼澤中，一度成為沒有人敢靠近的死地。

他驚訝的發現，他聽得懂那些驚恐哀號、驚慌逃跑的人說的話，他並沒有忘記，那和親生父母所說的是同一種話，只是腔調略微有點不同。

甚至慘叫時，用的也是彼此的母語。

做為一個軍人，他常被迫參與。即使在行動上並不十分積極，也難以避免一再的見證他人被迫從生到死的過程，參與了死亡的演示。諸如搜索、逮捕、押解、刑求、驅趕、執行鎗決、拖走死體、把剛被鎗斃的死者踢入預先強迫他們挖好的坑中等等。

刺刀刺入無武器者的身軀。大刀斜揮，書的砍斷雙手被反綁的疑似反抗者的脖子。

在同袍如藥毒狂歡的行使暴力的生命的原始暴虐中，他卻感到一種生之疲惫，一種莫名的焦躁，而甚至渴望遭到慘烈的伏擊，然而這塊土地卻馴服得令人不忍。那時，只有大雨，及長時間水中的浸泡才能稍稍平撫他心中的狂躁。為此，他病了一場，是一場凶險的熱病，重複的做著夢，夢到身在一場又一場的大火之中。那時戰局已定，他們找了個故鄉來的慰安婦替他消滅原始的火。

病癒，他曾考慮設法離去。最好的方式是受傷，不易療治的重傷，以便被遣送回國。後來他確實意外的受了傷，險險把命也給丟了，幸運的遇到了個令他不想離去的貴人……。

在一次郊外的尋常巡邏中，遇上大雨，他們三人正打算走入一個偏遠的村莊避雨時，突然遭受到「山老鼠」（華人抗日游擊隊）的襲擊，同行二人當場被他們石器時代的武器（矛槍）刺死，他被刺了幾刀，幸虧沒中要害，滾落山坡。連爬帶滾，一跛一拐的在搜索者趕上時逃進了村莊，躲進了村人的豬舍。大雨沖去了血跡，搜索者找了一陣，擔心其他的日軍隨後跟來，而急急遁去。因失血的虛弱而暈倒在為母猪生仔而備的乾草上。黃昏醒來時，眼睛睜開一條縫，發現傷口已被包紮好，有人煎了草藥餵他喝。女孩、老人、婦人、青年……圍著他，小聲而激烈的爭論著，以他熟悉的母語。他閉上眼。

「這是日本鬼仔喲，殺了多少唐人你知麼？自己血流乾了死去最好，那冇，再給他補一刀，給伊死。」年輕男人的聲音。

「日本鬼仔死在這裏，到時不止阮全家沒命，整個村里我看攏會給伊人殺死，日本鬼的手段你人也唔是唔知。」老人的聲音。

「伊唔是日本人，我聽到伊講偈的話。」少女的聲音。

「講夢話？因為這樣妳就救他？」年輕男人搶白。「日本鬼強姦了多少像你這樣的查某囡仔妳知麼？要不妳哪需要整天匿在豬寮？」

「曉講福建話，可能是台灣人。」婦人的聲音。

「台灣人做日本兵來殺唐人，和日本仔有啥不同？」

「……」

「不管怎樣，不可以給他死在這裏，要不代誌就大條了。」

「放他走，給山老鼠知道，會把偈人當成漢奸，同款危險。」

入夜時日軍的搜索隊趕來，在一間廢棄的破草屋中發現了他。依慣例，附近既然有游擊隊出沒，而且有皇軍在村外遭到伏擊，這村莊難免會被清洗，所有壯丁和少女大概都難以倖免。因為他的苦苦哀求，才縮小打擊面，只在山區密集的搜索，為村莊免去了一場可能的殺戮。

傷癒以後，在許多個夜裏，他都藉機便服外出，冒著被狙擊的危險，承受村人異樣的目光，遠道騎腳踏車到這村莊，偷偷找那位善意待他的少女，說家鄉話……後來，她的家人把她送到更為偏遠的親戚家去，以逃避他的糾纏——及因她善意的回應可能造成的不可預測的後果。然而，妳在哪裏，故鄉便在那裏。

雨說停就停，連雨絲都休止了。雲散盡，東邊一勾瘦削的彎月，滿天亮晶晶的繁星。清風徐來，他連打了幾個噴嚏，身軀受風突然一陣急劇顫抖，差點把他從樹幹上摔下。胃抽痛，頭殼一陣發暈。他這才想起自己還沒吃晚餐。緊緊抱著樹幹，一會，解下衣。揮刀，用力一砍，把長刀固定在樹幹上。扭乾上衣，穿上。用手電筒探照，伸手搓下厚厚的一握枝幹上附著的白螞蟻，塞進嘴裏，快速咀嚼。吸吮葉片上的積水。連續抓了數把，嚼得整張嘴和胃都發麻，暖烘烘的。胡亂的抹一抹嘴，感覺暖活多了。

水持續上漲。

彷彿置身汪洋之中，各式各樣的漂流物在眼前掠過，他迫不及待的想回去。正想再度跳入水中，忽見一黑色事物一晃一晃的飄過來，原以為仍然是浮木，手電筒一照，才發現是一艘失繫的獨木舟，舟上好端端的擺著兩隻槳。趕緊從樹梢溜下，在它靠近時縱身一跳，快速游近，攆著了繩子，拉扯著爬上了小舟。使盡氣力往家的方向划去，好似真的確定了自己的猜想。

那年，在戰爭結束前夕，在這多雨潮濕的南方突然下了一場持續了半個月的大雨。在聽到天皇正式宣布投降的「玉音播送」之前，許多中高級軍官就已知道戰爭越來越失利。許多仇視中國人的日本軍官開始有計畫的煽動馬來人去對付華人，給予行動上的策劃及武器的提供，許多市鎮頓時陷入血洗的狂暴，長期躲在森林中的游擊隊也開始展開比較有規模的行動。在再度陷入精神的恐慌下，他決定從軍人的陣營中逃離。在他展開計畫時，老天厚愛，那場讓白日黑夜難以區辨的暴雨是最佳的掩護。

夜裏，他如往常找了個外出的藉口。往預定的方向奔去。那時河仍是原始的樣態，多彎曲，逢大雨則氾濫，更何況是空前的大雨。要到女孩的家必須經過一道獨木橋，在他趕到橋畔時水已漲得很高，只能勉強冒險舟渡。解開一艘漁人的小舟，在狂瀉的雨中，在多斷木的大水上緊張的划行。

小舟必須不時的閃躲巨大的浮木，撥開障礙。然而他前進的速度相當快，奮勇向前。划著划著，突然聞到一股腥氣，令他不由自主的放慢了速度。腥氣就在不遠的地方。就在腳旁。在舟上。放下槳，伸手一摸，舟壁上黏糊糊的，是一大灘血跡。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就在他一陣失神中，猛然一個震盪，小舟撞上了浮木之類的異物，翻覆了。頭給甚麼東西撞了一下，喝了幾口濁水，勉強回過神來，奮力往前游。可是每游一下就好像有千斤重的阻力，頭也重得快抬不起來換氣，渾身肌肉痠軟，眼皮越來越重，意識也漸漸模糊。他感覺自己一口一口的在喝著帶泥味的水，剛開始是一小口一小口，後來是嘴巴張了闔不攏來，便大口大口的給灌了進去。往下沉，又



浮上來。手伸直，給流水往後帶去。身體也跟著水的流勢走。稀奇的是終究沒沉下去，感覺的能力也沒完全喪失。不斷的和異物擦撞著，一隻小蜥蜴爬上了背，接著是一條四腳蛇，一窩螞蟻，一隻老鼠。當四腳蛇攻擊老鼠時，老鼠跑到他頭頂，然後再度躍入亂水中。當四腳蛇銳利的爪停止活動，搭在他肩上，他完全失去了意識。

一大片金黃色的稻穗，有鑼鈸的響聲。

街道兩旁挨擠著人，揮手歡呼著。有人高喊著口號，許多張憂戚的臉強露出比哭還難看的歡笑，掛著淚，甚至淌著鼻涕。萬歲，天皇。視線在膝蓋以下，緊挨著大人的腿的孩子，一張張發白的臉，好像冒著輕輕的白煙，有一股餘燼的氣味。一個個懷孕的女人，胎兒在腹中睜大了眼，他們看到了肚皮外的火光。宛如送葬的行列。

拉著白色的布條，寫著紅色的符咒似的大字。在人與人的空隙中，揚起了灰。不斷的上升，下降。

密集的脚步聲，前方的人挺得筆直的身軀，大踏著步子，虎虎生風。黑灰灑在他那漿得直挺的背上、肩上。走著走著，下半身漸漸變為黑色的炭。黑色的大地，到處都冒著煙，躺著炭狀的人，和人狀的炭。伸出手，握著猶有餘燼的炭，一陣炙痛。

掙扎著醒過來，發現自己捉著一根樹枝，整個手腕炙痛。他知道自己搆著了紅螞蟻窩，一陣驚恐，五指發麻，放開了手。

再度在水上飄浮。

醒來，發現自己倒伏在一頭動物多粗毛的背上，雙手緊緊的抓著牠滑溜的尾巴，鼻子臨近牠的肛門，豬糞味撲鼻。牠只一沉，就把他掙脫。

浮沉。

一隻粗壯的大手撈起了他，他看到了一張比墨和印度人還黑的臉孔，長相近似廟裏頭長年被煙燻得油黑的神像。腋下掖著昏睡的少女，赤裸著白皙的胴體。忽然頭被甚麼東西狠狠的敲了一下。看到模糊的星子。

醒來，黑暗中瞧見幾顆白色的爛牙，看不清楚對方的臉。一個戴白長方帽的馬來老頭，笑嘻嘻的拉著他的手，他虛弱的爬上亞答屋頂。含糊的說了句：「得你媽加謝！」（非常謝謝！）沒力氣說話。仰攤著，閉上眼。離家一定更遠了。被漂到哪裏去了呢？白帽老人拿了瓶甚麼灌入他喘著氣的嘴裏，搞得他猛咳。笑嘻嘻的脫去他的褲子。

一強而有力的手把他撈了起來。肚子擱在硬物上，往他背上猛壓，口中吐出許多水和塊狀的雜物來。好一會，把他平攤在多瘤的硬物上，一塊布蓋著他裸露的身軀。微微睜開眼，隱約瞧見一張黑色的大臉。一排白鐵似的牙齒。

水好像退了。

被擗在肩上，往下走時，枝葉擦過他的身軀臉龐。

好像登上一艘小船，晃了一下。

舟子搖搖晃晃的盪了起來。他昏昏沉沉的閉著眼。水彷彿在下退中。遠遠的，好似有人在喚他的名字。船行的速度頗快，耳畔風聲虎虎，肚子也響著飢餓的咕嚕之聲。

好似聽到火車經過時平交道放下欄柵的叮叮噹噹之聲。

鏡鈸混合著清真寺播放的誦經聲。

他發現好像有一個自己像脫下雨衣似的滑溜溜的從他的肉體中抽離而出，俐落的上了岸，像偷渡客那樣偷偷摸摸的摸回故鄉的小鎮。卻在平交道前被火車攔下，後來被一陣突來的鏡鈸敲成了一灘滑溜溜水。被誦經聲推入黑暗的小水溝。

某些事物在意識的最深處旋轉。像錯亂失控的時鐘。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在嘩躁的蛙鳴聲中他聞到一股花的香氣。是蓮花？想起甚麼，猛然爬起身來，只見舟畔果真有數十朵白蓮，及連綿的大小不一的田田的葉子。河被拉直後洪水果然退得快得多，也因為這地方的地勢較高，是河道截彎取直後，殘河的位置所在。這地方異乎尋常的肥沃。不久前女兒央求他買些小苗在這兒撒下，不料竟已長得如此美好。

在其中幾片荷葉上，彷彿攤放著紅白色衣物似的事物，仔細一瞧，是女人的內衣褲、短裙、襯裙、上衣。都是白色的，沾了殷紅的血，以及黃濁的泥。以及白色的甚麼浮沉於荷葉深處。

在這離女孩家很近的地方，他突然想起了甚麼，抬起頭來使勁的瞅著划槳人那黑色的臉膛，舞動雙臂時肌肉一鼓一鼓的，左臉頰和胸前、臂上有數道帶血的長長的新疤。勉強抬起頭看，卻看不見那人的臉——原該是臉的地方是一月空白。

一切事物崩落。雨又呼天搶地的嘩嘩下著。

首先消失的是划槳人。

舟也不見了。

他孤獨、奮力的往前游。

已是茫茫夜。迎面而來的是一具具腥臭的屍體，完整的或不完整的。

枯枝敗葉和大大小小的漂流木。

他感覺一個一個滑溜溜的自己一層層的剝落，隨著水流鱗魚般的游進無邊的黑色之水。游向四面八方。

前方再也沒有燈火，只有雨與及雨聲。

就在快要散諸所有時，忽然碰著一個箱子似的事物，撲鼻是屍臭。裏面那東西突然更臭的坐了起來。他也分不清楚究竟是誰發出了一聲那麼悲慘的叫聲。

感覺自己的肉身一層層的脫卸而去。

烏溜潮濕的黑髮，女孩懶洋洋的斜倚在黑暗的門邊。

是的，我願意。

燭火在搖晃。

悲悽的容色，大腹便便。

雨、雨聲、蛙鳴。

把腳踏車推到廊下，靠好，脫下雨衣，大雨猶嘩嘩的沿著屋檐瀉下。女孩彎腰脫下鞋子，推開幽暗的門，習慣性的喊了聲「爸——」屋裏甚麼地方母親回聲似的反問：「不是早就去半路上接妳了嗎？」

「一路上沒看到。」女孩緩緩的說「我到朋友家躲了一陣雨。」

「我就跟老骨頭說不必太擔心。衣服都濕了吧？先去沖個涼好了。」  
對著又大起來的雨喃喃自語：「不知道死到哪裏去了。」

## 天国的後門

Pintu Belakang Syurga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競賽富庶，已使你們疏忽，直到你們去游墳地。真的，你們將來就知道了。真的，假若你真知灼見，你們必定看見火獄，然後，你們必親眼看見它。在那日，你們必為恩澤而被審問。

——《古蘭經》第一〇二章（競賽富庶（太卡素爾））

天国的後門永遠為你而敞開。

——《詩篇》

斑駁的木門，棺材板大小，油漆剝落殆盡——或根本未曾染漆——木頭表層的紋理早被陽光、空氣和水磨刮出纖維本身的齟齬；日光曝照下，是一張灰褐色的臉。大概經已閱歷過數不清的人間歲月，沉默、莊重、深思、像沉埋在古老大陸底下等待被發掘的遠古祕藏，有著繁複、難以說清的不為人知的身世，以自己的節奏緩慢的計算著非塵世的時間。緊緊的閉著，像守祕人抿緊的嘴；被兩堵高牆死命夾著，如同俗語對膽小男人的譏諷——緊緊的夾著卵葩——中央的部位微顯腫脹。處境雖迫促，仍不難看出它的良好質地，彷彿仍散發出古樸微香；大略是樟、楠、槐

或烏心石之類的珍稀木材。左邊正中的部位嵌著拳頭大小紅鏽銅扣，環中有幾個吋許大小、歪斜褐紫色血跡似的印跡，細看卻似是筆跡拙稚的漢字，其中兩個字依稀毛澤東體的「天国」，「国」還是簡體字。另兩個字筆劃全糊在一塊，無從辨識。

正午時候的照片吧，光影切割得黑白分明。門的陰影裏，左右各蹲著兩位瘦小黑皮荷槍實彈的守衛，土色的制服，臭著臉，嘴角上揚，官廳裏常見的趾高氣揚的小官吏的嘴臉——且以大著便的姿勢蹲著。

丈許高的牆，向兩旁大方的延伸，色彩十分富麗，紅花綠樹，飛禽走獸，藍天綠水，鳥語花香。仔細看，從熱帶的榴槤、香蕉、椰子、紅毛丹到溫帶的蘋果樹——竟然還結滿西瓜大的紅蘋果；有橡膠樹也有蒼虯古松；有沙漠上的駱駝、非洲的獅子、南美洲的金錢豹、亞洲象和極地的企鵝；好像是植物園加上動物園和水族館，少不了還有人——一男一女，黑髮棕膚，不該露的地方都遮了香蕉葉，女的手上捧著顆已被咬了一大口的紅蘋果，掀開厚唇向那多肌肉的男人獻出一嘴白牙。牆的上端，蟹行拖長了的馬來文字：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富庶、廉潔、有效率、親切（*Bebas · Demokrasi · Saksuma · Adil · Kaya · Bersih · Cekap · Amanah*）……再往上則據稱是通了高壓電、多刺、捲曲的鐵絲網，密密的匝著，散發出監獄的氣味。一層層緊緊挨著，高出一截，牆後還有牆。

眾所周知，這幅世界最大的監獄壁畫是由一位據說已故的死刑犯所繪製；這幅畫沒能為他換來任何的減刑，獄方只許諾在他殘廢的日子裏可以無限量的供應榴槤讓他享用以做為整個勞作的代價；他卻婉拒了，只要求擁有這幅畫的命名權及容許他在自己選定的角落簽上自己的名字。令人意外的，典獄長竟然答應了他的要求，以示對他的才能的嘉許和惋惜。於是他把這幅畫命名為

「天国」(Syurga)·和他的名字均題在那一扇象徵著某任最高權力者品味的木門上。那扇門是畫中的一方空白，獄方在他作畫時即已再三的審慎交代過必須留白，為紀念這所監獄出身尊貴、後來曾當上國家虛位的最高權力擁有者(尊貴的程度：肖像有機會被印在紙幣上)的某任典獄長。當典獄長——養囚——是他繼養老虎、馬、陸龜、狼犬、足球員、壁虎、巫師、藝術家及收藏各國骨董之外其中一件不凡的志趣。不知怎的，竟然也獲特準——一如他曾將不聽話的警長和足球教練關進精鋼所鑄的狗籠一樣，都屬於「藝術家的個性吧。」

這位一向被百姓尊稱為冬姑(東姑, Tunjau)的貴胄，和半島許多同樣出身的貴族一樣，他們之被生下仍是遵照阿拉的旨意——俯視腳下的土地，君臨地上的子民。也有著類似的經歷：青春期留學英國，渡過極為漫長、快樂而多流言的留學生涯，對英國貴族的生活有著發自天性的喜好——從下午茶、煙斗、打獵、足球到賽馬，甚至有的乾脆娶了英國妻子學成歸國。「冬姑」毛遂自薦要當國家監獄典獄長就和他表哥(另一個著名的「東姑」，一個頗有才華的小說家)自願要當國家圖書館館長一樣，都被認為是愛國的上進心的表現，而被載入黃冊。

在他掌獄的十五年間(一九五七—一九七二)，幾乎可以說是這所國家監獄的全盛期——對於發展中國家，任何事情都有可發展的未來，不宜遽下定論——然而至少是第一個全盛期。在那個貧窮的年代，賊比警察多，政治犯比賊多，警察比攤販多，況且英國人留下了他們本身並不是那麼捨得用的法律，是以捉人比捉老鼠還容易。「冬姑」最自詡的是他「廢物利用」的才華，除了發掘出壁畫藝術家外，竟然也發掘了二十多位作家，分別是(馬來文作家十一位(出獄後均獲國家供職為專業作家。其中有一位曾獲國家文學獎 Anugerah Sastra Negara，一位獲民族作家獎 Anugerah Penulis Kebangsaan，一位是除「第二屆國家監獄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 Hadiah Penghargaan



Sayembara Cerpen Penjara Negara II」外甚麼獎也沒拿過的華裔，長期兼職某華小馬來文老師）、印度人五位（出獄後均獲國家重用為鐵路工人）、華人八位（均曾獲「國家監獄文學獎 Hadiah Sastra Penjara Negara」華文——雜文組，均為現今馬華文壇重鎮，詳參馬崙《馬華文壇斷層掃描》頁五〇〇—六〇〇）卡達山人一位、一位雕塑家（即以製作超大型大便銅雕而聞名於世的馬來雕塑家阿不都拉）、一批學者、反對黨議員、五十位廚師……及多位足球員。本地的足球迷都記憶猶新，在那十年間每逢州際盃足球賽，在代表十三州的十三支隊伍外，總是會冒出穿著一式黑色線條衣、身上的號碼長得讓人記不起來而永遠搞不清楚誰是前鋒誰是後衛誰守門的第十四支隊伍的「國家隊」，各族混雜，守門員卻永遠是個大鬍子孟加里；隊員中不乏尊容曾在華文報章頭版上狠狠連載過多日，旁邊伴以血淋淋的「殺人魔」紅色大字者。開賽前隊員們除了集體高唱由「冬菇」親自撰寫、由被關過狗籠的足球教練譜曲的「國歌」之外，還會高揚馬來文標語：「在我們『國家』，各族平等，沒有種族歧視。」（「di『Negara』 kita, semua kaum hidup saksama dan tanpa diskriminasi」）

英國式的自由主義、部落酋長式的率性、開朗的性格，使得「冬菇」深獲獄民的愛戴；獨立建國後這所監獄做為一個新興國家自主權的象徵，它的規模確實是在他手上奠立的——因為應新時代的需求，他十分有遠見且果敢的把整體面積擴大了三倍——因而地位也從區域性（半島）升格為全國性，在他的原始構想裏，是要讓它成為「全東南亞第一」。容積率也從二千人上升為壹萬人。

因為扮演的角色特殊，在遙遠的過去，英殖民政府體貼的把它建在城市的近郊，以和市民「正常」的日常生活有一番區隔，反而是和政府所劃定的不同種族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墓區更接近

些。因在就在「天国」不遠處，有華人義山、基督徒的墓園、印度人墓園。日本鬼仔占領期間，把監獄也占領了，倒也在附近開闢了日本人的墓園。占領的時間雖不長，增加的墳墓卻不少，結束統治伊始，尤其大大的擴大了華人的墳園區。然而擴大的監獄，卻把周邊不分種族的墳墓一口氣都含納進去，剛開始頗引起一番政治和社會紛爭，尤其強調入土為安、注重風水的華人，在疑似左派分子的煽動下，華人反對黨政客喊出「用選票來表達我們的不滿」。最終在一場城市的種族血洗及稍後馬華公會那群英語說得遠比華語流利的二毛子及國民黨餘孽等諸公出來打圓場，強調「保證將來一定會按族群比率來收容（犯人）。絕對不會有黑皮黃皮大小眼」。並且政府應允在華人教育問題上讓步、且為華人在更遠的郊外爭取到一座鋤頭鋤不下、幾乎要自發性的長出仙人掌之寸草不生的石頭山以供遷葬之用。和幾乎所有類似的風波一樣，滿天烏雲結果只剩下只滴淚珠雨。

監獄成功擴建。死人乖乖搬家。這一擴建，使得它從邊緣向市民聚落中心跨出了一大步。

而後大興土木，作為新經濟政策重大建設之一而深受愛國之士重視，被譽有「極有遠見的舉措之一」〔*salah satu pelaksanaan yang berpandangan jauh*〕，「深刻考慮到國家經濟起飛之後的迫切需求」〔*memperhatikan keperluan mendesak berikutan perkembangan ekonomi negara yang pesat*〕。動土之前，「冬菇」參考了世界各國兩百多家現代化監獄，並且舉辦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比賽，向全世界的建築設計師徵求設計圖，最終是某位德國監獄藍圖首席設計人的「令人無法置信」〔*sukar dipercayai*〕的作品獲得青睞。而那堵後來舉世聞名、宣稱可以阻擋原子彈輻射的「全亞洲最厚的」〔*Paling Tebal di Asia*〕牆，據說在型制上也和柏林圍牆有著某種關係，一度還締結為「姊妹牆」。有了那堵牆，才會有那幅塞尚大溪地風格的畫。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只大略知道就在「冬菇」主政的那十五年間——這所從英殖民時代就生意興隆、常有被鎗決的囚犯被打出來的知名監獄原來的名字竟然漸漸被移易，在民眾的口語裏——並且是不分種族的——改稱為「天国」。在英殖民時代被稱為「聯邦」Federal（「英聯邦監獄」的簡稱），馬來半島獨立易名為「國家」Negara（「國家監獄」Penjara Negara 的簡稱），而坊間的報紙再提及這所監獄時，也往往就這樣敘述：「□□被關進天国裏去了。」（「XX telah dimasukkan ke dalam Syurga. XX has been put into Heaven」）

而後業經幾任政績乏善可陳的獄長（分別是「委瑣的」「草菇」、「殘暴的」「牛屎菇」、「肥胖的」「鮑魚菇」等），所有作為都僅限於圍牆內，不為外界所知，故而對外界沒有任何影響力。「天国」也從全國性的天国似乎縮減為地方性的。囚口處於平穩狀態，也不再有任何重大的建設。一直到最近一任雄心勃勃，人稱……「黑木耳」的……

多年以後，和許多發展中的國家一樣，城市不斷的膨脹，「天国」早已從邊緣被推擠至各族聚落的中心點；它原就是這座城市最早建立起來的最大的現代建築之一，在吞併了墓園區之後，就和原先緊鄰著墓園的廟堂區十分接近。因而在它的周遭，除了居民的住宅，便是林立的天主堂、基督教堂、天后宮、土地公廟、萬佛寺、印度廟、全東南亞最大的回教堂等等神聖的領地。挨擠著的新舊民居、各色商店、攤販和大腸狀街巷，使得圍牆外便是活絡的市民的日常生活；倒是法律的嚴格規定，與鐵道旁類似，劃定了圍牆外十尺內的距離仍屬於圍牆內的「政府地」（Tanah Kerajaan），民眾不得以任何的形式侵占，使得它和市民建築之間有著實質的距離。然而也

不知道從哪時候開始，那段十英尺的空地，自然的被往來的人的腳板踩成了一條路。此後在熱鬧

的時段，總是人的身軀挨擠著身軀，密密麻麻的腳蠕動在顛簸的街巷。關於「黑木耳」……

偶爾會有不怕死的小市民在圍牆上貼街招，各色的廣告，然而很快便被取締了。也發生過無數次，無聊的青少年在上頭塗鴉，在壁畫上那對男女身上畫著樹葉遮羞的私處，畫上拙稚誇大亢奮的生殖器；在茵茵草地上畫著一坨坨蒸騰著蒼蠅的大便。據說在畫家被行刑之前，常有人看見他戴著手銬腳鐐，在兩個臉臭臭、荷槍實彈的警衛的監視下，在被污損處辛勤的善後，而引來民眾的圍觀。據稱某位愛才愛拍馬屁的議員曾因此向內政部建議，「在廢物利用的原則下」（*di bawah prinsip penggunaan semula sampah masyarakat*）給畫家減刑，從死刑減至無期徒刑，「不然如果壁畫再遭污損怎麼辦？」（*Jika tidak, macam mana pula kalau lukisan dinding diconteng orang sekali lagi?*）建議被反駁，不管是否執行死刑，畫家總有「蒙主寵召」（*kembali kepada sisi Tuhan*）的一天，況且「本邦人才濟濟，總會再捉到有繪畫才能的囚犯」（*tanahair kita mempunyai ramai bakat, tentu dapat kita menangkap banduan yang berbakat dalam seni lukisan kelak*）。果不其然，「天国」壁畫因此而歷盡它自己的滄桑，有了它自己的歷史，隨著不同的修補工匠而有不同的色調與版本，比如在一名印度賊手上，那對男女一度變成了印度人；在一次較大幅度的整修中，部分景致一度變成馬來甘榜的風光，林立著高腳屋與椰子樹、悠閒的散步著馬來雞與著紗籠者；一名荷蘭毒犯為它添上他故鄉的風車和康乃馨、一名漂泊者把綠地化為多海水的島……唯一不變的是那扇木門，和血跡般的署名。然後是「黑木耳」……他企圖改變這一切。

被囚於天国内的居民，日益被城市的日常生活緊緊箍著，新起的高樓可供仰望，全東南亞最大的回教堂輝煌的金色圓頂驀然進駐視野，石油公司鑽石般的亞洲最高的塔尖、皇宮般的政府辦公大樓獅子似的大口……紛紛占去了部分的天空；至於象徵著自由的跨國資本家們的摩天大樓綿

延的黑玻璃窗之降生，則早已習以為常。

一日五回，回教堂廣播的誦經聲；禮拜日，聖樂和唱詩；某個華人的神生日了，敲鑼打鼓；印度神過華誕，空氣中焚燒著另一個世界的氣味……。市場傳來的魚腥、肉騷、塵世的爆炒或燒烤味，夜市的喧聲……。

黑木耳係因他上任以後囚犯的伙食中每餐都有黑木耳、且後來甚至乾脆讓被逮捕在獄的某留台農科畢業生在監獄內大規模培育黑木耳而得名。

極富野心的黑木耳一上任，就推行了全面的改革。首先是在全國各州設立分部，把不同種類的囚犯區隔開來，由他的心腹們管理；這座都城歷史最悠久的方由他親自掌管，清一色是政治犯。幾乎就在那個時候，一位頗擅長畫徐悲鴻式的奔馬的華裔政論家在一場茅草行動中被掃進去。然而他的才能並沒有被埋沒，反而是立刻被發掘，從此空白的圍牆的內面終於有了物象：一匹匹黑色的馬，好似從徐悲鴻的畫中飛奔出來，在監獄最內一層的牆面上；彷彿一圈又一圈永不止歇的繞著。「多麼悲傷的眼神。」一位有幸目睹的囚犯後來在回憶錄中嘆道。

雄心壯志的黑木耳不只改變了內牆，他的野心也毫不保留的顯現在外牆上。一個晴朗的午後，許多早起的市民突然發現一夜之間整幅圍牆的壁畫都變了。首先是色調。原先藍綠的陰慘一變為黃白的明亮；部分藍色也只是亮麗的天藍。森林、果園、海水和滿地爬的動物都不見了，代之以一張張巨大歡笑露齒的青年男女的臉，與及超大型的電腦螢幕，螢幕中亮白的天空，淺綠色綿延無際的高爾夫球場，拉長而不斷重複的斗大血紅色馬來文標語：「二〇二〇宏願」(Wawasan 2020)。其中一個角落嵌有製作者的名字，巧的是，鑲金的印刷字：「天国平面媒體工作室」

(Bengkel Media Syurga)。

關於那扇後門，自然也在改革之列。不料遭來意想不到的阻力。就在拆除的命令下達後不到一小時，還沒動手拆，沒想到就「消息走漏」，根本沒料到其時已坐上有權力在原版鈔票上簽名的位子的首任典獄長會「嚴正關切」，表示「非常有意見」(tidak bersetuju)，下令「不准拆」。個性倔強的黑木耳那肯就此乖乖聽話就此罷休，表面上不動聲色，暗地裏卻透過和媒體的良好關係，不斷提供大量有關某特殊身分階層的內幕消息，諸如若輩之貪財(如私下把整片保育林廉讓與關係良好的商人，大肆開發；獨攬某些外國商品的代理權等)、濫權(把警長關進狗籠等)、大量消耗國家預算(擁有私人馬場、飛機隊)等。

戰爭奇怪的一直局限在媒體上，且一直是以軼聞故事的方式，也因此民眾整體的參與一直僅限於在日常口語裏交換不同媒體所披露的細節，並且施加純屬聲音的個人意見。那個階級的私人生活一直是祕密，往往也還是國家機密，尤其對華人而言。最好連想像都不要去想像。否則只怕會惹出難以想像的災禍。

後來事情突然落幕。媒體上的軼聞一夜之間中止連載。小道消息指出，黑木耳獲最高領導人的召見，有過一番推心置腹的懇談。象徵面子的那塊後門板獲得了保留，監獄也獲得了額外的龐大經費，以跟進國家發展的步調，改善為最先進、現代化的設備，「提升『國民』的福祉。」(「demi kebahagiaan warganegara」)

然而根據一位和黑木耳有過非凡私人交情(「商場上的朋友」)後來不慎在裏頭「深造」的國民在出獄後移居英國多年後所撰寫的回憶錄《赤腳走過黃土路》第八章中指出，有一回黑木耳突然邀他到辦公室喝咖啡敘舊，令他大開眼界的是典獄長的辦公室和他也曾去喝過咖啡、同樣是「商場上的朋友」的首相的辦公室一樣豪華和氣派，而且還有一些特別的配備。一部可以和全世

界的監獄聯線的電腦，除了以色列之外，連南非的監獄他都受邀上網參觀了；盛情難卻之下也接受獄卒的角色玩了兩種東歐製作的電子遊戲，以最原始的方式鎮壓了幾場監獄暴動；最後更在虛擬實境中經驗電椅、鎗決、絞型及斷頭鋸。他的評語輕描淡寫：「令人印象深刻。」同時有許多其時在裏頭「深造」的知識分子在後來的回憶錄中都指出（不知道是由於懷舊還是甚麼原因），裏頭的設備「全部返回農業時代。不止要蹲那蟲爬來爬去、深不可測的糞坑，強制種菜、畜牧之類的勞動，晚上還要睡牛棚、或羊欄、或雞圈、或馬廄——視罪狀而定」。一位知名、坐牢資歷豐富、對本邦監獄發展史有深入瞭解的華教鬥士不止一次感慨：「牢越來越不好坐。坐牢時常會懷念英國人統治的時代——至少他們的監牢比較舒服、進步。」後來在不同的脈絡被引用的一句話：「讓你有被尊重的感覺。」

有關坐過牢的人的回憶錄不勝枚舉，當然幾乎都是知識分子，尤其總是有許多話要說的政治犯，作為國家文學大系的附錄的《監獄生活回憶錄》（Memor Kehidupan Penjara）的編輯工作還在進行著，也正擴大邀稿中。

也幾乎同時，一群留學台灣，深受台灣地方思潮影響的大學生、研究生也紛紛利用寒暑假回國考察各自故鄉的歷史，以撰寫報告或學位論文。其中一位城鄉所學生在參與另一項發現而被捕入獄前對於家鄉的考察中赫然發現：在天國監獄被命名後的二十年間，伴隨著資本主義的逐漸深化、市場經濟的成熟、人口的集中、新經濟政策下馬來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囚犯階級結構的轉型，一個腹地龐大的「天國社區」（Daerah Syurga）也在市民的日常生活裏隱然形成。一公里內的商店，有百分之八十是用「天國」命名，且不分種族及語言文字的。諸如：天國旅店（Hotel Syurga）、天國商業大樓（Kompleks Komersial Syurga）、天國加油站、天國貨幣兌換中心、天國海

南雞飯、天国書店、天国萬字票、天国音響……其中還有一個新的住宅區裏頭的路乾脆就以「天国一路」、「天国二路」……的方式標識。遠近馳名，嫖客妓女摩肩擦踵、交換金錢和體液的窄巷，俗稱的「天国之路」。甚至「天国雙聯學院」也在籌設之中。原先環伺的各種宗教院寺歷史加深了，日日向庶民發出各自的清聖之音；不斷擴大的天国社區早已悄悄的趨近當年被迫遠離的墓園。印度人火葬場的氣味混滲於香噴噴的廣式燒烤、韓國烤肉、馬來沙爹……。然後是華人出殯的喧騰、節慶的舞獅；印度人的大寶森節，長而銳的尖穿過黑色堅韌的皮肉，來自聖地或者墓園的各色香料。包著各色神聖的頭巾的馬來少女或婦人，世俗的肉身徒步，閃著紅光的麥當勞、肯塔基，吐著大口都市廢氣的公車。一陣風吹來，眾生們，一切都逼近了世紀末。

圍牆內，反其道而行的，飄出了農業時代畜欄的田園氣息。雞啼馬嘶，牛鳴叫著黃昏，唯有豬不在其列。

關於那扇後門，故事還沒有結束。城府極深、老謀深算的黑木耳表面上妥協了，也獲得了極大的好處，可是卻以過人的政治敏感直覺意識到這小小的一片門板，說不定和人身上布料最少的衣服一樣，遮蔽著最重要的部位。調查其實早已祕密的展開。

憑著同樣的政治直覺，黑木耳判斷那塊木板鐵定和華人有關。更糟一點，甚至和華人的過去——中國——有關。首先請教一位和他略有私交（在黑木耳還沒當典獄長在中央醫院任職時替他開過刀，切除一個「已經無法證明還有甚麼用途」的器官）的馬大中文系高級講師，版本學家，但第一個學位唸的是植物系。經他的初步堪驗，那片木頭是「楠樟之屬」，看起來已經頗有歷史，不過「應該還不是化石」。「可能產於中國，但也有可能產於日本、台灣、印尼。印尼的可能性會大一點。」理由是「聞起來有一股印尼味兒」。他的研究報告就寫到這裏，接著推薦一位



英國漢學家，李約瑟的再傳弟子，古器物學專家，尤其專長於古木器鑑定的法國人沙碗。

就在這位金頭髮藍眼睛的專家抵馬下榻於首都五星級的「天国客棧」的那個黃昏，就在玻璃窗外的獨立廣場上爆發了一九六九年以來最嚴重的示威抗議事件。從二十層的高樓往下俯瞰，日光略顯昏黃但還很明亮；黑鴉鴉的人頭，高舉著標語及某個載著松谷的人頭微笑的巨照，一張張臉孔大了嘴、五官扭曲應係高喊著口號；跳著、跑著，有人在遠遠的地方一個凸起的平台不斷的揮舞著手臂似乎在演說，隱約只可以聽見一些著重號及感慨號。光漸漸暗下來，突然某處響起悠揚的誦經聲，廣場上所有的人彷彿突然都委弛了，坐了下來，垂首，拊掌做禱告狀。好一會，遠遠近近的次第亮起夜的燈火。場面突然又高亢起來，口號聲震盪著彷彿如虛設的夜的玻璃。

然後是消防車、警車尖銳的氣笛響自四面八方，狂閃著警示燈，很快便圍堵了整個廣場；然後是白花花的水柱、四散奔跑狂叫的人潮，及暗中的追獵。沒多久，一切復歸於沉寂。

然後門鈴響了。一張濃眉大眼的臉笑得像枯乾靈芝的，正是黑木耳，一身便服。左右各一個孟加里保鏢，鐵著臉，一直東張西望，像賊。寒暄後，黑木耳笑吟吟的說：「正好讓您遇上難得一見的好戲。」哈著煙斗，睨著亮晶晶的窗外，「今晚又捉了不少人。現在我的生意可好得很。」臉上頗有得意。「算是連續劇吧，明天還有待續。是重頭戲。明天一早我再請人帶你過去看看那塊東西和那場大戲。」

還沒到正常的上班時間，沙碗就讓黑木耳給接到天国的後門去。兩部警車幫忙開路，不斷使勁鳴著車笛，只見現場早已擠滿了人；看熱鬧的、叫喊著口號的以及持警棍問歇向群眾吆喝揮舞的紅頭兵及持昂貴攝影器材閃著鎂光燈的國內外記者，把所有的通路都堵滿了。離後門數十公尺處就無法再前進，便讓他下車，護送上一家華人肉骨茶店的二樓。一個近窗的隱密角落，戴著墨

鏡的黑木耳赫然已經在座。示意他坐下。擁進的人越來越多，近九時，突然現場一片靜穆，然後警笛狂叫、警示燈眩轉，人潮被驅趕得如狂風過蘆葦，一輛連玻璃也是黑色的囚車在前後各四輛警車的護送下徐徐駛近，刮出一條狹窄的路。直駛向那扇木然的門，停下。人潮中突然又沸騰起來，標語的布條和放大的照片驀然高舉，這次不見軍警現場逮捕，只消極的以警棍攔阻，偶爾暴力痛擊企圖靠近的頭或手。然後囚車後門打開，押下一個穿白衣的人。群眾更狂熱的嘶喊著。那人先是低著頭，然後緩緩的抬起來，目光平視群眾。在清晨的日光下，可以清楚的看見他的右眼圈是黑的。大批記者搶按著快門及閃燈，群眾也近乎失控，不斷的推擠。昨日的情景再現，不知從哪裏衝出許多紅頭兵，像捕捉從畜欄裏逃出來的家畜那樣，紛紛按倒或擊倒在地。

然後天国的後門也緩緩打開。這時黑木耳吸著唐茶悠然微笑著向沙碗旁白：「這是本監獄啟用以來地位最高的貴賓，所以特別開後門迎接——獨立後這扇門還有沒有開過。你明白我的意思？」沙碗點點頭：「我這幾天特別留意貴國的新聞。」

午後，人潮散去，街巷又恢復日常。沙碗才有機會仔細的去考察那後門。對各個細部拍照、刮取些許樣本，詳細的以放大鏡堪察一番、以鼻子猛力嗅吸、以舌頭刷舐、以齒牙嚙咬後，望望天空，舔舔唇，自語道：「有南中國海的味道。」面對詢問，極為謹慎的只留下一句話：「初步判斷，這應該屬於漂流木。」其他的，要等一個月後他的科學分析報告。

也就在沙碗離去的當天晚上，新月當空，當商店紛紛歇息，天国的後門更是一片漆黑。突然從不同的巷弄裏竄出一些人影，就在早已無人看守的後門隱約以木箱堆疊起一個長方形高高低低的台子。人的影子站在上頭，也是高低起伏著。突然某個高處射出一柱強光，射中其中一個瘦削的人影，他立即轉過身來，學生模樣。只見年輕的臉孔上左眼熊貓狀厚厚的一圈，小丑樣誇張的

紅唇，苦著臉；黑色襯衫上塗著白字：「人權」(hak kemanusiaan)。轉過身，背對著俯身，只是後褲襠破了個大洞，刻意凸顯出紅色內褲肛門處貼著的超大塊白色膠布。小丑樣的臉仍苦著，指著肛門大聲說出：「雞姦」(sodomi)。然後第二柱燈打中第二個人，裝扮、姿勢、動作和演出一如前者：黑眼圈、紅屁股，指著肛門喊雞姦；表演的時間也是數秒而已，只是身上的字不同，是「自由」(Bebas)。然後是第三道光，第三人；第四道光，第四人，均如出一轍……一直到第七人，身上的文字分別是「民主」(demokrasi)、「廉潔」(bersih)、「平等」(saksama)、「愛國」(patriotik)、「守信」(jujur)。就在七個人皆現身，在光柱裏表演完畢後，突然不知何處傳出一聲鎗響，緊接著就是一聲淒厲的慘叫。燈熄，靜默了數秒，然後各處響起大大小小的「雞姦」sodomi sodomi sodomi sodomi之聲。然後是匆促的、往許多個不同方向的紛亂腳步聲。

幾響雷磕拌之後，暴雨落下。

大雨讓大地顯得更為蕭瑟。一陣一陣的風橫掃，遠遠近近全陷入茫茫的水意。不僅半年的乾旱一掃而空，誰也沒料到，它一直沒有停歇的意思。不到三天，各地的排水溝都滿溢倒灌，在上個世紀初期還是一片大沼澤的都城，柏油和水泥之下濕地的記憶蠢蠢欲動。不到一個月，沒有一處地方不傳出水患——從住宅區到馬來人的墳地，從國會大樓到清真寺。凡是水泥沒有覆蓋的地方——或者裂縫——，濁水均滾滾湧出。所有的路都變成了小河，陸上交通工具全面停擺，火車，新建的輕快鐵，從腳踏車到賓士。只有行人勉強挽高了褲管或裙襬，蹣跚於市街。然而雨還沒有的意思，也沒有變小的跡象。氣象台日日均做出極為悲觀的預測；專家和高官呼籲民眾「要有迎接天災的心理準備」。進入第二個月，除了幾處高地之外——諸如權貴人士、資本家的高級住宅——之外，所有較低的地方水都已淹過一樓。各族篤信宗教的人士殷勤的向自己的神祈

禱，祈求平安與天晴；然而地處較低的寺廟都已經泡在水中了，尤其是華人的土地公廟和大伯公廟和印度廟，落難泡水的神像還有賴信徒們冒死搶救。軍警的救援直昇機及重要人士的私人直升座機開始經常的盤旋在上空，國家的棟樑們和重要機構內的國之重寶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已經撤離至國內高地。暴雨進入第三個月，東海岸也都變成了海的局部，半島所有的河都向內陸進駐；雙子星塔和許多曾經排名世界或東南亞第一的高樓都要嚇下陷要嚇傾斜，祖墳和住家一樣進水；許多地方都發生嚴重的地層下陷，五樓的住戶一早起來發現身處淹水的一樓，一樓的住戶變為地下室第四層的死者；文明的都市回歸為泥淖的河口。數不清的人不知道從哪裏弄來救生艇、汽艇、快艇、汽車廢棄內胎和舢舨，冒著雨，收拾了細軟，擇向漂流。只見已成河的道路擁塞著逃亡的漂流物，有的還尾隨著泅游的狗和鴨子和四腳蛇。從墓區沖刷而下的泥流，把一些棺木屍骸都沖出了土表，有的棺木就隨同其他漂流物不擇東西的漫遊，然後不斷的隨水就下。

雨仍舊沒有停的意思。從廿世紀直跨入廿一世紀。

不知從哪個時候開始，天国社區和其他社區一樣，成了死城。

一位眷戀故居不願離去的老人，有一天恰好瞧見燈猶亮著的天国它的後門被一道由內而外的巨大洪水所衝潰，整片板隨著混濁的黃水，一邊一邊歡快的順著水流，不知去向。

隨後是整個動物農莊的倖存者，瘦骨嶙峋的馬、斑馬、駱馬、駱駝、駝鳥……都泅著水，爭先恐後的出來。

一男子半泅著，一隻高舉的手持著印有DIP的郵件，閃躲著動物的蹄爪，直游進監獄去。

幾部軍警的直升機正降落於監獄的陽台。

就在撤退的前夕，甫坐上直升機的黑木耳恰好收到及時趕到的沙碗的科學報告，只有幾行

字：「材質：牛樟。年份：五百年上下。原產地：華南一帶、台灣、印尼。判斷原係古代某中國人的棺木的門板（俗稱棺材板），曾埋於地下超過三百年，頗受損害。表面原塗有生漆，已剝落殆盡。……至於銅扣，破銅爛鐵，一文不值，為淺人所妄加。」

雨足足下了半年之久。天国的後門也一直漫無目的的漂盪著，渡過許多城市與村莊，飽受雨淋，昆蟲螞蟻及其他爬蟲類更迭著搭便車。一直到雨停、水退後好一陣子，它才被鐵絲網攔阻於數百英里外自馬六甲王朝以來就那個樣子的馬來村莊。一位忘年的老人發現了它，不明其來歷，驚嘆它的重量，也惋惜它的遭損。小刀刮去它邊緣的霉，珍惜的摘下從各處縫隙中長出的亮晶晶的白木耳；洗刷乾淨曝曬乾後，替代已遭朽毀的床板。不勝感謝上蒼：逢此災殃，賜我良材。

銅扣和紅跡已消失無蹤。離原來銅扣不遠處，卻嵌著五分錢大小的金屬，閃閃發亮。經歷過多次戰爭的老人曉得那是個彈殼兒，卻不以為意，一併歸於阿拉的賜予，並沒有將它挖除的意思。

## 開往中國的慢船

Syahadan maka diberi oleh Tuan Bonham tiga pucuk surat berpaling kuning, sepucuk kepada Raja Bendahara, dan sepucuk kepada Raja Temenggung, dan sepucuk kepada Yang Dipertuan Kelantan.

——Kisah Pelayaran Abdullah Ke Kelantan

風和太陽都老高，陽光柔軟的斜穿過樹梢。濃郁得單憑味道就讓人振奮的咖啡香，宣告了下午茶時間的來臨。橫搭於兩棵巨碩榴槤樹間的咖啡店裏，很快的聚集了來自各方的客人，各自坐回熟悉的位子，懶洋洋的斜著身子，胡亂翻著報紙。清一色是男性，各行各業的，從衣服上的汗跡也可以辨認出各自的行業。沾了油漆的、灰土的、油漬的、斑斑點點膠漬的、從泥地裏爬起來的、樹上下來的……高高翹起腳，大口吞著炒麵、豆沙包等食物，匆遽著以不同的方言此起彼落的高聲爭論著最近的政治。依稀也有黨派之分，有時竟然臉紅耳赤的吵了起來，倒也不分年紀的，然而也很快的被年長的勸了下來，或被工頭喚回去工作。下午茶時間一過，幾分鐘內人便快速散盡。

另一旁，和往常一樣，一群孩子安靜的圍坐著聽一位影子般的老人說著故事。

在百尺高榴槤樹枝爪繞彎妖獸般的陰影裏，咖啡店旁，瘦得像老舊腳踏車的老人懶洋洋的斜

靠著樹幹，一隻手拎著瓜皮帽子搨風。腳上趿拉著黑灰色布鞋，頭髮蔥鬚樣白，握著竹煙管，時不時輕輕吸吮，枯葉般的唇角嘴總要冒出一股白煙。再怎樣的大熱天也都裹著那件被年輕人惡意的譏為「壽衣」，且從來不曾換洗沾滿汗漬的褪色綢布袍子。教養差的年輕人私底下形容他是「墓內爬出來的」。熱的緣故，開了前襟，密密麻麻的老人斑間，血管兇猛的跳動。

老人的年歲沒有人曉得，好像一直都在那裏，就在那裏；和那些樹一樣，對青年和孩子尤其如此。只知道宣統皇帝的事情他似乎很熟，朱元璋的事情他也很清楚。大約在中古中國生活過一段不短的日子，哪一天不知怎的就漂流到這半島，攔淺似的回不去。老一輩的依稀記得，那年頭許多市鎮都有這麼樣的一個老人。就在華人新村和馬來甘榜旁，自己擇塊無主之地（沒有人來把他趕走即是無主），揀幾片破木板鐵皮搭個寮子，胡亂架個床，便住了下來。這老人大約讀過一些書，頗能背一些舊詩詞；天文地理都懂一些，平日幫鄉人紅白喜事翻通書看看日子，幫初生兒取個好聽的古利名字，到墳頭看風水。新年寫幾幅春聯，偶爾也為新開張的店寫寫招牌，字跡工整，筆畫倒也蒼勁有力。有時也不免為病人把把脈，開幾帖清補的方子。零星換來的微薄紅包，倒也夠他簡單的生活，閒或還享用得起鴉片膏。

在那個識字人口寡少的年代，除了唯一一間小學裏的華文老師，鎮子裏就數他認字最多——說不定學問還比學校的老師大些，因他能讀大字古書，而且是中國來的。或許也因為那幅裝扮和長相，年長的華人有的尊稱他做「唐山先生」；但也有人因他說的故事不無胡說八道之嫌，口德較不好的便背稱他為「讀冊嘯」。而馬來人倒都喚他做「窩囊支那」(orang china)。也就沒有人在乎他的名姓，沒人問起，便也沒人知曉，連查戶口的馬來官員都沒把他算進其時頗為緊張的華人口統計數字裏。

平常閒著沒事，倒喜歡和孩子廝混，從盤古開天闢地以來開始訴說，趕著太陽上下班的羲和，逐日的夸父，三隻眼睛的二郎神……神話和歷史演義自由組合穿插，大體從《封神榜》以下，《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箇中人物故事都是基本材料，隨著心情和記憶一個系列一個系列慢吞吞的講著，挺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而其中最常也最愛講的是三寶公鄭和下西洋的故事。諸如果中之石榴槌據說起源於鄭和喜愛蹲在樹上拉屎——根據屎的軟硬（譬如漏屎和便秘）而演化出不同的榴槌品種——的良好習慣這種耳熟能詳的軼事是不必說了；老人還常提起說，鄭和其實在某個地方還留下了一艘寶船，在北方的某個隱祕的港灣，每年端午節前夕會開始出發，以非常慢的速度，開往唐山。三年或五年才會到達，抵達北京。之後再回來，在原来的港口等上船的人。因為它很經很老了，速度很慢，往返要走上十年，一旦錯過了，「你們就長大了，就再也上不了船。」老唐人每次說到這裏都會放低聲音，往孩子們坐處走上兩步，吐出難聞的氣味，鄭重其事的說：「它只載十三歲以下的小孩，像我」老唐人習慣用烏黑的指頭戳戳自己胸骨，「太老了，它不要啦！」很遺憾的搖著頭嘆著氣緩緩離去。

孩子們往往聽完故事就散去，或有人回家向家長求證也說不定，沒有人把他的故事當真。聽眾中有個叫鐵牛的小學生倒真留上了心，每每追著老唐人就慢船的事問了許多問題，包括停泊的地點、時間、要不要買票、從哪條路去等細節，問得老人常得臨時編故事，編得結結巴巴，指著和外界連接的鐵路、河流、紅土路胡謔一通。確定的方向：面向日升之處，左手的方向；或面向日落之處，右手的方向。後來好一陣子只要鐵牛在場他就不敢提甚麼鄭和和慢船。

鐵牛他父親在他三歲時一次進大芭欏樹據說因為太過「鐵齒」被大樹壓扁了，後來又因經



濟緣故把男人留下的兩依格種米給自家吃的沼澤地賣了，只留下原先幫忙犁田的那頭鐵牛自學步以來的玩伴，那頭水牛。雖仍住在同宗長輩的園子裏，寡母之後卻性情大變，和村人的關係變得異常尖銳，常為了芝麻綠豆的小事和人爭得破口大罵，老覺得總是有人要存心短她欺她是寡婦似的，買個甚麼東西回家都要用自己的稱仔稱上十幾次，偏偏她家的稱仔刻度又和別人不太一樣。常追殺那追咬她的雞的村人的狗，狗狂奔回家求救，她卻一路追殺到人家裏主人的床底下去，拿木棍捅到人家整個床底下都是狗屎狗尿，離去時還硬是抱走人家一隻在窩裏孵著蛋的母雞或逃跑不及的大公雞，且順腳踢翻人家的花盆。凡此種種。對獨生兒子自然少不了打罵，剛上小學一年級，沒完沒了的釘著，希望他科科拿全班第一，好像要他將來去考個狀元似的——村人背後都這麼說——屋裏牆上大大小小的藤鞭數十根，偏偏鐵牛和村子同年齡的孩子一樣，就是愛玩，且人如其名，打不怕，屋子簡陋無比根本關不住。越不怕越愛打，越打他越故意往外跑。打多了就懷疑自己是撿來的，從母親的氣話中「一定是當時死番仔婆抱錯了」得來的訊息。而關於他父親的去處，她每每都只是以「去唐山賣鹹蛋」來回應他的詢問，讓他滿肚子都是問號，尤其因為窮常常吃鹹蛋，都會讓他想念在唐山賣鹹蛋的父親，也沒法問出為甚麼不乾脆在鎮上賣就好，要跑那麼遠。母親管得兇，很多話就不能說，老人關於慢船的故事也就沒得求證，況且他很願意相信。殘存的對父親的記憶裏，父親很愛帶他到處玩，釣魚捉烏甚麼的。說不定坐上那船可以找到正在唐山賣鹹鴨蛋的父親呢。

榴槤成熟的季節，說了很多榴槤的壞話的老大炮仙，在阿牛出門後第二天午後正講到黑旋風李達那兩把威風的斧頭時竟然被一顆還拳頭大、被松鼠咬跌的青榴槤從百尺高的樹上落下打中頭頂，當場啊都啊不出一聲就返唐山賣鹹蛋去了。現場聽他車大炮的那幾個孩子看到他被生榴槤正

正炸中，個個當場脖子都嚇得縮短了一吋，拉青屎拉了一個多月。

這一天，和往常一樣，鐵齒嫂黎明起來，就著燭光和油燈準備好早餐，便頂著燈火和其他婦人一道為僱主割取膠汁去了。阿牛的例行工作是天亮後帶牛去喫草，和往常不同的是，這回他不止起得早，並且收拾了僅有的幾件衣服，沿著河，向著北方緩緩的離去。之前並無任何的徵兆，所以鐵齒嫂一直到忙完半天的工作回家來，發現早餐吃過了而孩子並不在家，卻以為是到村子裏和其他孩子打彈珠聽故事或到河邊捉魚去了。仍不覺驚慌，煮好午飯，洗好衣服，砍了柴，掃了屋旁落葉，只準備等他回來施一頓好修理。一直到日光都有點斜了都還不見人影，這才驚慌起來，往平日孩子玩樂處一一找去，逢老問老，遇小問小，都說獨獨今日不見阿牛他人影，大家正覺奇怪，以為平日鐵皮鐵齒不怕風吹日曬的小鐵牛竟然病倒了。

這下可把鐵齒嫂的心嚇得都掉出來，當場軟癱坐了下來，張大了口半天說不出話來，嘴裏只喃喃咒念著早夭的死鬼老公的呢名，「死鐵齒的啊」，常見伊帶著藤鞭惡狠狠鬼神見了都要閃的到處搜查追殺兒子，卻從來沒有人見過那麼兇的女人，大顆眼淚掉滿地。

好半天才回過神來，央求圍上來的男女老少幫幫忙四下找找，看看是不是掉到哪裏水裏去了，或竟是遇到甚麼拐子長虫大蟲。

一會，他平日的玩伴們陸續回報說，平日捉打架魚老虎魚豹虎偷採山竹紅毛丹挖蕃薯等地都沒有見到他的蹤影；鐵齒嫂正在那裏蚱蜢似的跳腳時有一個村人突然問起「牛呢？牛在不在？」才發現不見的不只是阿牛，那頭脾氣古怪和阿牛相依為命的水牛也不見了。再過一會，有熱心的人回報說，住河邊的一個老馬來人好像有見到天濛濛亮時一個小孩騎在牛背上裂開嘴笑著往北

方去。這是唯一的線索。

眼睛一亮的鐵齒嫂立時挺起背，趕緊向鄰人借了腳踏車——村長有唯一的一台摩托車，可是伊怕死了這種聲音和電鋸一模一樣的機器——便飛著腳往河邊踩去。

河邊沒有草的那條小徑便算是路了。其實是人和牛在雨天土軟時用腳踩出來的，坑坑洞洞的都是深淺不一的腳印，和腳所承受的肢體的重量及泥土的不同軟硬都有直接的關係。這樣的路完全不適合輪子，腳踏車在上頭簡直是用跳的。跳到腸子都不知道打了幾個結了，只見徑上左一坨牛屎右一坨牛屎，看起來蠻新鮮的，心下竊喜死囚仔給你姆掠到這次就算是鐵皮都給你剝下來。但心裏也知道這條路其實主要還是牛走的路，有新鮮牛屎是正常的，沒有牛屎才是怪事。一路追一路問遇到的人，幾乎都是愛住河邊馬來人，有的說有見到有的說不知道。而越走人影越稀疏，很快便一個人也遇不到了。

不知不覺追到日頭都斜了，牛屎漸漸少了，汗流光了，口乾很了，骨頭也震散了，心也涼了。這時來到一個很涼快的地帶，鳥聲猴叫都很響，眼前是一片原始森林，只有略微歪斜的草勉強算是路，回頭望望，離村子其實很遠了。伊停下腳踏車，往河邊走去，正當伊想捧起河水來喝時，突然發現河邊有無數錯亂的蹄印和獸屎，其中稀哩嘩啦的依稀是牛屎，還有一大坨發出惡臭肉食動物的大便，放大的貓似的腳印，伊當場沒命的號啕大哭起來。

當隨後趕到的村人看到這情景，都清白了臉說不出話來。而鐵齒嫂這時見人多不止披頭散髮，而且還一面號哭一面唱起歌來，「我歹命我歹命，我可憐的囡仔啊，你可憐的阿母我啊～～」的，軟癱了身子一群男人只好半扶半拉的把伊弄回去。

也是合該有事，老水牛原本慢吞吞的一邊吃草一邊幌著牛屁股慢慢走，一直走到天都快亮了

還沒走多遠，照那樣的速度，走到太陽下山可能還走不到幾哩。當他們走到這處森林的邊界，天已經亮開了。正當牛低頭喫著草時，突然聽到悉悉嗦嗦的響聲，仔細瞧，原來是幾隻帶花紋的小野豬在河邊吃東西，然後是一頭噴著氣不怎麼友善的母野豬瞪著他們看。再下來是母豬驚恐的示警聲，小豬聚攏著吱吱叫，他感覺牛身上的毛突然炸了起來，肌肉似乎也不尋常的往上拱起。他和牛都回頭。

是隻大到沒法形容的老虎。眼前的畫面全都被牠滴著水的虎頭所占據，嘴角淌著口水，微微喘著氣，霧還很濃，深黑色的條紋，耀眼的金黃，白色的霧氣瀰漫在牠四周，一切突然靜止了。

猛地整個世界就動了起來。他聽到野豬淒厲的慘叫聲，混亂和驚恐；然後是速度，由天而降的巨大而低沉的吼聲，他埋下頭，死命抓著牛角，跳躍，耳畔風聲，草葉樹枝不斷的磨擦過頭髮和背。不理會背後的混亂，牛一溜煙跑了，衝進樹林裏，也不管有路還是沒路。

他只覺得牛一直跑一直跑，速度快得驚人，好像四腳跟本就不曾著地似的。有好幾回幾乎被從牛背上抖下來了，手被扯脫，幸虧身體仍然落在牛背上。他像壁虎一樣身體死命吸附在牛背上。可是帶上的幾件衣服、一小壺水、一包餅乾全都不知道被那根樹枝扯走了。

他根本不知道，被嚇壞的牛這一狂奔用了畢身的力氣，以為老虎一直在後頭追趕，一口氣竟然奔出了數十哩，一直到口吐白泡，四肢痠軟，跑不動了為止。人和牛都累得睡著了。

等到阿牛夢到自己被老虎吃掉、被擠入住滿螞蟻的骯髒的腸子被咬得渾身麻癢而醒來，發現自己果然是躺在草叢螞蟻窩上，全身上下——褲襠裏也不例外——都爬滿了螞蟻。急忙彈起來，亂叫亂跳亂抓，搞了好一會，才把頭髮裏那幾十隻猶憤怒嚙咬的紅螞蟻也摳了出來。這時才想起老虎，四下張望，只見到牛安然的在幾十步外吃著青草。這才稍稍放了心。這才想到餓。可是帶

的餅乾在逃命過程中不知道飛哪裏去了。口渴，只得就近捧起水溝裏的水喝。水清澈見底，還有四下逃竄的小魚。脫光了衣服滑進冰涼的水裏，渾身上下洗一洗。這才覺得被樹枝樹葉刮破的傷口火辣辣生疼。

衣服搓一搓，把扭得掉的水都扭掉，濕搭搭十分涼快的又穿回去。

不遠處有鐵軌。這才想起之前也夢到火車。夢到和父親和牛一塊坐火車。牛獨自就占滿了一個車箱。父親穿得很整齊，白襯衫白西裝褲，生活裏從沒見過他那樣的裝扮，梳著上了髮膠頭髮顯得很黑，很年輕，露出滿嘴白牙笑得很開心，臉上都是陽光。好像是要走赴一個值得開心的甚麼宴會。他一隻手親熱的搭著他，可是手很冰。手指頭還滴著水哪。

這才想起那是母親桌上那張結婚照裏頭的父親。和記憶中的父親不同，父親一直都和泥鰍一樣黑。

一列火車冒著黑煙緩緩航向北方。金光斜穿過車窗，一地的高草也都金光閃閃。原來的計畫是沿著鐵軌，可是牛怕火車挨得那麼近掠過，會發狂；更早的想法是偷偷爬上火車，但又捨不得牛，母親會乘機把牠賣給殺牛的。伊早就想那麼做了，要不是他盯得緊，鬧得兇，發起牛脾氣來檢棟最高的樹爬上去，爬到危顛顛的樹梢，大半天都不肯下來；要不就到沼澤地帶去，把自己種下去一直到只露出一個紅毛丹頭。有一回還把木板搭的廁所用燭火燒了個大洞，大便時外面的風都可以吹到屁股。沒事就附在牛耳朵邊小聲說話，和牛說的話比和母親還多，說甚麼沒有人知道。

太陽已沉沒得比草葉的尖稍低。

左顧右盼，終於望見不遠處有間高腳小木屋，屋旁有煙。跨上牛，慢吞吞的走過去。聞到烤

蕃薯的香味，口水不自禁的淌了下來。稍近些，就聽到狗吠，一隻老虎條紋的小黃狗追了過來。牛餘悸猶存似的猛噴氣。他把牛就近栓在一棵瘦樹的幹上，放低了身子口中發出啜啜之聲去討好那隻狗。涉世未深的小狗沒一會便熱情的舔舐他發燙的臉，尾巴且搖得快掉了。

在鐵軌旁闖出一小片地，種著木薯、蕃薯、木瓜、芋頭、山苦瓜等作物，一個赤膊、穿寬襠短褲的老人坐在冒著濃煙的火堆旁，臉上沒甚麼表情，看起來已經很老了。皮膚枯槁，就像剛從地裏拔出來的木薯。像唐人又像山番。看著他流口水，不發一語，從火堆中挖了兩條蕃薯丟給他。不畏燙的火速剝了沒一會工夫便在啃皮內側燒焦的部分，那人見狀又拋了兩條給他。之後小心謹慎的要水喝。之後借地方睡。幾個基本要他都只用他所懂得的幾個基本的馬來文詞彙：makan（吃），air（水），tidur（睡覺）。在往後的旅程裏，他最大量運用的也就是這幾個關鍵詞。

每過一陣子便有火車磨擦過生鏽的鐵軌，一陣陣大地沉重的震動。

火堆上覆著泥土，終夜不熄，煙從地板下滲了上來。

他和老人各自睡在地板上。

夢到睡在船的甲板上，在海上搖啊搖的。比樹還高的帆，桅桿長滿了樹葉，航向那個猴子從石頭裏蹦出來的古老國度。船上都是猴子，跳上跳下的所以很吵。沒有看見牛。牛不見了。突然覺得很傷心，醒來，翻一個身，又睡著了。

夢到母親騎著廚房那支掃把惡狠狠的追上來了。牛像火車那樣在鐵軌上飛快的滑動。眼睛還開著燈。

就那樣一夜被追趕著。

太陽剛出來，阿牛一起來，便瞧見老人用香蕉葉包了一大包的烤蕃薯，用茅草密密實實的紮

了，還送他一個盛滿溫水的陳舊的小鋁壺，沿著鐵軌旁的小路，在初日溫暖的霧裏，引著他和牛走上該走的路。

他便那樣光著腳在牛背上一晃一晃的離去。

一個又一個的馬來干榜，牛走得很慢，常停下來喫草。糧食很快吃完，肚子實在餓得受不了，便硬著頭皮向賣馬來飯包的馬來婦人要一個吃。或者向高腳屋前看起來心腸好笑嘻嘻的婦人要一頓飯。

經過華人的市鎮，也是如法泡制，不過多是向賣吃的店家要。一個肉包，一碟雞飯，一壺水，倒也沒多大困難。偶爾遇到好奇的人問起他是哪來的往哪裏去，他倒記起母親一再告誡的別跟陌生人說話的家訓，而笑嘻嘻裝傻。

某條河邊樹下，一個金髮老頭被一個講話很大聲臉很臭的男人揪住，大聲的在說著甚麼。老人的聲音尖尖細細，然後開始吐，發出更難聽的聲音。吐出一條一條的魚。真無法相信他的肚子裏裝得下那麼多魚。最後吐出一塊紅色的像血的東西，他拿起來給那個臉臭臭的男人，又噁哩咕噁的說了些甚麼。那男人竟然一仰頭就把那東西吞了下去。然後他張開雙臂像公雞張開翅膀，然後他抱起一塊大石頭。然後拔起一棵大樹。那個老人忙著把吐出來的魚吃回去。然後紅著眼睛張望，突然便跳進水裏去。

這天阿牛騎著水牛來到一個村莊，路旁屋旁最愛吃的紅毛丹一棵棵累累贅贅的紅滿樹，之前哪

見過這麼樣的景色，比大紅花還豔麗上千萬倍。便一路看一路淌著口水。看得出是馬來人的村莊，每戶高腳樓屋頂都像一艘艘似欲飛起的船，比那人口中的描述還真確。常見到圍著紗籠的馬來男女在屋廊上納涼啖著紅毛丹，或者掃著屋旁的落葉。雞在散步。

稻田也多了起來，之前只聽見老人家說過吃的米來自稻，卻從沒見過。田上也都有牛，是從犁田的牛猜出來的。和教科書上畫的很像。

這些天，日日大太陽當頭晒，整個人浸在大草帽的蔭影裏，牛熱得直往有水的地方鑽。常常是清淺或幽黑的水溝，有時是河，有時是覆長著青草的井。常令他著急得死命拉著繩子，猛力揮動棍子。有時他便也跟著到水裏涼快去，脫光了衣服游起泳來，幾幾乎忘了要去哪裏，往往走了大半天沒走上幾哩路。

晚上常常是睡工人留下的寮子，有時借五腳基；有時在樹上，如果大樹上剛好有像床而可以躺的地方。有時是矮小無人的土地公廟，及各色的華人廟宇。印度廟。廢屋。墳墓。

好像完全忘記了正積極出入各廟卜問他的處境的母親。伊後來幾度重回現場，冷靜的判讀各種足跡，找到好些阿牛的「遺物」——幾件衣服，扁掉的水壺，一個裝著兩塊錢的袋子，野豬和牛散亂的蹄印。然而卻沒有找到老虎吃剩的——就如同其他遭虎所啖的案子——頭髮、碎骨、撕爛的衣服等等。所以伊仍存著一線希望，「也許被大老虎咬回家餵小老虎了。」雖然後來被伊腳踢爆頭的一個村中有名的衰嘴如此潑冷水說。

越往北，氣氛似乎越有點緊張。不論是鄉村還是城鎮，都有點不尋常的熱鬧。人變得多了。街道上總是擠滿了人，有時是華人，高舉著白布條上面寫著紅字，總是一個帶頭的人拿著喇叭聲



音很大的不知道喊甚麼，後頭跟著一長串的人，或三輪車、小囉哩，常惹得牛直噴氣。有時是馬來人的隊伍，頭綁著白布條，也是喇叭，也是大小聲，一直向天揮著拳頭，臉很臭。警察也多了起來，到處都是曬得臉臭臭的警察走來走去，對他和牛猛吹哨子。熱烘烘的聚會也越來越多，在華人的寺廟，馬來人的回教堂，或者廣場，咖啡店。學校。大樹下。

電線桿、電線上、牆壁、樹幹上、路邊的石頭……都貼上了畫有牛頭或稱仔圖案或一張張從來沒有見過的大人的臉的紙張，常見到不同的圖案紙重疊貼在一起。地面上也都飛著那些被風吹下或被撕下的紙。

他隱約感覺這世界已經有點不對勁。好像甚麼東西正在緩慢的移動。

船會不會已經開走了？

那個大力士扛著兩顆比他還大的石頭在散步。

印度人的村落，所有的樹都開著白花，飄著濃郁的印度香。

經過一個小鎮，村子裏滿栽木瓜，家家戶戶屋旁，累累木瓜，或紅或綠。果園裏更不必說。那裏的人穿著都和其他地方不一樣，都是深藍色，男的袍子，女的寬裙。許多婦人都送他大木瓜，其中一戶只有女兒的人家還硬是留他住了好些天，那個母親和善得差點隨女孩們喚她媽媽。好吃的飯菜和紅肉木瓜讓他幾乎想留下來了，幫她們摘木瓜就算是過好日子了。

怕來不及了，急著想走。她們問他準備到那裏去，他猶豫了幾天，最終還是在一個最小的女

孩耳邊說了實話：「不要跟別人講——我要去唐山。有一艘船在等我。」他答應將來路過這裏一定會來看她們。

女孩的母親幫他再度剃了紅毛丹頭，準備了幾件換洗的衣服和許多餅乾，油紙傘，紮好了，掛在牛背上。還特地買了雙樹膠鞋給他的赤腳套上。臨行前囑咐：不管走到哪裏去，一定要回家去看看媽媽。捧了個大紅木瓜讓他抱著。走了好久他還把眼淚滴在木瓜上。

阿牛覺得自己長高了。

兩邊是山，急促的蹄聲，竟然有人騎著馬飛快奔來。馬上來人像老人家口中的新娘，全身都穿紅，頭上還披著紅布。沒一會從身旁掠過。突然嗖的一聲，那新娘從馬上翻了下來。幾個沒有穿衣服的男人大叫著從暗處衝了出來，高舉著刀，把那從馬上摔下的人的頭剃了下來。原來是有很多鬍子的老男人。他們很高興叫著跳著逃走了。沒有頭的死人留了很多血。很多螞蟻圍著。

氣氛越來越怪。市鎮上的人都在大街上嘶吼，紅著眼睛。整個市鎮都像是一層紙糊的，剝落的紙張吹遍市鎮。到處都是警察。

一列火車滿載綠衣的士兵。

有的馬來村莊的青年人見了他，都用看賊似的眼神盯著。有時候好像馬上就要過來打人。他覺得怕極了。

一天黃昏走進一個村莊，只見所有的人都摺著喉嚨往門外衝，張大了嘴喊不出聲音來。互相比手劃腳搞了久，才互相從對方的喉頭夾出甚麼來，狠狠往地上甩。夜晚了風波才平息下來。他摸黑撿了幾根來看，竟然是魚刺。

那兒回教堂誦經聲也和其他地方不一樣，很沙啞。有些段落還是無人聲的，純是沙沙響。

有時聞到了海風的氣味。也有幾度走偏了，走到海邊。可是只有小小的漁船，海浪，或沙灘上戲水的人。

有一道高高的海堤，有個小男生把一隻手臂伸進堤牆的破洞裏去。問他幹甚麼，他說：「可以摸得到海喲。」

不是因為怕所有的人被水淹死？……

他記得老人在耳邊小聲說的：

「是的，不用擔心，他們會來帶你。他們會認出你來。那不是甚麼人都可以上的船。也要有那個命才行。真的有船在那裏。」

夢到父親挑了兩大甕的鹹蛋，身上臉上和甕的外頭都是黃泥。咧開嘴對他笑，攤開大掌，剝著手裏的一顆青殼鹹鴨蛋，殼剝光了可是裏面甚麼都沒有。只有幾根人的毛髮，很噁心的摻合著一些黏稠的白色汁液。

聽到一窩麻雀在小聲商量搬家的事。

幾度穿過深林，生怕再遇上老虎，還好頂多是遇見大象、野豬、狒狒、四腳蛇、眼鏡蛇、烏龜、螃蟹和其他從沒聽說也沒吃過的地上爬的動物。

夜裏，村莊裏都是火把。游動著，不時有生氣的臉孔湊近他，狠狠的盯上幾眼，牛也噴著氣盯回去。

有一回，有個沒有眉毛的青年突然甩了他一巴掌。原本還有其他動作，被同夥的青年阻止了。

那一夜和牛都沒有睡，撫著半邊熱辣辣的臉頰，不自禁的流了很多眼淚，走了很遠的路。

乾糧所剩無幾。常餓肚子。和牛一樣，喝生水，偷摘水果，吃嫩草莖。頭昏昏沒甚精神。

公雞啼的時候，夢到著龍紋袍子的黃衣人快步跑來跟他說，就快到了。可是那人跑走時，腳卻給土地齊膝留了下來，一截截折下，越跑越矮，最後是那顆留著長辮子的頭拖著尾巴似的髮辮自顧自跑著逃走了。

火把的光照中，一群馬來青年高舉著明晃晃的長刀，蒙著臉，重複大聲呼喝：「窩囊支那、

媽列支那！%※\* // \*♀♂！」

兩個臉很臭的馬來人四隻眼瞪在一起，看起來瞪很久了，瞪到四隻眼都紅又腫了。兩人手上各握著柄彎彎像蛇的劍，金光閃閃。兩人腳下都濕了一大片不知道是汗還是尿。旁邊遠遠的圍著不少人。

突然兩人都同時往對方衝，揮動手上的彎刀朝對方亂砍一陣，然後又停下來回到原來的地方。又像鬥雞那樣互相頭歪歪的瞄來瞄去。

好一陣子兩人突然又像同時發現有錢可以搶似的又往前衝，又揮刀亂砍。突然響起一陣慘叫聲。仔細看，其中一人不知道怎麼搞的竟然自己的刀刺中自己的肚子，在那裏大聲叫痛。在他沒有聲音前最後大聲喊說：「鬼（漢都 hantuh）啊」另一個聽到有鬼連忙四下不停的張望。突然圍觀的人群中響起歡呼聲，那些人衝上前把他高高的舉起，大聲喊著「雞哇雞哇」（Jiwa jiwa）。

在一棵高大結實累累的波羅蜜樹下大伯公廟裏醒來，被刺耳的鑼鼓和鞭炮聲吵醒，牛被嚇得把波羅蜜一顆顆搖了下來。想不起是何時到了這鎮子。擠滿了人，只見年輕人不論男女都在街上狂叫跳躍，過年似的不斷有人在點鞭炮，舞龍，舞獅，大聲喊叫：「我們贏了！」有人拿著喇叭不斷的大聲說話。「死番仔、死番仔、死番仔」、「滾回大芭去！」

一解開繩子，牛便狂奔。刻意錯開到樹林去，被他死活打回路上去。

一個又一個華人鎮子，情況一樣喧鬧。

過了一段荒草路。黃昏。非常安靜。

金光裏，來到一個從未見過的地方。沒有甚麼樹，路很大，可是非常奇怪的是沒有車在路上走。到處都有人躺著一動也不動。地上左一窪右一窪深紅，躺著的人身上也都染了一片紅。有的房子在冒著煙。不斷的有人從街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後頭追趕的人用布包著臉，右手長刀高高的舉起，兩個人嘴裏都發出奇怪的叫聲。或者一聲長長的慘叫。有人在猛力撞門，或揮棒敲擊著窗子。甚麼地方有女人和小孩的哭聲。披頭散髮的人彼此追趕著。

停在路邊的都是被打扁的，玻璃窗都被打破了，地上都是碎玻璃，牛慢慢走動踩出許多聲音。一棟棟火柴盒式的樓，一整排一整排的，掛滿了國旗和各式各樣飄揚的旗，牛頭稱仔，大粒人的大頭大齒牙。警察、紅頭兵，一群人跑出來，鞭炮聲，許多人便怪叫著倒下。紅頭兵對著跑著的人，不管是跑前面還是後面，逮到就是一捧。然而似乎沒有人想要理會阿牛和牛。

那個大力士似乎也混在裏頭，似乎不知道要做甚麼好，卻好像在告訴所有在場的人他的力氣真的很大似的，高舉著一顆比他還大的石頭，在人群中走來走去，有時放下，左右張望一下，好像覺得放的位置不對，便又高高的扛起，又走來走去。

牛並沒有停下腳步，好像對鞭炮聲已經習慣。

悠悠漫步走過一個廣場。更多紅頭兵。更多人躺在地上，歪歪斜斜的疊著，和稍遠處矗立著黏成一團的銅像很類似，如果它倒下來的話。血在落日餘暉中顯得更紅更明亮。

他根本不知道，正當他緩緩走過，遠處一隻機械之眼恰好眨了一下，把他和牛和背後血紅的夕陽一道收攝進去。他聽到不遠處一聲旱雷。

夜的黑幕驀然降下，酷熱已久的大地突然下起大雷雨來。阿牛和牛突然都呆住了——也許正想淋淋雨，洗去身上的臭汗和熱氣。不知道從哪裏吹來狂風，發出呼呼的叫聲；雨也大得驚人，

一條條白色的雨柱硬往人身上戳，把夜也刷得一片白茫茫。彷彿整個大地都在浮動，水茫茫的漂了起來。

水很快便淹起來。淹過牛膝。牛洩著水。很快便沖過牛背，當牛走動時，把餓昏的他從牛背上沖了下來。

雨停了。迷迷糊糊中他感覺有一隻強有力的手把他從地上撿起，往上拋，摔在甚麼東西上，很重的血腥味。然後又有甚麼東西堆上來，有的摔在他附近，其中一個壓著他下半身。他努力想睜開眼，可是說甚麼也睜不開。然後聽到卡車開動的巨大咆哮聲，想喚牛，可是連聲音也發不出來。

當車子平穩的開動，他又沉沉睡去。夢到大力士峇當扛著一頭牛，遠遠的走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再度醒來，只見星光燦爛，萬里無雲，兩根擎天的柱子撐起兩扇灰色的翅膀，翅膀上依稀寫著這樣的字：「唐」。發現自己置身之處在晃盪，且聽到濺濺水聲。勉強把壓在身上的東西推開，掙扎著爬起來。這才嚇了一跳，原來已經在一艘巨大的船上，看不見它的首尾在哪裏。星光下依稀可見甲板上躺著的都是人，一動也不動，濕漉漉的胡亂堆著。

便是這艘船嗎？他心裏問道。我的牛呢？茫茫的海，茫茫的夜。他四肢並用在屍體上爬行，希望爬出死人堆。可是爬了許久，甚至已經到船頭了，還是沒法不碰觸到躺著的身體。然後他看見那個掌舵的人，瘦骨嶙峋的背影非常熟悉。他突然有了自己的聲音：「這是去唐山的船嗎？」那人轉過身來，只見他的頭刺刺的，好像是顆榴槤。便又不支昏睡過去。

被卡車載著，只聽得一陣陣鴉鴉的聒噪，涼風沁人。然後抵達一處河口，更是不歇的鴉鳴；睜開眼，天空是豪華的金紅金亮，大放光芒；是黃昏。樹樹枝桠雜錯，黑鴉漫飛。他爬起來，漸

漸逼近了河口，黑色的河上飄浮著一具具囊狀的事物，滿河的烏鴉正在那上頭頻繁的起起落落，涼風中有一股濃郁的腥氣。海就在不遠的前方。

到了港口，風更大也更涼，黃昏更深，只有鴉的形聲依然。突然，他看到了，或者說他覺得自己看到了，雖然看起來沉沒已久但仍可以見它的巨大，它讓整個港猶如一片死地。堵塞在港口、傾斜著，桅杆已歪斜或斷裂，朝天伸出屍骸的手臂，褪色破爛的帆已經看不出原來是甚麼顏色。有的破布上還可以見著殘缺的漢字，殘缺的部首或殘剩的局部，在風中髒兮兮的呼呼抖動不已。風吹過船骸發出巨大的呼吼聲。上頭密密的棲滿了烏鴉，墨點般的，哀哀不已。他感到整個頭顱一陣天旋地轉的劇痛。好像那群埋伏的人突然割走了他的頭顱似的。

開卡車回鄉的馬來人司機把感覺自己頭顱已然失落的他帶回家，那是一個有許多高大馬來人的偏僻漁村。此後他就留了下來，寄養在一戶年邁而貧困的馬來人家庭中，沒有子嗣的他們把他的到臨看成是阿拉的恩賜，在一個尋常的日午，他面無表情的被帶去割了包皮歸依了清真，且有了一個名字，鴨都拉。

他當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他易名的幾個月後，牛獨自漫步回到出發的地方，那裏橡膠樹的葉子已經落得很淒清了，但是卻已經沒有人在等牠。牛也不可能知道，鐵齒嫂已經不在家，出發去找阿牛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村人都相信大概也早就變成大坨的老虎屎了。

就在那不久之後，在許多華人村莊裏都不約而同的暗地流傳著那樣的小報：頭版上刊出一幅彩色照片，背景是大片殷紅的血和成堆的屍體，模糊的烈士銅像；前景是一頭牛和牛背上的小孩，小孩恰好把頭轉過來，夕陽餘暉把他的頭照得泛出金光，其上是幾隻烏鴉或鴿子撲翅翻飛的



模模糊糊影像。間中撥洒過血痕似的斗大血紅標題：五一三暴動。

老夫妻倆住在河邊，有一艘破舊的小舢舨和一間傾斜的高腳屋，平日以釣魚和到山野裏割一些野菜販予村人維生，靠天吃飯。他住進去後不久，突然獲得一頭政府分配的小花牛和幾隻叫個不停的雛雞。而改名為鴨都拉後的他此後在昏昏沉沉中成長，常失魂落魄的在村子裏折斷了脖子似的掂著腳尖徘徊，從心地良善的村人手中獲得一些食物的接濟。他清醒時也會自己到河邊去釣魚，卻幾乎每個黃昏都會出現在那烏鴉翻飛的港口斜著頭對著沉船發呆，有時還淌著長長的口涎。且幾乎陷入完全的沉默。

擱淺在淤泥裏已經不知道多少時日的沈船仍然顯得巨大，好像有半個村子那麼大。除了桅帆之外，露出水面的還有部分的船尾，單是那部分，就有一個小聚落那麼大。村裏沒有人願意到那裏去抓魚，小孩也從不靠近那兒游泳，總是那麼冷冷清清的彷彿從遠古以來就被當成了不祥的地方似的。

有一天，他突然看見一頭白色的老虎，在那船尾臥伏著，或這裏聞聞那裏聞聞好像在找尋甚麼熟悉的東西似的，且發出乾巴巴的吼聲。因身軀過於巨大的緣故，後來當牠起身略略有所動作，船彷彿都在輕輕晃動。牠在時，烏鴉都飛得遠遠的。所以村人遠遠的瞧見烏鴉遠遠的退走到河另一邊的紅樹林沼澤地裏，就會口耳相傳的相互告知說：「大王又回來看他船了。」或者「那個支那將軍又回來了。」於是從早到晚都會有人遠遠的偷瞧牠一眼，好像牠是位孤僻不好客的朋友。他們說，這近百年來牠幾乎每一年都會回來一趟，在那船上待個幾天，卻溫馴得像貓，從來不到村子裏來傷人畜。有的人說，牠看起來越來越老了，毛色也越來越白。有人更誇張的

說，牠原來不是白色的，是鮮毫的橘紅，年紀大了毛色才越來越淡。再老一些，只怕連黑色條紋都退去了，那就真的變成一隻大白貓了。他們說，之前守護著的是隻大白鱷魚。

然而誰也沒說起這艘船是甚麼時候開始出現在這裏。彷彿它原就屬於這廢棄的港灣。

有一天，牠又不見了，而烏鴉又踞守著廢船。

在他已經長大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塵沙滾滾，從大城市駛來許多大卡車，載著吊車和各種複雜而古怪的器具，又撈又挖又吊的搞了好些時日，終於把整艘古船解體了搬上岸，一卡車一卡車的總共跑了數十趟才載完，據說是要載到古城的博物館去。而他便是隨著最後那輛開走的卡車揮別寄居多年的村莊。身為無業的當地人，政府徵雇了許多和他類似情況的村人協同這項工作，幾乎所有的村人都拒絕了。他突然醒過來似的，倒是反常的積極參與，臨走前把大部分掙來的錢留給了更其老邁的養父母。

原來政府決定把這曾經有過光榮時刻的港口清理乾淨，以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碼頭，讓退化的小村得以迎上現代的生活步調。然而在整個過程中，村民們毋寧是哀傷的，在那一段日子裏，也幾乎比往常更沮喪。終於有一位老人吶吶的說：「這樣，大王明年不會再回來了。」前一年牠出現時已是一身雪白的毛，連額上象徵威望的條紋都退去了，全身上下也只剩下尾端還有一點逗號似的黑點。此後倒是有人見過有一黑一白兩隻貓不知道用甚麼方法越過水域到上頭嬉戲，就貓而言，牠們的體型顯然略嫌大了些，但顯然仍是貓；一些婦人指證歷歷說看到牠們俐落在那上頭拋擲捕抓來的老鼠玩兒，自在如天使。

一同工作的華裔工頭在另一個港口將他放下時，深情的送他一把據說是從那艘古船拆卸下來，原不該存在於船上，「就像是從棺材中拔出來」的長而尖的銅製的釘子，甸一甸。大概是三

斤左右。

許多年後，流浪漢般在島與島間流浪的他，有一天在某座小島因極端的口渴而猛吃紅毛丹，卻不慎噎著，突然陷入昏迷，被棄置於廢木荒草間。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當他再度醒來時，整個經驗、感覺和思緒突然銜接回多年以前那個黃昏，之間的多少年彷彿突然被取消了。只覺天地之間灰濛濛，不知置身何處，也想不起自己是誰。

勉強睜開眼，水聲盪盪，聽到一個人用閩南話說：「終於醒來啦。」三個很矮的中年華人和一個穿著鮮亮的馬來裝、松谷還插著把金光閃閃的吉利的皮很黑的瘦子，嘴巴和鼻子之間有濃密油亮的鬍子，眼睛圓睜，看起來像印度人。吹著氣，嘴巴扁扁的像鴨子，一臉不太想理人的樣子。其中一個華人介紹說：「這是我們頭家，真有名的文西鴨·都拉先生。我們剛遊完吉蘭丹，正要回新嘉坡拉。」

## 補遺

……我只不過是一個骸骨的迷戀者。

——郁達夫〈沉淪〉

在我們出發前的幾個月內，報紙電視新聞偶爾會有一些關於當地排華的報導；有一點擔心，仍然不以為意，畢竟那地方太遙遠了，感覺上比美國還遙遠。現在要擔心也來不及了。而今一切竟都在眼前。

被困在旅館裏已經第二天。這是間三級的小旅館，在揮發著尿騷味的幽暗巷子裏，四層樓，卻沒有幾間房。到處都殘留著常年來去的人的騷味，燥熱霉濕，處處是淫黃的汗漬。老闆是當地常見的瘦削的五十幾歲華人，弄來一些餅乾罐頭白米茶葉等等之後，呼吸著敏感的政治空氣的他，在暴風雨來臨前，即日日關起大門不再接待旅客，連鐵門都拉了下來，鎮日穿著白背心，和他的家人一道瑟縮著，守在旅店後面的小客廳裏，聽收音機。他那操老的妻子也是一臉愁容，坐在針車前發呆。他奉勸我們沒事不要往外跑，咬牙切齒的說「那些死番仔是不會認人的，看你是唐人伊人就當做死狗來打。才不管你是台灣來的還是唐山來的。」

抵達那天，從機場到旅館，那氣氛就已經不太對。灰濛濛的空氣，飄浮著令人不安的燃燒的

氣味。繁華的大街上，幾乎所有的店門都拉上了，有的明顯的有被火燒過的痕跡，有的玻璃窗被砸破。熱鬧得有點過分。黑鴉鴉的行人叫嚷著，遠遠近近的飄揚著高舉的白布條，用羅馬拼音寫著生疏的血紅語字，用我們不懂的語言，只看得懂箇中的「蘇哈多」(Suharto)、「華人」(Cina)和「中國」(China)。我們一上車就問我們「這個時瞬來這裏做啥？又是台灣來的？電視台派來的？」皮膚黝黑的華人計程車司機翻譯說，白布條上大概寫著幾種口號：「吊死蘇哈多」、「唐人滾轉唐山去」、「蘇哈多下台」、「把唐人趕出去」。剛開始忍不住高興的直嚷「這裏的華僑也會講台語喲」的小林，聽了後臉嚇得煞白，哆嗦著說：「怎麼和我們那邊報導的不一樣？不是說還很平靜嗎？」司機嘆著氣說：「咱這邊的有鍾（錢）人，早就坐飛機走了了，去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香港、美國，哪裏都好。這幾天接來接去，走的除了住本地的唐人，就是日本人、紅毛人，來的攏是你台灣這些唔驚死的。」小陳較冷靜，拎起V8鏡頭往外伸，便拍將起來。我叮囑他，記得這不是我們的任務，我們並沒有準備多少空白帶。司機嘆口氣，「要不是行情阿呢歹，我也不會冒險出來趁錢。」

「錢攏給伊大粒人吸了了囉。印尼盾差不多要變成日本時代的香蕉票。」  
印尼盾已經跌到谷底。我們用美金從黑市換了兩大袋。冒著貶得一文不值的危險，不敢持美金招搖，免得變成被攻擊的對象。

循著地址，找到指定的三級旅館。高津出去了。櫃台說，今天一早他就出去了，東西沒有帶走，晚上應該會回來。我們便住下。也搞不清楚高津為甚麼會選擇這種不入流的旅館。一連兩天，高津都沒有出現，也沒有來過電話。老闆擔心他會不會被當成當地華人給誤殺了。我們要求看看他房裏究竟有甚麼東西，老闆不許。「咱老店有咱老店的規矩。」

聯絡駐當地經濟辦事處，電話通了，老是沒人接。

打回台北請示，說明這裏的危急情況，雷導不慌不忙的說：「既然過去了，就再等等看吧。空手而回有點不好看呢。」

我們原是為《補遺》而來。

第一個系列（五四至三〇年代）的作家身影早已完成並且上市，市場的反應不算頂好，但也還可以；反正是教學用的，雖然當前本土意識高漲，也還有一些基本的銷路。比較遺憾的是看不到甚麼專業的評論，只有一篇從攝影的角度質疑用這樣的紀錄的方式來捕捉作家的身影，在方法論上是否注定了失敗——「面對著那樣的一個又一個的傳奇，如果只是用反映論預設下的影像觀念，是否本質上就已限定了這些作家身影的平面特徵——如果用的是藝術的攝影，用藝術的方式去逼近這些藝術傳奇，讓身影本身展現為藝術品，會不會更加逼近傳奇的本質？」也仍然只是一種高調，在實踐上是有困難的。其中郁達夫的部分《零餘者的嘆息》也有一個研究者批評「關於他的流亡和失蹤的部分似乎過於草率」云云。連專家都無法確定他的墳墓，我們這些外行人又能怎樣呢？同一系列中，很多難以克服的技術盲點，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上個月某個夜晚，導演突然接到自稱是郁達夫研究專家的高津硯從椰加達打來的長途電話——不知道他從哪裏取得的——他以咬字不清、斷句有問題的日式華語發音說了幾句客套話（「雷先生嗎？看過你們拍的《零餘者的嘆息》，非常佩服」），聽到了驚人的消息：「對於郁達夫最後的蹤影，我有一些驚人的發現。電話中沒法講清楚，一定要你們親自來一趟。記得要把攝影隊帶來，保證不會讓你們失望，至少可以精采的重拍《零·餘者的嘆息》最後一部分，我

可以充當導遊。」留下一個聯絡電話，及在椰加達的旅館地址、房間號碼，「這裏很亂，一週內我一定在，晚上七點以後。超過，就很難說了。」他特別交代。

接過電話後，老總和製作群的幾個核心成員聯絡，往返商議；首先是要確定有那樣的價值，讓我們這麼一群人那麼老遠的重新跑一趟。更麻煩的是，手邊第二個系列的本土的作家身影也已開拍，其中一個已經剪接完成，另兩個還在剪接階段，一個籌備完成，即將開拍，也不易抽得開身。業經幾次的電話聯絡，高津雖然一再的保證，可是口風卻相當緊，輕易不肯透露細節，令我們相當困擾。頗有同仁懷疑這個叫做高津的傢伙會不會是個騙子，策畫建議向一些熟悉日本漢學研究的國內專家確認，從幾個不同大學相關科系曾經留日的教授中獲得相當一致的消息（當然，說「不知道」的人也不在少數），確認了確有其人，而且是繼鈴木正夫以後年輕一代中於郁達夫下功夫最深的一位，勤於跑田野、鑽盲點。

工作隊一致覺得值得一探，如果真的有價值，說不定可以——也應該——做一個《補遺》；不過就客觀條件來說，該系列申請的款項早已用完，賬也清了，可能必須挪用本土系列的部分經費；更麻煩的是，目前不太可能分出太多的人力投入，否則原有的進度會往後延，經費也會跟著出狀況。人力物力都不允許，經過一番的商議，決定由參與《零餘者的嘆息》的我帶隊——由於實際參與該集的策畫，對對象的相關問題有相當深入的瞭解，不會有一些外行人的顧慮；也曾隨隊到新加坡、印尼去做田野，對當地的情況並不陌生，可以應付一些突發的狀況。帶領著兩隻本土系列才加入的菜鳥，小林和小陳，有一些經驗，尚屬實習階段，長處是樂觀而有好好奇心，少了他們又不致影響本土系列的進度。經費嚴格控制，連機票都是透過管道向華航要來的；器材只帶了兩台V8輕便型的，兩台小型的收錄音機、一台性能不錯的Nikon照相機，及其他少量的周邊設

備。「反正只是補遺，五天時間夠吧？」雷導說了算。

如果高津一直不出現，那怎麼辦？

窩在這種地方，分外苦悶。除了和房東和其他僅剩的旅客閒聊、跟三三五五從後門蹺過來竊私語的其他華人街坊閒聊，聽他們交換耳語情報，嘆息怨聲。「到處都亂起來了。」總是這句話，憂形於色。「可能會像三十年前那次，那樣就慘囉。」聽他們臉容慘戚的抱怨，一位老者以唱歌的聲音長嘆：「名改了，姓沒了，唐人字沒了了，唐人報紙唐人冊沒通看，報館會館攏關掉，中文學堂關了了，墓頭看沒唐人名，伊還不滿意。賺吃也有錯？講偕唐人是吸血的鬼，趁伊人的錢，不努力，三餐找誰討食？」臉上盡是無奈之色。也幾乎都提到，聽說到處都有華裔女人被強暴，「和日本死鬼仔同款哦。」「和三十年前那次同款。」「一個七十來歲的白髮老頭說：「我大枝柴早就準備好囉，犯到我，死活和伊拼！」「燒店打搶，打人強姦，年頭歹，大家日子歹過，伊那些番的又來反，真是……」

我們或者是矮了身子蹺到四樓陽台上，半蹲著，眺望四方，只見遠遠近近大街上，都是黑皮青年，衝進衝出，旁若無人的從被砸的店裏搬出大箱小箱一袋袋的東西，臉上的齒牙大排的暴亮著，滿意的笑容，好像一場盛宴。最喜歡攻擊那些有東西可以搬的商店。遠方有黑煙，近處有火。持續有人丟擲汽油彈。有好幾次險險波及我們留宿處。街上也一直有好一些不懷好意的青年來來回回的遊盪著，動輒起腳蹴踢拉下的門，驚險撞擊。旅店內一陣緊張。

小陳殺了幾卷空白帶，警告無效，被我喝止、沒收。改用相機殺底片。他說的也有道理，「帶回去可以賣給新聞雜誌，說不定可以賣個好價錢。」我還是警告他要節約。小林聽說有的暴



民會看人打，對台灣來的一般不會為難，知道這些人帶錢來，不比他們對當地華人的綿綿仇恨，所以他借來紅漆紙板，忙著幫我們把所有的襯衫腹背都噴上「TAIWAN」或「TAIWANESE」字樣。閒著無聊，也向來串門的當地華人推介他的巧思，「避避風頭嘛，大家攏講台語，互相幫忙。」

第二天晚上，一個矮個子出現在後門，白襯衫，正中央歪七扭八的漆著紅色的「JAPANESE」和一個小型紅膏藥圖，老闆說，這就是高津。照了面，高津神情頗為狼狽，一直猛擦著汗，連連向我們致歉，「危險！危險！」一直搖頭。說冒著生命危險，跑了很多個地方，一時租不到船，「沒有人願意出·海這陣子，傷腦筋。還好終於還·是給我找到了。」渾身汗涔涔的說：「先跟我來，有好東西，可以看看。其他的等會再說。」

跟著他背上血紅的「JAPAN」上了三樓，扭開鎖，開了燈，他從床底下拖出一件沉甸甸的大皮箱，輸入密碼，蓋子繃的彈開。一大捆一大捆草綠色的鈔票，面額大得驚人，從一〇〇〇、五〇〇〇、到一〇〇〇〇〇〇的都有，不像鈔票，倒像彩券，或冥紙。「知道麼？這是甚麼？」他抄起一把，遞給我。「不會是偽鈔吧？」小林嘀咕道。「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高津得意的說。「仔細看看是甚麼圖案？」一叢香蕉。「再仔細看看，上面有甚麼？」湊近一看，赫然是密密麻麻的蟻狀文字，像漢字行草，又有點怪怪的。「是日文咧。」小林驚叫。「沒錯。是日文。」高津更得意了。「難道是——」我張大了嘴，腦中閃過一個念頭。「沒錯。」高津得意的截斷。「我已經考·證出來了。就像你所想的，是傳說中的『夢·幻逸品』。」鼻子仰得頗高。這就是他千里迢迢把我們招來的目的？在戰火中展示他的得意？

兩分鐘後，小林小陳把基本裝備架設好，準備立即錄音錄影。

「是怎麼得到的？」我訝異的問。

「這可要從頭談起。這種鈔票是·日軍二次大戰佔領東南亞時·在當地發行的鈔票，完全沒有黃·金儲備。簡單的說，原本就是一文不·值的東西，用來和當地人交換有·使用價值的東西的，印得也不好。當地人稱·之為『香蕉票』。日本戰敗後，因為甚麼都換不到，當地人大都·把它當廢紙，燒了，留下的其實也不多。」鏡頭對著他，稍稍打燈。

「我有個親戚，是做舊鈔買賣生意的，我對亞洲的舊鈔也·一直很有興趣。有一次我剛好·發現他收的兩張香·蕉票上面有幾個字，」說著掏出一本筆記簿，裏頭夾了一張百萬元香蕉票，上面果然有歪斜的一行字。他念出他的翻譯：「我的敘述將從哪裏開始？」

「我是研究郁達夫的，對他的筆·跡很熟悉，也還特地·送到·東京大學犯罪研究室，去做比對。發現百分之八十吻合。」

「這個發現，太重要了。」高津難掩得意「追查鈔票的來·源，發現是來自印尼。向舊鈔進口商要·了些資料，我馬上就來了。結果大有收穫。」他用力拍拍皮箱。「跑了全國二十幾個蒐集站，幾乎每一個點、都有一些。因為有字，而且印刷普遍不好，所以被認為不值錢，大多數人都丟在倉庫，有的人迷信的，乾脆燒了。應該還可·以收到一些。」他無限惋惜的搖著頭說。「在我們日本，這都是重要的·文化財咧。」

「我翻了翻，雖然不全，至少有四部長·篇小說。」

「我追查·了很久，終於查·到源頭。明天一早一起去·看看。」

牆外是戰爭的聲音，持續著。咻咻的子彈，喉底的吶喊，一些狂呼。

那麼大的一箱鈔票，怎麼處理？我問他。他說原先計畫送到日本大使館去，委託館員攜帶出

境——一般人恐怕帶不走，那麼大箱的鈔票（雖然已經過時），況且上頭有文字，官員可不一定分得清日文華文，一定會被刁難——可是而今時局那麼亂，路途遙遠，帶著那大箱的鈔票到處逛，下場一定很慘——到不了大使館事小，莫名其妙的被殺害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他要求我們事後幫忙掩護。

長夜漫漫，高津大方的答應讓我們翻檢拍攝部分他已譯好的片段。我把發現告知台北。「去看看吧。拍點有價值的東西回來。反正都已經過去了。」還是那句話。「放心，已幫你們投保了巨額保險。」

我的敘述將從哪裏開始？

日復一日的面對著類似的潮水，前途茫茫，雖然因季節略有不同，到底也沒有多少相異處。囚居島上不知道已經過了多久，從星相和節氣判斷，可能還沒有超過十年。感覺上卻好像已經過了一個世紀。大概因為日子過於單調之故。

這是座滿溢著自然花草之香的島嶼。

上山君和半島君盡心盡力的幫忙打點日常事務，和島上的原住民交換得一些雞籽鴨雛，在這近乎無主的土地上，便圈養起來。

兩人的年紀都沒有超過三十，算是我的子姪輩。不止一次我請求他們向他們的最高當局反映，戰爭都已經結束，何苦囚禁我這麼一個多餘的人，在這個遠離塵世的荒島上？他們的回應強硬，重申：情報部當初下達原始命令是，將我祕密的絞殺，隨便找一個隱僻的地方，當做死狗那樣的埋了。若非其時身任高職的某君愛好文學，愛惜文才，提出「囚禁荒島讓他好好的寫作」這樣的相對建議，他們早就將我永遠的埋了。一回，上山君在酒後（我們私釀的水果酒）透露，如今當事人都已物故，命令已成「遺令」，只有貫徹始終，再也沒有取消或修改的可能。

也就是說，我將於此終老，並且必將埋骨於斯。

除了預先貯存了大量的糧食（米、罐頭食品）之外，還有大量的裁好的紙，油墨，墨條，毛筆和一台手搖式印鈔機。閒來無事，半島君在為島上的土人看病（巫師也束手無策的疑難雜症）之餘喜歡裝禛，把那些空白的紙裝訂成不同的冊頁，尤鍾情於蝴蝶裝、旋風裝，常說：「你快快寫了我幫你裝訂，你想要怎麼裝都可以」狀極誠懇，大有「好歹為了讓我裝禛一些有意義的紙頁，寫一點甚麼吧」。

「把我禁閉起來我就寫得出東西嗎？我的新文藝之筆早就荒廢了。我也已經老到浪漫不起來了。」  
「左藤先生說，讓你日子過得苦悶一些，你就會有靈感，就會找到你要的『象徵』了。」

島上盛產各種香料，以丁香、肉桂、豆寇、胡椒為大宗。高大的肉桂樹，有百年的歷史。每半月都有船來收取香料及送來一些茶米油鹽之類的民生必需品，兩位「雇員」的神情就非常緊張，不

讓我靠近來船，其中一位負責把我押到另一端的河口去釣魔鬼魚。

這一帶魔鬼魚產量極多，島上土著視為禁忌（因牠有尾之故，一說是因為他們不吃「蓋住的」，這種魚不能做「殺西米」，沾咖哩粉用香蕉葉裹了在炭火上烤熟了吃，風味極佳，往往連皮帶骨吃得一滴不剩。我的兩位保鏢也愛上了這一道美食。（有一行歪斜的批註：「確實美味。」）

我無聊苦悶時，除了釣魔鬼魚、潛水、挖蛤、捉螃蟹之外，雨天裏，尤愛操作那台手搖式印鈔機，像榨甘蔗那樣印製一定數量的不同面額的香蕉票，分送給島上光裸著身子的小孩，和他們交換一些野果、奇形怪狀的石子、貝殼或樹葉。我也教會他們用這些文明的事物摺紙船、飛機、青蛙等，很快的有人學會了摺紙鶴。

終於有一天，他們勉為其難答應讓我接下夜晚守燈塔、每天黃昏時把燈點亮的工作。這是一份意義重大的工作，可以過過「偉大舵手」的乾癮。獨守著茫茫的夜，孤獨而明亮。可以看得更遠，看到遠方過境的漁船或輪船，黑沉沉的海上，點點的星火，倒映著冥冥繁星。適宜冥想思索。

交換條件是，我好歹得寫一點甚麼，好讓他們心裏好過些，至少有一些「成果」。

沒有方向，沒有結構，不知道終點在那裏。

我始終不知道他們把鎗械藏在哪裏。

瘋狂的思念家人。他們想必都以為我已經死了吧？

一如往昔，在日落之前，一步一步的爬上燈塔的頂端，為那盞燈添油。一樣的景致，一樣的心情。一樣的沒有甚麼靈感。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了。繼續默寫出唐詩百餘首。用自己開發出來的毛筆、墨和紙，正楷寫出。計畫至少默出古今名詩詞兩千首，古今名文三百篇，加上先秦諸子數種，連同這些年來陸續默出的哥德的《浮士德》原文，密爾頓的《失樂園》，但丁的《神曲》、《舊約聖經》……等等，我已經為這座荒涼的小島帶來了文明。可是兩位保鏢似乎並不太滿意，每回看到我孜孜的苦幹，都在嘀咕說：「這又不是創作。比翻譯還不如。哪天到外國去，一趟就可以買齊了，何必浪費這種功夫？」

那位美麗富有好奇心好學的姑娘主動來燈塔找我，不亦快哉。

雨季來臨了。情況有點不妙。我的事情似乎被發現了。苦惱。那些土著都是回教徒，這下麻煩大了。這陣子無論如何得忍一忍。

被關禁閉十天。要不是這座島的主權擁有人出面，只怕損失的不只一塊皮。沒想到我那麼老了那女孩還會懷孕。說不定是她的甚麼表哥之類的情人幹的。我有點懷疑那兩個日本人也有份。誰教我忍不住，起了疑心還是……被光屁股逮著。也難怪——這島上的女人都是肥大光滑多汁的尤物，年輕的尤其多情可人。

為了免於被島上的男人閹殺，我只好答應和她結婚。聘金二牛三羊都是掛左滕的賬。婚禮前還要

補行割禮。我都五十幾歲了，這——

一早，暴民和鎮暴警察都還在睡覺，在清真寺高吭的誦經聲中，我們上了一輛旅館主人介紹的計程車。避開了大路，盡挑小路走，繞過荷蘭人、印尼人、華人、日本人的墓園，「死人住的地方在卡安全。」司機說。很快的就進入荒涼的郊區。「不是在巴爺公務？」我問高津。那是郁達夫失蹤之地。他搖搖頭。「還要更遠，幾個不同的舊鈔蒐集商都給我相同的線索，應該是在一座島上。」好一會，車子拐入一座果園，前方有座三層白色洋樓，在過人頭的厚實圍牆外停下。原來是一個響應南進政策的過氣的台灣黑金立委，買下了那座小島，準備開發成觀光據點，有私人的荷鎗守衛看著，想去得獲得他的批准。憑著同鄉的關係，和傳播界的面子，自然不成問題。還是有條件——不可以在島上過夜。

「那些舊鈔就是·他從島上·當成廢紙清·出來的。」在車上，高津補充。「他以為是·燒給死人的那種——叫做甚麼紙了？」

「冥紙。」

「聽說有人沒經過允·許就登岸，被射殺了。那些香料非·常珍貴，所以小島一般並不對·外開放。」

黎明，「我們要先去·見一個人。待會還要·你們多多幫忙。」高津示意我們下車，「你們是同鄉，比較好講話。」

坦克也撞不破的黑鐵門，高津撇一撇門鈴，立即便是一陣雜沓的腳步聲和沉悶的吆喝。裏裏外外的燈突然同時暴亮，牆邊、水池、假山、石頭、樹上、車內。二樓陽台上許多人頭快速張

望，躲躲閃閃。高津幫忙準備好招呼的話大聲對著屋子叫喊：「曾先生，我們是你台灣來的同鄉。」張望的人掏出望眼鏡，另一隻手握著一管黑色長鎗，四下亂瞄。我們走到他可以清楚看見的明亮處，伸高雙手示意沒帶武器。

良久；才有人來開了黑色的邊門。穿著花花綠綠迷彩裝似的上衣，腆著大胖臉，原來是他，我們都認得，上屆的立委。比以前更黑了，在立法院打人比問政還出名，頗受道上兄弟景仰，後來響應南進政策而銷聲匿跡。手上死命握著長鎗，兀自探頭探腦，「進來。」用力的揮手，向我們要了中華民國身分證件及護照仔細端詳一番，「怕勢怕勢，他鄉遇故知，原來是文化界的朋友，哈哈，實在是太亂，連林紹良都不保了，不小心會死得很慘。請裏面坐。」

屋前草皮上停著一台黑色直升機，也漆著斗大的TAWAN。

我們婉拒了，道明來意。「不要亂拍！」突然舉鎗喝止小陳，他嚇得V8差點掉在地上。「sorry，sorry神經過敏，失禮失禮，這地方不能拍。」用力拍著小陳的肩膀，露出過去沿街拜票時的神情。

「那不過是一個種植香料的小島，我買下來也沒多久。去是沒有問題，我撥個電話過去和Jaga（守衛）講一下就OK。沒辦法用直升機送你們過去，這個——」「我們租了船。」高津長長的舒了一口氣。

「不過——失禮——不可以在那裏過夜。不方便——你們應該明白。」

天將明未明之際，老印尼人的漁船，在茫茫的海上走了許久。高津顯得十分興奮，滔滔不絕。我想他為自己很快就可以升上副教授而高興不已罷。

我們的補遺延續拍攝。



海上煙塵如霧，令人想起一部新加坡電視連續劇《霧鎖南洋》。

南洋原是中國人傳說中的瘴癘之地。

抵達時竟然已經接近黃昏。四、五個小時的航程。還好這裏天黑得晚，有幾個小時可以利用。老漁人說，這座島名喚 Tongkak（拐杖），狹長型，一方有岬角，拐杖的模樣。世代以來，遍植香料，丁香肉桂豆蔻胡椒，棲息著種類繁多的野鳥。兩個持著獵鎗公務員模樣的漢子守在碼頭上仔細打量著我們，說明一番，方才放行。許多小孩在貝殼沙灘上奔跑著，或者和裹著筒裙的標致婦人一塊在清澈的水中嬉戲。雖然遠方的濃煙讓這座島減損了部分明朗的光彩，空氣中飄浮著燃燒不安的氣味，卻增加了一份飄渺的韻致。

高津很快的找到一位據說是島主的柱著拐杖的白髮老人，竟然加噤哩咕咕的說起日本話來。高津朝我們點點頭，隨著老人向一處雜草叢生的郊荒走去，繞過一座較高的土丘，又是林子，高津說，都是肉桂樹。樹影裏，地面上插立著密密麻麻筍子模樣的木方，老人用拐杖指著其中一個褪色的木方說了句話，高津翻譯：「伊布拉欣先生就·葬在這裏，依照回教徒的慣例，面向聖·地麥加。」

信奉回教後被賜以教名伊布拉欣。而學問淵博，被島民尊稱為「先知（Rasul）」。

斜照的日光穿過林子，因霧而愈顯昏黃酒橘。燃燒的氣味，肉桂樹的香郁，滿林的木碑，一片蒼涼。木牌上沒有名字，只有編號：C15001，挨近時即可以清楚的聞到桂皮的清香味。「享年八十歲。」高津翻譯道「歸土也有二十多年了。」

「這是上山君的·墓碑，」老者指著另一個豎立的木碑。「他後來也·皈依真主阿·拉。十年前才·蒙主寵召。」

「那你是……」

「我就是半島，我也歸飯了·真主，現名鴨·不都拉。」說著轉頭就走。

高津以流利的日語說了一遍，再以結巴的華語說一遍，恍如自問自答。

緩步帶我們去看郁達夫在此地的風雨茅廬故居，確是一間草茅，二十來坪大，只有柱子較特別，用的是肉桂樹，掛著字跡漫漶不清的「風雨茅廬」四個淡淡的中文字。坑坑洞洞的地，都是陳年的腳印踩出來的。黝暗的屋裏斜坐著兩位婦人，在灶口輪流吹著氣。半島老人向他們打了個招呼，說了幾句印尼話。兩位婦人露齒而笑，幾顆殘牙，年齡不過六十上下左右。屋裏一角擱著台紅鏽侈榨甘蔗機似的小型機械。「那台就是·當年的榨香·蕉票機。」譯人說。

「飯依真主·後，來蘇里(Rasul)很快的娶·滿四位妻子。其他兩位夫人·現在·大概在海邊·游水。他們共有有·二十四位小孩，有八個是·來蘇里回天國後幾·年內陸續降生的。孩子們長大了·都·到大城市裏去了，現在大概·都·在市街上參與·推·翻獨裁者·的革命吧。」我們翻閱著靠牆木櫃子內用樹皮或獸皮裝訂的書，一頁頁赫然都是好聞的陳年煙葉，鵝毛筆花體字精工抄寫著大概是德、法、荷、印尼各國文字，粗韌的獸筋貫穿著書脊，裝訂著，磚頭厚，有將近一百冊。

「還有數百冊·來蘇里手抄的·中文古籍，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裏·被·燒掉了。他很傷心。此後·不寫中文，也不容許·再寫了。——他·也不寫字了。」

領著我們沿著海邊走到岬角上的燈塔，一步一步沉重的踏著階梯，上到燈塔的頂端，白髮稀疏的後腦勺，佝僂著身子。拐杖輕擱靠牆，取出反射鏡中央已然乾竭的煤油燈，小心翼翼的旋開蓋子，顫抖著手添滿油，放回原處，擦了根火柴，點上。一時白光迸濺。反射向霧茫茫的海上。

「我·和來蘇里·一樣，很喜歡·這份工作。」

引領我們到另一處地方。另一個更為尖銳的岬角。天已經漸漸暗下去了，夕陽餘暉更形醇粹酷烈，我們到了岬角之下。

「除非下·大雨，來蘇里最·後幾年每·天黃昏都要爬上·那上面。」

孤伶伶的望向北方，家鄉的方向。老人說，有一回來蘇里親口告訴他，他想念富陽家鄉的那位妻子。最後的這些日子，尤其可以感覺到她在家鄉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苦苦思念，等待他一如往昔吱呀的推開那屏院中的門扉。「我對不起阿荃。」柱著桂杖，白髮飄飄，老淚縱橫。

「後來·來蘇里歸·真後，說來奇·怪，有一天雨後岬·角上就·多了那尊石頭人像。」金光斜照，黑色瘦削的石頭背影，多稜角曲折，向北方。

「島民知道後叫·它望婦·石。」

然後沉淪在初夜的煙霧之中。

（鏡頭在煙霧中迷失了影象。劇終的音樂響起……）

手電筒的白光。接著是吶喝聲，又是那兩個持鎗的黑皮漢子，一路尋來，大聲趕我們上船。船上點著明亮的燈火。島民熱情的送了幾隻帶著豆寇味的烤鳥到船上來。

高津猛然想起甚麼，在船的引擎聲中，急急的問老者，求證甚麼。老者毫不思索的搖搖頭。高津茫然的張大了眼，久久。船嘩嘩的開走。

「怎麼啦？」

「怎麼會……不·可能的。」

「他說島上的香蕉·票早就……」

就在回航中，工作隊的伙伴都累得睡倒了，只有悲傷失望的高津在低聲唱著哭腔哭調的日本歌，在四方微浪中突然刺耳的機械聲乍響，大家都被驚起，只見四方出現數艘快艇，以極速逼近。所有人自是一臉錯愕，根本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掌舵的老印尼人的臉色更是難看，似乎所有的血都被嚇走到臉以外的地方去了，嘴裏喃喃地不知道在唸著甚麼。我們直覺這老人很清楚發生了甚麼事。高津聽著老人嘴裏的聲音臉色也和味噌一樣難看。我們連想都來不及想更別說有甚麼反應，五艘快艇已把我們團團圍住，老印尼人立時停下船。每艘快艇都直挺挺的站著個精瘦的青年，皮膚黝黑，蛇皮背心，臉孔都有點似曾相識，扛著沈甸甸的機槍。其中一個為首模樣的和老漁人簡單的說了兩句話，朝他揮揮手，所有快艇便朝同一個方向而去，漁船緩緩跟著。

「怎麼回事？」有人問道。

「是海盜。」高津沈著臉悄聲說。

霧越來越濃，漸漸的，只聽見對方的引擎聲，除了霧之外，甚麼都看不見。

有時左前方突然矗立起一座黑影，一恍又消失。原來是一座島。這種情景越來越常見。這表示我們進入一個島嶼異常密集的区域。要是沒有快艇引路，說不定早就撞上哪座介於島和礁石之間的阻礙了。

好一會，漁船終於在一處簡略的碼頭停下。已是午夜。四野都是大霧，且夜黑，甚麼都看不清楚。荷鎗實彈的男子要我們把攝影器材等都搬上岸。不一回，一個著中國白長衫、黑布鞋，長相頗斯文的年輕人來招呼我們，竟然一口親切的客家話。除了膚色稍黑之外，倒頗確切是個華人。禮貌頗為周到，先向我們致歉，說用這麼不禮貌的方式把我們請來實在非常失禮，因為老人

家知道有這樣一群人在這麼危險的時刻跑來這裏，很想和大家見面聊聊，別無他意。因為時間緊急，沒法多作說明，希望多包涵云云。一面帶我們到島上的小屋去休息，欠人送來簡單的糕點和熱茶，以非常無奈而又不得已的表情要我們把所有攝影機器材交出讓他們暫時保管，詳加清點後才欠身辭別道：

「好好睏一覺，老人家已經休息。明日一早老人家想見見你們。」

一夥人搞了一天，又驚又累又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送來的甚麼木薯糕榴槿糕椰子糕通通囫圇收拾乾淨，一大壺唐茶加了三次滾水，喝個清光，便倒頭大睡。

一夜潮聲不斷，到底還是黑甜一覺。凌晨光景，清脆的鐘聲敲響。大夥都被叫醒說，請起來喝粥。

不知是殘剩的夜霧還是新起的朝霧，一樣是四野朦朧。

小林不知何時已起來，拎著炭筆畫紙對著周遭影影綽綽的景致描摹著影影綽綽的炭筆畫。小林沉著聲小聲說，昨晚睡夢中好像聽到有老人在吟詩。重複吟了好幾遍呢。接著便吟了起來：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牆入望遙。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纏綿思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剝後蕉。三五年時三五夜，可憐杯酒不曾消。

他亮出一張炭筆畫，一著長袍清瘦男子鬼魅般的飄在一牙新月之下，一手酒罈一手摺扇。半開的扇上有詩如秋蚯。

空氣清冽沁骨。

海邊是直挺挺高高懸起的高腳樓，樓下是船的影子，快艇或舢舨；高腳樓的迴廊上有來回走動的人影，和他們橫持的鎗，沉重的腳步聲已經持續忙碌了一夜。

老漁人被留在高腳樓等我們。

我們被帶往島的內部，但也沒走多遠，那是個四方被巨岩所包圍的盆地，潮水聲經過瀘後變得十分溫柔，海風也輕暖。踩著顯然經過細心琢磨的石頭步道，引路的仍是昨夜那位青年，持一盞黃淫淫的燈籠，瘦削而搖搖晃晃的身影在濃霧中穿行，令人有如夢的錯覺。

不久，眼前一片明亮，高掛的那許多燈籠勾勒出一座大四合院，外有鳳凰牌樓，燈籠照著牌匾上蒼勁的行書：兩當軒。

一進、兩進、共三進，明亮的廳堂裏早已坐了許多人，乍看之下彷彿走進古裝電影的拍片現場，氣氛頗為肅穆。是故我們誰也沒敢發出笑聲。男男女女都是整齊的唐裝，坐序顯然按著頗為嚴格的輩分或階級，兩張太師椅各坐著一位枯瘦如曬乾的老菜瓜毫無水份可言的男女，男左女右，髮皆銀白；男的著灰黑色長袍，神情似笑非笑（可能還沒完全睡醒），半縮在椅子上；女的著青鱗閃閃的旗袍，後腦挽了個髻，目光灼灼逼人，一看而知並非平庸之輩。從兩人看得見的部分那鋼筆畫似的密密麻麻的線條——男的是細針頭鋼筆，女的是粗針頭鋼筆，號數大有不同，不過密度近似——約略也可見出年齡的差距。然而從皺紋多到眼睛只能眯起來、鼻子幾乎被拉平了、嘴巴也垮了——看來，少說都已過了百歲。滿堂瀟灑著肉桂香味，像置身老中藥舖子。

站著的皮膚都較黑，穿著也較樸素，從表情和姿態看起來應該都是下人，正忙碌的盛著熱氣騰騰的粥。引路的年輕人趕緊上去欠身請安，說，人都帶到了。

請客人上坐喝粥。老婦人以尖細到令人齒牙發麻的客家話唱道。

一夥人被請上坐。靜默。只有輕微的啜粥的聲音。

粥煮得極為細緻濃稠，每個人只有半個鹹蛋和一小碟炒得很香的菜脯。所有喝粥的人手上的

配菜都一樣。我們狠狠的吃他一大鐵鍋。

兩個老人家都以極慢的動作一湯匙一湯匙的把粥往嘴裏送。等我們吃完後才發現現在場除我們之外，都刻意用較慢的動作在喫，而且竟然沒有甚麼聲響。

幾隻公雞好像不捨命啼的話馬上就會被捉去煮公雞湯似的死命啼叫。

好不容易等他們吃完，老太太一揮手，便有兩個男子進入內裏扛出兩個大皮箱，三兩下便撬開。只見高津臉色大變，嘴裏發出一陣呻吟：「我·的·皮·箱。」他們把皮箱內所有物件倒在地上，那一疊疊的香蕉鈔首先被收拾在一旁，高津奮不顧身的撲了上去，馬上被兩個大漢架開，按倒在一旁。他們十分仔細的把那些東西分類，高津的筆記、相機、錄音機等等都和香蕉票擺在一塊，衣服每一件都仔細搜索，最後連他的大衣和皮箱都被用銳利的刀子切開，果然裏頭都藏有若干香蕉票，可見高津早有預想，無論如何都要帶幾張證據出去。見到這一情景，高津的臉色和地板一樣難看。然後他當場被徹底的剝光衣服搜身。竟然又搜出兩張。

更糟的還在後頭。老太太和老頭子對望一眼，老先生點點頭。嘴裏小聲的說了句甚麼話。彎彎曲曲的好像是日本話。

那些香蕉票和筆記本被帶到屋外曬穀場，毫不猶豫的點了火就燒。高津當場一面打噴嚏一面號啕大哭。

他們很仔細的顧著火，好像拜神時燒金銀紙似的，一直等到一切都燒得乾乾淨淨，都化成了灰，才又進到客廳裏。

赤裸的高津——看起來連肛門也被檢查過了——被帶到廂房去穿衣服。

幾個僕人模樣的扛出一台電視和錄影機，接上我們的錄影機便播放起來。我們原以為他們先

進到用這種方式做簡報（當然也沒想到他們有這麼先進的設備），播出的卻原來是我們此行拍攝的尚未剪接的《補遺》。

老太太按著遙控器，跳著（挑重點？）看。

很快便跳到結尾：

一道神秘的日光斜照，濃茶之色。

木碑土裏突然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嘆息，吹動了一片落葉。

老太太鼻子哼了幾聲，向看得頗專注的老頭子溫柔的問道，你覺得怎樣？

係幾好咧。老頭子點點頭。意境算唔錯啦。

那就留下來吧。老太太說。閒時可以放來看。

接著拍拍手，便有僕人把錄好的帶子抽出，說攝影器材等會會幫我們送上船。所有攝影機內的底片也都被抽出。我們都十分焦急，這一來我們這一趟不就白跑了？可是有高津的前例在，誰也不敢妄動。

突然急壞了的小陳漲紅了臉趨前向老頭子哀求道：「我們這個是台灣的文化公益節目，不是賺錢的，不過是為了讓歷史留下紀錄——」

這時只聽到老太太冷冷的怪腔怪調——以戲台上唱腔似的華語說：

「沒有送你們去餵鯊魚就該偷笑了。也不去打聽打聽有誰落到我秦寡婦手裏還有命回的，要不是看在老頭子面子不好過——」



老頭子似笑非笑的掠了我們一眼。

然後我們便逐一的被帶到廂房去做徹底的檢查，只差肛門沒有被挖開看看。

也確實被他搜出了幾張香蕉鈔，是從高津那裏偷偷摸來做紀念的。

這時天也還沒亮。待我們被修理完，老頭子夥同幾個下人單獨請我們工作人員到院子深處他的書房裏喝茶。用他的客氣話是「喝茶陪罪」。

書房四壁都是各種語文的舊書不在話下。還掛著些筆畫抖得不太看得清楚寫甚麼的條幅。肉桂的氣味壓過了一切。

「眼睛早就不行了。擺個樣子罷了。年紀大了，要求並不多。單是聞那氣味我就滿足了。」他幽默的說。

他接著解釋說，天一亮，年輕人都買賣魚貨去了。大家都得忙生活。收成好的季節他們都是正當生意人，在陸地上都有很大的門面。當然走走私並不是甚麼了不得的犯罪的行為。這裏生活不容易，軍警換件衣服就是強盜，「所以我們也都必須有可以保護自己的基本配備。」

這時他改用口音很重的華語和我們說話。慢條斯理的。就像台灣常見的那種比較有念過書的外省老頭嘛。

他解釋說他也沒料到在晚年會遇到赫赫有名的海盜秦寡婦，「她都六十歲了還為我生了兩個兒子。真是了不起的女人。」

接著他仔仔細細的問了很多我們節目的事，當前兩岸的文壇狀況，以及五四一代後來的發展和各個名人的遭遇。

我們七嘴八舌拼拼湊湊的回答。因而也就說了很久。

他起先很專注，有時也灑淚。可是越到後來頭就越垂越低，當談到周作人的「壽則多辱」時，呻吟道：「啟明兄……」無力的搖搖頭。在冗長的陳述中，一個個死者的名字浮現，竟無關於活人。好一會，有人終於忍不住結結巴巴的問道：「先……先……：生請問您老人家究竟是不是郁……郁達夫？」終於吐出那個名字。好一會，老人彷彿有點艱難的緩緩抬起頭，眯著的兩眼赫然已是紅赤，充滿了血。堅定而緩慢的搖搖頭，小聲但清晰的說：「我不姓郁，姓都。『搖搖頭，都不要』的都。」（然而不知怎的，當他的嘴巴在動時我腦中卻同時響著另一個生鏽齒輪似的聲音：「我就是鼎鼎有名的海盜凡鳥朱鳳。」）

說著慢動作垂下頭，掛在脖子上，不一會，發出陣陣鼾聲，且淌下一長條口水。

立時一孔武有力的僕人出來把他連人帶椅子抱走。

而我們滿腹疑問。

那個蠻嚇人的老太太又出現，警告我們回去不要亂講話，並立時宣布我們可以走了，而且堅持要送我們兩大籬活蹦蹦跳跳的大龍蝦，說是賠償我們的損失。

被闖掉似的沮喪的高津單獨獲賠兩隻巨型大閘蟹。船剛出航他便狠狠的把牠們活剝生吃了。

我們被押回泗水吃了三天才把那些硬殼的傢伙吃完。

幾個月後，那時印尼更是亂到四處冒黑煙，而我們回到台灣也早已各自投入不同的工作，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來自日本某大學的信函，是高津寄來的，帶著興奮的語調：

各位台灣朋友：

還記得我嗎？我是日本人高津。

上次的事情令人沮喪極了。不過我現在又有好消息要告訴你們。你們也知道，最近印尼比以前更亂，很多華人的墳墓都被挖出來了。尤其是有錢的華人，因為你們華人喜歡用昂貴的棺木，還有用值錢的東西陪葬嘛。那種棺木挖出來把死人倒掉再洗洗整理一下照樣可以賣到很好的價錢，而且有的還被改製成飯桌椅櫥櫃甚至床咧。新聞有報導，我想你們應該都知道。

不過我寫這封信的重點並不是這個。說來慚愧，要不是那些印尼人那樣亂挖，我還沒機會獲得這件寶物。沒錯，我得手了。記得那座香料島嗎？他老兄的屍體被人挖了出來啦，花了不少黃金（至少在印尼可以買上一座島）和子彈才從各地華人中藥商的手裏搶購過來，而且成功的偷運回□□博物館珍藏。不親眼看你們不相信，保存得比木乃伊和馬王堆那具東西還好得多，雖然乾了點，和臘鴨差不多，簡直完美，而且香得很——都是肉桂八角花椒味，看了讓人忍不住流口水。有沒有興趣過來看看？抱歉的是，不能拍，館方規定只能親自來看，以表示對作家的尊重。

比較遺憾的是，這件寶物身上最珍貴的「三寶」不見了，一定是某個中藥商為了泡酒早早的把它取下了。有的可能還沒有被吃掉，目前黑市裏有一些傳聞，一粒可能還在印尼，我託當地華人繼續找，一定要不惜代價的找回；不過也有可能跑到你們台灣去了，丸商叫價日幣上億圓哪。有內行人看過以養命知名的百歲貴國黨國元老手上靈活的把玩兩粒琥珀色的東西，說很像哪。中間的那一部分，大概落到貴祖國中藥鞭商手裏去了；但也有知情者透露已經落到長年隱居美國那位比慈禧太后還長命的女人瑞「黑山老妖」手上，挖兩個洞製成了煙斗，終日眼眯眯陶醉的啣著，冒出來的煙那味道聞過的人都說若是聖母聞了都會沉淪的哟。

# 烏鴉巷上黃昏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鴉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劉禹錫〈烏鴉巷〉（據《新加坡古事記》引）

在我們寄居的島上，他是個奇異的訪客，據說是在尋找一個遺落的水部。之前，為了相同的目的，他已走訪了許多地方，港口、河邊、沼澤、海口，多雨的小鎮……。

——瓶中書：斷片

## 瓶中書：烏托邦

單馬錫，又名淡馬錫，又名舊柔佛，在柔佛以南，以柔佛海峽為隔。叢爾一小島，多雜樹、鸚鵡。多虎，常食人，故居者寡。居民為土著，捕魚為生，漁村一二，唯魚產頗富。斯地四季皆夏，

黃昏多烏鴉，蔽日翻飛，其聲若市，故流寓文人雅士戲稱其為「烏鴉托命之邦」。

——《獅城古事記》

烏上天很晴，大太陽下一個尋常的麵攤卻不尋常的擠滿了排隊的人。圍繞著攤子擺放著數十只矮桌，圍著圓凳，毫無例外的坐滿了人。唏哩呼嚕大口吮麵之聲不絕於耳。仔細一看，吃麵的除了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之外，還有不少穿得很少的洋觀光客，一邊揮汗一邊大口猛咬，可見麵的佐料並不會觸犯任何的宗教禁忌。其實所有吃麵的人都吃出了一身汗。

遠近都有烏鴉悽厲的叫聲。

麵攤主人著光膀子汗衫，頭戴白帽，很瘦，嘴抿得很緊，嘴旁有很深的法令紋，一副意志堅定的神情，雖然不是很熟練——常把燙好的麵甩到地上，有幾回還燙到自己的腳趾頭整個人彈起來啊的一聲大叫；戴著酒瓶底改裝似的厚眼鏡，總是霧濛濛的，看起來更像是讀書讀壞頭殼的知識分子，一陣子便要掏起汗衫來猛擦。嘴裏一直嘟囔著：「生意實在好得太不合理了，真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兩個大砂鍋裏深黑色的細肉碎酢醬兀自冒著香噴噴的泡。

三個中年女人忙進忙出的端麵收碗收錢，從膚色和表情看起來，應係從附近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之類的落後國家請來的外勞。

麵攤兩旁都掛著兩個布告式的板子，貼了許多彩色照片，許多食客都會圍在那兒駐足觀看，指指點點，照照相幹甚麼的。只見上頭有裂開大嘴的里根、克林頓、業爾欽、席哈克、科爾、柴切爾夫人、鄧小平、蔣經國、陳平、施明德、東姑鴨都拉曼、安華依不拉欣、……間中是數十種用全世界各種不同文字寫成——但中文字最大——的標語：「世界二十五個國家領袖共同熱情推

薦」——「全世界只此一家，最最好吃的烏鴉酢醬麵」，各種語言的廣告詞諸如「保證是野生的、不是打針的」、「男補精女滋陰」、「吃了保證再來」、「不好吃免錢」、「整碗吃完送當日報紙一份」、「吃不完送舊報紙一份」、「連續吃三碗送鴉毛帽一頂」、「連續吃十碗送貴賓卡一張及老闆簽名照一幀」……。

正當所有的人都在希里呼嚕的吃得痛快，突然角落裏閃現一個矍瘦的年輕人身影，揹著一個土色的大行囊，看起來從未漿洗過的藍衫及淺藍色牛仔褲，兩腳的褲管卻是一長一短，左腳褲管膝蓋以下卻不見了，好似給移到了頭上——頭上高高的戴著一截剪下的牛仔褲管似的帽子——露出多毛的小腿。沒有穿鞋，低垂著頭，有氣沒力的蛇行到麵攤前，抬起頭，睜大了睫毛很長、雙眼皮、少女似清純澄澈的雙眼，抖動著龜裂脫皮的唇細聲細氣地問道：「老闆，有沒有水？」老闆側過重聽的耳朵大聲回說：「你說甚麼？大聲一點。」

就在這時候，路上恰好有兩批著白衣走路大搖大擺的青少年迎面遇著了，互相斜眼上下打量對方，其中一個額頭很大的突然說了句好像是髒話黑話還是暗語：「有沒有蟲？」對方一時沒聽清楚，大聲皺著眉頭「嗯」了一聲，問話的那個大哥模樣的人馬上兩手一揮，喊道：「弟兄們，給我打！」當下兩方人馬便飛沙走石的搞成一團。

這時吃麵的人群中突然有許多手不約而同的放下碗，兵分三路，一批人火速的朝那群白衣青年撲上，不知道從哪裏摸出棍棒一陣亂打；幾個人撲向揹行囊的年輕人，三兩下把他反剪、整張臉被直踩進沙裏去；另兩個人熟練的托住疊下把麵攤的老闆架了起來。

外國遊客露出吃驚的表情，有的大膽的竟然傻瓜似的掏出傻瓜相機，馬上就被沒收，一個便衣還張大嘴露出滿嘴的鋼牙，一口就把一架傻瓜相機給咬扁，還發出嚼爆米花的響聲。

他們還從年輕人的行囊裏搜出了一卷紙軸，沉甸甸的，七手八腳的展開一看，是一幅怪模怪樣的圖，許多的山丘、石頭、帆船、刪節號及更多但他們一個也不認識的漢字。那幅圖還有很重的一股臭汗味，不是偏酸，而是偏腥，海菜或死魚吃多了似的。但更臭的是行囊，以及裏頭那些數不清的破碎、寫著如死蚊蠅一樣的中國字的紙片。這更坐實了他們的懷疑：這個年輕人果然並非單純的偷渡客，可能是個密謀者、間諜，該死的共產黨。

這些可憐的密探日日改裝易容冒充觀光客到這乾淨明亮、硬硬填海填出來供觀光的島上，一餐餐吃著那酸到令人肚門抽筋的烏鴉酢醬麵，還要裝出一副很好吃的樣子。雖然明明心裏發出慘叫聲嘴巴卻要吃到發出呼嚕聲，為的就是就近監視美麗新世界最後的政治犯，麵攤的主人，鼎鼎大名的朱大保先生，老大吩咐說：「看看那個傻子最近除了賣傻子麵之外有沒有做傻事，有就讓他住回籠子，這輩子再也看不到烏鴉。」為了這神聖的使命而天天曬大太陽曬到都快變成黑人了，難免早就一肚子火，忍不住就給那年輕人幾下拳腳，全部都打到了骨頭上，發出許多難聽的聲音。

另外幾個便衣也把麵攤的主人帶走，麵攤即時暫停營業，一直到他能證實自己的清白——沒有參與不利國家的活動——為止。

根據英殖民政府留下的最大法寶和祕密武器「內部安全法令」兩位仁兄立時被扣留且立即展開不公開的偵訊。

朱大保的態度一貫的強硬，一再宣稱他已經為理念和理想坐了一輩子的牢，不在乎多坐幾年；同時指控政府破壞他們之間的約定，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再度剝奪他僅有的自由。「我要見老李！」他不斷的吼道，「叫老李來見我」。那些小到可以當他孫子的小便衣接到上級的命

令不敢對他怎樣，因為他是老李「最後的敵人」，其實蠻珍貴的。

對於年輕人，偵訊的重點在於：一、沒有護照的他是如何入境的？是怎麼偷渡上岸的？誰在接應？背後是否有著甚麼龐大的祕密組織？它有甚麼目的？二、身上毫無身分證件的這個人究竟是哪一國人？三、行囊中的那些紙片和卷軸究竟埋藏著甚麼不為人知不可告人或危害國家的祕密？四、他是否被來和朱大保接頭或傳達指令——或被傳達指令？如果是，那是甚麼？對繁榮、安定的國家將會構成怎樣的威脅？然而年輕人不管怎樣訊問——脫光光坐冰塊、關冷凍庫、和動物園的老虎關在一起、灌蟾蜍屎、把滿嘴的牙齒磨短半公分、強迫進行陰吊……都逼不出甚麼口供來，只有在他累餓到迷迷糊糊時才會含混的吐出「水、水、水」或「渴、渴、渴」的發音（根據淡馬錫國立大學語言學家的語音鑑定）；把他催眠，卻只聽到一陣強大的打鼾聲，一直處於熟睡中，或者哼著閩南語兒歌：「火車火車咕咕咕，火雞火雞咕嚕咕嚕。」一睡醒就緊張的衝口而出：「到了嗎？」一發現身處何地，又漠然的垂著頭，瞧著兩腿間那顆數斤重如鐘擺般兀自搖擺著的稱錘，陷入沮喪沉默。

幾個月後，一個由淡馬錫南洋大學文學院教授組成的研究團體提出了一份供內部參考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指出，根據中國文學系幾位教授的仔細研究，那些紙片確實是中文，而且是現代中文，據判斷，大概都是一些尚未完成的現代詩或其他甚麼文類的片斷；但也不排除有作為「祕語」的可能性，只是那可能性相對的低一些。至於那個卷軸，歷史組的教授指出，倒是個珍貴的文獻，而且竟然是明代的真跡，價值連城：〈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也就是學術界所熟知的〈鄭和航海圖〉，報告書最後建議將圖扣留，以增加博物館的收藏。

不久之後，他以偷渡罪在屁股被痛打幾鞭之後被遣送出境，由於國籍不明，其實是被套上救



生圈丟到公海去；他們也把那些破紙片連同臭行囊一道還給了他，那幅圖不言而喻的扣留了，說是用那粒折磨過他的稱錘和他交換；更不人道的是，那稱錘還繫在原来的地方。艱難的飄浮在公海上，強忍著強大的地心吸力，周遭漂浮大大小小的玻璃瓶子，望著滿天星斗，他倒是說話了：「沒有了海圖，怎麼回去？」

因查無實據，幾天後朱大保獲無罪釋放，回到他原來被限制居留賣烏鴉酢醬麵的島上，那群便衣竟然還是餐餐報到，有的還不要臉的每次結賬都掏出貴賓卡。餘怒未消的朱大保化悲憤為力量，立時發明了兩種新口味烏鴉麵：烏鴉咖哩麵及烏鴉辣椒麵，這兩重口味的特色在於，麵都被一條條紅紅綠綠的辣椒取代了；並且改變之前接受顧客依個人愛好做選擇的自由民主作風，改由老闆決定一切，結果不言而喻：密探們幾乎天天都輪流去掛肛門科急診。

大家長為了表示歉意及作為偉人的度量，親自去嘗了一碗烏鴉辣椒麵，親自致送一張簽名照，並拳握毛筆題字「我最愛的家鄉小吃是我們偉大的反對者、永不屈服的老朱親手調配的烏鴉麵，吃過一次，和我告過一樣，包你終生難忘」。為了補償他，於是立即發給一紙價值難以用銅板估計、可以經營到持有人死亡或烏鴉在這座島上絕跡的「烏鴉製品特許證」；於是推薦人立時從二十五名世界知名領袖變成二十六；當地的萬字票二五二六或二六二五連續開了幾期（不同的獎項），密探們幾乎或多或少發了筆小橫財，夠他們買燙傷藥擦屁股了。而偉大的領袖偉人的度量的代價是：偷偷貼了兩個禮拜從台侷那兒偷來的「這樣也不會側漏、那樣也不會側漏——完全沒感覺」的「就這麼薄薄的一片」超薄型好自在。

## 瓶中書：無土之島

水：

家鄉一連下了四十天的雨，許多膠樹在大雨中倒下，出不了門，膠林到處都有水泉，汨汨的冒著水，路爛了，河也滿了。無膠可割，父母也等於失業了四十天，終日在家裏發愁，割膠工人真可悲。我暫時還留在家裏照顧弟妹、做家務、養豬。雨停後也隨家人去捉魚，只是園中所有的菜都給水泡得稀爛了。

省吃儉用的度日，也早已成了習慣。我的花費原就不多了，唯獨為給你寫信而買的郵票是不能省的。

算算你離家也滿半年了。信中說「春雨綿綿，寸步難行」，可見我們還是同處於一片雨雲之下。

祝

好

雲  
三月三日

小島的水道像迷宮。在船的航行中，不斷在眼前顯露的是分岔的水道，像兩隻伸展的手臂深入紅樹林的內在。水道頗寬，都攔著舢舨，清澈的流水快速流動，有一股沁人的深靜。也許是紅樹林的特殊狀態造成的——只見著搭連著的密密織就的紅樹的根，浮露在濕地之上，沒見著乾燥的土石，然而那便是島上的「陸地」。紅樹的存有狀態本身，就是島之所以為島的本體。紅樹都

筆直而瘦，雖然長得十分緊密，那樣構成的林子，卻不免予人纖弱之感，好像是一個沒有男性的地方。那種淡淡的迷濛，與其說是霧，不如說是一種宿命的憂傷，是在紅樹林的呼吸中自然吐露的「氛圍」吧。

任何水道似乎可以通向島上的任何地方，而這卻不免令人憂心了，這島的形成，彷彿一再的論證說它並不是島——不是我們一般認知中的島。它是支離破碎的，水道是樹與樹的界域、跨不過去的鴻溝——它讓我們聯結不起來。所以水道旁往往有傾斜、甚至傾倒的紅樹，無助的倒向彼方。這是水族的家鄉。

心想這種地方怎麼可以住人，卻還是抵達了那個華人的村鎮。都是高腳屋，一間緊挨著一間，座落在浮水之上。用的材料都是防水耐鹹的紅樹幹，而它們佔有的天空，是砍伐了紅樹林之後騰出來的。島上的人平日都踩不著土地，踩著浮板過日子。

島上有小學、雜貨店、郵筒。通行的交通工具是腳踏車，只有極少量的機車。和水道一樣，浮板的岔道，結構上像是隨意畫就的棋盤線，從任何一個點似乎都可以到達另一個點。他們的下一代都來自中國，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麼偏偏選擇一個那麼困難的地方，做為他們繁衍子孫、結束（或持續）漂泊的地方。「祖先世代捕魚，來到南洋後，也只會去找可以捕魚的地方。隔海的港是為理想的所在，但那兒早已住滿了世代捕魚維生的馬來人。」瞭解情況的同行友人說。

一些年深日久的老木板屋大門上還掛著「穎川」、「清河」之類的匾額。每隔不遠，也都有些神龕小廟，有福德正神、關帝、財神……。寒慘而莊嚴。

板道下堆積了不少垃圾，所有的廁所的開口都向下。這是一座沒有淡水的島嶼，彷彿隨時可能淹沒在它的形式缺憾之中。所有的板道，都像沒有牆的迷宮巷弄——無從想像落雨時的光

景，因為在落雨前，我們就匆促的離去了。

在一個不曾預料的角落，見著一隻戴著筒狀高帽的猴子，脖子上纏著條紅繩子，一個機靈的小孩牽著牠。是在我們走下陡直的木梯，上了船，他們才突然出現的，彷彿就是為了向我們招手。

在那一個氣氛曖昧不明的午後，當我們坐在長凳子上啜吸著熱騰騰的咖啡，和年邁矮小的雜貨店老闆自然的聊了起來，他細聲細氣的告訴我們：

「日軍從島嶼的東北方登陸，在夜裏，沒有人會想到，而且也全然沒有預兆——廟裏的兒童、公司、擺攤子算命的，在事發前都沒有表示曾受到神啟，他們在日軍登陸的首夜也都全在鬼子的刺刀下送了命。

我們這座島，住的清一色是華人，在那個年代幾乎也都是思想靠左走的。抵制日貨、燒日本國旗的照片在全馬中國人抗議日本向中國發動侵略時也不止一次上報，鬼子一來自然毫不客氣，那時要武裝也來不及了。要怪就怪英國人，那麼會車大炮，前兩天還一直廣播說有兩艘航空母艦鎮守馬來亞，沒想到日本鬼子的手指頭一戳就沉了，到現在還沒撈起來。

幸虧島上都是華人，大家一條心，不像其他地方有黑皮做鬼帶路，日本人知道我們反日反得厲害，也不敢派什麼人類學家、地理學家那些讀書讀到牛背上去的來事先調查，被發現一定連屍體也找不到。您想想，島上的幾千人，一人分一塊，塞牙縫都不夠。

一開始殺人，不到半點鐘整座島都動起來。狗吠、人叫、人哭、火燒，不用想也都知道不好了。島上都是紅樹林，整座島被無數的水道切開，每家都有賺吃用的船，趕快全家分批上船，分頭走。有的人斷後，你們也看到了，島上都用木板密密的聯結搭成路，那時不得已，預算日本鬼

從那裏來，就先用電油把那一帶的板路潑濕，一把火自己燒，地面都是沼澤，日本鬼即使有船也過不來。

一連好幾天都從上游漂下屍首，圍在河口那邊，很多是全家被殺，逃命還來不及，誰去收屍？河口的鱷魚、烏鴉是最歡喜的了。這一帶之所以會有那麼多烏鴉，大半是因為那時有得吃，吃得再好，趁那時候打戰，一直有死人肉吃，就不斷的生長，我小時候印象中沒有那麼多烏鴉。烏鴉肉沒有人要吃，到今天還一天到晚鴉鴉的吵死人。照理，這些烏鴉應該捉來製成罐頭強迫賣給死日本鬼仔……。

幾十年過去了。已經很少人知道烏鴉的由來了。」

突然響起一陣遠方的鼓聲。老人猛然想起什麼似的轉過頭嘟囔著說：「噢，我的稱仔上的稱錘怎麼不見了？」

就在這時，一陣剛毅的腳步聲一路踩爆蝸牛殼似的，整座無土之島上一陣陣撼動，地震般震震。

一大群戴著紅色鋼盔的軍警人員像甲蟲似的在所有目瞪口呆的眼瞳中出現。

日光森森然鐵青著臉的那群人，架著一披頭散髮、鬍髭如鋼刷，一臉蠻不在乎的年輕人。他嘴裏兀自嚼著甚麼，也沒穿鞋，懶洋洋的一任那些人拖著，吓的一口一個大紅毛丹殼直噴吐至我們腳傍。然而卻正眼也沒瞧一下我們。

是他嗎？……竟是來遲了一步？

我們原是為尋訪舊友而來的。

多年以前，我們都在那棟宿舍裏過著清苦的大學生活，來自故鄉各個角落，因緣際會雲聚於斯，普遍飢渴於閱讀；各有各的夢想和彷徨，各自寫著狂放清澀的詩。互相譏誚，但也互相鼓勵，交換賞愛的作品與作家，猛擊所憎惡的，話語和文字都偏向誇張，誇大的想像，或誇大的濫情傷感。關於故鄉的種種不公不義，各自寒素的身世，憂傷的往事，而總是為茫茫的未來憂愁著。有的以愛國者的高亢，誓言歸去，以筆和熱血（何其浮誇！）加入到戰鬥者的行列中去，即使等待著的是冰冷的牢房鐵籠；有的則猶豫著，是否該鑽進更深的象牙之塔，再回頭俯瞰那一片傷心之地。然而也似乎都各有各的牽掛，每每談至深更遙望眾星閃爍而至無言，默然。

誰也沒料到這狹窄、迫促甚至老是散發出一股青年男子猥褻骯髒氣息的男生宿舍，會同時產生出那麼多知名的重要馬華詩人。

那時大家都很窮，有的人甚至長時期一天吃兩餐白吐司，或者常以泡麵充饑。寒冬夜裏的火鍋聚會，煮的也不過是大鍋泡麵，佐以碎魚罐頭。只有L，他的家境比大家略略好些，他是這些窮詩人中最早成名的。領到稿費時偶爾也會接濟我們。他長得討女人喜歡，嘴巴也甜，所以女朋友很多，常常很夜才回宿舍，渾身散發出一股令人豔羨的和女人糾纏的情慾氣味。據X說，L其實在鄉還有一位已有婚約的、青梅竹馬的女友。但彷彿也有不少人有了那樣的四年之約。四年之約，有的女孩死心塌地的等了四年，到頭來男的決定留下來，也另結新歡；有的則相反，還沒畢業，女友早已別嫁，一枚紅色炸彈炸到幾乎精神崩潰。

許多年來，當彼此各奔前程，繼續追逐夢想或早已和現實妥協；狼的孤獨行逕和猝不及防的語詞獵殺，或俯首圓滑於世俗，露齒笑臉迎人，虛名標榜，衣著光鮮華麗如推銷員，在虛偽的學院裏謀食的我們仍然偶爾會收到以那樣字句開頭的遠方來信：「大學者啊，你們已經高處不勝寒

了，而我仍在寫著平庸的小說……彷彿也不能不寫，那是僅有的了，對昔日之你我僅有的交代。世事寒涼一至於斯，不談也罷。」或者「……我仍在寫著破碎的詩句。越來越破碎。越來越破。諸如此類的。或者關於現狀的抱怨：「新一代的，大抵已安於現狀了。已順應政府的安排。遺民不世襲……。」在那些政治紛亂的年代，我們這些留下的或部分回去而顯然「事業有成」的，各自忙著各自的日常，所謂的事業家庭等等，為稻梁謀或孺子牛或現實狗，竟是誰也沒見著那些殘存的讓過去在自己身上艱難的延續，且偶爾發出微弱的求救信號似的，小小的理想主義者們。但我們總是會恬著，尤其是在交際應酬的場合碰著時，總會提起「×××、△△△、○○○不知道最近怎樣了。」

或竟從報章上得知某某因文賈禍，在政府某趟週期性的清掃異議分子行動中被掃了進去，爾後出版了牢獄生活的逐日感想記，出獄後更積極的參與政治活動。某某某多年來和所有故交失去聯繫，連他的家人也不清楚他的下落，只是有人見到他如失憶者那樣在島與島間流浪，如苦行者漫無目的的游盪在故鄉的水土。

這一回，終於下定決心，乘著一次返鄉參加討論會之便，到聽說寫了幾年令當政者非常感冒的「大糞詩」的K最後的發信處、傳聞中的隱居之地來一趟尋訪。這一片無土之島。而我們竟貪戀景色，竟如身在異國。然而，那竟是他嗎？那副令人不忍的衰敗模樣？他竟連正眼也不看我們一眼。

## 瓶中書：木部的偏旁

他像一個夢遊者那樣突然流落到我們居住的島上，卻也像一個旅人回家似的住進我們為種植

木耳而搭建的小屋。木耳是我們島上的副業，是捕魚之外的重要生計來源。養殖木耳的木材是從不遠處的港口運來的橡膠樹幹，截成一段三尺來長，曬乾、鑿孔後就可以養殖木耳。我們見他可憐，給他乾淨的衣服換，我女兒還日行一善的幫他刮鬍子、理髮、陪他說話，希望能夠幫助他重新建設起他的過去。

其實是我把他從水裏給撈上來的。一如往常，那個黃昏我乘坐舢舨出海捕捉章魚——說捕捉其實也不太準確，只是逐一拉起用繩子綁著脖子垂落海底的那一個一個的玻璃瓶子，再把裏頭的章魚倒在準備好的蘿筐裏。那時他就像一塊漂流木那樣漂到我的船邊，我還以為又是一具浮屍呢，嚇了一跳。那一陣子浮屍可還真多呢。

最令人納悶的是，他那裏竟然吊了一顆稱錘，哪，支那人稱東西用的那種稱錘囉。有四五金重咧。真奇怪。不會被拉斷掉嗎？吊著那那東西怎麼尿尿？快被淹死了一隻手還緊緊的捏著褲管狀的帽子。唉，那時要是狠下心把他推回海裏去餵鯊魚就不會有後來的事了。真主阿拉要我們愛護生命呀，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他對木耳極有好感，於是我們便讓他看顧、協助採收、供應他吃的，也算是收留了他。突然有一天他向我們要紙筆，我們才知道他原來是個詩人，他不論寫什麼都是分行的。

一直到那一天，當他不告而別而我們二八年華的女兒對著他留下的稱錘痛哭時，我們才知道，他早已偷偷的當了我們不合法的女婿；她已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懷孕。但可惡的，多慾的詩人！除了蟲，他只給我們留下了幾行大便詩：

〈至未來的孩子〉



一顆椰子漂流到荒島

發育成一片椰林

我猶豫著該以

木部第幾劃，或是水部

罷了罷了

就以我愛吃的木耳

為仍處於魚族狀態的您命名（根據馬華知名雙語詩人臬青先生的翻譯）

我們已經向警方報了案，如果找到他而他不肯跟我女兒結婚，勢必會被控上回教法庭，或老子親手割了他的支那蛋。

### 瓶中書：葛拉伯

或許是我涉世未深吧。我覺得他是那種讓女人一見傾心的男人，幼兒似的認真的孩童般的大眼睛，看人時好久都不會眨一眨的。注定會有許多像我這樣涉世未深的女人情不自禁的愛上他，然後自然而然的被拋棄的吧。他眼中有一股不安定的氣質，即使在妳的身邊，眼神仍在漂泊，像流水那樣的，好像有許多故事還沒有說出。他渾身上下漫漾著多年以後我方知曉是從女人那裏沾惹來的騷氣，這或許是他令我像我這樣天真無知的女孩炫惑著迷的原因之一吧——也只有足夠的負心，敢於負心且慣於負心，才可能給予那麼多女人愛，讓她們品嚐體驗，而非僅止於想望。

爸爸把奄奄一息的他扛回家，那時的感覺就像遇到了翅膀斷掉的天使。是我幫他擦洗的。是我給他偷偷灌椰花酒的。有點憔悴，渾身濕漉漉且散發出一股深海藻類的氣息，且沒有穿褲（大概被潮水漂走了），下身竟然（令人臉紅的）吊了個那麼大的稱錘。我忍不住好奇心多看了兩眼，想問他道：那樣不會痛嗎？後來聽大人們小聲的說，那是支那人練的一種很恐怖神祕的功夫，且警告爸爸：「千萬看好你女兒。」

後來的感覺是他好像失去了所有的記憶，也許遭遇過非常恐怖的事。看他那顆稱錘就約略可以想見了。爸爸說那東西害他差點就浮不起來。

他醒來後，朝我說第一句話是「阿約——阿約？」（AIR-AIR-）聲音沙啞得像吃了許多辣椒沒有喝水。

我忘掉了父母平日的告誡——關於像我這個年齡面對陌生男人時的「安全手則」，而領他到小木屋去，倒水給他喝，拿父親乾淨的舊衣服給他，帶他到井邊去洗澡，還給他遞毛巾——一切都那麼自然，好像他原就是我最親的人。他沖了好久，似乎對水有某種難以理解的耽溺，每一桶水淋下去都誇張的發出一聲滿足的驚嘆。那時我還不知道他是個知名詩人，只奇怪他沖涼時那麼愛唱歌，還以為是個沒落了的歌手。

此後他常常就坐在碼頭那兒發呆，瞪著海鷗與烏鴉在黃昏裏上下翻飛。

以「女人」的標準來衡量，那時的我確是稚嫩了些——以回教的標準，卻可以算是「成年」了。

我不知道失憶的他是否把我當成生平閱歷過的許多女人之一，總之我不曉得怎麼去拒絕他，只知道要讓他喜歡，只要他喜歡——一切都發生得那麼自然，就像打雷後接著就下雨、肚子痛就

要拉屎那樣。就在那間小屋，他一直溫柔的叫我「雲」……他從沒有問過我的名字，我也沒告訴他——從那時開始，我多了個叫做「雲」的小名。因為我的古銅膚色，他有時會笑著叫我「烏雲」。在他的要求下，我幫他用麻布和椰纖維製了一頂筒狀的高帽，我也不知他的名字，所以都叫他葛拉伯（Kala椰子）。

他擅於做木工，所以爸爸也不反對把他留下來，幫忙整治雞寮、修橋、甚至改建房子。只是一再告誡我要小心「別吃了虧」。他們不知道我早已「吃了他的虧」。而且那一陣子還常吃，也還蠻愛吃的。

我們過了一段甜蜜恩愛的日子，他有時會自己把稱錘繫上，有時把它解下。繫上時便穿著我的紗籠到村子裏漫遊。他似乎也慢慢的恢復一點記憶，跟我要紙、筆說要寫字，那時我知道他是詩人，不明白他為什麼寫什麼都是分行的，看到他坐在椰樹下發呆我會害怕，彷彿感覺到他即將離去，也擔心他被跌落的椰子砸傷。

他說很多字都忘了怎麼寫，有的字只記得半邊，或一個小局部，因此常握著筆費勁的想，把帽子都弄皺了。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從島上一家雜貨店店主念小學的兒子那兒為他買來一本字典，是華／馬兩用的——偷了爸爸五隻小章魚。

後來他看中一隻小猴子，我偷偷用五隻雞和對方交換。他倆可投緣極了，小猴子很疼他，常到樹上摘椰子供他食用，也許因為是隻母猴吧。我不在時，就只有猴子陪他了。

我們不能明目張膽的住在一塊兒。每天一早去找他，都會遠遠的瞧見他和猴子並肩坐在高腳屋前的階梯上，以同樣的動作和姿態剝著香蕉吃。小猴子有時還會吃我的醋呢。

他走後，猴子和我們一樣傷心。牠常坐在階梯前等他回來，戴著他留下的高帽（我把它改裝

過，不然牠戴上了眼睛看不到路），孤伶伶的剝著香蕉吃。小屋內囤滿牠摘回來的椰子。不知道是不是由於憤怒，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來之後，牠把所有摘下的椰子都丟到海中，也把那本字典一頁頁的撕下來細細的嚼了。牠常善解人意的陪我到碼頭上散步，等他。一直到我們的孩子小木耳三歲，有人陪著牠坐在階梯上吃香蕉，牠才算找到了精神寄託。我原先並不知道我已懷了他的孩子，並且已懷了好幾個月——我根本不知道懷孕是怎麼一回事。等那個不來了，在父母的痛罵聲中知道自己有了孩子。竟是既驚訝又高興，多神祕的一件事啊。就像他的突然出現一樣，對而言都是上蒼的賜予。

我不再埋怨他了，恨也於事無補，我堅持要把孩子生下來，「就像椰子成熟了落到地上就會發芽那樣，順其自然」。父母震攝於我的成熟，而父親在業經多日持著巴冷刀搜遍全島一無所獲之後，也已經喪失了島嶼居民的鬥志。他自責於自己的疏忽，順從我的意願是他補償我的最佳方式。也許因為我太年輕，孩子生下來時很小，全身皺巴巴的，紅黑紅黑，所以我把他喚做「木耳」。孩子很可愛，除了會說媽媽的話，還會說猴子的話。他的爸爸，我的 *Kalaga*，卻不知道已經漂流到那一個島上去了。好多男人都爭著要做木耳的爸爸，猴子反對得比我還積極——牠像惡犬一樣對登門求婚的猛吠，咬、踢。我心中給他保留的期限還未到期呢。

我是相信他會回來的。

那天，他跟我說要市集去買香蕉，一如往昔，我也沒有特別在意。直到黃昏，烏鴉都不叫了他還沒有回來，我才著急，擔心他不是迷路了，還是被哪個不要臉的女人拐走了。到市集去，賣水果和雜貨的老闆娘一看到我，就叫住我，給我捧來我為他縫製的帽子，裏頭裝滿一顆顆精挑細選的、顆粒特大的紅毛丹。

「他交代我交給妳，要我告訴妳，說他走了。」

「他去了哪兒？」我淚流滿面「有沒有說會再回來？」

老闆娘搖搖頭。「他上了送水果和雜貨的船。看起來像想起了什麼。」

「想起了什麼。」一個很好的離去的理由。也許「想起了什麼」的同時，又忘記了什麼。忘記了這島上的一切，這一段記憶被另一段記憶遮蔽了。他也忘了他所不知道的，在我肚子裏留下的生命。他之所以到來，也許正因為想起了什麼，同時也忘記了什麼；總有那麼一天，當他又「想起了他忘記的什麼時」，他會回來的。畢竟我不是一張用過的衛生紙，而是一個生出健康寶寶的小母親。

而那時，猶不知「懷孕」是怎麼一回事的我，只知道痛哭，繼之以激烈的、難以自抑的乾嘔……。

突然你們這些警察便來了，還帶來那種種味道像狗大便的烏鴉罐頭。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們了。關於那個稱錘，是他留給我的紀念，打死也不會讓你們拿去的。女兒膽子很小，我問過了依照支那人的習俗，恰好可以放在她的床下給她壓驚。至於那些裏頭塞著紙片的瓶子，你們要的話都帶去好了，反正那些方塊字我一個也看不懂。

## 瓶中書·斷片

他說：「我已經顧不了我的城了。」

新加坡

1999  
27/11/1999

新加坡新闻

# 射杀乌鸦 今天起恢复

原产局将从今天起恢复射杀乌鸦的工作。为安全起见,枪手在射击时,公众应远离他们。

原产局将在新加坡猎枪俱乐部(Singapore Gun Club)和武装部队后备队射击俱乐部的协助下,在33个乌鸦栖息处射杀乌鸦。他们都将佩戴身分牌执行任务。

原产局文在说,在清晨5时左右,乌鸦出外觅食,到了傍晚大约6时至7时,它们就一大群的飞到栖身的大树上。数目从50只到500只不等。在这个时段射杀它们,能有有效的减少它们的数量。

在新加坡常见的乌鸦分大嘴鸦(Large billed Crow)

和印度鸦(India Crow)两种。印度鸦又称家鸦,数量最多,大嘴鸦较少。

在热带地方如新加坡,乌鸦常年繁殖,雌鸦每次产蛋2至4个,孵化小鸦需21天。

乌鸦吃什么都能吃的杂食鸟类,它们吃昆虫、动物尸体、残羹等,只要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乌鸦就可能出现。乌鸦是警觉性高,很难捕捉的飞禽,因此它们可以在城市地区生存。

原产局文告诉,控制乌鸦的方法包括减少食物来源和破坏它们的巢。原产局在新加坡猎枪俱乐部和武装部队后备队协助下,进行射杀工作,以减少乌鸦的数量。

原产局也追踪乌鸦行踪及监视它们的栖息处,以便更有效的射杀它们。去年,原产局共射杀1万2000多只乌鸦,毁了1000个巢。

该局也吁请公众不要乱丢残余的食物,售卖食物的场所,业者应尽快清理桌上残余的食物,并把它放在适当的塑胶袋内,以免乌鸦来吃。

公众如果发现乌鸦栖息处,请与原产局动物控制组联络,电话号码是1800-4761600。

## 乌鸦栖息处

- \* 宏茂桥3道(靠近巴士转换站)
- \* 美芝路(文雅酒店对面)
- \* 勿洛路(靠近勿洛熟食中心)
- \* 明远路(靠近公园)
- \* 勿拉士路(靠近勿拉士路巴士站)
- \* 循环路(靠近第87座组屋)
- \* 加冷路(甘榜加冷联络所)
- \* 多实路(靠近第50座组屋)
- \* 东海岸路与葛兰碧柏林那交界处
- \* 东海岸路(靠近加东购物中心)
- \* 东海岸路与直落古楼路交界处
- \* 文佐士3道(靠近第1043座)
- \* 芽笼40巷
- \* 惹兰勿剎路(靠近城市购物中心)
- \* 合乐路(凯程酒店对面)
- \* 符兰士道(靠近第11座组屋)
- \* 阿水山小学。
- \* 惹兰柏利卡。
- \* 惹兰本查拉/惹兰德普山
- \* 吉真那路
- \* 美士威路(靠近财务大厦)
- \* 蒙巴登路(靠近美丽园)
- \* 纽顿路(靠近金岭商场)
- \* 马行中学
- \* 红山巴东
- \* 实龙岗花园大道(靠近舞卫道)
- \* 实龙岗路(靠近明智中学)
- \* 实龙岗路/双溪路
- \* 实龙岗路(靠近实龙岗中心)
- \* 西门路(靠近军营)
- \* 四美1街
- \* 新民道(靠近陆路交通管理局)
- \* 大巴窰2巷(靠近第140座)

瓶中書：烏鴉格殺令

## 瓶中書：祕密警察的祕密檔案

（浪蕩包頭少女們的證言）

……是的是的，確實有你們描述的那樣的男人我們嚐過。嘻嘻嘻嘻。真是令人難忘印象深刻。為甚麼印象深刻？別裝了，你們又不是不知道。像牛角蕉那麼大條啲。真是令人又愛又怕。怕的是給他搞過以後就對別的男人沒興趣了。就是會忘不了嘛。

……牛角蕉那麼大條怎麼吃得完？那還用說。像你這麼小的傢伙……嘻嘻嘻嘻。

……還有甚麼令人難忘的？那根處掛著一串銅鈴哪。辦事時叮叮噹噹的響著好聽的鈴聲，有時像是鄉村裏午後廊上的風鈴。有時像老火車上山坡慢慢的嘟嘟喘著氣似的，有時像快車過站不停暗夜奔赴叟的就飛向未知之地。做愛的風鈴。好令人懷念啊。

（浪蕩包頭少女們的證言）

……他胯間的大牛角上掛著一個大稱錘，好猛哦。有時我們幫他裝上稱盤，還真的可以稱東西呢。

……是的是的，他總是帶著空的酒瓶，掛在脖子上。我們原以為他是酒鬼咧。不過裏頭常常裝著一隻非常可愛的小章魚，在我們認真的發展超友誼關係時，隨著瓶子的激烈搖晃，小傢伙會很不安的嘟著嘴伸長了腳在瓶子裏頭爬來爬去。看著牠那變真的表情，我們都忍不住想要懷孕了。

……他喜歡高高的把我們其中一人舉起來，走來走去——就只用那話兒哦。  
……還有那屁股哦，摸起來像是四五個人合起來在亂搞，嘻嘻嘻嘻，不然怎麼會那麼多瓣？令人興奮得不得了。

### 瓶中書：雲翳

那年拖著多次離婚後詩興寂滅的心靈和歷盡滄桑的肉體，回到闊別已久的故鄉……說是一「故鄉」，其實在老家業經幾度搬遷之後（而今定址於城市），不免已經有點紛雜。最初的居處在緊急狀態中被殖民政府所毀，接著便是我童年的家居，一個姑隱其名的新村。在那兒我開始對人生產生記憶，那涵括了我的童年以迄青春期，一直到去國離鄉為止。十多年來第一次回到那裏，回到那個我一直逃避的地方。

「老家」在我出國的第三年即已搬遷，草草搭成就的小屋也廉價的轉售他人，許多年前新的屋主因經濟好轉而拆毀重建成雙層洋樓。此趟回去，自不是為了緬懷舊址或舊居，而是帶著我的愧疚和歉疚，赴一個徒然的卻也無可挽回的，一個早已被親手撕毀的遲到的約。我此生辜負的女孩，雲。

她家原就住在這個貧窮的鄉下，因緣際會而青梅竹馬，讓我這個出生於城市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一生中都領受鄉下回憶和單純的愛的恩賜，得以源源不斷的寫下道地的鄉土詩篇而且在本地詩壇上贏得極大的榮譽。這都是雲的賜與，而我卻不曾，也無由和她分享。

她比我大兩歲，貧窮令她提早懂事，也早熟。她原先待我如姊，跟她到鄉下新奇的世界裏去



撈魚捉蝦鬥螞蟻，撿柴，拔膠杯、捉豹虎……。白手起家的祖父訓令父母親順其自然，讓我不必像其他城市孩子那樣被關在圍牆之內受那種災難性的保護。為我家的膠園割膠的她的父母，也因著她的緣故而獲得了某些善待（許多年後我才知道），她才可能從忙碌的生活中騰出那麼多的時間陪我這個身為長子的少爺玩……體驗鄉下生活罷！有許多年的時間，我都和她黏在一塊，而甚於父母。也因著我的緣故（據說還是祖父臨終的遺言），她才有機會受教育……晚了兩年，和我一道入學。在她的家中，她是一個飽受妒忌的例外，也以相當優異的成績一直唸到高中畢業，那已是極限，即使是中學也勞累她兄長辛苦的支持著。

在年歲中我們各自長大，情感也一直穩定的發展，也不知道從那一年開始已漸漸轉化為一種單純的情侶關係，因著保守和矜持甚至刻意的短暫疏遠，以尋找新的語彙和措辭對應新的情感關係。把重心放在各自的功課，課外活動（如打球……對我而言），家務（對她而言），一直到畢業。一到了畢業，所有的問題都無可逃避在父母和自己的期待中，我將遠赴寶島，為減輕家裏的負擔，或某種難以說清的原因，一去將是四年。

水：

許久沒有收到你的信，一切都還好吧？

屋旁的紅毛丹熟了滿樹，紅豔豔的像開了一樹的花，很想摘一把託人帶給你，然而又能託誰呢？你家開始搬了，我也去幫了一點忙。心裏頭有一種不知該如何解釋的難過，也許就因為你再也不能回到我們相識的舊居了。有一種很不好的預感。好像在送走什麼。

寶島約莫已深秋，添衣，珍重。

十月六日雲

畢業旅行時，我們好不容易才有機會獨處……在沙灘上，海潮與風、無月的夜，同學們分組拿著手電筒在沙上岩邊手持樹枝戳蟹洞玩。離愁別緒轉換為一種靜默的形式，彼此互為組員的我和我，在頗長的一段時間裏似乎全神投入在那種把快樂建築在甲殼類的痛苦的遊戲中。而我們也沒有意識到，已遠矣離群。在一個偶然中……一隻愚蠢而驃悍的螃蟹牢牢的鉗著她手上的樹枝，她似乎難以獨立抗衡（也或許是我過於興奮心急）……而彷彿毫不經意的抓住了她的手。

彷彿早已在腦海中經過千萬次預演一整組的動作次第的快速展開，我攬過她的腰，讓她貼著我的身子輕輕的抖著。在她令人陶醉的鼻息中初嘗她潮濕冰冷的唇。她的身體已是如此成熟……根深蒂固的保守和理智卻令她堅持為我發情的馬一般的慾望設限，那夜在我在沙上和她耳畔訂下了四年之約。是的，四年之約……。

水：

新的房客還沒搬進來，有空常獨自一人到您的舊居去，傻子似的……打掃你的房間。

許久沒有來信。功課是不是很忙？

在報上讀到您的詩，為您剪下寄上。

雲 十一月一日

我不知道別離原是如此痛苦，只有藉創作來抒發。一首首給她的詩、改寫自給她的私函的散

文的大量發表，很快的讓我贏得小小的名聲，更加確定了我的文學之路。我已成熟的男性軀體和慾望卻蠱惑著，讓我的愛情產生大量的剩餘，在同班的、低年級的女孩身上投注，雖則心裏深處依然痛苦的惦記著我的雲。我的慾望（那無可諱言的肉慾），讓我在一個寒冬的夜裏把手伸向某個女孩的、雲曾為我設限的特洛伊之城……雖則夜色令我把她幻想成寂寞的雲。在肉慾中我逐漸開發出新的情感形式，讓我的詩的意象更為華美歡暢，那是在距離之外的雲無法給予的。那是大學的第三年，有一段好長的日子我不知道如何給雲寫信。

木水：

好像也有一陣子沒有給你寫信了，病了半個月，在家休養，工作也辭了。過一陣子考慮到島上去，換一份工作。有一種想離開故鄉的感覺。□□過年回來，大致的說了您的近況，別怪他，那對你和我都比較好。我也終於明白你何以那麼久不來信、也不回家。才第三年呵……。

養病的這段時間我仔細的想一想，也不打算怪你——四年之約於你於我都太殘酷，母親也不知為何推介過多少她中意的男士。

知道你計畫繼續深造，衷心為你祝福。你這些年來寄給我的信我都燒了……反正大部分都已發表。您送我的詩集和散文集我都送給了學校圖書館（他們都以你為榮），只撕去了有親筆題辭的扉頁，珍重。

雲 三月三日

這是我收到的雲給我的最後一封信。為了這封信，我和□□大吵了一架，也給他結結實實的

訓了一頓。之後再怎麼給雲寫懺悔乞憐的信她都隻字不回，多方打聽也沒有她的消息。而悲傷，也是寫詩的養分。因深沉的悔恨而和我火熱的情人在禁慾的自我要求下協議分手，也因為悲傷消沉而結了我後來的妻，一個漂亮、善解人意而又充滿詩的靈感的純潔靈魂和軀體，她在我脆弱無助時為我守護魂靈，也臨時取消了我那個暑假回鄉訪雲的念頭。

雲的家鄉變化不大，是一個彷彿永遠輪不到它發展的偏遠村落。一些不捨得離去的人就地改建住家，寥寥的磚屋和鋪了多年的柏油路、自來水和電，是它的新貌。據說的舊居還在，一如往昔，板屋內住著她老邁的父母和在此地工作的兄長。雲呢？怎麼多年來全無消息，連我家人都刻意的迴避關於她的話題？而此刻以略為痴肥的身材和加深的近視回來，究竟又期待著什麼？期盼青春不再的她猶在等我回來向她懺悔？見著她幸福的和先生孩子生活著，對往事絕口不提或一笑置之？總之在我內心深處總有一枚五角錢銅板大小的黑暗疙瘩，多年以來總會在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它存在的情況下驕然閃耀出黯淡的黑暗之光。

雖然是在午夜抵達，我的心緒和影子卻都像亡魂一般，彷彿是別後不久，在無邊的思念中回家。仍然有幾戶人家在養豬，烏鴉鴉鴉於豬寮旁的高樹上。在我中產階級的黯淡光澤中，已經沒有什麼人認得我了。他們以戒慎好奇的目光尾隨我，一如家家戶戶不友善的看門狗。我報以政客乞求選票時的那種公式化微笑。

而我依然認得通往她家的那條小路，當遮蔽物在視野中退去後，就在正前方不遠處，一棵巨傘狀的紅毛丹樹蔭蔽著一間古舊的木屋，成熟的果實燃放著如一樹紅花。

我彷彿聽到誰人這樣蒼老心碎的聲音：

她走前交代，哪一天如果你回來，要是紅毛丹正好成熟，一定要摘一些給你路上吃。她記

得，這是你以前，最愛，吃的。

### 瓶中書：大南洋人民共和國憲法

（瓶子嚴重進水，字跡皆漫漶不可讀，僅存標題及滿懷敵意之大章魚一隻八爪纏抱紙頁，巨眼圓睜）

### 瓶中書：南方以南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在台大文學院那座昏昏霉濕的老圖書館裏翻讀王賡武先生著、張奕善譯註的紫紅色封面水牛出版社出的小書《南洋華人簡史》（一九六九），書的後頭正附著〈自寶船從龍江關出水至抵外國諸番圖〉，也正是俗稱的〈鄭和航海圖〉，共六紙，均為書封面的八倍寬，似乎是不得已裁成六份的一幅長卷，厚厚的褶成一疊。令人納悶的一幅圖，所展示的彷彿不是海，而是一條長河——總是褶曲的兩岸，大小石塊，陌生的地名，水上船跡似的文字說明……。顯然那時，對於航向那大明王朝之南方以南的航行者而言，地球似乎還不是圓的；從圖來看，而所謂的南洋，似乎也只是長江再往南再延伸而已。關於這幅圖，向達先生在〈整理鄭和航海圖序言〉中描述說：「鄭和航海圖見於明茅元儀編輯的武備志卷二百四十，圖的原名是：自寶船從龍江關出水至抵外國諸番圖。……原圖一共二十四頁：序一頁，地圖二十頁，過洋牽星圖二頁（四幅），空百一頁。全部

航海圖是仿照長江萬里圖的一字展開式繪製而成的。因為用的是書本式（原來當是手卷式，收入武備志後改成書本式），自右而左。」（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〇，頁三／四）「是仿照長江萬里圖的一字展開式繪製而成的」一語道盡了箇中趣味。這幅圖後面彷彿隱藏著許多說不出的古老故事，迎風而立的航海者們，離開老大的帝國，緩緩漂向他們想像的西洋，途經諸多荒莽的島嶼、番國部落，是否經常與最早的那批殖民者及海盜相遇？漫長的旅途中，那些人在船上想甚麼、做些甚麼？圖的沉默處，彷彿遺留著一首首沒被寫出來的史詩。

《南洋華人簡史》簡要的敘述及譯註者詳細的註釋，共同勾勒出有史以來華人流寓南洋的草圖：從漫長的帝國的古典時代，歷經前現代，以迄現代，普遍無名的祖輩們，在歷史記載疏略的角落，發出幾聲黯淡的呻吟。他們幾乎沒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故事，那些可能的辛酸苦難、愛恨悲歡，都付與汪洋和流水了。或許和南洋諸現代國家成立之前的那些自居中國人的流寓華人一樣吧，那些無名者也都把南洋諸島視為中國地理和版圖的自然延伸。許多人就那樣貌似違反落葉歸根的古訓，而讓自己的墓碑矗立在面向婆娑之洋的美麗島上，肉身栽入異邦之土。

許多年後我來到那個被鄭和神話所命名的巨大的古墳場三寶山，連綿起伏的丘陵，密密麻麻鞋狀的墳，面無表情的墓碑；座落於那曾經煥發著金色光芒的馬來古國、而今淪為淤積癱瘓的港口，一委頓的州，原是中國古籍中西洋航海必經之地，麻六甲；就在它的市中心，近年來因政府屢欲將它整頓成千遍一律的高樓大廈，華人一再誓死守護而宛如聖地聲名大躁。字跡漫漶的墓碑群，過於久遠以致子孫們也早已遺忘了它們的存在，陌生的紀年勉強標誌著它們沉入時間的汪洋前勉強抓住的那根枯草。墓塋崩裂久之，早已淪為蟻鼠的巢穴，且不知已繁衍多少代了。

山下有一井一廟，一貫香火鼎盛，是以廟裏煙燻烏漆，神像黑著臉；傳聞鄭和他老人家曾到此一遊，也許喝過這裏的水，那口封起來生鏽的井便是明證。但也許也上過廁所。他在許多地方都留下遠古神話傳說中才會出現的巨人的腳印。他雷一般的笑聲或許還迴盪在許多不為人知的山谷裏。曾經想寫一部這樣的小說：讓我們偉大的鄭和在島與島間留下許許多多的子孫。對於一個史上聲名遠躁的太監，這顯然還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克服。他首先必需是一個好色之徒。或許……開始於一次失敗的手術？他喜歡肥胖的女人？偏白，還是黑？……

多年以前那許多沈悶寂寥的下午，那時可愛的女友尚未變成惱人的妻。在蟬死命慘叫的校園，所有的大王椰子樹都一逕發呆；我懷著海圖揣想著自己茫茫的未來，也曾經猶豫不決的輕扣過那一扇扇破敗的學術之門，學院裏的腐敗氣息像一座座古遠的墳，在那樣的清涼之地，我們在很年輕時就已經很老了。

關於流浪的子孫，我還能多說些甚麼？

載二十廿獄繫「法安內」反 犯治政坡加新

# 謝太實不悔挑戰白色恐怖



新加坡的久候牛年坐放加新  
(攝尹秉梁) 實太謝記治

一九九六年時，新加坡政府進一步放寬對謝太實的限制，他於是重新獲准終於前往德國，待了一年而於去年八月回到新加坡。

(梁秉真)

謝太實最近獲准回新加坡，這在這種情況下，找下工作確實有困難，因為即使內政治安局批准了，而且雖然他的身分，還是會有所懸念，所以內政治安局必須先做調查。一九九六年時，新加坡政府進一步放寬對謝太實的限制，他於是重新獲准終於前往德國，待了一年而於去年八月回到新加坡。

謝太實最近獲准回新加坡，這在這種情況下，找下工作確實有困難，因為即使內政治安局批准了，而且雖然他的身分，還是會有所懸念，所以內政治安局必須先做調查。一九九六年時，新加坡政府進一步放寬對謝太實的限制，他於是重新獲准終於前往德國，待了一年而於去年八月回到新加坡。

謝太實最近獲准回新加坡，這在這種情況下，找下工作確實有困難，因為即使內政治安局批准了，而且雖然他的身分，還是會有所懸念，所以內政治安局必須先做調查。一九九六年時，新加坡政府進一步放寬對謝太實的限制，他於是重新獲准終於前往德國，待了一年而於去年八月回到新加坡。



## 瓶中書：烏鴉廠廣告

歡迎蒞臨本島新開張之全世界最大之烏鴉加工製品廠，除大小烏鴉標本、烏鴉毛球、烏鴉毛被等產品之外，還有各種烏鴉加工食品，包括各種口味的烏鴉肉罐頭、烏鴉肉乾、烏鴉肉鬆、烏鴉肉醬、烏鴉鹹蛋、烏鴉皮蛋……此外還有遠近馳名的烏鴉麵，特好消息，本廠已成功的開發出酢醬、咖哩、炭烤等各種口味之泡麵。均已獲頒本島最具特色商品獎。

## 瓶中書：回聲

頭戴高帽腰圍筒裙的年輕男子步伐蹣跚的緩緩走過，斑駁的身影投在背後巨大的紅牆上，膀間一物拳垂，拖曳著。紅牆之上是高高的紅樓，其上有鐘，有塔，塔尖上白色十字架，在殘陽裏金光燦燦，望海而立。其東，其西，其南，其北，烏鴉鳴於高樹。

身影擠進窄窄的巷子。彷彿被吸吮進去似的。良久，從另一端被吐出來。

趁守門員瞌睡的空檔，他鑽進門庭冷落的博物館去。觸目盡是從久遠過去沉船中撈上來的各種廢棄器物，銅矛鐵鏃，巨炮朽劍。牆上浮離著各個段落的歷史畫卷。各種式樣的船艦模型陳列，其中一個幽暗的展示台上，一群古衣冠的泥塑中國人向個頭大得多的包頭馬來土王下跪。在盡頭處，赫然一張巨大的白色虎皮攤張，黑色條紋或因年深日遠而盡退，毛亦剝落，一大片一大片表皮裸露，好像患了嚴重的皮膚病。

年輕男子好像突然想起了甚麼，仰起頭。胯下的稱錘霍然下墜，敲擊水泥地板，悶悶的回聲四面八方的回響起來。他從懷裏掏出數根釘子，在某個陰暗的角落，拎起地上的稱錘，認真而專注的在牆上釘了起來。

沿著博物館內不同世紀的古地圖，空盪盪的回聲便遠遠的往返於島與島間。

### 瓶中書·黃昏

乾硬多石礫的灌木林已到了盡頭。

沿路可見著隨意丟棄的紅毛丹殼，有的已年深日久泛黑；有的則似乎是剛咬下的，猶帶汁。這時隱約可以聽見一陣陣沉悶的潮水聲，一聲聲聒噪的烏鴉是精大肥厚的感嘆號。搜索者的心情也隨之陰鬱低迷。黏嗒嗒的海風盡往臉上摔，撲鼻一陣羶腥。一撥開高原，視野驀然開闊。大片的椰林，集體的傾斜著。

黑靴，紅色頭盔，整齊而錯亂的腳步聲。地面是爛泥混著海沙，半掩的椰梗隨處擱著的棄置的舢舨。烏鴉被驚動飛起，銜著腸子似的事物，警戒的凝望來人，一支肥胖的四腳蛇大搖大擺的拖著巨尾，旁若無人的在他們面前橫過，日已昏，他們搜尋的心也已倦怠，在殘照裏瞧見了一把嚴重鏽蝕腐朽的鐵錨，人高。彷彿此地曾經輝煌。

在朽錨的右後側，終於發現了一排腳印……斜斜的切過，忽深忽淺並不十分規則，兩隻腳有點各自為政，因此也幾乎不能說是「一排」……在有些地方胡亂的在原地踩了許多的腳印，彷彿雙腳在爭執著方向。根據這臃腫的軌跡，他們知道找對了方向，也猜到 he 最近的精神狀況。

天已經漸漸黑下來，他們加快腳步，企圖在事情還並非無可挽回時找到他——搜索者早已厭倦扛回屍體。

在奔跑中步伐錯落，每一步都深深踩出腳印，濕泥自腳跟往背上、後腦處濺，回頭已落至他們奔跑的地平線上，驚起昏鴉，滿座椰林盡皆鴉噪。

已臨近海邊。視野在微光中——依稀，在臨水處直立的立著一個人影，一股撲鼻的腐臭味襲人而來，他們不禁掩鼻納悶著。

這時他們放慢了腳步，走到那人影旁，越看越覺得不對勁……作為一個人，他的「站姿」未免奇怪了些，而刺鼻的腐臭也讓他們頗為顧忌。果然，那不過是半截朽餘的椰莖，套上了人的上衣和筒裙。旁邊是一顆沉重的稱錘壓著一頂高帽，兩排整齊的腳印向海水延伸。

「他確實來過。」

他們啞嘆著，手一鬆，腐臭即刻嗆得他們連連乾嘔。在偽裝成人的椰莖不遠處的紅樹林氣根下的水中，橫臥著一具死狗似的黑色事物。他們扭開手電筒，一照，不禁嚇了一跳……一具彷彿死去許久的老人的屍首。大大小小數十百個玻璃瓶圍繞在遺骸的周遭，大者如缸，小者如墨水瓶，或浮或沉。有的其中若塞著紙頁，有的似乎裝著不知哪種動物的骨頭，滿滿的蛆；有的棲著章魚，或寄居蟹進出其間；或者發出細微的碎裂之聲……屍首殘缺不全，在螃蟹啃嚼、烏鴉叨啄之下，腐肉已所剩無幾，一縷白髮見出年齡，卻也看不出屬於那一個種族……印度人、馬來人、華人？

烏鴉不知道什麼時候，在月亮下刷了刷羽毛，又躲回椰梢去了。

瓶中書：水部的偏旁

在死者與死者相會的小酒館

他們的肩上都蹲著冥想的貓頭鷹

烏鴉棲息的巷子裏

妓女們次第的滌洗下身

黃昏，我來了

帶來瓶子和稱錘

為了尋訪一個

遺落的水部偏旁



## 刻背

傳說維朵叶·屯拉在一次主麻拜後，用棍捶了自己脊骨三下，並且說：

「靜一些、穩當些，你再不亂忙亂動，我會給你找出路的。」

——關里爺《熱什哈爾》

### 一、

剛開始，是當地大學裏歷史系的「苦力專家」鬻先生在研究過程中偶然的發現。鬻先生從事十九世紀初期中國海外移民研究已經有三十年以上的資歷，成果豐碩，代表性著作有《苦力類型學》（*The Typology of Collies*，博士論文，倫敦，一九六九）、《華人苦力間之互動：械鬥與協力》（台灣中央研究院，一九七五）、《苦力與土著》（*Collies and Bumiputera 1900—1941*，澳大利亞大學，一九七八）等，都是該領域必讀的經典著作。有一回，他在和某位因長期進行訪談而建立起基本友誼的苦力一塊在河邊露天沖涼且歡快的合唱著歌時（他還記得那是首抗戰歌曲〈啊南洋〉），在老苦力低沉蒼涼走音（因不識字，不會說華語，只會說方言，故只能記音）的「啊南

洋，妳是我美麗的故鄉」時，在老苦力用舊毛巾用力的搓著背那當下，突然在他左肩胛骨的部位發現幾個如痣一般深藍色的字。剛開始鬻先生以為那就是痣，或甚至不過是常見的老傷疤；仔細看——他的好奇心明顯的引起老苦力的抗拒——顯然是一行筆劃幾乎連在一起的，而且每一個字的筆劃都不是剛剛好的，不是多了一點一劃便是少了一劃一點。大致猜出應該就是「啊南洋，妳是我母親的故鄉」（鬻先生笑著說，用文字學的術語，那叫做「楷定」），「鄉」字大概筆劃太多成了一個藍色大包。看得出是用針刺上去的，和刺青的做法類似。發覺鬻先生一直盯著他背上，他說那苦力的神情顯得十分不自在，甚至可以說是不安——彷彿被盯著看的是私處似的；匆匆穿上衣服，拒絕回答任何相關的問題（諸如：誰刺的？為甚麼？），雖還不至於不友善，但明顯的變得冷漠，且不自在。從對方的反應來看，鬻先生直覺那是某種禁忌，可能和宗教信仰（或迷信）有關，但更有可能和私會黨的禁忌有關。眾所周知，在近代漢人社會中，刺青幾乎已經變成私會黨的標誌，但一般都是刺虎刺龍、刺鍾馗、刺花、刺大胸脯女人，文字較少見，頂多是刺上心愛女人的名字；他開玩笑說，他印象中只記得岳飛背上他媽媽寫的「精忠報國」、金庸武俠小說叛離黃藥師而偷習「九陰白骨爪」的弟子陳玄風肚皮上的《九陰真經》，以及一個無聊笑話：某醫生在某男性病人那話兒上見到「一流」兩個字的刺青，而漂亮的女護士見到的卻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或者幾年前傳聞老共捉到嫖客時的處置：在他們臉上刺上「嫖客」二字。

如果只是這麼一個孤立的個案，他會覺得沒有追蹤研究的價值。可是後來的二十年間，他至少又間接的獲得一些足以佐證的訊息。

當然不再是沖涼的故事。他有個長期在過去的海峽殖民地行醫的親戚耀大夫，是個無所不醫

的中醫，有一回聽他聊起這樣的一件事，便笑著對他說，在他行醫的數十年裏，確實見過「好一些」身上有文字刺青的人，其中不少是苦力；然而不無遺憾的是糶大夫竟然絲毫不記得那上頭究竟刺些甚麼。「那是病人的隱私，」他鄭重的說，「而且那樣的病人一般會顯得較不安，不太肯讓醫生看他的背。」所以糶大夫也從沒想過要仔細的看，甚至故意把目光避開。要求他努力的回想，想了半天，他搖搖頭說：只依稀記得有的面積不小，背脊骨兩旁密密麻麻的像爬滿了大黑螞蟻，可能是一小篇文章或像古代中國人在石壁上的題詩，但都好像都只是些錯別字。要求給了病人的資料，卻遭到技術上的拒絕。糶大夫聲稱並沒有建立病人的病歷檔案。問他有沒有聽同行說起類似的個案，他想了想才搖搖頭說不太有印象，「我們都很尊重病人的隱私」，他強調說。令糶大夫不解以致主動提出的疑問是，那些被刺上文字的苦力，幾乎百分之百都是文盲，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辦任何正式的手續（不論是官方還是私人的）也都只能靠捺手指模，怎麼會被刺上他們自己鐵定不認識的文字？是誰幹的？為甚麼？究竟有甚麼作用功能？一種避邪的符咒？似乎也沒聽說過。糶大夫反問道：難道是當初被賣豬仔時苦力仲介公司的分類番號？就如同現在還流行於馬來西亞華人養豬場在豬背上烙上農場的標誌？專研苦力分類的鬻先生對此提出了反駁，但也只是消極的反駁：「並沒有證據顯示……」而鬻先生也承認，糶大夫所提的那幾個疑問也是他長期以來的疑問。

要求糶大夫如果他或他的同行有再發現類似的個案記得通知他，之後的許多年裏卻沒再聽說有甚麼新的發現。當時糶大夫倒是淡淡的說了句重要的話：「即使有那樣的族類存在，也老得不需要醫生了，應該差不多快死光了。」

有一年他到台灣參加一個研究院裏的學術研討會，在會後的觀光活動中偶然被一副景象所震



攝：在廟庭盛夏的樹蔭裏，好一些揮著扇聊天、略微有些發胖的白髮男人胳膊上有清楚的文字刺青，諸如「反共復國」、「三民主義萬歲」、「大中」（左膊）／「至正」（右膊）、「視死」（左膊）／「如歸」（右膊）、「反攻」……十分大方毫無遮掩的袒露。原以為是甚麼超級大私會黨在那裏聚會，一問台灣友人才知道原來是當地十分尋常可見的某類退伍台灣外省老兵，當年韓戰投誠的俘虜，被迫刺上和原立場全然對立的立場以示決絕和忠誠。那確實是標籤，卻似乎僅僅只是政治口號，他那研究台灣史的朋友淡淡的總結說「你對他們有興趣？那是簡單的事實，沒甚麼好研究的。」

而後在一個充斥著院士的飯局裏，研究院裏研究甲骨文的專家不知道從哪裏聽說了他的遺憾和癡迷，帶著調侃意味的笑著說：「聽起來比我們的甲骨文還難研究，我們的研究對象說甚麼都是刻在骨頭上的——雖然是烏龜和牛的骨頭而不是人的骨頭——說甚麼都可以保存得比較久，而且一直埋地下受到大地的保護；可是你的對象是銘刻在容易朽壞的人皮上的，而且連一張拓片都沒有。」他也只好嘿嘿苦笑不語。

其間鬻先生也幾乎翻遍了相關研究的專書和論文——包括研究殖民時代新馬華人及華人私會黨最深入全面的Victor Parcell——，也找不到任何相關的記述。

有時他會想：一定會有頭緒的。至少他們的家屬那兒有一些蛛絲馬跡吧？然而幾度向國家歷史檔案館提出口述歷史研究計畫，卻總是以「荒誕不經，看不出有研究價值」而被駁回。

而後許多年他忙著其他「有價值」且不得不做（不做會影響每年的考核及未來的升等及學術地位等）的計畫，而幾乎把那事給淡忘了。甚至那位唯一讓他親眼目睹背上的文句的苦力朋友、唯一的見證人羅先生相繼過世多年，他也不曉得。

一直到那一個意外事件。就在他被服務的學校提醒「退休年限到了」不久。就好像是那些文字唯恐他真的忘卻了，回頭來找他。

在隔著長隄的異國故鄉小鎮，一場車禍把他給送進醫院。不知道昏迷多久，突然被一種如同沼澤地帶不斷上升的氣泡聲給喚醒，還未弄清楚自己身在何處、在自己身上發生了甚麼事情——位置不明的含混的疼痛——略一轉頭，鄰床金光閃閃是副枯乾的身軀趴伏著，一動也不動如古銅雕像，頭顱像萎縮的水果般顯得很小。透過百葉窗玻璃斜照進來的日光仍然燃燒般的強勁。赫然發現那包著骨頭的皮上綴滿了藍色的流跡，在錯綜的光影裏顯得波光蕩漾。急切的摸眼鏡，在床頭桌上摸著了、戴上，眼前的事物一邊清楚一邊模糊，才曉得鏡片只剩下一片。確實是漢字沒錯——急想把勉強看到的給勉強記錄下來，卻一時尋不著紙筆。只好把雙眼睜至最大，貫注了所有殘存的精神凝注，全神默記。一時竟沒想到可以向護士小姐要紙筆。然後也許正因為一時過度使用精神而迅速失去了意識。不知道過了多久被強烈的搖晃震醒時，一身白的肥胖馬來護士臭黑著臉冷冷的問：「記不記得你叫甚麼名字？家裏的電話號碼是幾號？」顯然是被她喚醒的。他驚起，卻發現鄰床已是空空盪盪的。「那個老人呢？」鬻先生衝口便問。「先回答我的問題。」護士小姐毫不讓步。他只好妥協。然後才得到想要的回答：「剛剛被推去燒掉了。和你一樣是街上撿到的，反正無親無故，只好國家幫他結賬買單處理掉。」

鬻先生惆悵不已，努力的搜索記憶中彷彿被碎紙機絞過的文字，最終只得一句：

在那個漫長安靜炎熱令人困倦死氣沉沉的九月下午

然而並不十分確定。那是右邊耳朵的記憶。左邊的耳朵響著的是另一句：「我，替換了我的，在每一個背上出現。」誰會在人的背上寫這種大肆鋪張的文句？又頗像是最近剛讀過的某本小說中的文句。下意識的去掏眼鏡，卻悵然發現兩個鏡框都是空的。

其時恰是九月，炎熱沉悶一如那文句所描繪出來的狀態。也許因為那樣，在住院的兩個月間，那兩個句子一直迴盪在他腦際，很快的被還原為純然的話語，而對文字的形跡不復記憶——回聲一般低沉的聲音，咒語似的一直在他兩耳間交錯迴響且試圖占據。以至有好長的一段時間他無法聽進任何外界的聲音，所有的熟人都抱怨和他說話時他的冷漠和心不在焉；漸漸的，他也感受到親朋故舊反應性的冷淡；更幾乎沒法上討論課，因他只顧低頭聽自己耳朵的聲音。看過耳科，而耳科醫生說他的耳朵功能很正常，「想聽的都聽得到。」過一陣子問題依舊，不得已只好以「車禍受傷後有注意力無法集中的後遺症需長期療養」為由申請提前退休。

次年，台灣的南向政策一時之間讓東南亞研究成為島上新興的學術行業，鬻先生因為他在相關領域的學術地位而被某學術機構邀為顧問，主持規畫一些研究計畫。我們才有機會參與這不可思議的搜尋。

剛開始，鬻先生的原始企圖還是不得不採取正當的偽裝以做掩護。譬如他規畫的是一個這樣的計畫：「十九世紀海峽殖民地華人苦力的生命史；疾病、醫療及休閒」。三年計畫，為了避免再度碰上「荒誕不經」的訾議而假借新史學的取徑。原始企圖潛藏為他個人的口頭請求，也一直將整個計畫進行到一定的程度，他和所有年輕的參與者有某個程度的熟悉之後，才以感性、懷舊的方式告訴我們整個故事，淡淡的提出他的「私人請求」，且要求盡可能的向資助機構保密。希望透過大規模撒網式的背景（他的用語是「海洋資源」）清查，看看有沒有可能讓目標「浮出水

「面」。

「我想很可能已經晚了，倖存的可能比任何瀕臨絕種動物還少了。」鬻先生憂心忡忡的感嘆。「事情總是這樣。早二十年做就比較有可能。晚了歷史很可能就只好變成了傳說。」

三年的正規調查。十分詳細的分工和進度安排，鬻先生負責參與各階段的分組討論和調整接下來的行動進程。好像是一架組織完備的機器，按照他的規畫，原則上整個小組在計畫的中後期便可以取得相當的自主性。到最後鬻先生幾乎可以隱沒，除了參與最後的總結討論和指導整個報告的撰寫。十八個人，分成不同的小組，負責不同的子項目，分途在昔日的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六甲、檳城進行廣泛而細緻的田野調查。歷史悠久的中醫診所、妓院、餐館、棺材店、剃頭店、華人義山、各鄉鎮市方言群會館、各姓宗親會館、老人院、瘋人院、……及從資料上可以判定超過九十歲的老人。這一史無前例的（對舊海峽殖民地舊華人生活史——如果能夠再擴大至整個南洋當然更理想）全面調查成果其實相當可觀，自然遠遠的超過了當年李亦園的〈麻坡：一個移植的中國市鎮〉，對於舊海峽殖民地舊華人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的互動領域（相對於家庭內私密的私人生活的部分）的建制及其變遷都做了相當完整的描繪，精細的程度可以到一街一巷。因而頗便於做生活史的重構（或想像性重構）。

舉個例。譬如住於馬六甲吉寧鎮的陳老先生，一九〇〇年出生於海南島，一九一七年下南洋投奔從事理髮業的親戚，一九四〇年以後在吉寧街開設小型家庭理髮店，此後他的生活史即大致定型：每天和妻子輪流到半英哩外的舊巴剎買菜及早餐，吃完早餐九點鐘準時開店一直到晚上八點；下午三點會到同一條街上的咖啡店「新明記」喝下午茶，和一些老朋友閒聊幾句；每週固定

休一天（週一）及大部份公定公共假日。日常的娛樂，半哩外河邊的麻將館或觀音廟那裏海南會館二樓摸幾圈麻將；常去的寺廟有兩間：觀音廟及鎮子另一端的土地廟；可能光顧的私娼窩有兩處：就在後巴剎的華人娼妓或吉靈街的印度姑娘，生病時到隔兩條街的漢都亞路上的「泰生」中藥店，或再過一條街的「降生堂」去拿藥問診：……如果沒有家業和子女，可能在五十一歲以後就會被送往一哩外大象路上的養老院；如果死了，一定被埋在三英哩的中華義山；如果有家業子女……參與調查的研究助理中有一位是電玩高手，以一系列的假設句「如果」成功的設計出一套命名為「海峽華人」的生活史遊戲，在系列給定的條件下（祖籍、行業、落腳地……），似乎就足以包含一個假設存在的個體所有的變化可能。

具體成果：累積出足以撰寫「十九—二十世紀海峽殖民地新客日常生活史」基本材料。然而蒐遍整個舊日的海峽殖民地，鬻先生的託囑，竟然毫無線索。即使是仔細的詢問那些受訪的老中醫，也常只是搖搖頭或淡漠的說「沒有印象」。這樣的結果相當令人失望，然而鬻先生卻勉強打起精神故作樂觀的說：「再睇睇看。應該總是可以睇得出一些甚麼東西來的吧。」又喃喃自語的說：「怕是死光了。或者在別的地方？在州府？在棺材裏？土歸土？」

從鬻先生的外觀上即可以看出他是明顯的突然更其衰老下去了。無法掩飾的沮喪。

然後整個計畫悄悄接近了尾聲。

突然接到通知說鬻先生在他的客居之地車禍重傷陷入昏迷。

我們持續最後的調查和整理，反正都是一些安排好的工作。

在整個工作結束前，也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以去看他。況且亦非家屬。

事情往往就是那樣。也就在那段相對清閒的沮喪日子，很偶然的，我們負責獅城的其中一個小組突然有了新的發現。

## 二、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幾乎不約而同純粹是被那人的背影所吸引。

那是一處遊人不多的尋常海邊。他面向南中國海坐在沙灘上，總是專注的聽著不歇的潮水，緊抿著嘴凝睇。有所思，似乎是深深的沉浸入汪洋深海一般的回憶之中。雖然很涼，他襯衫的釦子卻沒扣上，衣襟一任風吹撲撲作響。以東方人而言，他的個頭和比例顯得有些異乎尋常，頭像此地菜市场常見的砂勝越黃梨那樣呈長型，脖子很細；手腳都驚人的長，以致他的坐姿很容易就把我們的目光吸引過去，就好像是遠遠的劃出了格子的筆畫。剪了個標準的紅毛丹頭，紅毛丹頭上所有的毛都徹底的白，且是年深日久、被歲月漂盡所有色澤的那種枯白。很顯然，至少是個祖父輩的老人了，說不定還要更老一些，是上一個朝代的人。

已是颶東北風的季節，海邊的風尤其大，頗有令人窒息之感，且幾乎聽不到別人說的話，甚至連自己說話的聲音甫一離口就會被風給捲走。連續好幾天，我們都在午飯後的午睡時刻，以散步來消除沮喪。在這黯淡的季節裏，這海邊罕有遊人；常常那人的背影幾乎就是僅有的，而他也幾乎總是維持著同一個姿勢，坐在相同的地方，木然的看著彷彿已經屬於他個人所有的海。雖然我們猜想或許對他來說我們也該是足以令他產生好奇心的存在——一如他之於我們——但也感覺到以他之專注或許根本就未曾察覺到我們的存在也說不定。我們也曾考慮無聊的故意繞過他面前

去看看他究竟長得甚麼模樣，然而卻很自然的為他那種專注的凝視中所透顯現出來的一種不同尋常的莊嚴——如前所述，甚至海洋本身都已經被他的目光所擁有——直覺那鐵定不屬於我們的時代——所震撼，而只有乖乖的從他背後輕悄悄的走過，走到長長的沙灘的盡頭我們暫租的辦公室。

有一回，黃昏時晚飯後再度散步走過那地方，他早已不在，然而我們——無聊的——找到他「安置屁股的地方」（我的夥伴的用語）輪流把屁股擺放上去，感覺很滑稽，輪到我的夥伴時，我才驀然發覺我的夥伴坐著的背影是那麼矮短，寒酸得可憐。倒也可以推想自己的寒慘，頓時甚麼興致都沒了。

一直到有一天，風掀起衣露出他部分的背脊，令我們大吃一驚。彷彿有一小塊色澤較暗的區域，然而瞧不清楚究竟是疤、是痣還是胎記。或竟是字？只能專注的，然而不敢靠得太近，認真的以目光搜索。始終無法確認。我們甚至在心裏默默哀求。就像那些財迷心竅的愚夫愚婦在向老天哀求萬字。更希望它是一個索引。卻又生怕從此失去他的蹤影。不止忍不住想把他的背掀開來看，更想跟蹤看看，那人究竟住哪裏，幹甚麼的，他的背影後面究竟有著怎樣的故事？為甚麼老是挑這個時候孤獨的看海？

結果那天不只胡思亂想，我的伙伴還一時失去理智真的幹那件蠢事：躡手躡腳趨近，掀開他的衣看他的背。雖只匆匆一瞥，卻可以清楚看出那不是疤不是痣也不是胎記，而果真是字：許多字——無數個「每」或「母」或「水」或「毋」，依稀有一個是「海」，合理的推斷都是由「海」字變化出來的。

結果那人立時彈起身，絲毫不見老邁的，頭也不回慌張逃走。倒是我們一時沒反應過來，沒

想到他跑起來竟是那麼的快。然而那是目前為止唯一的線索，雖已落後一大截，仍拚命追趕。但只一轉眼，他竟然穿過防風林跑進老街不知道拐進哪個轉角去了，沒了蹤影。

無法形容的驚慌和失落。就在眼前，竟然讓他逃走了。沿路問，路人和店家的反應都十分冷漠。只好回到海邊去，仔細的重新看看現場有甚麼蛛絲馬跡。或他匆忙逃走可有遺留下甚麼。

四下搜尋久之。

四野無人，防風林中擱著一台手推車。或許這便是了。

我們便各尋個大石頭藏身，分頭守株。

一直到天黑。到午夜——說來丟臉，後來竟然是給夜巡的警察給帶回去，在警察局住了一夜，被鄭重的警告一番。而且被海風吹得整晚噴嚏連連，接下來的幾天，兩人都重感冒，連簡單的工作都沒法做。且兩人都做著亂七八糟的惡夢。夢見一副刻著血淋淋的字的背，因血淌湧著，只約略可見刀痕，並無法看清是甚麼字，或判定那究竟是不是字。或只是無意義的刻痕，純粹只是傷口和刀痕。戳刺、斜劈、橫曳、撕裂……離散的筆畫。

分散在海峽殖民地的十八個組員一時全都集中在獅城，全都根據我們感冒時提供的線索，從牛車水、芽籠士乃、小印度、奎因街、直落亞逸、新加坡河畔、丹絨巴葛、公館街……一路布線尋找，沿途循問，卻竟然毫無收穫。於是有人不客氣的質疑我們兩人是不是看錯了，或者意識不清時亂做夢？

大半個月過去了，各自手上的工作都有點被耽擱了，況且有人覺得鬻先生的託囑了無實據，他自己是當地人了，幾十年來都還找不到甚麼線索，沒必要為了個私密的傳說大費周章；而且他人到現在都還在靠呼吸器維持，不能再醒過來也還是未知數。於是臨時小組被迫解散。



此時台海局勢突然變得很緊張。陰雲密布。年輕的總統突然被不明原因的疾病侵襲，先是聲音啞啞，隨即臥病在床，很快的陷於嚴重的意識不清。一個月後，因「無法順利執行總統職務」而被迫由副手暫代。那個因「嘿嘿嘿」而聲名大躁的女鐘樓怪人——誠如所有人預料的——馬上哈哈的宣布獨立。台灣民主國二度降生。

因擔心家人及國家，組員們在很短的時間內草草了結手邊的工作，飛了回去。即使是害怕被調上前線的男生，猶豫了幾天，也都抱著「死也要死在一起」、或「好歹先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的心情飛了回去。儘管此地已開始公開宣布提供相當數量放寬條件的移民名額。此地的資政再度往返北京，呼籲兩岸領導人冷靜。而且自前總統病危以來，島上一直便有大量的資金和移民湧往世界各地，其中最多的是大企業家及政客、最高研究機構中的研究員。股匯市場全面癱瘓。鐘樓怪人登基一週後，外移人口已逾十分之一。鐘樓怪人除了再度呼籲美國趕快派遣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峽以維持台海的安定之外，再三公開大罵外移者「形同叛國」是「國家的罪人，將來別再想回來」，叫罵「怕甚麼怕，對岸那麼落後打起來我們還未必輸咧」一度還考慮關閉機場。

戰雲密布，即使有極大的危險性，昏迷中的鬻先生還是被憂心忡忡的家人接了回來。

只有我因個人原因選擇不在這時候回去。留下來把他們留下來的殘局給收拾收拾。

一個午後，獨自去散步。

那背影竟然回來了。還有手推車。

我乃在防風林裏等他動身離去，直到午後。

他突然平平的直立起身子，一轉身，邁開大步，揮動長長的手臂，飛快的走著。好一會，轉入陰涼的木麻黃樹下，俐落的扶起那台枯白的手推車，也是拔步就飛快的走，竟然斜眼也不瞧一

下周遭。不及看清他的臉孔。只得不貼不離的勉強跟著他流動的背影。

沒一會，就拐入古老的市街，在街樹的影子裏奔跑。兩旁都是歷史悠久的店屋。印度人的香料店。華人或馬來人的咖啡店。冷飲店。理髮店。文具店。雜貨店。海南雞飯……。移民社會中沉澱下來的市鎮的容顏，快速的掠過。依稀有他的熟人低沉的打著招呼，卻聽不太清楚究竟是在說甚麼。走調的方音或我已遲鈍的耳朵？我們幾乎是用小快步奔跑。突然他停了下來。是一家擺放著各種花樹盆栽園藝店的門口。一些盆花被搬上板車：豔麗的胡姬、盛開的黃菊、異國情調的秋海棠……。走了一小段路，又在甚麼店門口停下來買了些甚麼小東西。便一路飛奔，絲毫看不出年齡的，青春的步子。繞了幾條舊街，穿過幾條我們原以為在這被開發得那麼徹底的城市中可能存在的，大小腸似的巷弄，那些泛著臭味的水溝和斑駁剝落的牆，老舊的電線桿和似乎沒甚麼希望的小攤子，窗口傳出來的收音機廣播和不同語言的老歌，木然的臉孔，約莫是繁華的背面的歲月無情的刻痕。車輪子乾澀的嘎啦嘎啦的磨了過去。

然後溫度改變了：先是一陣涼下去，陰影深深的深巷；再則是漸漸溫暖起來，視覺景象也在擴大，大片的陽光毫不吝嗇的照射在清明的石板路上。他的腳步放緩了下來，車輪子的響聲也顯然的緩和了。然後休止，近乎無聲的步履，他的肩垂得很低很低，以致頭和脖子都連帶的下垂，幾乎便萎縮成一個忠厚誠篤的僕人的狀態了。沒料到目的地就這樣到了，一下子跟得太近，完全沒有遮蔽的攤放在可能的目光下，要退要躲都來不及了。一方是古城牆或未來世界般不可思議的拔起的摩天高樓的背面，玻璃窗折射出片片的金黃的光。時間感也突然間變得凝滯了，好像一腳踩入了另一種狀態的時空。清新的花香撲面而來。

屋檐上盛放的九重葛有三種，迎著陽光；檐下是很深的蔭影，掛著一盆盆花花草草；在其下

是層層疊疊的磚擺放著散發出清淡香味的花草，薰衣草、百里香、鼠尾草、丁香、胡椒……我們熟知的繡球和曇花——委地的枝條和花苞；還有各色的胡姬，長相大小不一的仙人掌，和一個大水缸清水裏田田的睡蓮。

一個女人很細、彷彿自夜的最深處然而卻異常清晰的聲音從檐下暗處幽幽的飄來：「你回來了。」光照當頭的緣故，沒能看清楚發聲的人的樣子，只約略掌握位置，一團藍色或白色的影子，一閃，便回到更暗的門內。

「把客人也帶進來喝下午茶吧。」那拉得很長、有點兒尖的聲音緩緩的在門外繞來繞去。

這時幾乎就可以看清楚他的臉了，在那麼近的距離——然而卻不，他謙恭的垂著頭陷在陰影裏，伸展著不可思議的手引我進屋裏去。

跨過門檻。尋常的家居，門邊擺了兩個有玻璃門的木製書櫃，密密麻麻的塞著書，書脊泰半陳舊褪色，甚至剝落，或有修補過的痕跡，看得出不少是洋文書。窗邊一張小圓桌在斑駁的光影裏，窗台上瞌睡隻大胖白貓，間歇的打著呼嚕；一個瘦小的老婦人端坐在正方形古董木椅裏，身旁有個古樸厚實的甕。天藍色滾邊中式大襟小襖，五官仍覺十分精巧，自然帶著微笑的鳳眼薄唇，小巧的鼻子，兩耳掛著翠玉小墜子。並沒有全然被歲月瓦解的天生麗質，依稀可以想見此人當年的風情。一頭雪亮雲白，盤著髻，正笑吟吟的拎著白瓷茶壺倒著茶。茶杯也是透白的，是骨瓷吧；茶帶酒色，清澈見底，清香宜人。她請我們坐下。對依舊面目不甚分明的男人說：「阿海，你也來喝一杯吧。」他小聲的應了聲是，迅即到屋角拎了張特別矮小的椅子，在她左手邊一個位子坐下。儘管椅子矮得多，坐下來後的阿海仍比我們高上一大截。終於看清他的臉孔——竟然神似神情堅毅的日本影星高倉健——除了一臉老絲瓜般的皺紋外。

「歡迎到這裏來，」她舉手投足、一個眼神或一個動作都帶著一種說不出的從容和優雅，好像是經過長久持續嚴格訓練的伶人，或竟是從貴族式的日常生活中長期淘養形成的，十分的自然，並且顯得意味深長。「這是伯爵茶，」她小啜一口茶。「嚐一嚐吧。」

這時一位同樣滿頭白髮的老嫗端出幾碟奶油餅乾。動作則顯得徐緩得多，明顯的老態龍鍾。奇怪的感覺，幾乎令人暈眩；好像並不是偶然的闖入者，而是赴一個等待已久的約。我沒法說清楚那種感覺：那種強烈的被捕捉（擄獲）的感覺。我始終不敢問，雖然有強烈的直覺，他們似乎也一直在等著。在某種意義上，我想此後恐怕都無法離開那一個下午的被時間闖入。「我以為會把那一帶帶入墳墓。」後來她解釋說，「因為我已經太老了，老到幾乎可以算是住在墳墓裏。」在某一個喝著英式下午茶的下午。「我已經太老了，已經很少在外頭走動。但我知道有人在找我們。一直是那樣。尤其在一個月前，」她目光投向遠方高樓上玻璃窗的閃光。「那個臉色灰白的男人——幾乎可以說是年輕的，對我來說——每晚都跑到我夢裏來，坐在角落裏，張著沒有聲音的嘴，好像有甚麼話要跟我說。」她形容了那人的長相和表情（就像華人住家客廳神台上常見的笑嘻嘻的福德正神大伯公），好像就是鬻先生嘛。「所以我知道遲早會有人闖進來。」

感覺好像闖入了鬻先生被眼皮封閉起來的渾沌的意識裏。

「我已經很老了。」那一天，初次見面，她的第一句話竟然是這樣開始的，截頭去尾的，非常突兀，且充滿了臺詞般的獨白意味，好像不是在對我，而是對她自己訴說。後來才知道是她無所不在的開場白。不過她說的倒是實話，她真的是很老了，是我有生以來見過最老的女人。但她老的方式和一般像是從水果變成蜜餞似的全身乾癟的衰老不同，而是傳說中的返老還童，靠近她時可以清楚看見在斜照的日光中，她的皮膚幾乎是透明的，井然有序的紅血管藍色筋絡，血在血

管裏不慌不忙的流淌著；我想大概是經濟條件太好了，長期用人參當歸燕窩雪蛤紫河車之類的山珍海味的自然之氣硬生生補出來的。真是的，保養得比我還好，薄薄的嘴唇還是自然紅。「我十八歲的那年就已經老了。」空氣中飄盪著迷迭香的氣息。「因為我遇到了福先生。」懷舊的情懷。「他把我從上海帶到南洋來。」她說話的速度很慢，聲音雖然像夢那樣輕幽幽的，卻是一個字一個字完整的吐出，感覺幾乎可以看到字的形狀。

「那是一個漫長的故事。」

「那是個戰爭的年代。八國聯軍剛剛進入北京，整個中國都不平靜。福先生那時是東印度公司殖民地的小官員，兼某份報紙的記者，對東方的事務相當癡迷，但又顧慮到我的安全。妳也知道的，戰爭年代的女人會是怎樣的命運。況且我父親也對我不好，他一整天和小妾抽鴉片鬼混，一直認為自己是清朝的人，完全不理會時局。有一次還因為那賤女人狠狠的毒打我一頓，我早就想遠遠的離開了。因為愛好文藝的關係在一個藝文沙龍上認識了煙癮很大風度翩翩的福先生，他是個夢想家、東方迷；那時候並不曉得他也在賣一點鴉片。我們是一見鍾情的，可以說是互相吸引吧。那時候實在是太年輕了，比妳現在還小上好幾歲呢。福先生很擔心我的處境，他估計中國在五〇年內會有數不盡的動亂，便想說不如暫時還是離開中國吧，到一個安全一點的地方，於是便到了南洋。不想一待便是一百年。」

「真是似水流年呵。」

她深深嘆了口氣。那是第一次午茶的內容。

她說。她已經太老了，所以需要很多個下午茶的時間，就像報章固定版位的連載。

之後是無數個那樣的下午，雖然時局越來越不穩定：戰事真的爆發了，共軍且已經登陸。一

波又一波的移民湧入。每天機場、港口都擠滿了人潮。我的工作幾乎已經完成，或者說，國家都快亡了，即使沒做完也沒多大意義了。跟眼前的大變動比起來，似乎沒甚麼事情是有著更為重大意義的。然而還是一再的如約去喝下午茶。聽著她以徐緩的步調茶的色澤敘說那個時代的故事。重複、迴環，不斷往返於時空之間，曲徑分岔，重雲迷霧。一個又一個相同的邀約。

好像在赴情人的約。剛開始還數度迷途（她竟然沒有——或不肯——留下任何現代的聯絡方式），而總是阿海在關鍵的岔口謙抑的等待。

反正閒著，每天早上，我都固定的到醫院去看看鬻先生。把前一天下午聽到的故事轉述給病床上的鬻先生，順便幫他做點按摩或甚麼的。像個女兒似的——去得比他的兒女都還勤快些，倒也沒料到他的子女太太都是那麼冷漠，都各自以自己的工作為重，只請了菲傭做看護彷彿便了事了。一週出現一兩次，似乎都只是為了確認他究竟是不是可以埋了。

鬻先生的家人起先似乎對我這麼一個閒著沒事幹、非親非故又不是花錢請來、卻天天跑來浪費寶貴時間的年輕女人的動機還真有點懷疑；我想不外是懷疑我是不是鬻先生年輕時在外頭偷生的女兒（做為學者，他常得出國開會），為的是覬覦有的沒有的遺產；或是最近騙上的年輕情人（拜託他太老了吧）……都是人情之常。

我個人的直覺：用針好好的灸一灸他的背或許會很快醒來吧。

我主觀的覺得，鬻先生有認真在聽，彷彿那一切原來就在他意識的深處，他如今深深陷進去的地方。如今他的肉體和意識之間有個環節似乎脫落了。必須用針來縫合。我真想喚他起來一道去喝個下午茶。

鬻先生轉述的傳說原來都是真的。

我不知道如何轉述她的故事。因為是下午茶閒情話語的緣故，多少已變成了下午茶的結構——有時一個下午說了許多故事，時間往往是跳來跳去的；但有時就只是抒發感想，有一次竟只是嘆息，故事完全沒推動。——是該保留碎片的形式，或勉強給予它一個整體？

譬如說有一個下午她完全沉浸在對父親的回憶。迷醉的回憶少女時期父親對他的好。

「……父親那時候真年輕，眉清目秀的很好看，遺少似的大筆遺產讓他繼承，幾乎都沒曬過甚麼太陽，很白淨。那時還沒染上抽大煙的習慣，早上很早起來，就在晨光明亮的書房裏教我讀唐詩寫毛筆字。我們還一起討論《紅樓夢》的情節、玩對對子、猜字謎。還打算合編一部章回體小說，回目都擬好了，言情的部分我寫，武俠的部分他寫。真可惜，要不是後來搞了那個喫大煙的歡場女人。……」

有一個下午岔開話題談到有一回和福先生在湄公河坐船，恰好碰見一個年輕狐媚的法國女人和她的中國情人在胡搞，「就當著所有人的面，那男人不過是用披風勉強擋著，動作十分明顯。雖然船的引擎連天響，令人臉紅的聲音依然十分清晰。那年輕女人叫得還真大聲。……」緩慢的敘述那一個清晨的風、湄公河上的景致、福先生歡悅自在的姿態、她那時的心情以及其時越南的時局。

又譬如有一個下午，她只談她的花草草和曾經養過的貓狗魚鳥等寵物。

又或者是這樣的：

「沒想到一百年的變化會是這麼大，從小漁港變成了世界性的大都會。

「剛開始貨居於歐洲人區的奎因街，憑著他的英國人身分以及他和英國殖民部的關係、他的中國經驗，先是在東印度政府裏謀得一個華人事務部的小官職，負責調查、檢查、管理其時的華

人妓業和黑社會；福先生的自由主義傾向讓他沒法適應那樣的工作；後來轉任島上的郵政總局局長——說來好笑，那時整座島其實只有一間郵局，就設在奎因街，別無分局——其他幾個地方也僅僅設了郵筒，也僅僅是幾個郵筒。那份工作還算清閒，不過總不能沒有人看守。福先生這份不錯的的工作很快就又丟了，他竟然還說『我總不能為那每張半角半仙的郵票伺候那些小癩三』，真正的原因是他那時迷上打獵，常常沒有去上班。

「剛開始獵的是野豬，和當時島上的白人男性一樣，很快就不滿足而迷上老虎——就在武吉知馬那一代，那時候都還是原始森林。幾十年後才有一小部分被開闢成橡膠園。老虎都是從柔佛那兒游泳過來，游過海峽，偷咬華人養的豬或印度人的羊、馬來人的牛，也常聽到咬傷人的消息。不過咬傷的都是土人、印度人或華人，不會是養尊處優的歐洲人。愛打獵的殖民部官員視老虎為奇貨，常三五成群的相約去追獵。那山上也有許多野豬、山雞、大四腳蛇、大蝙蝠、不同種類的猴子、數不清的野鳥，生態其實跟今天的馬來西亞、印尼那些還沒有開發的地方差不多。這些東西現在在新加坡都只能去動物園看了。誰知道一百年的變化會這麼大。」

「福先生那時候還真的打到過幾次老虎，那虎皮真漂亮，幾張很漂亮的虎皮日本鬼仔來的時候才被搜括去，送給那位長得很矮小的馬來亞之虎。」

「福先生很快的又對打獵失去興趣。部分還是因為我的緣故，因為那時我懷孕了。我央求他別去殺生。不過不知道為甚麼後來小孩還是沒保住。後來幾次的懷孕小孩也，沒保住。後來也就死了心了。我也不知道為甚麼。後來日本人來了。福先生沒逃過，那一劫。不然我早就可以看到不知道第幾代的小孫子了。這可說是我和福先生畢生最大的遺憾了。但也許，在那個戰爭的年代，小孩也不見得可以，挨得過去。」



「為了我和肚中的孩子，福先生決定定下心來，不再去找甚麼殖民部的小官職，就決定自己來創業。他多年來在外頭跑，那是一個適合冒險的年代，倒是攢仔了好些象牙和金塊，加上我從父親的書房中偷來的幾箱骨董，就足以在牛車水買下一棟四層樓，實踐福先生多年來夢想。妳絕對沒想到那是甚麼夢想——說得好聽些是酒樓，其實兼營人類最古老的行業，福先生說『可以撫慰那些離鄉背井漂泊無依的心靈』，那時候這裏的中國人幾乎都是男的，都是苦力，工作辛苦，沒有女人，剛開始女人也不容許往海外帶。中國不斷的戰亂讓那樣的行業成為可能。剛開始我當然很吃驚，那我不就搖身一變成了老鴿嗎？」

「其實福先生真正的目的也不是開妓院，他只是為他的夢想製造一個理想的環境。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寫作。後來那也變成他的名言之一了：最理想的寫作環境是妓院的樓上，白天安靜，晚上熱鬧。安靜時寫作，熱鬧時放鬆自己。」

「我私底下把那地方叫做紅樓，因為我太喜歡《紅樓夢》了。雖然它其實是青樓。牛車水一直是華人活動的區域，福先生選擇那個地方，就表明要疏遠他的歐洲同鄉了。招牌也是中文的，而且還是中國赫赫有名的大書法家寫的。他那時候正倒霉，在海外周遊列國，其實是流亡。到處寫字，凡是被他遊歷過的地方，只要是可以寫的，不論是石頭、牆壁還是柱子，他都寫。他的跟班們得挑數大缸的墨水和幾擔毛筆。在馬六甲把人家荷蘭人的紅樓寫黑；在波德申他甚至還在一座燈塔上留字，如果是牆壁也就算了，他竟然就寫在燈上，殖民政府又捨不得花錢換，害得那幾年那一帶老是有船撞沉掉。不過排場大得嚇死人，明明是來飲酒找女人作樂，還要用上八人大轎來抬，沿路還敲鑼打鼓的像是在娶新娘。在他面前我們都稱呼他康老爺子，在背後則稱他財神爺。他那吃得蠻胖的，紅光滿面，我想可能有高血壓吧；講話很大聲，只不過不容易聽清楚他說

甚麼。我到現在還清楚的記得他的聲音。那樣的排場簡直像皇帝，每次來都是前呼後擁的，跟著許許多多的地有名的文人，常一來就包了一整層樓，整晚都在賦詩喝酒，整晚都聽到他大聲吟唱自己的詩或者笑到牆壁都在發抖。據說他的聲音大到對岸的柔佛都聽得到。有當買辦的客人說，每當康老爺子出現的時候，森林裏的老虎就少了很多，大概都躲在柔佛餓肚子不敢來。所以後來我們都在背後稱他康大聲公，康老虎。後來大概是有人去告他實在太吵了，就被殖民政府給趕了出去，也不再發給他入境簽證。

「『南天酒店』四個大字，舊招牌今天還保留著，但已在幾年前捐了給博物館。反正店名也早就改了。那幾個大字福先生簡直著迷死了，高興得送康先生一張漂亮的大公虎的皮說要給他當夏天的被蓋。後來忍不住嚷著康老爺子給他寫幾幅字——我知道他花了不少錢——都是氣勢雄渾的大字，每個字都有人那麼大。有些時候，福先生就對著那些字喃喃自語，他簡直就可以一整天不用吃飯。」

「也許他就那樣愛上中文的吧。我那時還無法想像福先生對中文痴迷的程度。癡迷到可怕的程度。」

「那時他在他的母國已經是個相當有名的小說家，出版過的幾部小說都頗獲好評，還被學院裏的評論者稱為「現代主義者」。他原想辦一份專門給殖民地英國人看的報紙，好在上頭連載他自己的小說。要是沒有那麼不可救藥的愛上中文的話，也許他真的會那麼做。那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那些事了。」

「事情為甚麼會那樣呢？我後來花了很長的時間回想和清理。」

「發生在我們南天酒店的怪事真多，如果真要談，大概可以細細的寫上好幾十冊。我只能挑

一些我還記得的、可能和妳要知道的事情有關的。譬如說關於他和中文。

「我們的酒店一開張生意就非常好，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還有點高級——也不是我們有意要那樣的，不過一直有文人名士來光顧，自然而然就那樣了。開張那天一直到兩年清朝結束營業，新加坡總領事左老爺子和他那一千朋友幾乎每隔幾天都要來喝上一趟酒。

「有一天黃昏店裏來了兩個人，兩人都是矮瘦的個子，都穿著天藍色的長袍，布鞋，帶頭那一位戴著黑色瓜皮帽子，細框眼鏡，目光十分銳利；後頭那個一頭亂髮，髮的質地比一般人粗硬，好像多看一眼目光就會被刺傷似的，簡直像刺蝟的毛——雖然是捲的；兩人均揩著手，前頭那位年齡大些，有一些花白的山羊鬍；後頭那位蓄著像粗硬的一字鬍。兩人逕直登上最高的一層樓，尋了個靠窗的位子坐下，迎著南中國海上吹來的風，點了酒和幾樣小菜，聊幾句，便是冷場，再過好一會才又有人開口說幾句話。年輕的那位態度明顯的較謙恭，從他的用語、姿態、坐的位置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執的是晚輩之禮。可能是另一人的學生也說不定。那天天氣其實很熱，不過有那兩位客人在的那層樓，竟然是涼嗖嗖的。

「那天非常奇怪，一直到午夜前，那層樓就再也沒別的客人。或者應該說，就再也沒別的客人敢和他倆為伴。那些文人名士一登上樓幾乎都會自動的躡手躡腳退下樓來，我一再聽到有人小聲的說：『原來章瘋子和魯狂人在酒樓上。』」

「這一現象令愛交朋友的福先生十分好奇，似乎也察覺兩人大有來頭，胡謔了個甚麼『想學中文』的理由，拿了幅康先生寫的大字便嘖嘖嘖的上前去要討教搭訕，那小老頭一見康老爺子寫的『四海之內』鼻子登時哼了一聲，便用陰陽怪氣的腔調叫那位較年輕的從篋子裏捧出一函線裝書遞給福先生，要了筆、墨和紙，嘟囔著要福先生隨便抽出一本翻開任何一頁只要唸三個字他便

往下默三十頁，如果寫錯一個字，他願意馬上叫紋身師傅來把整套書刺在他的背上。如果背面——含腳、手、脖子、後腦勺——不夠用，可以把正面也算進去，含臉。

「我們哪知道這小老頭和康老爺子是死對頭；也哪曉得他十分討厭洋鬼子。福先生那時是懂得一點中文，但也只是勉強會看華文招牌而已，連那部書封面上的書名也沒能看懂，整個人像隻傻紅毛猩猩那樣當場愣在那裏。那是篆文哪。那幾個字我還算認得，便只好在旁邊把它唸出來：《說文解字注》。」

「沒想到還沒唸完小老頭就開始飛快的默寫；毛筆動個不停，這才發現原來他的指甲又黑又長，長得都捲回來、捲了好幾圈了，那樣的手做甚麼事——譬如如廁——都不方便，寫字時指甲在紙上拖曳磨刮著，發出貓兒磨爪般的沙沙之聲；另一人則苦笑著磨墨磨得滿頭大汗，沒一會，便寫了好幾捆紙，筆一丟，便要福先生拿去對對看，誰還敢去對？求饒陪不是都來不及了。」

「『把這部書先背下來再來和我談學中文！』怪老頭最後丟下這麼一句重話。難怪人人都在背後叫他章瘋子。頭髮長得像野草的那人則聳聳肩不置可否，有一個年輕高大的女人在樓下等他的樣子。」

「那兩個怪人後來便再也沒出現過。聽說他們在中國也一直過得不太如意，所以才出來散心的吧。」

「那些年見過的怪人還真不少。譬如說就有一個高高瘦瘦的洋人一整晚甚麼也不做就是拿兩顆骰子一直往一個青花碗裏拋擲，嘴裏發出「勒勒勒」的怪聲，後來福先生才告訴我那是個法國有名的詩人，嘴裏嚷的是法文 *de, de, de, des*。那人送給福先生一本新出的詩集，裏頭的字大小不一，這裏排幾個字那裏排幾個字，據說完全看他手上的骰子怎麼轉而決定。他原來是在寫

詩哪。

「又有一回，一個滿臉鬍子像流浪漢的胖子揩了兩個比他還要大的布袋——一黑一白，就像糞金龜那樣——非常吃力的上樓，踩得整座樓上下都在響，我們還以為他是揩了分解好的屍塊準備棄屍，還真為他擔心哪。後來看他點了壺唐茶，緩慢悠雅的從布袋裏掏出一支線香，虔誠的點上；再掏出小刀，在桌上擺放好，從白色的袋子掏出一片甚麼，仔細看像龜版，用線香認認真真的燒炙，於是整個晚上都可以聽到間歇的「卜」的一聲清脆的響聲滿樓的怪味。然後他才用小刀像刻印章那樣仔仔細細的在刻。我忍不住去和他搭訕問了幾句，他回答說他叫阿鯤，正在寫一部空前絕後的偉大長篇小說，完全用最古老的中文、最古老的載具（「載具」是他當時的用語）、最古老的筆、最古老的漢字表達式，「因此也最困難。」他說「我決定這一輩子只做這一件事，就算沒做完或沒做好也沒關係」。聽到他這麼說我的母性不禁發揮，很想跟著他幫他洗衣煮飯殺烏龜烤龜版，甚至幫他謄清文稿——如果有此需要的話——好完成他這多麼動人的、小男孩般的夢想。後來我一直惦著他，也牢牢記得他說的話及說那些話時的神情。「目前只寫了二千多片，」他說「預計至少要十萬片」。也就是說比所有出土的加起來還多。他認真的神情很動人，也很單純。他說他也喜歡《紅樓夢》，最大的心願是寫出一部和《紅樓夢》一樣偉大的小說。他持續來一個半月左右，說是非常喜歡我們酒店的環境，我都儘量不算他錢，龜甲燒得差不多了，他便向我辭行，說他又要到婆羅洲、馬來半島等地到處去捉烏龜了，這回希望可以多捉些巨型陸龜，「可以多刻些字。」我那時竟忘了問他那麼大數量占地方的「手稿」究竟怎麼收藏、放哪裏、算不算已經發表、或怎麼發表——埋起來嗎？——但後來就再也沒見到他了。有好多年我都期盼他再出現，想知道他究竟刻了多少片，我也想過向相熟的中藥店調幾麻袋的龜版贊助他。有人說可

能是到大森林去捉烏龜時給老虎吃掉了。也有人說在大森裏曾經見過一個被龜殼咬傷的年輕男子，是個又黑又瘦像馬來人的人。似乎並不是同一個人。然而從此再怎麼打聽卻再也沒有這個人的下落。還是他改變計畫用別的方式寫作了？和那人的短暫接觸得到的感覺是，他像聖徒一樣的堅決和虔誠，除非是烏龜絕種了——即使如此，他也可能轉移目標到大海裏去捕撈海龜。他是多麼的熱愛古代呵！

「或許他因此——因某種考量而捨陸龜就海龜，上了遠洋漁船，從此在大洋上漂流——或是終於找到一個更適合完成夢想的小島——譬如說有用不完的現成的龜殼——而留在那裏完成他的名山事業。這是我之前從來沒想過的。」

「然而在那之前我曾忍不住向福先生招供說我似乎愛上那個夢想家了。福先生後來的轉變以及那人的不再出現，不知道和我的招供有沒有關？但願沒有。但福先生對那人和他的特殊志業是十分著迷的，不然他也不會有一陣子迷上甲骨文，當那個大冒險家史坦因過境時，成天圍著他團團轉問東問西，最終還從他手上買過一批當時的古董商仿制的有字甲骨片，當寶貝似的整天在手上把玩個不停。」

「我不知道哪件事情的影響大些。譬如說有一回有位很歐化很面熟的中國女人和一位壯年洋人到我們酒店來，由僕人挑著幾大箱的物件，說是四腳蛇皮。她男友的褲帶就是一整隻的小四腳蛇。那女人一直盯著我看，好像我是她失散多年的女兒似的，沒完沒了的問東問西。福先生對他們帶來的蛇皮很感興趣，有好長一段時間自己身上成天就纏了兩條，一條當腰帶，一條當領帶。也著迷於上頭的花紋，好像上頭有更原始的漢字似的。」

「不知道是之前還是之後的事了，反正事情過去那麼久了我也分不出哪件先哪件後。可能也

不是那麼重要了。只記得郁先生那時也在場。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我們酒店差點鬧出人命，這在我們謹慎的經營中是相當少見的狀況。那個女人也是過境的流亡者之一，一直到許久之後我們才知道她的來頭，原來是第三國際有名的女革命者『榨果汁機』，那時大概是為了籌措旅費或者滿足一下個人的需要。因為年輕漂亮，十分受客人的歡迎，預約者不計其數。但我們都儘量把機會留給相熟的金主。也是合該有事，有位怡和洋行的辜老闆，平時小姐們就抱怨他有點狂暴，那天不知道是不是吃錯了藥，總之是惹毛了我們的榨果汁機。妳也知道，單從綽號就可以猜到那傢伙的下場：馬上風到口吐白沫被抬出來，眼看已經沒氣了——臉都發紫了。」

「就在鬧鬧嚷嚷那當下，突然由人群中擠出一個高瘦穿長衫的中年男人，像頭老虎那樣猛撲過去，對準病人的脖子張口就咬，同時揮動手上的金針，三兩下便把死人變成活人，慘叫著從地上爬起來，撫著兩大排牙齒印的脖子離去。後來從客人口中才知道他是東北有名的神醫『大咬人』，不料是真咬。這一幕，福先生似乎也表現了極大的興趣。」

然後有一天發生了奇怪的事，有人告狀說福先生把一群羊趕到一家鐘錶店裏頭去。原來那是一個印度小孩放的羊，沒照顧好便四下亂跑；而福先生的解釋是說他剛好看見一個奇怪的男子徘徊在一家稱仔店外，不斷的往裏頭張望，最奇怪的是那人的下身好像就戴著一個拳頭大小的稱錘！

「反正那是一個混亂的年代，甚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我都幾乎習於奇怪而對平常反而覺得奇怪了。所以後來發生那樣的事，也算是那個時代必然會發生的怪事之一吧，如果用我們現在這個比較沒有傳奇的安定的年代的目光。

「一個目光森冷、矮瘦的小伙子到我們酒樓寄宿，最奇怪的是牽著一隻屁股顏紅的母猴，相對無言坐在靠窗的位子輪流玩著幾個打火機。那時候打火機還很不普遍，滿昂貴的，所以相當引人注目。好奇心很重的福先生後來忍不住拿甚麼骨董去跟他換了個造型挺噁心的打火機。後來我們去湄公河玩就是那人的邀請。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有沒有關係。」

「我完全沒料到這一切對他的刺激會那麼大，讓他後來竟然完全放棄自己的語言，重頭來過學習中文。也很難準確的告訴妳福先生是哪時候著了中國文字的魔的。也許更早，甚至在遇到我的時候……因為酒店裏裏外外的事務幾乎都是我在打理，只想把時間讓出來讓他完成他的偉大夢想。所以他在外面做甚我是不太清楚，雖然有時候也會懷疑他去找女人或甚麼的，畢竟我也是女人嘛。後來想想，可能是那個時候出的問題：大概和鼎鼎大名的新文學作家郁先生沉淪到南洋來同時吧。前面也提到過，我們酒店一直是滿「高尚」的，都是文人政客和商家、冒險家出沒，苦力是不敢涉足的。」

「有一天，也就是郁先生首度光顧我們酒店那天。因為他那時的名氣大，也是前呼後擁的一堆當地文化人及和他一樣流寓的文人，喝酒暢談國內外局勢，對詩與女人調笑，意氣風發，一直到凌晨。此後他常常那樣，不失隨和，偶有狂態。便常有想要成名的文藝愛好者守候在樓下，等著呈送自己的作品讓他品題。郁先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總是要最醜的女人陪酒陪宿，他說他最受不了歡場美女的架子。」

「大概從那天開始，每天深夜總有一兩個苦力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從後門上樓來找女人——我是後來才漸漸發現的，譬如說有客人找小翠，她竟然是在接客，可是我手上的記錄明明是空白的；剛開始以為是登記錯誤，因為生意實在忙，很多名人都不能怠慢，也就沒留上心。有時在深



更半夜聽到男人痛苦的呻吟聲，也不以為意，你也知道，那些名士文人很多都是變態的，甚至有很多喜歡被女人全身上下下的亂咬。許多蛛絲馬跡都沒留上心，只隱約發覺福先生似乎較少出現在我眼前，白天常常把自己關在房裏，對著那些龜甲、書法、及那一函天書發呆，樣子非常痛苦、沮喪。喃喃自語，口誦著『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或『有甚麼辦法？有甚麼辦法？有甚麼辦法？』之類的。或者三五天的不見人影。但有時連續數天陷於狂喜，一種狂躁的興奮狀態，在性方面也會變得需索無度，又很狂暴，好像公哺乳動物發情那樣，簡直可以用『獸性大發』來形容。我實在應付不了他，任他把店裏的小姐上上下下狂笑著嚐了一遍。當然要付額外的補貼，不然誰肯幹？那種態勢，如果我不技術性的閃躲，我想我真的會沒命。妳也知道，畢竟他是外國人嘛，真正發作起來是蠻嚇人的。難怪他一直強調這是最理想的寫作環境。我也沒有特別的懷疑他。只隱約猜到他又在創作了，而且很顯然的有相當明顯的進度——和瓶頸，不然不會那樣情緒大起大落。藝術家不都是那樣嗎？

「甚至有一度懷疑那數量越來越多的苦力從後門進出也是供他藝術創作的剩餘發洩，一直都寵著他的我，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雖然覺得那很噁心，畢竟那可是大便的地方哪。後來不免會自責反應遲鈍……。」

「哪知道會是那樣的事。」

「等我發現的時候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他已經越過了實驗階段，已經開始著手代表性的作品。」

「有一天，我發現房裏有個大鐵籠子，籠子裏頭竟然關了個赤裸白淨的男孩子，掩著面，好像在哭泣。我以為又是他那老外過量男性荷爾蒙下的受害者，仔細一看，他的背上竟然被刺滿了

細小歪斜的漢字。從肩部一直到屁股。福先生斜躺在太師椅上大口大口的抽著雪茄，一臉非常得意的樣子。

「我問他說這是幹嘛，把人關在籠子裏是犯法的咧，你們英殖民政府可是會抓的哦。」

「『逃、逃、逃，媽的我看你逃去哪裏！』他對著籠子噴著煙吼道。『還不是又給老子抓回來關籠子！』」

然後得意洋洋的介紹說，他終於克服了這些年來在南天酒店內偉大的客人們在創作上給予他的挑戰和壓力，他終於找到中文創作的一種不可替代的革命性的現代主義方案，用最現代的文字形式、活生生的載體、立即性的發表、隨生命流逝的短暫性——瞬間性的此在Dasein而存有、絕對不可翻譯的一次性、絕對沒有複本、而徹底的超越了中國人的中文書寫局限於紙或類似紙的無生命載體（烏龜背上常見的「放生」是唯一的例外，但那不是創作）……最後他恐怖的總結說，他覺得他已經捕捉到中文的最隱秘的奧義（這種用語有點像日本人，不能怪他，他的中文有一陣子是跟日本人學的，而他學的所謂中文有一部分其實是日文中的漢字），也就是以肉體的痛做中介的文字——肉身。他給他的作品創造出一個名字：文身。他說「紋」是個歷史的錯誤。因為幾乎都是刺在背上，所以又叫刻背。反正是道呈肉身。

他那狂態畢露的神情聲音令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栩栩如生：

「每小時一個字。妳覺得吃驚嗎？」他扯掉我的旗袍，骨棱棱的手不懷好意的撫著我顫抖的背。其實我怪事見多了，倒不覺得中文學不好有甚麼好吃驚的，倒是怕他又要咬人。妳也知道，老外嘛，嘴巴大牙齒多，又沒個輕重，被咬一次要疼上好久，走起路來都會痛。他大概見我一副很怕的樣子，便又大聲嚇我：「——妳也吃了一驚了！」

那回他其實沒咬我。

「接著他敘述他這幾年來斷斷續續的實驗，其實是在港口看到大群華人苦力（印度苦力實在太黑了，他說）在赤道的烈日下淌著汗像螞蟻那樣上上下下搬運東西而得到的靈感，為一個個默默無聞的生命的勞動而深深感動（他有時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有時是無政府主義者），在那些流淌著的在陽光下晶瑩的汗珠裏他看到了中國文字最古老的形式（他是滿有想像力的）。他便和他們接近，仗著他酒店老闆的身分剛開始先雇用他們來搬些東西或甚麼的，混熟了再偶爾請他們吃點東西，和他們一起去賭，有時也用上一點鴉片，有時乾脆請他們到酒店來讓他們嫖……讓他們欠下金錢和人情的債，等他們心裏覺得不安了，想要有所回報，再提出他的特殊要求（和黑社會的作法差不多）。那些苦力都是老實人，就那樣的他為自己弄到了大量的「載體」，使用他從紋身師傅那裏學來不是很熟練的技術，嘗試他摸索了好一陣子但基本上還是小學程度、串聯起來可能比最古奧的中文還難懂的文句，用那些筆劃總是有問題的錯別字在那些年輕的苦力背上進行血淋淋的實驗。

「他最可怕的構想是想要用一千個背來寫一部『像尤里西斯一樣偉大的長篇小說』天啊，那可是人的背哪。

「我後來和部分受害者——他的練習簿——接觸過，他們的共同感覺是「和被難姦差不多」，所以都有很深重的恥辱感，不願意再讓人見到自己的背。即使是至親。被刺過的背好像就變成了私處。也不願再提起。我也懷疑，他有時候——甚至可能常常——見色起意，興奮之下，把他的載體也狠狠的嘗了一遍。剛開始苦力們像私會黨那樣不敢說出去，漸漸的大家都把他當變態的老色狼看待，他就不容易找到他的『紙』了。

「被關在籠子裏的老小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直接從苦力販子手上買過來的。那是他構想中的長篇小說的第一個段落，所以他非常重視。至於寫甚麼，我倒是記不得了。反正他寫的中文我也看不懂。有時候一個字寫成好幾個字，有時好幾個字寫成一個字。我也不確定他自己過了一陣子之後究竟還看不看得懂。那傢伙很會跑，好幾次逃走被他抓回來狠狠的修改。老小孩年紀不大，可是表情十分蒼老。後來還是讓他逃走了。多年以後有一次我在動物園看到他，肉體當然比以前蒼老得多，甚至有了白髮，可是臉卻變得年輕得多了；帶著好大群的家人，假裝不認識我。」

「為了申請及購買大量的苦力，福先生還在柔佛中部申請了一片一千依格的森林準備開闢了種植橡膠樹。那至少要五百名苦力。要不是日本人突然打來……。但我想，他的『手稿』應該有好一些，只是太難找了。那可是比一般考古學還困難的人皮考古學。」

「從廣播裏聽說日本人已經從北馬騎著腳踏車快速南下，眼看很快就要越過海峽，那幾天福先生卻都把自己關在房裏，從接連的喊痛聲我知道他又在創作了，很可能是靈感又突然來了，他創作時可是個徹底的暴君，有時甚至簡直是禽獸——可是事情實在太危急了，我只好不顧一切推開門——那情景我真不想再回憶：兩個大男人光著屁股……。我轉過頭告訴他，我和郁先生約了晚上的船，是最後的了，過了今晚就走不成了。那時我實在不想看他，不料此後便再也沒見到他。匆匆把酒店打點了，帶了些貴重物品，那天晚上一直等到不能再等了——都聽到柔佛那裏有日本人的炮聲了，都看到燃燒的火光了，他還是沒有出現。我不能再等他了。便和郁先生他們流亡到蘇門答臘。渡過了隱姓埋名的三年零八個月。」

「我當然是希望他已經平安的回到英國去。縱使最終還是拋棄了我，我也不怪他。畢竟那是個戰爭的年代。亂離和奇怪都是我們的日常。然而據可靠的消息指出，他和郁先生一樣是遇害

了。只是還不確定是日本人幹的，還是共產黨，還是那些作為他的作品或草稿的苦力。戰後我也向英殖民政府陳情，他們的反應非常冷淡也很官僚，『夫人，有進一步的消息我們會儘快通知您。』」

她最後還是留下了優雅的淚水。這些天，感覺上她和阿海的氣色似乎越來越差，漸漸的趨於灰色，也許和故事黯淡的結尾有關。故事講完了，她約我下回到她的酒店去，喝個正式的下午茶，還有份小禮物要送我，當做是分手的禮物。

「酒店還在？」

「當然，而且變成了高樓大廈。戰後花了幾十年的功夫，和這個國家一起成長起來。現在可是數一數二的大飯店。」

我突然想起漏掉了阿海的背。

「哦，他先前也是苦力，所以一直保持早年的拘謹謙卑，喜歡過儉樸的日子。是他陪我渡過艱苦的三年八個月的，有好幾次要不是有我我就遭了日本人的毒手了。他因為思鄉而愛看海，雖然他在唐山的家人早已經不在了。關於他的背，我也是後來才知道，原來福先生頗不乏崇拜者、模仿者。一個蓄著小鬍子的土生華人，不知道從那裏看到福先生的作品，非常的景仰。妳也知道，土生華人哪懂甚麼中文，他們崇洋崇得要命，有很多人的母語還是淡米爾語呢——如果他的嫗姆剛好是印度人的話。他也和某些土生華人一樣，因為不懂而更加著迷，把文字當成道士的符咒似的。」

「阿海也可以說是受害者，不過那是他自願的。幸虧也是唯一的，因為這個年輕人的野心不

大。唉，不如都告訴你吧，他其實總共也就只認識這一個字。從阿海的背也可以大致看出他的學習過程。阿海是看著他長大的，他家一直住我們隔壁。

「那人常往我們家走動，問東問西的。不過我一向不太情願回憶和福先生有關的往事，也很少向他提起甚麼。不知怎麼的，這傢伙瘋狂的崇拜素未謀面的福先生，視他為大師、先知——我曾懷疑他是不是福先生在外頭偷生的，倒是有幾分像——生個小孩長得像鄰居總不是件甚麼好事——後來也不想繼承家業，四海為家的流浪去了。他相信他心目中的大師還在人間，多半是在中國流浪（因為對漢字的大愛）。我想他一定到處去掀人家的背來看。我也快三十年沒見到他了。但也沒聽說過他還有甚麼作品。」

第二天我依照她的指示赴約，簡略的地圖。局勢越來越糟，整座城市都擠滿了人，這些天，這座城市就像東京車站。許許多多倉皇的臉孔。這便是亂離了，真教我們遇上了。心中有一股說不出的悲哀。

抵達金碧輝煌的新加坡大飯店，更因為它的名字的關係，是許多亂離者相約會面的地方，更是擠滿了人。大廳中央竟然有人站在一張木椅上用公鴨般沙啞的嗓音演說，一看嚇了一跳：不就是那個嘿嘿嘿大嘴巴鐘樓怪人嗎？一陣子不見竟然老成這個樣子了，不會是她媽吧？長得還真像。怎麼她老人家也來了？頭髮更像拖過地的拖把了。好像沒有甚麼人在聽，亂七八糟的說話的聲音中，我只聽到斷頭的「……流亡政府。」然後便有人用力的扯了扯我的衣袖，一個穿著空中小姐式的制服的服務員從人群中把我拉了出去，確認了我的名字，塞給我一個深藍色長匣子，沉甸甸的，好似裏頭裝的是一把鎗，以掌護嘴在我耳邊大聲的說：「董事長今天突然有點不大舒服，不能過來了，她交代說要向您鄭重的說抱歉。」

一時悵然。

一張張焦慮的臉孔，在酒店大廳無目的的踱著步子，或者兩眼茫然的等待。只有椅子上那人猶聲嘶力竭、聲淚俱下的不斷張著嘴，像是尾涸澤之魚，只聽到被風來的「……美國，……台灣人民，站起來」之類片斷的話語，感覺非常疲憊。這時突然一陣小騷動，流亡者們一時紛紛被兩隻匆忙的手給剝開，從那陽光照耀的門外硬擠進一個高大的身影，那幅兇惡的長相簡直就是穿上時裝的門神，那人甫進門便以和長相極不相稱的、快要哭出來的柔軟聲音喘著氣叫喚：「阿蘭，阿蘭，有沒有人看到——我的阿蘭？」

當他轉過身來，目光向外搜尋時，赫然他的背上無尾熊般的蝠附著一個縮得很小卻像隻酣睡的大黑色大鳥的老太太。

從後門跨出酒店後，眼前竟然是非常熟悉的景致。不就是往那個喝下午茶的地方必經的巷子嗎？然而卻並非那指向唯一終點的單行巷，而是通向四方的十字巷，都極窄，且通向目光盡處消失點的光茫。

這就是亂世——連空間都被默默的調整過了？  
頭暈目眩。發冷。胡亂摸著一道巷子走出去。

茫然在人潮中擠來擠去，一時不知何去何從。

原來我已經過於習慣有那樣的閒適的下午茶的漫長的下午。

只好再到醫院去，雖然早上已經去過一趟了。

鬻先生的病床上卻空無一人。我一時反應不過來，是出院、轉院或……？愕了好一會，問服務台，才知道剛剛換了病房。

蹣跚著走到那間病房，一個一身黑服神父模樣的中年男子恰好開門出來，黑框眼鏡後是冰冷的目光，掃過我的鼻端，掖著一部很厚的書，是聖經吧，帶著一陣輕風離去。推開那病房的門，一時卻被眼前的情景嚇了一跳。手上的匣子掉落了也無暇理會。直奔到床邊，先確認那臉孔，確實是鬻先生沒錯。已經沒氣且冰冷了。白色床單上蒼老的男人的軀體四肢張開全裸趴著，一動也不動。最可怖的是他的背，從頸背到腳後跟，都是字。大大小小，大的有巴掌大，小的不過針尖大小，筆劃粗細不一，都是同一個字：海。筆致非常稚嫩，好像是初習字的孩童的練習簿。果然，在他凹陷的尾椎的位置，一個小小的括弧內刻著個「下」字。

我登時沒了力氣，軟癱坐到了床邊冰涼的地板上。

這是怎麼一回事？誰幹的？福先生唯一的私淑弟子的代表作？

就在這時，更令人驚駭的情景出現在眼前：從那藍色的匣子裡滾出一根碩大的骨頭，看得出是脛骨，一端裹著塊虎皮。飛快的閃過一個意念：是人的骨頭。外國人的骨頭。難道竟是……腦中突然閃過早就已經很老了那女人牆角那個用粉筆畫個大白「♀」字金文的甕巨大的斑駁影子。

骨頭上是密密麻麻的字。我發覺自己無法辨認上頭寫著甚麼，也許是比文字更古老的符號，譬如飛禽或走獸的蹄跡；反正眼前一片模糊，不知何時早已淚流滿面。而最後一絲支撐的力氣也揮發掉了，像全身被抽掉了骨頭變成軟體動物似的徹底倒了下去，而下腹部一陣流產似的劇痛，甚麼東西熱緩緩黏稠稠的流了出來。





## 錯位、錯別、錯體

畢竟是拖了許多年的一本小書。拖到我自己幾度失去耐性，屢屢向主編王德威教授說不如算了吧，反正已是預支性的過度抬舉，似乎也難免於物議；而在生命不斷的歧路中，自己也幾乎意興闌珊了。寫作一度變得十分奢侈，擁有一本屬於自己的書相反的卻十分微不足道。出版一本書投入茫茫書海，或積存於出版社的倉庫，意義究竟在哪裏呢？

但也不能太不識抬舉。

自覺份量不夠，便構想一本偽馬華文學選集，以假擬的集體來壯壯聲勢，卻竟似是在和這個包納了兩岸三地小說菁英的系列開玩笑。本來還想為每個篇章杜撰不同的作者，為逼真起見，還要為每個假的作者寫簡介，包括他們的生平 and 代表作，〈導言：敘事〉一文的前半部勉強完成這個意圖。但我想會因此給我的同鄉同業罵上好一陣子了。這裏的版本篇幅比原來的〈大河的水聲〉長得多，好比是多寫了一章。〈不信道的人們〉、〈刻背〉原來也該是個小長篇，但也許把最想想的那章寫出來就好了——如果沒能直接壓縮的話。就如同前兩個集子中的某些短篇。總是有更多更重要的事（譬如謀生），沒那麼多可供轉換的時間。

計畫修改過幾次，有好一些是新來插隊的，許多舊有的暫時被按下了，如果將來覺得有意思的話再寫好了，時間總是那麼的錯亂。反正一輩子大概也只能寫一本書，現有的書的形式不過是暫時的會聚。

有的篇章初稿寫得很早，譬如原來完全寫壞了的〈烏鴉巷上黃昏〉，時間和機遇讓它有機會變得完善些。一些感覺還是蠻原始的，但仍真確，茫茫然的學生時代，老舊宿舍的霉味，……；舊友星散，頗乏聞問。在這島上一待竟然已是十五年了——已不能說是生命中的一場意外；兩個生於斯的小孩一出生就是外國人，多少也可見證國籍、鄉土觀念的虛妄。邊緣身分可以讓人活得更警覺、更具反思性。幾十年後如果他們寫回憶錄，一定是《鄉關何處》之類的吧？

一如前兩本集子中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不同的時間裏修補補的——原以為是初裁的衣，其實都是些滿是補釘的舊裳。有些再怎麼調整還是怪怪的，就暫且不管它了。人生也不過如此。畢竟我也只是個微渺的修補匠罷了。雖然也有過荒誕離奇的偉大夢想。

父親逝世已三年多，真想不到他把整個舊家（原該是我的小孩的天堂的）都帶走了。那是個人寫作和身在他鄉做夢的原初舞台，如今卻被死亡拖進深淵裏去了。這一切總已是象徵。所以這本書是獻給他老人家的（其實還不頂老），聊做紀念而已。這倒可以做為書寫的理由之一。畢竟還是要為自己的存在留下一點（哪怕是）極其卑微的記錄。

四年來，世事的變化頗大，台灣的政局變天，有機會再度觀察族群民族主義的凶猛操作；印尼和菲律賓驚濤駭浪，馬來西亞安華事件和相應的政治效應，都可以看出知識分子的處境，原就不該寄望於政治。而大馬華人的處境，在可見的將來大概不會有多大的改變。從這一年來大馬華社因「訴求」而激起馬來人的激烈反應，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出這一點。那是結構性的現實，從憲法到整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制，也早已——並且繼續的歷史化，所以我實在沒有本事像某些比我更年輕或年長的同鄉那樣，去虛構種族大和解、三大民族和樂安康，攜手同建馬來西亞大同世界；或直奔愛、和善、自由之類的普遍價值的天堂。所以那些批評我不夠愛國的同鄉，抱

歉了，你們儘管用你們的方式去愛國吧。（訴求）一文亦是節選，中文破到這個程度，也算是到了盡頭了。我也只能寫寫自己有限的當代、屬於個體的卑微感受而已。

歷史不可避免的還是基本的範疇。從俄國形式主義到結構主義都已經頗有說服力的指出，敘事的模式是有限的——不過是幾個基本的模式而已，更糟的是，經驗也是充斥著模式——這讓技術至上論者先天的淪於形式主義的虛妄。可悲的是，做為異鄉客，我們的寫作，在此間的文學消費市場上，宿命的，若非被當成異國情調來消費，便是把技術看做是它們意義的唯一依據。這多少可以解釋我的兩位同鄉前輩的寫作何以選擇如此徹底的美學化，因為選擇和自身存有的歷史對話就等同自絕於此間的讀者。即使是長篇累牘的註和解說也是無效的，解決不了它們內在必要的沉默。借維根斯坦的話，簡單性和複雜性都不是自明的，而是被語境決定的。

存在主義的陳腔濫調：作為必有一死者，我們不止不能選擇自己出生的時、地、性別、種族，甚至是「被生下」這回事。重重的困惑都源自存在的境遇，一如常不經意的讀、寫錯別字——這可是中文系足以定死罪的大忌呵——那樣的差錯彷彿象徵了我輩的位置，於是這本書只能是這個樣子：於存在為錯位、於文字為錯別、於書寫為錯體。

集子中有幾篇小說被大馬華文報謹慎的拒絕了，理由理所當然的是政治的；這多少也可以解釋為甚麼馬華文學現實主義會淪落到那樣的地步（殘障，或意識形態大和解），現代主義又會是那個樣子（自憐自傷，或唯美化），而現在的大馬華人後現代主義也順風而起了，能有多少批判的力量，恐怕也十分可疑。

最近，竟然連歷史悠久的兩大報都給政黨收購了。可嘆。  
是誰說的，如果不能改變法則，至少可以嘲弄它。

或竟止於嘲弄？

而四年來生命支離破碎，似乎不幸的印證了少作〈大卷宗〉中角色的命運：生命彷彿被預支了。有一陣子感覺恐怕很多事都來不及做了，一時倒覺得無所謂的，原來「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是如此真確的感嘆。這些年，該怎麼說呢，充分的領教了學界的世故與偽善，人情的冷暖。常常感傷的想，我們這一代只怕很快又老了，有形無形的阻礙那麼多，究竟能不能殺出一條血路呢？還是最終不過像命案的現場，只留下一灘血而已？人走多了也不過是多些骯髒的腳印而已，並不一定就是路。

零星破碎的時間，常常只有笑話才寫得下，有時倒是謔近於虐了。偏偏開的是在當地絕不能開玩笑的對象。從諸多蛛絲馬跡可以清楚看出，我的故鄉尚未解嚴。斗膽改纂錢鍾書《談藝錄》序中的話，「雖玩笑之作，實憂患之書也。」

為甚麼還寫作呢？就如同拍下來的照片早晚會成為遺照，寫作究竟也不過是預寫的「遺言」而已。即使是平庸不足道。讓時間去裁決吧。

在我輩，所有已寫下、將寫下，未寫下的，亦都可說是悼逝之書，悼其已將亡、悼其將亡、悼其未亡、悼其必亡。

是真的想好好寫本書的。然而太難了。

常常在想下一本書，再下一本書。

希望可以漸漸離開熱身的階段，開展寫作生涯，畢竟年歲也不小了。

感謝王德威先生的厚愛與容忍（真不像我說話的語氣），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將來能償付那樣的預支期待；感謝我的馬來文顧問，在尚未解嚴的國家，謹慎些是好的，是以「知名不具」。

也特別感謝協助編「年表」的朋友。倒是要特別強調，若是有甚麼地方會令某些讀者感到不快，那鐵定是我自己補充進去的。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封底的兩隻貓，那隻黑白貓於九二一地震後走失，另一隻今年二月失蹤於暨大校園。牠們陪同我們搬了許多次家，增添了許多生活樂趣。哪位讀者知道牠們的下落，希望能通知我們，感激不盡。



## 反居所浪遊

### ——讀黃錦樹的《夢與豬與黎明》

林建國

有關《夢與豬與黎明》大量的後設運用，黃錦樹在一篇訪談裏這樣說道：

「我在〈序〉裏強調後設是不得已的。我本身比較喜歡複雜的形式，太簡單的事物覺得沒意思。」（頁五）話雖如此，黃錦樹的小說讀來並不複雜，至少沒有很難懂。它們引起彭瑞金和鄭明俐兩位台灣評論者嚴重誤讀，使人有些突兀，不得不想是否我們無意中低估了黃錦樹的難度。至少彭瑞金是如此低估，把黃錦樹的後設考量貶為「時髦、求變文學心理需求的異質與異色」，對黃錦樹乃有「停止語言的遊戲」之「呼籲」。彭瑞金把他台語文學的「本土派」意識形態投射到他對形式探索的敵意上，低估了意識形態與形式探索之間的互動與辯證，從而錯過黃錦樹美學選擇裏意識形態的考量。黃後設策略因應的是大馬歷史（包括馬華文學史和大馬華人史）書寫的困難局面，與大馬歷史情境內的政治糾葛、意識形態以及知識系譜有很深的牽扯，這點不難看出，局外人如楊照都點出一二。當鄭明俐建議黃錦樹「加上相當資料」補強〈M的失蹤〉之大馬歷史（參照頁二五），把中原讀者讀不進其小說的責任推還給作者時，我們終於領略到彭瑞金為甚麼會自作聰明要黃錦樹「停止語言的遊戲」。

於是黃錦樹小說的難度，出在看似透明的文本無法被讀懂，說明其後設設計原來還有一些理



由，為設計那些（將）讀不懂他的人而後設。然而這份自覺，根本上出自他對大馬地區歷史探索闕如的自覺，鄭彭二人不小心被小說中的後設裝置「設計」到，反而顯得太相干，何況他們已無意瞭解黃自覺裏那份歷史闕如的尷尬。要說明是，歷史闕如作為一種效應，不是一般闕如，不能藉「補白」或其他空間裝置就可以消解。這樣的困難解釋了黃錦樹面臨的尷尬：不論他後設小說（meta-fiction）的書寫策略有多大殺傷力，那畢竟是從上面（meta）設計、從背後設計、從後來設計——在歷史闕如之後才有的設計。這番事後的設計是面對、是承擔、也是接受挫敗，能做的只是不使歷史空白淪為尋常空白。我們乃看見書中小說〈大卷宗〉成為黃錦樹一番設計和作為的隱喻（metaphor），《夢與豬與黎明》成了作者的「大卷宗」。

於是黃錦樹後設形式的運用，已經不是單純的美學考量，不能只從他「喜歡複雜的形式」去理解。整個事件牽引的是倫理的維度，我們必須回到前引他的那段話進一步思考。首先他說後設是「不得已」，〈序〉裏並說那是「權宜方便」，後設「是某些事物的居所」（頁三）。「不得已」的處境說明了他沒有甚麼選擇，「選擇」作為一個倫理範疇深深被撼動，隱約指向歷史闕如的效應。由「不得已」促成他「喜歡複雜的形式」之美學理由乃顯次要，再說此處所謂的「複雜」又有其本身的倫理重量，具體顯示在他發動「再生產的恐怖主義」（自序篇名）之目的論裏。也就是說「複雜」是必要的，若不把狀況陳述得「複雜」一點，我們恐怕還看不出歷史空白不是尋常空白。這也印證歷史闕如帶來的不是普通的困難，不用一點「權宜方便」，就看不出這個困難的隱匿性格。黃錦樹說後設「是某些事物的居所」應該是這個意思。然而我們很清楚，歷史闕如如能容納在任何居所裏，它不可能容忍任何居所，因為歷史闕如是流離失所，是非居所、反居所。人的基本存在樣態是居住，是擁有、佔住和體現居所，反居所已經不是辯證法中正反合的反，不

可能由居所統合而揚棄。它又不是理念或概念，因為不具現象面，本質上不可能由一個中介再現。我們已找不到任何途徑想像反居所，除非把它和死亡、遺忘聯想，作為思考和其他可能性的終結。既然人的基本存在樣態被牽進這樣的終結，維繫著選擇與行動的倫理範疇乃被撼動，我們只能看著反居所所以本身具體的「存在」忤逆存在本身的原則與條件。

如果黃錦樹「不得已」的處境，指陳了歷史闕如正是他選擇後設形式的歷史條件，那麼這個選擇（利用一個裝置來捕獵反居所），便是宿命的作為，是認命也是不認命。他把倫理推到極致，整個行動關係到倫理之可能與不可能。黃錦樹處身這個臨界，我們一方面看見他後設裝置勇猛的操演，另一方面也看到這個裝置發揮到了極限。他對大馬歷史情境毫無妥協的介入，藉助後設，在〈M的失蹤〉裏搬演了繁複的羅生門作為歷史闕如的鏡像，或以散落〈死在南方〉裏的郁達夫殘稿暴露了歷史闕如的破綻，可是我們同時也看到，就如〈大卷宗〉裏的「我」讀完祖父寫滿歷史預言的「大卷宗」所遭遇的，歷史主體反而成為純粹的意識而消失。「一陣輕風吹過，」黃錦樹寫道，「我自覺一種震動，然後是飄浮——我已失去重量，……不斷的稀釋，無」（頁六二）。那正是倫理和反居所的臨界：由「不得已」引發的種種倫理面向的設計，至此已無威脅，就像黃錦樹〈大卷宗〉裏的反諷所預言的一樣。

要說明是，宿命不是我們的重點，重點是如何哀悼。《夢與豬與黎明》無可避免地是一組哀悼的文本，彷彿「居住」在反居所裏哀悼居所。哀悼的目的彷彿是試圖逼回到可以眺望居所的臨界，進而找回倫理的可能。於是我們看見黃錦樹以鬼魅的身影回來，附身在我們熟悉的文字裏向我們說話。文字，包括文學傳統和規範，是我們所熟悉的，說出的話語卻很陌生，只讀懂其文字而沒聽懂其話語的人如彭瑞金，便憤怒地指控黃錦樹「將馬華文學的議題帶進已足夠混亂和

（的？）台灣文學詮釋裏」。楊照比較準確，有「附魔」的感受，瞭解到那並非「混亂」的「詮釋」，而是黃錦樹在「寫作出似熟悉卻又陌生的作品」。在這樣的「附魔」場景裏，被「附魔」的是我們熟悉的文字，那是哀悼的姿態，哀悼著彷彿可以體現居所的文字真身——更確切說，哀悼著原初擁有、應該擁有而現在已經失去的文字，是散佚的郁達夫殘稿，是祖父的「大卷宗」——總之，是父執輩的言語。不論是郁達夫、祖父、鄭增壽，或是M，都是寫下重要文件的父親形象，如今失蹤的失蹤，死的死，對黃錦樹而言，大概就是流離失所的根源。然而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父親已死（可是他怎麼能死？我怎麼能讓他死去？），哀悼至極致產生嚴厲的自責，所有對死者愛恨的情感都回流到自我，深重的認同下做兒子的也不想活了，我們乃看到〈大卷宗〉裏「我」的消失。當兒子再度回來，我們便看見他「附魔」。可是有誰知道，這種「附魔」中對父親的文字／真身、文件（殘稿）、典律（郁達夫）、宗法（文學史）、規範（文學傳統）、羅各斯（大卷宗）的回找，其實是無人能承受的哀悼？美學理念的堅守，後設裝置的設計，其實也是這樣的哀悼？

那麼是誰殺害了父親，使他不在了場？這個問題成為黃錦樹後設小說的基調，並沿著它追究歷史闕如的根源，直指大馬歷史與政治的現實情境。當父親的死因必須用這樣的情境來解釋，作為這種政治環境必然樣態的歷史闕如，便不是一宗文件散佚事件，不是一宗找回散佚文件（如果有有的話）就可以解決的「殺人」事件。這等於說歷史闕如不能被（現在）彌補也不能補白（過去），它是不折不扣的反居所，而黃錦樹小說實踐所驗證的正是這點。反居所甚至成為他作品生成（包括後設形式之選擇）的歷史條件，因為作為反居所的歷史闕如一直都在他的作品裏發揮效應（反居所一直都「在場」，或無所不在），他乃有無所不在的焦慮因應著這個要命的歷史條件，

以致楊照發現黃「想解決的也許是自己的存在騷動」。這個焦慮必須解決，至少必須解釋掉，不然存在本身會被焦慮吞噬。看著荒頹的歷史情境、那蒼涼無比的居所，四處散佚著整個政治謎面殘破的謎解（〈錯誤〉），有的是文字有的不是，想想自己有一天也會成為這類景裏觸覺不到的一部分——還是已經是它一部分（〈撤退〉）……。焦慮便是對這樣一個歷史闕如準確的回應，傳達出來的信息就是不想死。反居所的效應遂在黃錦樹的身上內化成自我保護的機制，透過文字使他哀悼與附魔。所謂哀悼，必是哀悼所失，哀悼歷史情境不會荒頹（然而已經荒頹）的保證、文件、永恆保護者、父親的形象。焦慮遂在哀悼裏移位，轉化成對父親的認同，先是成為〈大卷宗〉裏消失的「我」，與父執輩成為一體，然後再以鬼魅的身影如父執輩般回來附魔。父親散佚的文件只是認同場景裏的道具，它們最多是哀悼的證據，找不找得回來都不會改變甚麼，何況這些文件的存在和散佚是有了附魔條件（文字、書寫）之後才有的（虛擬）事件，只作後設裝置的材料之用。我們於是看見整個哀悼場景移位為一個彷彿把反居所圍在外面（如果這是可能）的幽閉劇場，使裏面的人掌握到文字（有如掌握到文字真身、父親遺贈、亡父遺體）的歷史時刻，同時在認同的盡頭，附魔。

反居所的效應並非只到此為止，不然我們就看不清楚黃錦樹的後設小說並非毫無意義的作為，不是（也不可能）幽閉劇場裏的儀式。從這裏我們必須重新回到〈大卷宗〉的結局：首先這個「我」的消失是對父親的「哀悼——認同」機制的必然運作結果，是歷史闕如引發的效應。可是考慮到寫作（與文字發生關係）的過程是附魔，為了因應那個足以吞噬存在的焦慮，反而自己化成鬼魅的身影（存在被吞噬）來附魔，這「我」的消失指陳了倫理與反居所的臨界：那是實踐的極限，碰觸到實踐本身的歷史條件（歷史闕如），便一頭栽進死亡和遺忘（但不只它們）的

黑洞裏。於是我們會說黃錦樹在倫理範疇裏的作為使小說〈大卷宗〉成為其隱喻。這也是宿命的作為，就像〈大卷宗〉裏的「我」讀著祖父的遺稿時所想的：「是一種宿命的召喚我來到這裏。」（頁六〇）

因為這樣的宿命，反居所反而在黃錦樹那裏留下「在場」（或無所不在）的證據，像泡泡一般洞穿我們的基本存在樣態，讓我們看清楚我們存在的歷史條件。

然後我們看著黃錦樹放下他的後設裝置，放棄搜索父親散佚的文件，不再自我哀悼，只留下附魔。此時還有甚麼比成為鬼魅更適合的存在樣態？反居所帶來的痛苦效應還在，可是已無須焦慮來保護；當父親成為不可能的事件之後，情感便從焦慮與哀悼的自戀機制裏往外流注，流到〈落雨的小鎮〉成為愛，放棄父親，接受父親不可能的在場，轉而尋找非親生的妹子，逼近亂倫的境域。然而這樣的場景裏有更多事情我們還沒有瞭解：首先我們不知道妹子為甚麼要選擇「我」回到家之前離去，給「我」的便條中沒有交代理由，只簡單地要「我」不再找她，對「我」有極大的棄絕。其實「我」必定知道她離去的所有理由：「她抽去了我此趟回家的理由。是我宣布了她的離去。」（頁二三三）可是「我」除了透露妹子跟著一個外鄉男人離去之外，甚麼都沒說，使「我」和妹子之間存在著的「共通的感覺」（頁二三八）成為妹子離去的真正謎團。「不管甚麼事，」「我」回憶道，「她當面懇求我，我都不曾拒絕。是以她的出走必然預設了我的尾隨……」（頁二四〇）。所以「我」很堅定地說：「她一定知道我會隨後而來；」「我可以感覺到她在這裏的感覺。」（頁二三五）以主觀慾望克服找不到妹子的挫敗，「我」於是跟她跟得好近，也跟得好遠。

我們要問：為甚麼「我」在找她的路上交代了那麼多和妹子無關的歷史事實？他甚至來到了

一個叫做事實 (Hakkai) 的地方，是他途中最陌生的馬來小鎮 (頁二四八)。是因為他向自己重覆著這些史實可以讓他少解釋妹子離去的真正原因？那個恐怕他自己也解釋不了如謎團般的原因？還是這些痛苦的史實可以舒緩他心中被棄絕的痛楚、他必須在火車上不斷同時承受離去與到來的無奈？於是，縱使「我」仍然堅持著意識清醒、意志堅定的語氣，他精神上實已逐漸荒頹。他遂感到一股憂傷：「我不知道那股憂傷之感從何而來，也許和歷史有關，小鎮的歷史都不超過一百年。憂傷，或許和妹子有關……」(頁三三八)。他甚至很動搖，不能確定是不是要「這樣一個鎮子一個鎮子的走下去？是為妹子，為了木瓜，還是為了雨？」(頁三三九)

於是我們看著「我」在路上納進過多過多的細節 (木瓜，黑水，烏雲，高腳屋，雨)，無關的細節，無以名狀的細節，讓它們吞噬掉夾雜行文中有關妹子的記憶、國家的記憶，讓文字變得具體如細節，帶著一股憂傷的質感。「我不知道如何向你準確的描述這種感覺，」「我」在事實小鎮停著的站上說 (頁二四八)。不能名狀的壓抑，此時碾軋著不斷湧進來的細節，就像李永平的《拉子婦》，尤其是書中〈圍城的母親〉，在因為政治動亂而逃亡的河面上，我們看到充滿的盡是河面上的細節，讀後我們只記得裏面有一條幽幽流著的河；或像梁放筆下的亂葬坑洞 (一屏錦重重的牽牛花)，掩埋了當年參加砂共被處決的親人，直到有一天馬路在上面鋪過，活著的人不知道要不要從上面走過去。讀者如生者，劫後只記得這裏或那裏有個這般深邃的坑洞，只記得它所有的細節，以及磨也磨不掉的質感。在一個落雨的小鎮，「我」終於要見到妹子，可是在路上他已被過多的細節洞穿，逐漸透明，慾望隨之流注殆盡，在把所有細節的質感銘刻到文字上之後。他已不能確定妹子能不能看見他，因為他已空洞如鬼魅的身影。

## 參考資料

黃錦樹《夢與豬與黎明》（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九四）。

黃錦樹〈異鄉的內在流離者：訪問黃錦樹學長〉（訪問稿，台北：《大馬青年》，一〇：「人物專訪」二一九，一九九五年一月）。

李永平〈支那人——圍城的母親〉，《拉子婦》（台北：華新出版社，一九七六），頁一九—四七。

梁放〈一屏錦重重的牽牛花〉，《瑪拉阿姐》（砂勝越華人作家協會，一九八九），頁七九—一〇四。

彭瑞金〈失「膠」的馬華文學？〉，《中國時報》（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四二）。

楊照〈文學史的附魔紀錄：評黃錦樹短篇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中時晚報》（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

「時代文學」副刊）。

鄭明俐〈評《M的失蹤》〉，《幼獅文藝》四四三期（一九九〇年十一月），頁二四—二五。

林建國，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 黃錦樹創作年表（一九八九—二〇〇一）

高嘉謙、胡金倫、黃錦樹 輯

一九八九 四月小說〈大卷宗〉獲第六屆大馬旅台文學獎小說主獎。七月發表於《大馬青年》第

七期。

一九九〇 小說〈M的失蹤〉獲馬來西亞第三屆鄉青小說獎特優獎。

一九九一 一月發表〈「馬華文學」全稱之商榷——初論馬來西亞的華文文學與華人文學〉於《星洲日報·文藝春秋》（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九日）。

六月考上私立淡江中國文學研究所。

八月發表小說〈少女病〉於《幼獅文藝》。

一九九二 四月發表論文〈關於《海東青》的閱讀札記〉於《星洲日報·文藝春秋》（一九九二年四月四日、七日）。

五月發表短文〈馬華文學「經典缺席」〉於《星洲日報·星雲》（一九九二年五月廿八日）引發馬華文學本土派激烈反應，效應持續多年。

六月發表論文〈被都市化遺棄的眷村：台灣——從朱天心新作《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談起〉於《海峽評論》（第十八期）。

十一月發表論文〈做為鄉愁的歷史意識與做為歷史意識的鄉愁——對於當代旅台知識社群的反思〉於《星洲日報·文藝春秋》（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



小說〈鄭增壽〉獲馬來西亞第二屆客聯小說獎第一名。

一九九三 六月發表論文〈在遺忘的國度：讀李永平《海東青》（上卷）〉於《台灣文學觀察》（第七期）。

十一月發表論文〈從大觀園到咖啡館——閱讀／書寫朱天心〉於中正大學「第二屆台灣經驗研討會」。

小說〈落雨的小鎮〉獲第七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推薦獎。

一九九四 六月出版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台北：九歌）。

六月碩士畢業。論文《章太言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譜系》（台北：淡江大學中文所），考上清華大學文學所博士班（中文組）。

一九九五 一月發表論文〈內／外：錯位的歸返者王潤華和他的（鄉土）山水〉於《中外文學》（第廿三卷第八期）。

六月發表論文〈新／後移民：漂泊經驗、族群關係與閨閣美感——論潘雨桐的小說〉於《中外文學》（第廿四卷第一期）。

十月發表論文〈鄉土與自我身分——小說商晚筠〉於《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三日）。

小說〈魚骸〉獲第十八屆中國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第十四屆洪醒夫小說獎。

小說〈說故事者〉獲第十七屆聯合報文學獎小說佳作獎。

小說〈獏〉獲第一屆「世界華文成長小說獎」首獎。

一九九六 一月出版論文集《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資料中心）。

三月發表論文〈神姬之舞：後四十回？（後）現代啟示錄？——論朱天文〉於《中外文學》（第廿四卷第十期）。

七月發表論文〈論陳大為治洪書〉於《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一九九六年七月五—十二日）。

十一月發表文論〈對於《馬華當代文學大系》的幾點意見〉於《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

## 一九九七

二月出版小說集《烏暗暝》（台北：九歌）。

二月發表文論〈朝向一個健全的文學體制之建立——對「新」作協的一些建議〉、〈對《馬華當代新文學大系》的幾點建議（補）〉於《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

八月發表論文〈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於《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創刊號，華社研究中心），〈意識形態的物質化——論王安憶《紀實與虛構》中的虛構與紀實〉於《國文天地》（第十三卷三期），〈詞的流亡——張貴興和他的寫作道路〉於吉隆坡「馬華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的現況」研討會。

十月發表論文〈流離的婆羅洲之子和他的母親、父親〉於《中外文學》（第廿六卷第五期），〈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於吉隆坡「馬華文學國際研討會」，因批判馬華本土派老作家方北方及宣告馬華文學現實主義實踐上的破產而遭口誅筆伐迄今。

## 一九九八

一月出版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

一月廿八日畢業於清華。博士論文《近代國學之起源（一八九六—一九二七）——相

關個案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文所），因序文〈不夠世故〉調侃揭露清大中語系研究所錄取之慣性保護主義而遭昔日師友目為忘恩負義之大叛徒。

三月發表散文〈芒刺〉於《蕉風》雙月刊（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月），書評〈評介《群象》〉於《中國時報·開卷》（一九九八年三月廿六日）。

四月發表論文〈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於美國哥倫比亞「台灣經驗的再現與書寫策略」研討會。

主編《一水天涯：馬華當代小說選》（台北：九歌）。

七月發表小說〈阿拉的旨意〉於《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九期），文論〈永遠在——永遠不在——讀朱天心的〈古都〉〉於《蕉風》雙月刊（一九九八年七月／八月）。

九月發表文論〈批評之必要·專業之必要·書寫之必要〉於《蕉風》雙月刊（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月號），書評〈玉蘭花·影〉於《蕉風》雙月刊（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月）。

十月發表小說〈稿〉於《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十二期）。

十一月發表文論〈書寫困難：困難意識／困難的書寫〉於《蕉風》（十一、十二月號），散文〈奔向芒果樹〉於《蕉風》雙月刊（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月），論文〈否想金庸——文化現代的雅俗、時間與地理〉於台北「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九九九 一月發表小說〈舊家的火〉於《蕉風》雙月刊（一九九九年一月／二月）。

五月發表小說〈浮雲隘口〉於《中外文學》（第廿七卷第十二期）。

九月發表論文〈張錦忠與馬華文學複系統的起源〉於馬來西亞南方學院「九九馬華文

二〇〇〇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小說〈大河的水聲〉於《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廿一、廿五、廿八日，十月二日）。

十二月發表論文〈魂在：論中國性的近代起源，其單位、結構及（非）存在論特徵〉於輔仁大學「中國符號與台灣圖像」研討會。

二月發表小說〈天國之後門〉於《聯合文學》（第十六卷第四期）。

三月發表論文〈張錦忠及其華馬文學（史）複系統〉於《人文雜誌》（二〇〇〇年三月號，第二期），書評〈舞鶴《餘生》〉於《原住民電子報》（二〇〇〇年三月二日），原刊於《明日報·閱讀》。

五月發表論文〈技術革命、偽知識與中國書場——小議《小說稗類》〉於《聯合文學》（第十六卷第七期），書評〈莫言《會唱歌的牆》〉於《明日報·閱讀》（二〇〇〇年五月廿九日）。

六月發表書評〈張大春《小說稗類·卷二》〉於《明日報·閱讀》（二〇〇〇年六月十六日）。

七月發表文論〈鐵抗與馬華文學——現實主義的道路〉於《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二〇〇〇年七月十八日），〈大系，全集，代表作〉於《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二〇〇〇年七月廿九日）。

九月發表論文〈反思「南洋論述」：華馬文學、複系統與人類學視域〉於《中外文學》（第廿九卷第四期），書評〈張大春《城邦暴力團》〉於《明日報·閱讀》（二〇〇〇年九月十四日），小說〈全權代表的祕密檔案〉於《中外文學》（第廿九卷第四期）。

十月發表小說〈公雞〉於《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七日）。

十一月發表小說〈開往中國的慢船〉於《中央日報·副刊》（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三—十六日），書評〈家庭劇場：流離與破碎〉（駱以軍《月球姓氏》）於《聯合報·讀書人》（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廿日），為朱天心小說集《漫遊者》作序〈悼祭之書〉。

二〇〇一

一月發表書評〈張貴興《猴杯》〉於《明日報·閱讀》（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日）。

四月發表小說〈烏鴉巷上黃昏〉於《聯合文學》（第十七卷第六期），文論〈創作者文論〉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二〇〇一年四月十四日）。

五月三日發表論文〈從個人的體驗到黑暗之心——論張貴興的雨林三部曲及大馬華人的自我理解〉於暨南國際大學「二〇〇一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文論〈哲學的貧困〉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二〇〇一年五月十二日）。

六月二日發表論文〈中文現代主義：一個未了的計畫？〉於政治大學「現代主義與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

# 黃錦樹作品評論索引

高嘉謙、胡金倫 輯

## 篇名

## 作者

## 刊載刊物·時間

評〈M的失蹤〉

鄭明俐

《幼獅文藝》(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第四四三期)

失「膠」的馬華文學?

彭瑞金

《中國時報·開卷》(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

黃錦樹摹寫「記憶的政治」

朱恩伶

《中國時報·開卷》(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

文學史的附魔記錄——評黃錦

楊照

《中時晚報》(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

樹短篇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

鄉關何處——馬華在台作家的

徐淑卿

《中國時報·開卷》(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遞嬗

解構文學獎——馬華文學新生

楊錦郁

《聯合報·讀書人》(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廿三日)

代在台灣

反居所浪遊

林建國

《南洋商報》(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廿三日)

異域成長的焦慮和昇華——評

陳長房

《幼獅文藝》(一九九六年六月,第五一〇期)

《猴》

內在流離的書寫政治

梅家玲

《聯合報·讀書人》(一九九七年三月三日)

評《烏暗暝》

張錦忠

《中國時報·開卷》(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三日)

黃錦樹的風下夜談

張錦忠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二日）

幽黯夜縫裡的流火——談小說

李天葆

收入《烏暗暝》

〈烏暗暝〉

再見普羅米修斯——評黃錦樹

張貴興

《聯合文學》（一九九七年五月，總一五一期）

〈烏暗暝〉

新世代小說家發聲實驗

王德威

《聯合報·讀書人》（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八日）

讓馬華創作回到原處——一場

胡金倫

《星洲日報·星洲廣場》（一九九七年九月七日）

「干擾」的文學對談錄

「黃錦樹現象」的深層意義

何啟良

《南洋商報·南洋論壇》（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八日）

現代主義者黃錦樹

林建國

《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序文

當文學碰上道德——夜訪林建

林春美

《蕉風》雙月刊（一九九八年一月／二月，第四八

國、黃錦樹

二期）

文學奇兵逐鹿「新中原」

陳雅玲

《光華》（一九九八年七月）

異鄉裡的說故事者——評黃錦

陳志鴻

《偵緝陳年：第十二屆全國大專文學獎精選》（吉隆

坡：千秋事業社，一九九九年）

嘉年華會·華社演義·議論小

劉育龍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說——解讀《大河的水聲》

鬧劇、鬼話和敘述形態——

張光達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評黃錦樹的《大河的水聲》

重寫馬華文學——訪問黃錦樹

黃秋燕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二〇〇〇年五月三十日、六

陳耀宗 月三日）

失去自我的痛：馬來西亞華文

蔣淑貞 《中外文學》（第廿九卷第二期，二〇〇〇年七月）

文學和英文文學的華人屬性

「感時憂族」的「道德」書寫

顏健富 青年文學會議（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五、十六日）

——試論黃錦樹小說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鴉港口夕陽斜。

cité 城邦

麥田出版